無名小卒

狂徒密謀統一黑社會-小子妙計安排報父仇

奪魂帶追機 攝魄!

科學家 在安想替天行道!

| 血鸚鵡 | 今期恢復刊出了。內容之詭譎處令你難以 置信,情節之緊凑、驚險,更可使你無法緩下口氣!… 由於名捕鐵恨死後屍體失踪的關係,於是人們皆相信鐵恨 已變爲殭屍!到底是否?請看該故事更精彩的發展吧!

三千年死人] | 是倪匡先生的最新傑作, 這是-很合乎科學邏輯的超人幻想故事,也許有人會覺得它是-篇荒腿離奇,死人復活的恐怖小說,在作者緊密構思、行 女流暢之筆觸下,寫來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值得一讀

暌别一時的高庸君, 今期他的新作 L 鐵蓮花 7 又與各 位見面,這是一篇充滿兒女情仇的俠義故事,內容詭譎雲

下期起,除了刊出し金燈盟门故事之二: | 四君子 ,司馬先生把他日常深入採訪,所見所聞,而不便在報章 發表之精彩事實,都在L奇幻人間「裡毫不保留地揭露出來。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無名小卒(小鬼子傳奇故事)

民間秘密社會組織し洪門门始於明末淸初,但 傳延迄今,已經變了質,成爲無惡不作的上黑 社會了,本故事的主人翁力圖進行一次大改革

,將上黑社會「引導向善………」 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三千年死人(超人幻想傳奇故事)

倒轉金字塔 預知未來人………倪 匡37

人 (遊俠傳奇故事) ◀二▶

3349 烏雲掩星月 驟雨飄血腥………朱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龍63 爲友甘冒險 追秘剖屍骸………..古

鐵蓮花

庸71

紅粉藍衫

文79 千里赶單騎 隻身闖虎穴…………憶

金 燈 盟 ◆續完▶

智脫重闡誅禍首……………… 臥 龍 生91

山95

眞人眞事・技撃精華

雲35 張耀宗一招破鐵拳(眞人眞事)……海 心46 鐘鼓齊鳴死裡逃生(功夫漫談) ………慧 李長靑苦練氣功(奇人奇技) ……麥海雲61 掌刀(武技精華)……海 鷗890

失傳的絕招(招式叢談) ………雲

武侠世界

第8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 環 球 印 刷

>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 >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儒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儒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 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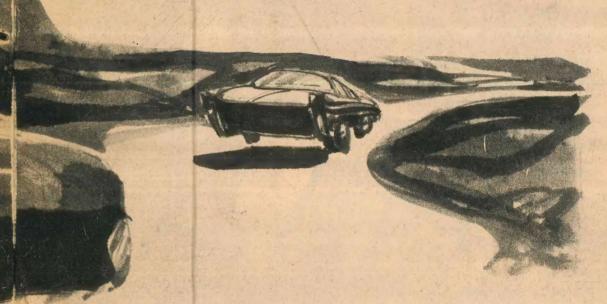
>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名小卒



竟那一家的說法正確,至今還無定論。關於洪門的起源,有許多神話和傳說,究

有人以爲,洪門最早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末

「袍哥」等,都是它的別名。一般人則誤稱它 會」、「天地會」、「哥老會」、「洪帮」、

因此,西晉官兵被他們打得潰不成軍,只好求 由於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個個武藝超羣,

七,性好漁色,圖姦鄭君達(鄭成功之侄)妻 寺僧囘山後,其中有馬福儀者,武功居第

秘密說了出來。 當時,適逢清廷鷹犬陳文耀和張近秋在座

,兩人早對寺僧忌如,只是忌於寺僧武功高强 屢向清廷力進讒言 未敢發動,得悉寺中諸僧竟有明朝遺臣之後 ,云:

危覆清廷,易如反掌。」

兵追捕,立即被袖箭射死,那時濃霧蔽天,追 導,梁夜包圍少林,縱火焚燒。 帶硝磺燃料,由陳、張兩人率領,馬福儀爲鄉 八人突圍逃出,馬福儀帶

五僧蔡德忠等逃至沙灣口時,折樹枝立誓

謝邦恆,迎入船中,倉惶渡河,而有勇士吳松遺時淸兵追來,五僧匿於橋下,遇有船戶

後人尊之爲洪門的「中五祖」,前來仗義敦護成、方惠成、張敬之、楊仗佑、林大江五人, ,隨往廣東,惠州的實珠寺。

門的「後五祖」。 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五人,後人尊之爲洪 在實珠寺中,又遇寺僧吳天佑、洪太歲、

追得危急,乘機以樵斧砍斃領兵陳文耀,五僧 僧蔡德忠等越圍逃出,至烏龍山,又遇吳廷貴 (史可法部將吳列之子)在山採樵, 見蔡等被 當淸兵追近,寺僧吳天佑等盡力維護,

斬殺甚衆,清兵不支潰退。 至湖北襄陽的丁山,遇鄭君達妻郭秀英,

五僧逃至歐家廟,又與實珠寺僧人吳天佑

陳近南原名陳永華,湖北人,是清朝的翰

林學士。他因爲不滿清廷火燒少林寺,而被龍

建造少林寺。但寺僧各不居功,仍然願囘山修 寺僧們凱旋歸來,清廷寵賜有加,並傳旨

郭秀英及妹鄭玉蘭,事爲僧衆所知,逐馬福儀

馬福儀因此懷恨在心,投報閩撫,將寺中

清廷無奈,只好聽從計議,派兵三千人携 「寺僧輕易征服西晉,將來如有異志,則

兵迷失所向,逃僧且戰且走,於黃泉村死十三 人,至沙灣口,只存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 馬超興、李式開等五人,後人尊之爲洪門的

因爲馬福儀忘恩負養,以其武功居第七

「天之長,地之久,縱歷千萬年,亦誓報

D 4

驀聞暗語 驚失嬌娃

另有一種說法是:洪門起於「漢留」,始

的聘任,參贊軍機,一時各方豪傑,如蔡德忠 義。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受大同鎭守姜環 、方大洪、馬超與、胡德帝、李式開等人,都 殷洪盛又名洪英,爲人賢明練違、慷慨好

清門, 白蓮藕指的是理門。

對革命的影响最大,也最深遠。

洪門的名稱很多,如「三合會」、「三點

同道合的革命團體。其中,洪門的勢力最强

由此可見,洪門,淸門與理門乃是一個志

藕,三教原來是一家。」

所謂「紅花」,指的是洪門,綠葉指的是

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口號:「紅花綠葉白蓮

成投降。於是,殷洪盛便率門人南下,投揚州 督師史可法。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春,姜環向李自

北京城,窺探清廷虛實。 在赴北京期間,他曾温訪顧炎武、王夫之 史可法見殷洪盛之後,面授機宜,令他至

傳青主、黃梨洲等志士仁人,讓創「漢留

自刎,部衆分散,他自己便親自掛帥,招撫二 返蕪湖,投明將黃德功多贊軍務。後因黃得功 組織,作爲反淸復明的大本營。 在北京城,他聽到史可法殉難之後,便南 ,力抗清兵,不幸在安徽三汊河附近一

人,便輾轉南下,投鄭成功。 殷洪盛死後,他的兒子洪旭與蔡德忠等門

灣,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爲「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鄭成功據守台 向中原發展,潛入福建九連山少林寺內,候 」、「明倫堂」。並派遣蔡德忠等五人

爲「添弟會」。

大家一經結拜後,彼此稱兄道弟,唐難相

來的一些「學術」團體,如「復社」、「餐社 力的組織,也是無濟於事的。因而他們便把原 用民族思想和復國大義來激勵國人推翻滿清。

但,他們也知道,光靠文字宣傳而無强有

朱舜水等人,因不堪作異族奴隸,於是,利

(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

明亡於清後,明代的遺臣志士,如顧亭林

助,生死不渝。

始創的,因此,一般人都公認他是明末都會的

據說,「添弟會」是一代鴻儒顧亭林先生

清復明」。 戰屢敗,不得已便懸榜招納「武林」高手, 康熙十一年,西晉國王入侵邊界,濟兵團

於混亂中,得以脫險。 至右尋鎭的高溪廟, 轉至江西,贛州的閻

鍾玉英(又名文君),留住半月。 王廟,守廟者爲黃昌成(明唐王部將),與妻

適張近秋在鄂爲官,得知消息,領先緝拿,各 絞殺,以鄭君達葬於丁山,遂同往墓前致祭 妹郭玉闚與子道德、道芳,相見驚喜,互道寒 喧後,五僧蔡德忠等知鄭君達被陳文耀以紅絹 人相率逃散,唯郭秀英奮勇當前,揮劍迎擊

河而死 郭秀芳囑二子潛逃,然後與鄭玉蘭投三合

勇衝殺,張近秋欲死,於是,清廷隱犬陳文耀 **應接,蔡等埋伏於森林中,適張近秋經過,奮** 等會合,以郭秀英被圍,議商解救,遂分三除 、張近秋先後斃命,少林寺僧人始稍雪恨。 蔡德忠五人輾轉逃到萬雲山萬雲寺之際,

龍官之後,他便隱居江湖,以卜卦爲業。

鬍鬚漢子問

D 5

議大家在白鶴洞附近的「紅花亭」聚會。 歡,當他得知蔡德忠五人亦會師起義時,便建 平日,陳近南跟萬雲龍來往頻繁,相談甚

集志士豪傑,共有千餘人來紅花亭相會。 起養地點決定之後,他們便分頭至各地招 在此千餘人中,有位名叫朱洪竹的少年,

是「黄炎甲胄,明代正統」,便一致推戴他爲 大家都覺他有帝王之像,很可能是帝王後裔。 相貌英俊,儀表非凡,兩耳垂肩,雙手過膝, 於是,陳近南便至前詢問他的來歷,一問 ,才知道他是崇禎帝的孫子。大家認爲他

也」。 南主香,結爲同盟。而正在盟誓時,夜色昏晦 時,千餘志士仁人都聚集在紅花亭內,由陳近 天發紅光,大家都大吃一點,以爲「天助我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七月廿五日丑 盟主

「洪家大會」,這樣是「洪門」的由來。 紅」字同音,於是,大家便公議這次聚會爲 朱洪竹的「洪」字,

陳近南 于成龍擊敗。弄得朱洪竹失踪,萬雲龍陣亡, 度交戰,所向披靡。但在武昌一帶,却被清將 洪門在陳近南指揮下秣馬厲兵,與清兵數 不得不退守襄陽,等待良機

便分散部將,留下一首詩爲證,詩云: 可是,等了三個月還是一籌莫展,於是他

「五人分開一首詩,

此事傳與衆兄弟, 身上洪英無人知。

後來相會團圓時。」

部衆啣命離散後,便至各地開山立室,以

洪門自孫中山先生改組「致公堂」,開立 洪門自鄭成功開立的「金合山」,陳近經

取材自蘇文理先生編著的「洪門的秘密」及關 展下去,却成爲現在的「黑社會」之一,這是 雲先生編著之「閒話秘密社會**及**黑社會」。) 後話,暫且按下不表。〈上官庸按:上述資料 「大陸山」之後,便爲革命運動的中心,但發

湧湧,整個大廳都坐滿了茶客,「叉燒飽」、 王小克踏進「慶華大酒樓」時,只見人頭

積起碼有三四千呎,由於價錢大衆化,是街坊 十分喧囂 「慶華大酒樓」佔地三層樓,每一層的面 」、「蝦餃燒賣」的叫賣聲此起彼落

們早茶午茗的集中地。 上了三樓 怎料二樓和地下也是一樣爆滿,他嘆了口氣 王小克見地下已經客滿,於是上了二樓

不同,那更是豪華一倍以上。 平日,三樓專門租給社團或顧客作爲喜慶

三樓地上鋪有地氈,裝飾與地下二樓也有

宴會宴客之用,早市和午市的茶價也比地下二 樓貴了五角

有地下二樓的多,伙記的招呼也特別殷勤。 也許由於茶資貴了五角的關係,茶客倒沒 王小克站在廳口向內望的時候,一個伙計

立時迎上前來,問道:「幾位?」

意思 「先搭搭枱子,好不好?」伙記徵求他的 王小克豎起了一隻手指

味,已禁不住咽着口水,當下點了點頭。 王小克肚飢轆轆,限見點心妹推過去的鹵

光轉向他處。

「這邊來。」

不久,伙記在一張大枱前站定,替王小克

擺好茶杯筷子。 王小克見那大枱坐了三個男子,其中兩個

來

伙記離去後,王小克打量了身旁的茶客一

腿 烟烟有神,正朝自己望來。 ,只見他鬍鬚滿面,臉色枯黃,但一雙眼睛

光後,心頭陡地一跳,急忙把眼光移開。 那男子大約三十五、六歲,穿着一件褪了

色的藍恤衫,下面是一條粗布西褲,面前放着 一叠報紙,但似乎翻都沒翻過一般。 見他一雙灼灼的眼光,正望定了另外兩個男 王小克有意無意間又瞥了那鬍鬚男子一眼

得到他們說的是有關黑社會暗語 分靈通,因此,在喧嘩一片的茶樓中,仍然聽 那兩個男子正在竊竊私識,王小克耳朶十

限竟是眨也不眨

男子正望住了自己,於是,碰碰同伴手肘 入物交談, 眞是不知死活。 」 心念甫畢,那兩個大漢之一果然發現鬍鬚

鬍鬚男子拿起茶杯,呷了口茶,這才把眼

伙記說着逕自向內走去,王小克獨豫了一

正在談天,另一個似是搭枱者,於是便坐了下

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王小克接觸到他的眼

子

鬍鬚男子呆呆地望住那兩個大漢交談,雙

王小克忖道:「這獸子如此用心聽黑社會

他使了個眼色。

郑男子立時住口不言,狠狠地望了鬍鬚大

那瘦男子一面說話,一面打量着對面的鬍

鬚男子,眼中透着陰驚。

然而,鬍鬚男子渾若未覺,依然不時凝視

這時,瘦男子招手叫伙記埋單,拉了那個

偌大一張枱子,就剩下王小克和那鬍鬚男

子

小克,問道:「剛才他們在說些什麼,你聽得 「喂,小兄弟,」鬍鬚男子忽然凑近了王

啦? 懂嗎? 王小克淡淡一笑,不答反問他道:「怎麼

」鬍鬚男子咧咀一笑,指着面前的空碗碟 聽得懂這一頓算是我的,若聽不懂的話

錢埋單,因此想叫我請他一頓?」 念一動,忖道:「看他衣衫襤褸, ,道:「你把我的單也埋了 王小克正想向他承認自己聽得懂, 莫非袋中無 忽然心

定了

「怎麼樣?」鬍鬚男子又問。

這個 首先,你聽不聽得懂?」王小克問。 -」 鬍鬚男子沉吟了一會,道:

過世面的人,於是點了點頭。 王小克心頭一動,暗想對方倒 王小克心頭一動,暗想對方倒 暗想對方倒也不是沒見

「這樣說來,你是聽得懂的了?」

記走過來點數時,王小克向鬍鬚男子面前的空 王小克淡淡一笑,招手叫伙記埋單。當伙 鬍鬚男子愕了一然,向王小克咧咀一笑 ,道:「一併算了吧

一跳。 梁邃的眼光凝視着自己,心頭莫明其妙地跳了 王小克見他露出兩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

逕自向外走去 埋好單後,王小克向鬍鬚男子打了個招呼

D 6

紙看看戲院慶告,不料一踏出茶樓門口,半,於是向茶樓門口的報攤走去,打算買 的眼光望定了茶樓門口。 見那一肥一瘦的男子 於是向茶樓門口的報攤走去,打算買張報醫飽了肚子,王小克暗想可以去看場五點 ,兩人站在報攤旁,灼灼 便看

雕去?看樣子,還像在等着什麼人哩。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動:他們爲什麼還沒有

他們在等誰?

莫非兩人正等着他 王小克倏地想起瘦子望向鬍鬚男子的眼光

下幾個輔幣,取了張晚報。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還是向報攤走過去拋

他揭開報紙,偽裝看報,其實却暗中留意

浉兩個大漢的動靜。 那一胖一瘦兩個大漢站在報攤旁, 仍然望

口 ,站在電燈柱下,遠遠監視着兩人。 他心中想道:如果兩人等的是那個鬍鬚漢 王小克經過他們身旁,向前走去,來到街

機 爲子 鬍鬚漢子偷聽了他們的切口談話,便萌了殺 ,那麼,他們打算怎麼樣對付他?難道就因

打人,這種事屢見不鮮,王小克倒也見得多 這樣大胆要當衆動手? 了組織的飛仔,甚至被人望多一眼,便要動手 茶樓門外人來人往,那兩個男子難道眞是 黑社會的人物行事乖僻怪誕,有些剛參加

就在這個時候,茶樓門口

窺探

眼,竟向胖瘦兩大漢走了過去 王小克心下一懔,眼睛眨也不眨地向前望 翳鬚漢子口中啣着一枝香烟,左右望了一

逕自向街口走來,王小克急忙轉過身子,裝出鬱鬚漢子若無其事地經過胖寢大漢身旁, 去。

要過馬路的樣子

不一會,他估計鬍鬚漢子應該過去了, 道

不聲不响地跟踪着。 果然,胖瘦兩個大漢自後跟住鬍鬚漢子

似乎渾若未覺,踱着步向前走着 奇心和趁熱鬧的心情,自後跟了上去。 鬍鬚漢子對於後面那兩個胖瘦男子的跟踪 王小克暗想自己所料果然不差,激發了好

轉入一條橫巷,心下暗叫糟糕! 王小克一直跟了三四條街,忽見鬍鬚漢子

瘦兩大漢下手之機會麼? 中堆滿了垃圾,乃是各大厦的垃圾站,平日甚 這一帶的地形王小克最爲熟悉,知道橫巷

胖一瘦二人立時快步追上前去。 果然,鬍鬚漢子步進橫巷之後,背後那一

才側頭向內望去 看電影與否對他已經是次要的事了 一下,也展開大步追上前去看個究竟,這時 王小克見三人已隱沒在橫巷轉角處,猶豫 横巷口,把身子貼在牆壁上,這

了

漢則在他身前义腰而立。 個箭步竄上前去,躲在一個大紙盒之後,向前 王小克見橫巷口有一堆垃圾紙盒,於是一 只見鬍鬚漢子遠遠站着,一胖一瘦兩個大

你是那個堂口的? 鬍鬚漢子咧咀一笑,道:「鬍鬚佬便是鬍 瘦男子指着鬍鬚大漢,問道:「巴腮子佬

鬚佬,什麼巴腮子佬? **胖瘦兩人相對望了一眼,顯然地,對方明**

白自己的暗語 「請問金名玉諱?」瘦子又問,語氣已無

> 肚子便埋單離去,以免多惹事端 王小克叫了一籠义德飽吃着,心想填飽了

請個財神』,不料行事時帶了『花』, 其中一個身材稍爲肥胖的道:「狗皮榮計劃『 這時,那兩個大漢又用切口交談了起來, 『走油

「他看中了誰?」瘦男子問

「怎麼他行事前沒跟大夥兒商量一下? 「南國紗廠的殷老板。

花一? 肥胖男子道:「就算得了手,大家又怎樣『開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老大想『讓他睡大

肥胖男子雙眉一揚,道:「當眞?

「狗皮榮知道不知道? 「昨晚老大親口對我說的。」

嚼,一面道:「你怎麼說? 識相,求我『抱腰』向老大說幾句話。」 肥胖男子淡淡一笑,挾了個燒賣入口中咀 「知道,」瘦男子點着頭,道:「他倒也

道理?」瘦男子答。 「念在大家一場兄弟,這事怎有托手歸的

言幾句,瘦男子念在大家兄弟一塲,因此答應 狗皮榮便來找瘦男子帮忙,替他在老大面前美 沒跟大家商量便獨自下手 狗皮榮」的人計劃一樁綁架,不料行事不小心 自己反而受了傷,組織中的老大恨他行事前 王小克自他們的對話中,聽得出那名叫「 因此想幹掉他,這

其中又分粵籍、潮籍和閩籍等組織。四十起,有三合會,有和順堂,有十四K…… 據王小克所知 ,本市的黑社會組織不下三

來職司還不低。 面前這兩個男子顯然都是黑社會中人,看

袱』?」(按:即「盤問」。) 鬱鬚漢子淡淡一笑,道:「你是在『請包

製會」)。」 己人便可『叫粉子』(按:即「解爭端」「穩 瘦子臉色一變,道:「不敢,大家若是自

上侮慢),想我『戒摩』(按:教訓)一番不 「嘿嘿,你們兩人『紅面視兄』(按:對

金名玉諱? 瘦子和胖子相顧失色,連忙問:「哥子家

鬍鬚漢子冷哼一聲,道:「罷了,我問你

們,你們的老大是誰? 名叫天環。」 瘦子遲疑了一下,答道:「咱家老大姓戴

共有多少兄弟?」 「戴天環?」鬍鬚漢子粗眉一皺,道:「

「兄弟不大清楚。」

「唔,囘去告訴戴天環,說我幾天之內更

去會他一會。 「請問哥子家金名玉諱?

這就是了。 :「總之,你們囘去告訴他我日內會來看他 諒他也不識得我,不說也罷, 」鬱鬚漢子道

向巷口匆匆走去。 瘦胖兩人對望了一眼,滿腹狐疑地轉身

大漢雕去後,這才悄悄爬了 被發現惹麻煩,急忙躲進一紙盒之中。等兩個 王小克見兩人朝自己這邊走來 出來。 生怕行踪

子正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他剛爬出紙盒,抬頭一望,只見那鬍鬚漢

起身來 王小克刹那間尷尬異常,澀然一笑,站直

一鬍鬚漢子問 「小兄弟,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在眼中了?

子朝巷口呶一呶咀,道:「剛才你閃身躱到這 裹來時,我就看到了。 王小克這才知道原來他早已發現了自己的 「小兄弟,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鵬鬚漢「我――」

D7

子親熟地搭住了王小克的肩膊,道:「這裏一 忸怩一笑,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來,小兄弟,咱們出去說話,」鬍鬚漢

謝你剛才請客,現在,讓我做一次東道,去喝兩人出了橫巷,鬍鬚漢子又道:「小兄弟,謝 片鳥烟瘴氣,難聞得緊。」 王小克見他態度和善,這才稍放下心來

主地點着頭,道:「好。」 王小克見他語氣和態度十分誠懇,不由自

子叫了兩瓶大啤,斟滿了兩杯,道:「來來來 **哥兒倆難得相逢,乾杯!」** 兩人在附近一間餐廳坐了下來後,鬍鬚漢

碌骨碌地把啤酒喝下肚去。 王小克見他喝得爽快,也拿起了杯子,骨

小鬼子果然名不虚傳! 」鬍鬚漢子翹起了大姆指,道:「

噴 王小克聽了他最後那句話,差點把一口酒 原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杯!」有幸相見,實在是天大喜事,來來來,再乾一 老實對你說,我聽過不少有關你的傳聞,今日 醫糧漢子凝視着王小克,道:「小兄弟 」王小克瞪大了一變眼睛。

王小克疑惑地望定了他,吶吶問道:「怎 說罷,他又斟滿了兩杯啤酒,領先一仰而

鬍鬚漢子徵徵一笑,道:「小兄弟,不瞒 怎會是天大喜事?」

> 月之內,我也决定登門走訪的了 你說,即使今日不在茶樓碰到你,在這十天半 王小克聞言更是摸不着頭腦,問道:「爲

道:「我要和你圖謀一件大事。 鬍鬚漢子左右望了一眼,忽然把聲音壓低

,道:「對不起,那麼我走了。」暗想還趕得及去看一塲五點半,於是站了起身 慢計騰,不是片言隻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鬍鬚漢子仰首想了一想,道:「這事要慢** 王小克心頭一動,問道:「什麽大事?」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五時十五分

走! 鬍鬚漢子伸手抓住王小克胳臂,道:「慢

指便如鋼箍一般,竟是掙扎不脫 王小克微微用力一掙,怎料鬍鬚漢子的五

鬍鬚漢子見王小克用力掙扎,淡淡一笑

也留不住的了,走吧。 他嘆一口氣,道:「唉,既然你要走,留

有什麼話要說?因何欲言又止?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這位大哥到底

兄弟,除了你之外,當今之世,恐怕無人可 助我成此大事了! 鬍鬚漢子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

什麼大事,你說來聽聽。」 王小克緩緩地坐了下來,問道:「究竟是 鬍鬚漢子招手叫伙記再取兩瓶大啤酒過來

要看是什麼事了。 道:「小兄弟,若是我肯說 「這個— - 」王小克獨豫了一下道:「那 殺人越貨的事,我小鬼子可 ,你答不答應帮

這是男子漢大丈夫都肯幹的 是不幹的。 」鬱鬚漢子微微一笑,道:「

王小克凝視着面前這個神秘大漢,腦際間

「小兄弟,你對黑社會的瞭解到什麼程度

關於對黑社會的瞭解,王小克不能說不詳 」王小克張大了口答不

但,他却也未曾深入去瞭解過。 至於黑社會的來源,你清楚嗎?」鬍鬚

「本市的黑社會, 大多數脫胎於明末清初

黑社會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什麼? 鋤强扶弱爲宗旨,大家以義氣爲先,現在呢? 事宗旨和門規都已經截然不同了。 『洪門』,『清帮』和『白門』,不過,行 「以前的『洪門子弟』,都以反清復明

裏逐漸失去了它的意義。 片」、向十四座小巴攻取「保護費」的劣蹟。 弱小,差不多除了好事外,壞事都做盡了! 道:「唯利是圖,見財忘義,奸淫擄掠,欺凌 道,據他瞭解,「養氣」這兩個字限,在圈子 會,幹的都是包庇私娟、架步、向小攤販「收 鬍鬚大漢幽幽地獎了 這許多年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事實上現在的黑社 王小克和黑社會打過不 一口氣, 無限欷歔地

會,爲什麼每下憨况到這個地步?所有的組織可入會,現在,却演變到要用威逼利誘踢人入 都像一盆散沙,沒有統一?」 酒,嘆道:「以前,人們要在熟人引薦之下才 ,爲什麼每下憨况到這個地步?所有的組織 「爲什麼會這樣的?」鬍鬚大漢呷了口啤

着不出聲,只是呆呆地望定了 王小克不知道鬍鬚漢子的身份,因此緘默

到黑社會便有談虎色變的感覺?」 「小兄弟,現在的善良市民,是不是一提

> : 「先祖創辦『洪門』的苦心,全徵這些宵小 鬍鬚漢子大力把酒杯往枱上一放,道恨恨

王小克清了清喉嚨,問道:「你

社會的觀感?」 肩,道:「小兄弟,你可否助我改變人們對黑 鬍鬚大漢沉吟了一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

王小克愕了一然,詫異地問道:「怎樣助

是那些大頭頭們! 「首先,咱們把那些害羣之馬除去,尤其

鬍鬚漢子的神經是否有問題。 王小克幾乎想笑出來,忽然懷疑面前這個

去?這不是異想天開的事麼? 之力——就算再加上自己,如何能够把他們除 本市黑社會大小頭目何止千百,憑他一己

社會的觀感改變過來的。 接任其位整頓一番,相信一定可以讓人們對黑作歹禍害社會最大,咱們如果先除了這三人, 天環和冼佩山、劉水三人屬下馬仔最多,爲非 有道擒賊先擒王,我業已調查淸楚,本市共有 十四個老大,一百二十個大頭目,其中又以戴 然而,鬍鬚漢子却與緻勃勃地說下去:「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

「小兄弟,你試想想,咱們如果幹成了這

老小克摸着酒杯,淡淡地道 一里小克摸着酒杯,淡淡地道 一里,便將永遠名垂青史了 淡淡地道:「可是問題

「怎樣不簡單?

斷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是不肯干休的。 他們全是利字當頭,如果你除去他們的老大 「首先,本市大約有六七萬個黑社會份子 「所以我才要借重你。

子道:「雖然清理門戶是會內自己的事,但在「聽說你和響方的周探長很熟,」鬍鬚漢「哦。」 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借助一下警方的力

「警方不是有『反黑組』的嗎?」王小克

不是照樣橫行無忌,魚肉弱小?」 」鬍鬚漢子道:「他們還

雖然拘捕了不少黑份子,但對整個黑社會來說 ,並沒有起一定性的作用。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反黑組」近年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恐怕無能爲 **鬍鬚漢子緊捏着拳頭,道:「要消滅這些** ,要靠我們 你和我!

カ。

如何? 「我打算後天便去會見戴天環,你和我一道去「不,你有這份能力的,」鬱鬚漢子道:

機智,戴天環那老頭怎是對手? 「當然,」鬍鬚漢子道:「憑你的武功和 「我帮得了你嗎?

法 」鬍鬚漢子笑道。 「哈,對付那些嘍囉們,我自信還有點辦 「可是他有數百個手下!

社會份子便有十分厲害的武器配備。 國的黑手黨?他們甚至有機關槍的配備哩!」 」王小克道:「不比數十年前的黑社會了。」 起上來,本市的黑社會便如小巫見大巫。王小克緘默了,事實上如果和美國的黑社 「他們多數都有武器,尤其是手槍之類, 在美國,由於人民有懷槭的自由,因此黑 「對啊,但本市的黑社會又比不比得上美

道你竟然袖手旁觀,不加理會嗎? 「小兄弟,這是造福社會人羣的養學,離

色來

得脫,只見額上靑筋暴現,臉上露出痛苦的神

王小克總覺得單憑兩人之力,要去對付全市的 黑社會,幾乎迹近於神話一般。 然而,姑勿論鬍鬚漢子說的事是實與否 王小克心中一動,他說的又是事實。

他站了起身,道:「對不起,我不能參加

朝他們走過來。 說話時,灼灼的眼光望定了餐室門口。 「小兄弟,你恐怕走不成啦。」鬍鬚漢子「是的。」 王小克見他眼光有異, 轉頭望去,只見一

道 「戴老大派人來請我啦!」鬍鬚漢子低整

過兩天自會上門見他。」 鬱鬚漢子冷哼一聲,道:「我早已說過了 道:「咱家老大想請關下移步一談。」 **游男子來到兩人面前,向鬍鬚漢子行了**

「若是我不去呢?」 「老大要你現在就去。」 」男子向餐室門外打了個手勢

立時有四個大漢推門而進,其中兩個正是一 一瘦的漢子 你們想用强!

肩膊,道:「小兄弟,咱們換個地方。 ?」男子說 鬍鬚漢子緩緩地站了起身,搭住王小克的 「閣下旣是自家兄弟,前去一叙又有何妨

手拉他,怎料被他反手一抓,抓住了手腕,沉說體逕自向外走去,那男子趨上前來,伸 聲道:「我說不去便不去,聽到了沒有?」 男子手腕被抓住,用力掙扎,但那裏掙扎

> 阻勢,否則我把你手臂扭斷了! 說龍用力一甩,男子站立不穩,「隆隆隆 鬱鬚漢子冷冷一笑,道:」識相的別阻頭

看得出是怎麼一回事,均是不敢出聲 連退三步。險險跌坐於地。 餐室裏的伙記和顧客相顧失色,但衆人都 那四個大漢見鬍鬚漢子出手敏捷,知他是

鬍鬚漢子搭着王小克的肩膊,施施然地離

未得那戴太陽眼鏡的男子指示,只

天環手下最得力的大頭目之一,他見鬍鬚漢子 離開了餐廳,急忙追上前去。 那戴太陽眼鏡的男子姓金名建明,乃是戴

道。 「明哥,咱們怎麼辦?」胖子踏上前來問

是誰。」 身離去,金建明又向胖子和瘦子道:「肥仔坤 咬了咬牙道:「阿奇,你和阿海釘住他們! 瘦佬严,你們去查查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小子 站在瘦子背後的兩名大漢答應了一 金建明望着鬍鬚漢子高大的背影逐漸遠去 聲,轉

是! 人,不知到底是不是他,快去查!」 肥仔坤和瘦佬平對望一眼,齊聲答道:「 「明哥, 那小子

「是!」「我在戴老大漷裏等你們的消息。」

低聲道:「咱們被人釘上了。 王小克跟着鬍鬚漢子定過幾個街口,忽然

「是戴老大的人。」 鬱鬚漢子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反而笑道:

說罷,鬍鬚漢子自街旁一間玻璃鏡店的鏡

,大鼻子的叫胡大海,是戴老大手下『八大天子內向後望了一眼,道:「高個子名叫沈亦奇 王上之二。

「你認識他們?

是第一次見到他們 」鬍鬚漢子微笑答道:「我今天還

弄他們一番如何?」 人」的,鬍鬚漢子忽然道:「小兄弟,咱們戲 王小克正想問一句「那麼你怎知便是那兩

道:「好啊! 王小克仍然脱不了小孩心情,聞言脫口叫

己頭上來了 也参加戲弄他們兩人的話,這筆賬便要算到自 這沈亦奇和胡大海旣是戴老大的人,如果自己 可是話甫出口,他不禁又暗自後悔,心想

分說,拉了王小克入內,向售票處走去 這時, 兩人經過一間戲院,鬍鬚漢子不由

這才劃了兩個位。 他掏出一張鈔票, 故意在售票處站了一會

的檔口旁 照之下,觀察那胡大海和沈亦奇的動靜。只見 人鬼鬼祟祟來到戲院門口,站在一檔賣栗子 王小克偽裝觀看着劇照,其實却自玻璃反

咱們入場吧。」

亦奇和胡大海,他心下好奇,跟着鬱鬚漢子入不可熱鬚漢子要怎麼樣「戲弄」沈

樓上觀衆並不多,只有數十個分別在四週 在帶位員帶領之下, 鬍鬚漢子買的是樓座票,由於是五點半 兩人在座位上坐了下

望住銀幕,鬍鬚漢子忽然低聲在王小克耳畔道 「他們進來了,就坐在我們後面第四排 這時電影已開始上映,觀衆們都屏氣靜息

望住他的去勢。 向上面走去。王小克眞不知他意欲何爲,調頭 電影開映不久,鬍鬚漢子忽然站了起身

D 9

他來到了沈亦奇和胡大海的座位,坐了下

又驚又奇,僵坐在座位上,不敢動彈。 胡大海和沈亦奇以爲自己神不自鬼不覺地 你是胡大海?」鬍鬚漢子側頭低聲問。 ,怎料却被鬍鬚漢子覷破行藏,不由

不由一懔。 見鬍鬚漢子竟然把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心下 坐在他身旁的正是「大鼻子」胡大海,他 「戴老大手下的八大天王之一,是不是?

漢子腹部擊去。 ?」鬍鬚漢子又道。 胡大海再也按捺不住了,倏地一拳向鬍鬚

掌抓住了 痛叫起來,怎料拳頭才到一半,突然被一隻手 意之下遞出,胡大海以爲定要將鬍鬚漢子打得 人並肩坐着,這一拳又是在出其不

子,出手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他定辦一看,抓住自己手腕的正是鬍鬚漢

向鬍鬚漢子面門劈來。 沈亦奇是空手道黑帶五段,這一掌挾着碎 沈亦奇見同伴被人制住,站了起身,一掌

向沈亦奇掌心迎去。 海的手腕,這時候地鬆開,伸出食指和中指, 傳斷板之勢而來,鬍鬚漢子右手本來抓住胡大

掌 手指筆直向自己掌心迎來,心下一懷,忽忙縮 然而,鬍鬚漢子的動作便如電光石火一般

> 被什麼東西劃破了 用不着說,那是被指甲劃傷的一

然是辦過氣功這類的功夫。 普通人的指甲一碰上他的肉掌,定會斷了 ,鬱鬚漢子竟然能以指甲劃傷自己掌心,自, 沈亦奇早已把一雙手掌練得能摧磚破瓦,

刹那間,沈亦奇背上出了一身冷汗

事 被鬍鬚漢子的右手抓住了 ,當胡大海來不及縮回手時,手腕一緊,又 鬍鬚漢子鬆手,出指,傷人只是片刻間的

「乖乖坐着別動!」鬱鬚漢子低聲說道

坐在位子上不敢稍動。 胡、沈兩人自知不是敵手,那裏還敢反抗

「拍」地一舉彈開了其中一把,將另一把放

入袋中。

彈弓刀彈了開來,渾身一震。 胡大海手腕仍然被他抓住,眼前白光一閃

兄 · 前大海,你是洪門三合會『和興堂』弟 · 可知本會有二十一則,十禁,十刑之事?

胡大海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說? 「好,我問你,二十一則的第二十則怎麽 」鬍鬚漢子問。

漢子手上畧一用力,噤聲道:「 胡大海吶吶地道。 胡大海又驚又怕,囁嚅答不出話來,鬍鬚 「强請兄弟,或欺虐之者, 別……別兩耳 快唸出來!」

即兩耳? 」 新鬚漢子冷冷地道:「是否 請我,並且自後跟踪,意圖不軌,是否犯了這 「對啦,我不想去見戴天環,你們却强來

「你說呢,我是割了你的兩隻耳來,還是 胡大海渾身一抖,吶吶地道:「我……我

驀地向前一吐,沈亦奇只覺革心一痛,似乎

割去其他地方?」

不過,這兩刀却割在什麼地方? 念你不知我是自家兄弟,變耳暫且寄着 胡大海渾身抖個不停,鬍鬚漢子道:「也

離座 胡大海雙耳,心中忐忑,忽然站了起身,便欲 沈亦奇掌心滲血,耳際聽到鬍鬚漢子要則

在他腰間一戮。 「坐下 !」鬍鬚漢子右手向前一探,雙指

「砰」地一聲坐了下來。 沈亦奇被他雙指一戮,立時覺得渾身無力

說?」鬍鬚漢子問 「沈亦奇,我來問你,本會第十二則怎麽

沈亦奇冷哼一聲,並不置答。

危離不敬者,則兩耳,加笞刑一百八。 」 胡大海猶豫了一下,低聲唸道:「遇兄弟 「好吧,胡大海,你替他唸來聽聽。」

連叫也叫不出聲。 之夭夭,這種不忠不養之徒,留着幹什麼?」 :「兄弟有難,你不但不圖謀敗,而且還想逃 沈亦奇面如死灰,却苦於渾身無力,便是 「聽到沒有?」鬍鬚漢子側頭對沈亦奇道

找個地方割割!」 「也龍, 念你兩人初犯,我這四刀便另外

皮帶割去。 鬱鬚漢子說着拿了彈弓刀,向胡大海腰間

起來 胡大海最初不知道他割的是皮帶,尖聲叫

是引起在座觀衆注目,紛紛把限光射過來。 「叫什麼!」鬍鬚漢子不悅道:「又不是 戲院中寂靜一片, 驀然有人尖叫起來,自

說龍,又命他坐直起身,在後面褲頭上

一陣裂帛聲,胡大海的西褲算是報銷了

漢子說着將彈弓刀遞給胡大海。 「好,照樣把他的褲子割上兩刀!」鬍鬚

胡大海猶豫着,鬍鬚漢子沉聲叱喝道:「

胡大海無奈,只得微顫着手,拿着彈弓刀

割偏了,刀鋒劃傷了沈亦奇腰間 三了,刀鋒劃傷了沈亦奇腰間。他「啊呀」 沈亦奇下意識地向旁一閃,胡大海那一刀

招招手,逕自向出口走去。 一聲叫了起來。 鬍鬚漢子哈哈一笑,站了起身,向王小克

來,道:「我割斷了他們褲頭 道:「我割斷了他們褲頭,他們是跟不上兩人一離開戲院,鬍鬚漢子便低聲笑了起

胡大海和沈亦奇,但聽三人對答,隱約也猜 王小克剛才雖無法親眼看到他怎樣「戲弄

王小克的話戛然而止,因爲他看到鬍鬚漢 「妙得很,你——」

子忽然站定脚步,雙目發呆。

王小克驚愕地望蒼他,伸手推了推,觸手院大堂,動也不動。 然而,鬍鬚漢子就像一尊石像般,站在戲 「喂,你怎麼啦?」王小克詫異問道。

處肌肉竟然微微抖着。

額上之汗珠一顆一顆地淌了下來。 王小克捏一捏鬍鬚漢子的手臂,道:「你 跟着,鬍鬚漢子臉上的肌肉也開始抽搐,

幹什麼?快醒醒來!

呼喚沒有半絲反應。 目呆瞪,似乎靈魂已脫了竅一般, ·瞪,似乎靈魂已脫了竅一般,對王小克的 鬱鬚漢子牙關咬得「格格」直响,然而變

好站在當地乾着急 此時獨自離去撤下他不理,實在說不過去,只此時獨自離去撤下他不理,實在說不過去,心想若是

的手臂垂了下來,長長地吁一口氣道:「咱— ·咱們快走!」 又過了一會鬍鬚漢子眼珠轉動一下 優硬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街口,鬍鬚漢子問道: 你住那裏?我送你。

「不,還是我送你。」王小克道:「剛才

暴喝一聲,道:「別和我爭辯! 「我說送你就是我送你!」鬍鬚漢子忽然

王小克無奈,只得向的士司機說出家居地

兄弟,對不起,我……剛才是有點失常,你一 你千萬不要掛在心上。 鬍鬚漢子長長叮了一口氣,低聲道:「小

王小克淡淡一笑,問道:「你是不是有什

兄弟,謝謝你剛才沒有抛下我。」 鬍鬚漢子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道:「小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說道:「既然你想和

我合作,幹大事,似乎應該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我…

我還以爲是那兩個小毛賊哩!」

字。」字。」字。」程為於京記了自我介紹,我姓常態,笑道:「我竟然忘記了自我介紹,我姓 對!」鬍鬚漢子這時已恢復了

「葉大哥,你當眞是洪門中人?」王小克

家裏來,讓我把我的一切詳細告訴你吧。」 **薬暉向的土司機的背部使了個眼色,說道** 說罷,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了王小克。

和你詳談,這樣吧,明天晚上十一時,你到我 :「小兄弟,我今天身體有點不適,因此不能 這時,車子已來到王小克家居樓下,薬匯 王小克打開車門下車, 「小兄弟,明天晚上我等你!」 一面回頭說道:「

他望了望腕錶,已是下午六時多,轉身向

眼尖,一眼便認得出 剛來到門口,忽見樓梯人影一閃,王小克 王小克雙眼一轉,躡着足踏踏樓梯,只聽 ,是那「肥仔坤」。

那是從來沒試過的。

脚步聲响,有兩個人向上奔去。

跟踪追查到自己家裏來了 王小克暗嘆了一口氣,心想定是一胖一瘦 他來到門口, 掏出鎖匙,先四下裏傾聽半

响這才把鎖匙揷進匙孔。 盆冷水照頭淋下。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驀地打了開來,跟着

瘦兩個大漢,一變風眼不斷朝內望,問他 「剛才有人按鈴,我開門一看,原來是一 「什麼小毛賊?」

們找誰,却又說不出來,」小辣椒道:「我猜 乾頭髮,再換件乾衣服嗎? 定是賺門打刧的毛賊,於是『砰』地一聲把門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可以進去扶

王小克撥了撥濕透的頭髮,踏進門去。 小辣椒把大門關上後,趕快回房替王小克 啊! 是,是,

呢? 拿了一套乾净衣服和毛巾出來! 王小克一面抹拭着頭髮,一面問:「小妹

「出去買菜了。

沒有碰到那兩個鬼鬼祟祟的東西!」 」忽然又問:「小鬼子,剛才你進來時,有小辣椒仰首一想,道:「大約一個小時吧 王小克點着頭,心中忽然增加了一陣隱憂 「去了多久?」

不會令「和興堂」把自己也當成了敵人。自己莫明其妙地和那神秘男子葉暉在一起,會 妙地捲入這個漩渦中,總是有點不值得感覺。 異地問:「小鬼子,你怎麼啦? 王小克當然不是怕事之人,但想到莫明其 小辣椒見工小克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詫 「知興堂」在本市的勢力,正日益膨脹

己不和葉暉進行那個迹近於異想天開的計劃, 中暗忖:也許只是自己杞人憂天而已!只要自 無緣無故前來尋釁的! 一向和「和興堂」河水不犯井水,他們是不會 王小克澀然一笑,答:「沒什麼。」他心

辣椒跟她入厨房帮手做菜了 就在這個時候,白小妹自外買菜回來,小

兩個大漢是什麼人?你認識他們嗎?」 說了出來,白小妹將異地問道:「小鬼子,那 晚飯的時候,小辣椒把剛才的事向白小妹

白小妹一變銳利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吾答道:「我……我怎會認識他們?」 :這只會增加白、小兩女的担心而已,於是支 王小克本來想據實相告,但後來回心一想 :「小鬼子,你不是在向我們扯謊吧?」

可能每一個都認識的? 有數以千計的犯罪份子或準犯罪份子,我怎有 兩人大概是蛇摸鼠偷吧?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道:「唔,看來那

「我爲什麼要扯謊?」王小克道:「本市

,他心底下明白 ,肥仔坤

最有勢力的黑社會「和興堂」的成員。 和瘦佬平絕不是普通的蛇撲鼠偷,他們是本市

提早預防? 自己麻煩的話,早一點讓兩人知悉,豈非可以 事瞞住白、小兩女,倘若「和興堂」真的要找 忽然,王小克又覺得自己實在不該把這件

他正想向兩女坦白時,電話鈴忽然响了起

喂」了一聲。只見她不斷點着頭,答道:「好 好,我等一下過來找你。」 白小妹放下飯碗,赱過去拿起電話筒,

掛下電話後,小辣椒問:「誰的電話? 「亞娟,我以前的工廠女同事,」白小妹

答:「她說三缺一,要我過去凑脚。」 「又是打脈將,沒意思!」小辣椒嗤了嗤

就知道多有意思了! 「小辣椒,如果你學會打麻將的時候,你 」白小妹道

鬼臉,「我有空不會去學『功夫』?」「我才不學哩!」小辣椒向白小妹扮了扮 女人嗎?」白小妹打笑着說:「我看你呀,快 「女兒家一天到晚只會學『功夫』,像個

要變成『男人婆」啦! 」小辣椒不服氣地說 「你一天到晚坐脈將枱就像女人麼?哼!

印粹心於拳脚功夫,最近,正在練了以前在工廠的女同事攻打四方城 很少到工廠去開工了。平日有空,白小妹便約 轉之後,他已捨棄了擦鞋,白小妹和小辣椒也 却醉心於拳脚功夫 王小克徽笑着沒有揷咀。自從經濟環境好 正在練一種

着去打麻將,我才不帮你! 小辣椒帮手時,她往沙酸上一坐,道:「你趕 吃過飯後,白小妹收拾碗碟進厨房洗,叫

白小妹平日習慣了負賣打理家務,也不再

D10

王小克和小辣椒兩人道:「我赱啦。 出聲央求,逕自入厨房洗碗碟去了。 不一會,她洗好碗碟出來,取了銀包,向

「得啦,最多十六圈,今天晚上絕不打通

「早點回來。」王小克說道:「別打通宵

符。 王小克抬腕望了望腕錶,正是八時正,暗 」白小妹笑著說。

了想, 十六圈打下來,也非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家 白小妹離家後,王小克和小辣椒開了電視

機, 不一會,電話鈴又响了

小辣椒趨上前去,拿起電話筒 我是亞娟,小妹呢?她來了沒有?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側頭問:「是亞娟打 「好的,謝謝你。」 剛出門口。」

「唔,緊張得要命!

牌友心理,三缺一時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 過了牛個鐘頭,電話鈴又响了起來。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很瞭解麻將癮奇大的

娟的聲音 小辣椒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辣椒,小妹到底出來了沒有?」是亞

「出來了多久? 「早告訴你她出去了。

「好吧, 小辣椒望了望腕錶,道:「大約四十分鐘 謝謝你。

> 半個多鐘頭了?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道:「怎麼啦?她還

沒去到亞娟的家。」 「唔,亞娟又打電話來催人,這 L.

裹?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道:「亞娟住在那

到了。 開我們家很近,就算走過去,也只消一刻鐘便 「界限街?」王小克喃喃地道:「那兒離

外?」小辣椒把自己心底下的担憂說了出來。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白小妹離家時是八時 「小鬼子 ,你說小妹會不會發生了什麼意

正,現在已經是晚上八時三刻了! 四十五分鐘還未曾抵達亞娟的家,是什麼

事躭擱了白小妹?

天色已黑了,四下裹靜悄悄地一片,王小克站直起身來,向懲口走去。

未到亞娟的家? 去的高樓大厦,萬家燈火 像白小妹這種沉緬於攻打四方城的人,趕 白小妹爲什麼還 望過

鐘! 安會乘坐的士,而車程還不用五分 「會不會是交通阻塞?」小辣椒踏上前來

問 戲院散場也不是在這個時候,怎有可能交通 王小克搖蒼頭,道:「現在不是下班時刻

阻塞? 小辣椒咬着唇不出聲 「小辣椒,你有沒有亞娟家裏的電話號碼

」王小克忽然問。 「有。

已經到了 道:「我打個電話去看看,也許她這個時候

頭條然一閃,道:「小鬼子,小妹的確是離家的樣子,巴不得小妹坐火箭趕去——」腦際念

—」腦際念

亞娟掛下電話後,小辣椒咕噜道:「潛她

認得正是亞娟的聲音 電話撥通後,對方立時有人接聽,王小克

,道:「她很久之前就出門了,如果到了,請份居多,但聽了亞娟的話,還是不禁有點失望 叫她打個電話回來好不好?」 道:「她很久之前就出門了

能真的遭到意外了。

椒急忙追上前來,問道:「小鬼子,你要去那 他匆匆回房取了上裝,向大門走去,小辣

「我也去!」

喚了他一聲:「王伯!」 管理處的看更王伯正在看着報紙,王小克 王小克眼珠一轉,向管理處赱去。

眼鏡,道:「什麼事?」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小妹離開這裏?

「這個! 「她是坐車還是走路的?」

小辣椒走了過來,道:「咱們向亞娟家的

小辣椒回房拿出電話册,把電話號碼告訴

「還沒到,」亞娟的語氣透着不悅:「她「亞娟,小好至」。

「我-」」王小克咬了咬唇,答:「我去

約在一個小時前,匆匆忙離去。」 王伯仰首想了一下,答道:「有呀,她大

」王伯搖着頭,道:「我不大

路走去看看吧。」

,却不知該朝那個方向找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告訴自己:白小妹可

王伯抬起頭來,見是王小克,摘下了老花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點頭表示替

望! 同。然而,他心底下明白:要在路上找到小白 妹的人,簡直比要在路上執到金子一樣沒有希

姑勿論如何,總好過呆在家裏等候她的消

被脅附從 雙陽虎

王小克一打開大門,便聽到電話鈴聲响個

關門」,逕自向電話几奔去 他也不及抽出門匙,向小辣椒說了聲「你

從來不曾聽過的聲音 「小鬼子?」是一個沙啞低沉的聲音,他

王小克心頭猛地一跳,急忙追問道:「你「你的朋友現正在我們手中。」對方說。「是的。」王小克回答。

在我們手中,你好自爲之!」 目前還不會傷害她,只是想讓你知道,白小妹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站在當地呆呆出怔 說龍,對方把電話掛上了 對方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道:「我們

通知白小妹在「他們」手中,又是什麼用意?這個沒頭沒腦的電話,究竟是誰打來的?對方 王小克輕輕把電話掛上,在沙發上坐下來 小辣椒踏上前,低聲問:「小鬼子,誰…

了白小妹? 腦際間一片迷茫,刹那間答不出話來 電話中那人是誰?他們爲什麼要擄定

而,爲什麼不直接了當地說出來? 王小克告訴自己,對方一定有目的的,然 ,既然對方說目前還不會傷害白小妹

鬼子,這件事要不要通知周探長? **貯戴天環的人會再打來的。** 」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暫時不必通知 他走到大門口時,小辣椒忽然又問:「 小

將葉暉的地址想了一遍,這才截了一輛的土 他,到時候,我會親自通知他的。」 離開家門後,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話的內容說了出來。

總是毫無頭緒,只有冷靜地分析和等待

王小克搖着頭,當每一椿意外來臨之時,

「他……他們究竟要什麼?」小辣椒問。

始顯出眉目來。

底是誰的電話,說些什麼?」

王小克這才淡淡地吸了一口氣,將那個電

,那麼,她的性命暫時是沒有問題的了。

小辣椒見玉小克像傻了一般坐着不出聲,

趕到葉暉家中 **莱暉住在一幢四層高的唐樓地下,那附近**

的人,從騎樓晾晒的衣物,就可看得出來。 全是同樣的建築物,居民多數是環境不大豐裕 王小克望一望門牌號碼,發覺無誤後,這

祟祟的男子幹的?」

「小鬼子,你說會不會是下午那兩個鬼鬼

王小克眼前一亮,一拍大腿,道:「不鑽

定是他們!」

小辣椒追上前問道:「小鬼子,你要去那

說體,彈跳起身,向外走去

忖道:薬暉出去了? 才伸手按下門鈴。 門鈴响了很久,亦沒有人來應門,王小克

他左右望了一眼,决定到懲口看看。 然而,所有的您子全緊閉着,裏面的懲俗

動靜,忽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 布也全拉上了,看不到屋內的情形 王小克正打算從懲帘布的空隙間窺探屋中

王小克吃了一驚,回頭去看,只見葉暉正

出來?同時,這會不會是一個阱陷,故意引誘他想到:戴天璣會不會乖乖地將白小妹交

,脚步陡地停住了!

「我找戴天環要人去!」王小克話甫出口

自己上當去的?

笑吟吟地望定了自己。 「小兄弟,我們不是約了明天見面的麼?

」薬暉笑着問道:「怎麼你這時便來了? 「戴天環找到我頭上來了。

大海的身手,的確是個不平凡的人,倘若有他約了自己去見戴天環麼?瞧他對付沈亦奇和胡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不去了。」

「我要先去見一個人。」 「爲什麼?」小辣椒愕了一然 「小鬼子,我也跟你去!」小辣椒道。

成功的機會不是大得多?

王小克忽然想起那神秘漢子薬暉,他不是

」王小克道。 「哦?」葉暉一愕。 …他派人把我的一個好朋友鑄了去。

白小妹還是小辣椒? 「白小妹。 薬暉聞言一雙濃眉向上一揚,問道:「是 | 王小克答話時,驀然發覺薬

正在我家門口鬼鬼祟祟地窺探。 我家門口鬼鬼祟祟地窺探。」王小克道:「今天下宁我回家時,那肥仔坤和瘦佬平 「你怎知這是戴天環幹的?」

暉對自己的一切實在瞭解得不淺。

「不是他還會是誰?」

鄭天環這老頭了!

隨便,客廳中除了一套破舊的沙發之外,還有 架黑白電視機和一個舊熟雪櫃 「來來,咱們先到屋裏去才談。」 王小克隨着他入屋;葉暉家居佈置得十分 葉暉緩緩地點頭,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道

瓶啤酒開了,替王小克斟滿了一杯。 葉暉請王小克坐下來後,拉閉雪櫃,取出 王小克呷了一口,道:「葉大哥,我有一

件事求你。」

天環要人? 薬暉望了王小克一眼,道:「陪你去找戴

「不錯。」

坐了下來,道:「現在就去? 葉暉替自己斟了一杯啤酒,在王小克身畔

葉暉六口喝着啤酒, 沉吟着。 「是的。」

趟的,不過 當然也是我的事,本來我是應該立刻和你跑一「小兄弟,你我正想做一件大事,你的事 去。 」薬暉說着頓了一頓,並沒有

葉暉搔了搔下頷的鬍鬚,皺起了 王小克凝視着薬暉。 兩道濃眉

出來嗎? 接道:「你認爲戴天環肯乖乖把你的朋友交 王小克冷哼一下,道:「他若是不肯交人

我决不和他干休!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你不是說過要對 「對抗他那殺不盡的手下?」

用智取,不能力敵。」 付他嗎?難道沒有考慮到這一個問題? 「小兄弟,對付戴天環這老頭,咱們只能

已有了全樑計劃,只消時費到於一世了人工,繼續又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心中早,繼續又道:「小兄弟,不瞞你說,我心中早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棄暉,只見他呷口啤酒

> 社會的一切詳細資料了。」 先讓你看看一些資料。」 果然是本市幾個黑社會的內部組織以及名單 說罷,逕自起身回房,取出了一本厚厚的 葉暉淡淡一笑,道:「這是急不來的,我 王小克揭開郊本記事册,原來裏面記載的

法架步地盤,以及每月利潤大約若干 職位・履歴・年歳和性格分析等等 同時,記事册裏還有各個組織所控制的非

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單上,亦附有各人的

王小克只翻了一會,便驚訝得脹大了口

情形,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時間!」 道:「你……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資料? **業暉得意地放下酒杯,道:「天下無難事**

扭轉乾坤的! 」似乎不是說說而已,他是眞正想翻雲覆雨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葉暉,看來他的「計劃

胡大海的記載 、胡兩人,一下便認出他們的身份了 王小克這時才明白,爲何薬暉從未見過沈 偶爾翻到一頁,王小克看到有關沈亦奇和 甚至還有他們的相貌特徵

薬暉道。 過我還要記載的比較徹底和詳細一點罷了。 「其實警方的反黑組也有我這些資料,不

盧地計劃着他的計劃,成功的機會雖然微乎其 王小克隱隱地感覺到,像葉暉這樣處心積 ,但却也並非絕無可能。

微 他作重新的估計了 他告訴自己,對於這個葉暉,自己是要將

「小兄弟,我這些資料你還滿意嗎? 王小克閣起了那本記事册 葉大哥

王小克皺着雙眉,道:「我不大肯定,也

誰還會打電話來?

D12

我出去一會。」

「小辣椒你乖乖在家等電話,」王小克道

道 小妹絲毫不損的送上!」葉暉凝視着王小克・ :「而只有我們兩人合力,才可能收服得了 「只要我們收服了戴老頭,他自然會把白

D13

問:「我又帮得你什麼? 開生面的「交易」。 王小克探梁地吸了一口氣,這倒是一椿別 -打算怎樣收服戴天環?」王小克

一套,你負責的便是替我監視他的手下。 **莱**暉坐直起身,正色道:「我自然有我的 「監視他的手下?」王小克楞楞地問。 _

萬無一失,如果他們一有異動,你便可以一展 動靜,而你發射『玻璃彈』的功夫百發百中,付戴老頭時,自然不能分心去留意那些嘍騙的 少的打手環伺在旁,」葉暉道:「如果我專對 「不饋,在我和他見面的時候,必定有不

得意的絕拔也查得一濟二楚。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葉暉,心下實是驚訝

吸了一氣,道:「這個位子早就不該由他來坐 何不是敵手,而且「 「小兄弟,我們兩人聯手,戴老頭無論如 一」葉暉說到這裏,陡地

你怎麼說? 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葉暉又問:「小兄

王小克咬了咬牙,道:「好,我和你去見

坐 預祝我們馬到功成,把戴老頭的位子搶來坐 葉暉聞言大喜,伸出手來,道:「小兄弟

的地位,似乎存有覬覸之心,忍不住問道:「 **薬大哥,你不是說過,要把黑社會的劣風敗暗** 王小克聽他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對戴天璟

更改一番嗎?

的位子搶來,從何整頓?」 「對啊! 」 葉暉道:「倘若不先把戴老頭

「對付了戴老頭後,便輪到冼佩山那厮了王小克緩緩地點蒼頭,他說得有理。

」業暉道。

野心實在不小,看來,他是真的要貫徹他的

王小克不置信地望着葉暉,聽他的口氣,

計劃

打瞎人變眼。他抓了一把,放在袋內。 彈子,這是他用的「暗器」,百步之內,可以 王小克打開抽屜,抽屜中漸滿地都是玻璃

電話! 久 ,小辣椒的聲音自外傳來:「小鬼子,你的就在這個時候,客廳的電話响了起來,不

王小克關上抽屜,踏出了房來,問道:「

誰? 「他說姓業,」小辣椒壓低了聲音答道:

見打電話來幹什麼? 聯袂到戴天璟的「六本營」去挑釁,葉暉這當 來約了葉暉一時正在東區一間餐廳會面,然後 「我看就是那個葉暉。」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中午十二時正,本

聲 他趨上前去,拿起了電話筒,「喂」了一

暉劈口便說。 「小兄弟,咱們的計劃畧有更改了。 」葉

談吧 麼原因致使計劃更改, 葉暉接口又道:「你現 在立即到我們相約的餐廳來,大家見面後才詳 王小克愕了一然,還來不及問他究竟是什

熈事臨時更改計劃,披上外套,離開家門。 王小克滿腹疑惑,不知葉暉到底碰到了什 說完,葉暉便把電話掛上了

> 個卡座上,低垂着頭。 二十分鐘後,王小克到了那間餐廳,一踏

一見是王小克,臉上露出笑容,示意王小克 王小克向他走過去時,他才把頭抬了起來

「葉大哥,爲什麼更改了計劃?

然想到,我們就這樣去對付本市最有勢力的戴 一坐下來便問。 「這個一

不是「突然想到」,而是突然遭到其他的意外王小克簽祺着莱暉,他心底下明白,這决

郊只是一個藉口!

地間:「 郊廖你打算怎樣? 」
然而,玉小克並沒有指出來,他只是淡淡

什麽人?」

庇私娼,開了兩家大檔,手下有二十一個打手 是勢力最弱的一個。對付他容易得多了! 「你不是說過『擒賊先擒王』嗎?」王小

對付一個最微不足道的梁洲了?」 薬暉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兄弟,話是

來的啊!」王小克不解地問。 「可是對付戴天環的計劃是你一早便定下

力量,將它們組織起來,聯手去對付最大的那股量,將它們組織起來,聯手去對付最大的那股力

天環, 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 」薬暉澀然一笑,道:「我忽

才令他改變主意的!

「梁洲?」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他是「我們先去對付梁洲!」

「梁洲也是本市黑社會頭子之一,專門包

克問道:「怎麼突然之間又改變了主意,要去

與之輩,我們質質然找他尊釁,萬一不愼失敗這樣說,但我仔細地想過了戴天環實在不是易 ,整個計劃便要告吹了。」

理,但,這個改變不是太大,也來得太過突然 王小克定眼望着葉暉,雖然他所說未嘗無

,絕不會突然間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更改。 他所定下來的計劃, 葉暉處心積慮地想扭轉本市黑社會的局面 自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

蹺! 王小克隱隱發覺,其中必定事有蹊

冷冷地問,「而且,我記得你向我說過,對付 自己的勢力,用什麼去對付戴天環?」 」王小克道:「你答應我去救她出來的。」 「難道這一節你以前不會想過? 「這個當然,可是如果我們不先擴充一下 「葉大哥,可是我的朋友在戴天璟手上! 二王小克

我想了一個通宵,才把一切想通的,請相信我 戴天環,你有你的一套哩!」 只要先收服幾股小勢力,咱們便可學蘇秦當 **薬**暉澀然一笑,道:「小兄弟,昨天晚上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你有把握對付年聯合六國之力,對付秦國了!」 得了那個梁洲嗎?」

思, 薬暉見王小克已有答允自己更改計劃的意 臉色一寬,道:「當然!一二十個嘍羅,

「可是我說明在先,要你自己採取行動我們兩人是游双有餘的了。」

我最多在旁把風。」

「咱們之吧!」 「好!」薬暉精神大振,站了起來,道

他就在樓上! 「對付梁洲去, 「去那裏? 」薬暉向上一指,道:「

忽然,王小克又想到:薬暉容應自己去從

,否則昨天也不會約了自己,在這家餐廳相等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看來葉暉早有預謀

了黑社會中的幾股小勢力? 戴天璟手中激囘白小妹,會不會只是一種詭計 他的目的只是要自己答應帮他的忙,先鑄除

道:「你們找洲叔幹什麽?

然而,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王小克也不再 他想看看葉暉到底怎樣去對付 道 「我們有一單生意,想和他談談。」葉暉 「等一等。」大漢說着,逕自向內走去通

報

摺起來的椅子,大概是放映小電影時給人坐的

王小克望了大廳一眼,見廳旁叠放着不少

除了那批椅子之外,廳中更無其他傢具了。

有三個大漢坐在大廳一隅,地上鋪着報紙

正在玩着「釣魚」紙牌。

麼去收服他? 力,然而,畢竟他是吃得開的人物,葉暉憑什 雖然說梁洲只是黑社會圈子中的一股小勢

葉暉埋了單後,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餐

兩人來到一個梯口, 葉暉向上一指,道

每天都來親自埋數,計算每天的盈利。」 「梁洲的大本營就在二樓,他是個孤寒財主

「他有保鏢嗎?」王小克問。 「當然有,」葉暉一邊向梯級走去,一邊

力的手下跟着,不過,我對付得了。」道:「平日,他出出入入,總是有兩個孔武有

H 王小克跟着他踏上樓梯,來到二樓一個門

門口掛着一個招牌,上面有兩個紅色大字 「梁洲這厮很懂得利用地方 「眞鑿」 」葉暉調頭

<u>|</u> | 一之外,偶爾灃放映小電影。 | | 一三人,偶爾灃放映小電影。 | 兩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後,葉暉伸手按着門

灼灼的眼睛向門外的王小克和葉暉望來。不久,門上一個小方框的木塊揭開,一雙

「開門吧!」葉暉道。 「幹什麼的? 」門內的大漢問。

大漢疑惑的眼光望住葉暉,道:「今天下

D14

华不開檔,晚上來吧!」

觀索」,只聽葉暉又道:「洲叔在不在?」

甬道定去。

敲門 葉暉領先跨進房去,王小克猃豫了一下 ,這才推開了門,道:「進去吧。」

排沙發,一個魁梧漢子,正在翻查着一些賬 房中心放着一張流緘型寫字枱,兩旁各有

一雙如電的眼光,向薬暉和王小克射來。 **郑魁梧男子大約四十餘歲,身上肌肉飽滿**

,便自顧玩牌,毫不理會他們了。 那三個大漢只向王小克和葉暉畧望了一眼

抑或出手相助? 同行,如果他遭遇到危險時,是袖手旁觀呢? 見到梁洲時,將怎樣採取行動?自己旣然與他 王小克一顆心忽然怦怦地跳了起來:葉暉

來吧!」 正思潮起伏間,大漢自內走出來,道:「

葉暉和王小克對望一眼,隨着大漢向那條

大漢在一個房門前停了下來,先伸手敲了

也自後跟着入房。

莱暉吟詩時,別說梁洲呆了一呆,便是站大哥仁輚厚,兄弟前來拜碼頭。 」 葉暉施施然踏上前去,忽然開口朗誦起來 打了開來。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和葉暉兩人,問大漢一聽到「洲叔」這兩個字,立卽把門 在他身畔的王小克也大惑不解

怎料他竟會文縐縐地吟起詩來? 王小克以爲葉暉一見梁洲,立時便要發難

中 的暗語,曰:「述說來意條」,對方若是洪門 原來葉暉剛才所吟,正是「洪門」鷳香堂 ,自會用暗語回答。

「你們兩位是幹什麼的?」 然而,梁洲臉上現出茫然不解之色,道:

錯,現在的洪門子弟,全部數典忘祖,邁這些 輕易暗語也全忘記了 葉暉嘆了一口氣,道:「師父果然說得不

「我來問你,梁兄弟,你拿姓?」 「你說什麼?」梁洲變眉一揚。

然伸手向案頭一個鈕製按去。 「笑話!你旣稱我『梁兄弟』,却還來問

的手,道:「且慢!」 葉暉見機極快,倏地趨上前去,抓住梁洲

,冷冷問道:「幹什麼?」 梁洲臉上勃然變色,但他是見過世面的人

冷地道 時候進來貿然動手的話,只有送死!」葉暉冷 「梁兄弟,你外面那四個手下如果在這個

哥是什麼人?」 洲心下暗自吃驚,臉上却不動聲色,道:「老便是再樂的人,也看得出來者不善了,梁 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 英無人知,此事傳與衆 葉暉仍然緊緊抓着梁洲的手腕,道:「 五

梁洲先是一呆,隨即失聲笑了起來,道: ,後來相會團圓時。」

?」薬暉正色問道。 「老哥,你這一套早已落伍了 「梁洲,我來問你,你是否『草鞋』出身

鞋 」出身,只是這事鮮有人知,面前這褲秘大深洲臉色一變,十五年前,他的確是「草

漢緣何知道?

快說! 「是……是!」

葉暉見他不答話,手上微一用力,道:「

知?」 又說道:「那麼,爲何本會的規矩,你全然不 梁洲心下驚詫不已,緩緩地點着頭,葉暉 「那麼,你也是三合會的人了

「我一

「快說!」

數十年前的事,現在已經不大流行了!」 樂州眼珠一轉,道:「老哥,那……那是

龍大力一甩,將梁洲的手髮去。

不要妄動,先查探一下再說。 梁洲猜測不到對方身份和來意, 暗想還是 他坐直了身子,道:「老哥到底有什麼貴

幹? 「我是帶擊你發財來着!

「哦? 」一提到「發財」,梁洲不禁變眉

「你的生意怎樣?撈得還不錯吧?」

「這個一

瞭加指掌,」葉暉冷冷地道:「我看你是個沒「梁洲,別支支吾吾的了,你的一切我全 限於東區這小小區域?」 有出息的人,怎麼幹了這許多年,地盤還只局

侵吞了 梁洲呆呆地望住葉暉。 「哼!總有一天,單眼老簡會把你的一切

區的黑社會大頭頭,早年大家曾經同撈同煲 梁州聞言臉色一變,那「單眼老簡」是北

到面前這神秘男子竟然一言道破。 他野心極大,早有侵吞自己的地盤之心,想不

道? 「梁洲,你目前的地位危如卵石,可曾知 」薬暉又問。

「……你到底是誰?

道? · 莱暉問道:「本會的起源和歷史,你知不知「哼!若是論輩份,我比你高幾級不止,

時環境不能公開,但你可會聽過『太白山』這 梁洲沉吟了一下 「本會多數山堂,因年代久遠,又限於當 緩緩地點着頭。

說過。 梁洲仰首想了一想,道:「好……好像聽

道? 說道:「開創人姓葉,單名一個雄字,你可知 「那是五十年前,在陝西開立的,」葉暉

先父。」 「哼,諒你也未聽過,」薬暉道:「他是 梁洲搖着頭,道:「未聽見過。

是些不濟事的小脚色!」 一派宗師的兒子,難怪他對黑社會中的一 禁心中一跳,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葉暉原來是 尤其是脫胎自「洪門」的組織瞭如指掌了! 梁洲聞言臉上聳然動容,便是王小克也不 「想當年本會何等風光,如今,你們却全 切一

日起,我要接管你這裏的一切 梁洲臉色尷尬,葉暉又道:「梁洲,從今

,霍地一聲站了起身,道:「你說什麼? !」薬暉正色說道。 葉暉的話還未說下去,梁洲臉上勃然變色 「我要你退位讓賢,讓我將本會發揚光大

的, 你是在做夢!」 梁洲忽然仰首哈哈大笑起來,道:「姓葉

葉暉微笑望定了梁洲,並不說話

是洪門五祖之一,那又怎樣?」 時代了!」梁洲冷冷地道:「卽使你父親「姓薬的,這是廿世紀末,不再是你父親

乖乖離去,若是缺乏了使用,我倒也可以資助「姓養的,念在大家是同道中人,識相的 你們絕對不再理會門規輩份仁義道德了!」 **薬暉緩緩地點着頭,道:「我早就料到了**

只是冷冷地望住兩人。 王小克站在一旁,既不揷阻,也不動手 港的!

些少,倘若不識好歹的話,別以爲我梁洲是好

訓他了!」葉暉忽然轉頭對王小克說。 「小兄弟,他冥頑不靈,看來只好教訓教

動手。 了主意,在葉暉和自己未遭遇到危難時,絕不 王小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他早就打定

枱面上的小學道 你按製叫他們進來!」葉暉指着

是王小克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此言一出,不但梁洲大出意料之外,便

暗號? 會衝了進來,而焉知梁洲在按掣時,不會使用 梁洲這一按下掣去,外面那四個大漢,便

掣按了下去,薬暉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 王小克見梁洲畧呆之下, 不一會,門聲「篤篤」地一响,被人推開 立時伸手從那

剛才那個領着王小克和葉暉入房的大漢,

伸手入懷,取了一把彈弓刀出來。 他鑑貌辨色,隱約已猜到是什麼一囘事,倏地 梁洲向他使了個眼色。大漢是聰明之人,

道:「洲哥,什麼事?

弓刀奪了過來 施了一招「空手入白双」,把大漢手中的彈 葉暉見他露械,陡地踏前一步,探手而出

住大漢衣領,提了起來,彈弓刀跟着指住他的 葉暉奪刀在手,欺近身去,迅速無倫地抓

咽喉,沉聲道:「你要命不要? 大漢幾時見過身手如此敏捷之人?吃驚之

「阿勇!你們快些來!」梁洲大聲叫了起 半晌才定過神來。

三人奔近門口時,看到同伴被葉暉指嚇住

一時間不知上前圍攻,抑成是站着不動好 「這人是來尋釁的,幹掉他!」梁洲咬了

主意。

接。

三個大漢具同伴已脫險境,於是喝了一聲

身子,向三人迎去 ·」葉暉大喝一聲,忽然俯下

定限看清楚時,只見三名大漢手中武器都被 衆人只覺眼前一花,跟着「拍拍拍」連聲

薬暉奪了過來,左邊臉頗赫然有五個指印。

痛,手中的彈弓刀已經爲人奪去,這一驚非同 大漢只覺眼前人影一花,跟着手腕一緊一

門外那三個大漢聽老板語氣有異,急忙拋

咬牙,大聲喝道。

中,但老板有命,怎能違抗,一時之間沒有了三人對望了一眼,見同伴的性命在對方爭 葉暉望了三人一眼,忽然把彈弓刀收了回

弓刀歸還,一時間不敢置信,因此沒有伸手去 來,「拍」地一聲閣上了,遞給那大漢,道: 給你。 那大漢想不到葉暉不但放了自己,還把彈

各自取出武器,向薬暉攻了過去 「瞧清楚了!

奪下了三個大湊的武器,並且還在他們臉上賞願然地,葉暉在那短短幾秒鐵之間,不但 了一巴掌,動作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 再試一次?」 件武器遞回給他們,笑道:「怎麼樣?要不要 薬暉含笑鋆着嚇呆了的三個大漢,將那三 王小克矍然心驚:好傻的功夫!

來,再試試看!」 本暉拍拍手掌,! 三名大漢對望一眼,遲疑着伸手接過 搔了搔下額的鬍髭,道:

梁洲雙手撐住寫字枱的枱面, 雙眼牢牢望

住薬暉,喝道:「還不動手?

也是各賞了一巴掌,只不過這一掌打得比剛才 拍」三聲,那三名大漢手中武器又被他奪下,葉暉像鬼魅也似地甑上前去,只聽「拍拍 三名大漢被波士一喝,立時探身而上!

輕了。 異地望定了葉暉。 敵手,因此,那三個大漢失神地站在當地,詫 在這種情形之下,再笨的人也知並非葉瞳

見四個人來玩玩。 個人來玩玩。」說罷又把那三把彈弓刀遞葉暉向先前那名大漢道:「來,你也一塊

方已經不多,衆人国住薬暉時,有兩個已經背 兩旁又擺着兩套沙發,因此可資活動的地 四人分四個方位圍住薬暉,那房間本來不

個十餘歲的少年,並不留意,只是注視着房間 王小克移步來到梁洲身旁,梁洲見他只是

其中 「來吧 一個大漢叱喝一聲,領先一刀向葉瞳 」薬暉叫道

自下反操向上,格住大漢來勢,左手跟着一抓 腰間刺了過去。 葉暉右脚向前跨出一步,身子徵俯,右手

見大漢的刀勢剛好落入薬暉掌中,絲毫沒有躱。這一連串的動作便似早已綵排了似的,但,巧妙地把他手中的彈弓刀奪下了。

遊轉圓的餘地。衆人都是看得十分清楚。 葉暉把彈弓刀遞回給那大漢,道:「我說

過四個人一塊動手!」

却已來不及在各人臉上打一巴掌了。 ,瞬眼之間,又奪下了四人手中的彈弓刀,但 另外三個同伴也自三個部位持刀向藥暉進攻。 葉暉喝了一聲「好!」身子向前一簋一退 大漢接過彈弓刀,叱喝了一聲探身又上

站在當地呆若木鷄 雖然如此,四名大漢還是禁不住又驚又奇

問道:「梁州,你認爲怎樣?」 **薬師把那四把彈弓刀抛到梁洲寫字枱上,**

吞之心? **眼老簡的手下會不會是敵手?敢不敢再存有併** 梁洲鐵靑着臉,剎那間說不出話來。 「你認爲如果我把這種功夫傳給他們,單

漢問:「你們想不想學我的功夫?」 葉暉緩緩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向四個大 梁洲雙眉一揚,眼中射出「絲光芒。

你們了,對不對?」薬暉又道:「本市最禁人你們,說不定本市所有的兄弟手足,都要歸附 們擁有槍械武器,如果有我這副身手 四名大漢連忙點着頭。 學會了我的功夫,不但沒有人敢再欺負 ,是否所

你們仔細想想,跟着我有前途,還是跟着他有 向無敵? **薬暉咀角泛出一種勝利者的微笑,道:「** 四名大漢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前途?」說着向梁洲一指。 **過豫不决的**神色。 葉暉自懷中取出那本記事簿,道:「梁洲 四名大漢向梁洲望了過去,臉上均是現出

D16

我全有記載,你現在每個月的盈利大概是二十,你的生意和地盤,以及經營手法,分利比例 五萬元,除了派片十萬之外,吐出來給一班兄

些?」 第的,還不够五萬元,對兄弟們豈非刻薄了一

梁洲臉色一變,想不到自己的入息竟然也

分之七十的利潤均分給兄弟們,有道『有福同 被他知道了 「唔,如果我接手你的生意,我决定把百

定奪。

享』,自己的兄弟,怎能如此剝削? **溯四名大漢互相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是現**

向他那邊,連忙道:「和我的生意有合作的人 ?他聽得出葉暉正在用威逼利誘引誘手下們倒 絕對不會和你合作! 梁洲若非聰明之人,怎會掙扎到如今地位

利益多你一點點,他們自會歸附我了!」 這個圈子內的人十分現實,只要我給他們的 **梁洲心頭一跳,因爲葉暉說的是事實!這** 「是嗎?依我看却不見得哩!」葉暉道

是個唯利是圖的圈子! 生人奪走的!」梁洲聲音已呈微顫, 你的如意算盤根本打不通!」 奪走的!」梁洲聲音已呈微顫,道:「你「我……我的生意絕不會被一個外來的陌

看看! 縮尾的經營手法,我看,他們早已暗中不滿了 」 葉暉笑道:「不信,我就攪一陣時日給你 「哈哈!古人說有德者居之,你這種畏頭

樣打發這個不速惡客。 梁洲冷哼了一聲,腦際間迅速地盤算着怎

名大漢道:「你們大概就是劉勇,胡全,白彪 葉暉翻了翻那本記事册,抬起頭來,向四

劉胡白李」,自稱「四虎將」 聽到葉暉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姓名,不由大 那四名大漢正是梁洲手下最得力的打手「

爲訝異。 一劉勇答道

> 人一眼,道:「跟我還是跟他? 什麼打算,現在就要决定了—— 四人互相望了一眼,刹那間均是不知怎樣 「大丈夫做大事要當機立斷, 」葉暉掃了 、疾障掃了衆

色道:「聽我的話,你們以後個個發大財, 他的話嘛,哼哼 「我給你們五分鐘的時間考慮,」葉暉正 聽

向葉暉撲了過去,尖叫道:「我要和你拚命 梁洲雙眼一轉,忽然抓起枱上一把彈弓刀

脚來 他坐在沙發之上,這一脚却踢得浅高,梁小,一脚向梁洲小腹踢去。 **薬暉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倏地揚起**

呀」一聲,跌下地去 洲人還未撲到他身前,已經被他踢中了,「啊

着在地上打滾呼號的梁洲, 等一日短長?遲早都要被人併吞了!」**薬暉**望 梁洲掙扎着爬起身來,忽然雙手一合, 「像你這樣的膿包,怎樣帶領手下和他們 輕蔑地說 抱

踏瞎了 洲一聲慘叫,面上鮮血直冒,雙眼竟然被葉暉 葉暉順勢一蹬,變脚落在他面門,只聽梁

住了梁洲雙腿,

猛力一拉。

勇踏前一步, 房間中的王小克和四名大漢勃然變色。 想去扶起梁洲,却被背後的胡全 劉

手 人見葉暉的武功便如武俠小說中描寫的一樣厲手,對僱主只有利害關係,那有半絲感情?衆 原來「劉胡白李」只是梁洲聘請的職業打

薬暉這一邊了 又聽他親口說過要傳授給自己,早已倒向

梁洲在地上翻滾呼號着,然而,胡沒有人

自此中興,全靠你們了 道:「以後我開山立堂後,你們將會被封爲「你們很好,很好!」薬暉望着四個大漢 香長」,『坐堂』以上的職位,哈哈,洪門 劉胡白李四人之中,以李大發最有見風使

見龍頭大爺! **悝的本領,聞言立卽躬身下拜,口稱「屬下拜**

大頭頭的正統稱呼,正樂得哈哈大笑,道:「 好!好!總算還有人記得會中禮節! 劉勇、胡全和白彪互相望了一眼,也向葉

「唔,李大酸,你設法召集衆位兄弟回來

輝行了一體。

我有訓示。」薬暉道。

「是。」李大酸恭敬地答了一聲。

「李大發!」葉暉見他轉身便欲離去,又

得到的好處,定比梁洲强十倍,若有不願來見「告訴各位兄弟,只要忠心於我,日後所 我者,把他姓名報上給我。」

「是!

莫屬!」 薬暉這才轉頭向王小克招了招手,說道: 「是。」 這『副龍頭』的位子 自然是非你

却令自己嘆爲觀止,心下對他不禁又多了一層 四個手下,手段雖然並不新鮮,但那一副身手 王小克見葉暉片刻間便收服了梁洲和他的

戒心 「小兄弟,過來啊!」

呢?」薬暉問道。 「小兄弟,你說咱們怎樣處置這個姓梁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才向他宠過去。

王小克鋆了地下的梁洲一眼,沉吟着不出

潜牆不斷地喘氣。 梁洲慢慢地掙扎着爬起身,坐到牆角,靠

王小克見他臉上血肉模糊,模樣極是恐怖 「先把他的傷勢包裹起來再說吧。 」王小

克道。

「還替他治傷?」葉暉怔了一怔 否則他會死的。」

的話,響方便會插手來管,那有沒有關係?」王小克望了葉暉一眼,道:「如果他死了 這人死了和活着又有什麼關係?

還有沒有房間?」 葉暉緩緩地點着頭,問道:「劉勇,這裏

有的, 」劉勇點蒼頭, 道:「後面有一

劉勇、胡全和白彪離去後,葉暉俯下身來 「好,你們去將儲物室收拾一下

必定學過跌打,包紮傷口正是拿手本領。 來回心一想,知道像薬暉這種學過功夫之人, 撕下梁朔恤衫,替他包裹着傷口。 王小克見他手勢納熟,先是暗暗詫異,後

已被薬暉陽爆,却非找專科醫生來診治善後不 然而,梁洲除了身上受傷之外,一雙眼珠

詩個醫生來替他看看。 暉吩咐道:「你們把他扶進儲物室去,晚上才 劉勇等人已收拾好房間過來,薬

劉勇等人答應了一聲,扶着滿身鮮血的梁

,你認爲怎樣? 王小克淡淡一笑,心想梁洲只不過是個不 薬暉得意地拍拍手,笑着問道:「小兄弟

成器的黑社會小頭頭而已,將來去對付戴天環 甚至冼佩山和「單眼老簡」時,可能不會這

樣輕易得手了

神態極是躊躇志滿,道:「萬事起頭難,旣 葉暉在梁州那張流綫型的辦公給坐了下來

不同,他認爲眞正的敵手,諸如戴天環和冼佩 等人,才是最難對付的。

她在什麼人手上?

王小克心頭又是一跳,急忙問道:「那麼

小辣椒又道:「他說,小妹亦不在戴天環

單限老簡』下手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葉大哥,我想

光回家一趟。 「怎麼啦?

」王小克答道。 「我-薬暉哈哈一笑,道:「你以爲天上會掉下 我想回去看看可有白小妹的消息

個白小妹給你?

「戴天璟不會放人的!」薬暉又道。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薬暉。 「我還是要先回一回家。」 好吧,」葉暉遲疑了一下,道:「

找到小妹沒有?」 那麼明天再來吧,我要和你商量大計哩! 回到家裏,小辣椒劈口便問:「小鬼子

打電話來?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問道:「有沒有人

蒼頭,說道:「是五分鐘之前才打來的。」 望小辣椒回答說「有」。然而,小辣椒正色點 王小克見小辣椒神色有異,心下一跳,問 當王小克問這個問題時,心底下並沒有指

道:「誰?」 乃『無名小卒』。 「他不肯說, 」小辣椒答道:「只是說他

問道:「那人打電話來幹什麼?」

小辣椒在王小克對面的沙酸坐了下來,道

是移屍嫁禍?」

:「他叫你不用白費心機去找白小妹。」

「哦?」王小克不禁愕了一然。

王小克仍然緘默着,他的想法和莱暉逈然然已經走了第一步,以後的事就容易辦!」

「等我收編了梁洲的手下後,便要向那『 便把電話掛上了?」 小辣椒兩道杏眉皺着,道:「他說到這事

「無名小卒」的電話後,不禁又閃現了 是,他並沒有深想下去…如今,接到那個自稱 閃現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很早之前就有過, 王小克望着無外呆呆出怔,忽然,他腦中 P

王小克搖蒼頭,示意小辣椒不要出聲擾亂 「小妹在誰的手上呢?」小辣椒問。

王小克終於緩緩地點清頭,好像想通了 小辣椒果然乖乖地不出聲了

件事,霍地站直起身,道:「小妹也許真的不 在戴天環手上!」 」小辣椒不以爲然地道:「也許他就是戴天環 -你信了那個『無名小卒』的話?

叫人打電話來聲明小妹不在他手中呢? 下下馬威,叫我不要再和葉暉與他爲敵,怎會 「如果是戴天環派人抓了小妹,目的不外向我 人,故意打這樣的電話來擾人耳目的? 「不,不會是戴天環的人,」王小克道:

環的名義,把小妹抓了去?」 爲了使你和他聯手對付戴天環,因此假冒戴天 「小鬼子,你說會不會就是那個薬暉,他

王小克眼神一亮,道:「小辣椒,你…

你也有這個懷疑? 道:「亂用成語,小妹好端端地潑活着,怎小辣椒潑沒說下去,王小克便白了她一眼「這……這叫什麼移屍鯸禍之計——」

> 事實也差不了多少。 多,只覺這個成語除了一個「屍」字之外,和 小辣椒吐了吐舌頭,她自幼失學,讀書不

要人! 」小辣椒霍地站了 「小鬼子, 咱們現在立即跑去找那姓葉的

薬的早有預謀,怎肯乖乖交出人來? 家翻了臉,他老羞成怒,反而加害小妹。 「不,」王小克搖着頭,道:「旣然那姓 ·說不定大

入這種奸險小人之手? 「可是……可是咱們怎能眼睜睜見小妹落

只有詐作不知,暗中調查才行!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道:「要救回小妹

你千萬不要胡來。 「那要調查到幾時?」小辣椒不耐煩道。 「這件事由我來辦好了。」王小克道:「

小辣椒贩着阻不出壁。

而不美。他跟着又想:那「無名小卒」是誰? 他是友是敵? 岩是套問他的口風,被他巍破自己的疑心,反 查探白小妹的下落?葉暉是個精明透頂的人, 王小克又陷入了思潮中,他想:應該怎樣

惡夢,自夢中乍醒過來。 這天晚上,王小克睡到半夜,忽然發了個

他望了望腕錶,是凌晨三時多了,翻了個

跳起身,也來不及穿拖鞋了,逕自衝出房去, 身,打算再睡下去。 忽然,他腦中想到了一事,霍地自床上彈

顯然已經入睡了。 來到小辣椒房門前 房門緊緊地關着,裏面靜悄悄地,小辣椒

他輕輕把房門打開,向內一望。不由大吃 床上沒有人

竟然成爲事實,急忙趨上前去,伸手在被窩一王小克暗叫一聲苦也,料不到自己的猜忖 探,觸手處凉冰冰的,小辣椒雕去已久!

把玻璃彈子,飛奔出門 他匆匆忙回房換了衣服,打開抽屜,抓了

原來小辣椒趁王小克回房去睡後,悄悄地

足踏了上前,打開房門向外窺探 她原本和衣而睡,因此用不着更衣,躡着

客廳中靜悄悄地,朦朧的月色自蔥口射了

聲响,都會把他吵醒,所以着意小心行動,不 進來,看得到王小克的睡房門只是半掩着。 小辣椒知道王小克十分醒睡,只要有些少

,見王小克的房間沒有動靜, 她輕輕關上房門,竄到大門前,回頭一看 這才輕輕打開大

敢弄出半點聲响來。

地關上大門之後,才把門鎖扭回 匙,插在匙孔之中,把門鎖扣住了,了無聲息 大門打開之後,她閃身而出,跟着拿出鎖

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葉暉的地址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身飛奔下樓,截

椒急忙叫司機停車。 未幾,車子已經來到那幢舊樓附近,小辣 她付過車資後,躡着足向前走去。

透出微弱的燈光。 前面一片黑暗,只有樓下 **薬暉的家中**

可能留在梁洲的「大本營」中的。 爲據王小克的叙述,葉暉收服了梁洲後,很有 暉的地址時,還暗自担心葉暉會不會在家,因 小辣椒大喜過望,當她向的土司機說出葉

白小妹的下落了 如今,葉暉旣然在家,便有機會向他查問

手槍——只要自己及時用槍制住了他,還怕他 不乖乖地把白小妹的下落招供出來嗎? **亂虞的假槍,葉暉的功夫雖然高張,總强不過小辣椒拍拍腰間凸起之物,那是一把幾可**

D18

小辣椒滿懷信心地向葉暉的住所竄了過去

暉睡了沒有? 米到門口後,他忽然又獨豫了起來:不知葉

採取行動,於是來到蔥口,向內望去。 她决定先探一探葉暉是否已經入睡,這才

得又低又沉

鎏壁燈亮着,却不見有人。 從懲符布的空隙間,小辣椒看到大廳的一 小辣椒翹高脚向內張望了好一會,仍然看

花,有人自房內走了出來。 到葉暉的人,正欲轉身撬門而入,忽然眼前

在找尋什麼東西。 十分英俊,只是神態鬼祟,左右張墜着, 只見那人大約廿餘歲年紀,長得面如冠玉 小辣椒心頭一跳,急忙向那人望去。 似

,臉上滿佈鬍髭,而此人臉上特徵和歲數, 據王小克的描述,葉暉的年紀大約四十餘 小辣椒立即可以斷定:那人不是葉暉!

小辣椒腦際,迅速地閃現一個念頭:他是

小辣椒再也看不到他了 忽然,小辣椒聽到一個輕輕的啓門聲,那 這時,那人已經走過了懲帘布的空隙間,

另一個樓梯底下,探出頭來,向外窺伺。小辣椒見機極快,她急急向前竄去,躱入 去 人打開大門,要出來了 只見那個年輕人變手揮在褲管中,向外走

,然後偷潛入棄暉的屋內去偵查,抑或截住他 她咬了一咬牙 小辣椒腦中電一般轉着念:任由此人離去 决定自後掩上去截住年輕

查出白小妹的下落也說不定。 身的樓梯底時,倏地竄上前去,用那把假槍抵小辣椒主意旣決,等那年輕人走過自己藏

人,盤問他的身份,或許可以幸運地自他身上

住了他的背脊,沉聲喝道:「別動! 那年輕人渾身一震,優立住了! 「你叫什麼名字?」小辣椒故意把聲音壓 _

年輕人沉吟了一會,仍然緘默着。 「快說,否則我開槍了!

才你出來的屋子裏去!」 大驚小怪,她眼珠一轉,道:「好吧,返回剛 青年人渾身又是一震,却站在當地,沒有 小辣椒怕附近突然有人出來看到當時情形

動彈。 ?要命的快回屋子去!」 小辣椒用槍咀一頂,沉聲道:「聽到沒有

後跟着。 所走去,小辣椒握着假槍,頂住他的背脊 青年又遲疑了一下,這才轉身向棄暉的住

兩人來到門前,青年停住了 「把門打開!」小辣椒喝道。 「我……我不會開門。」

急忙將槍柄一頂,噤聲道:「幹什麼?」 「廢話!那麼你剛才是怎樣進去的?

「鎖匙在那一個袋子?我替你拿。」「我取鎖匙啊!」 青年沉吟了一下,說道:「在右邊的褲袋

伸到中途,青年手肘倏地向後一撞,小辣椒雕小辣椒伸手向他右邊褲袋探去,不料手才 退了三步。 及廻避,被他撞正胸口,一陣劇痛,隆隆隆連 然早有防備,但青年這一撞來得奇快,竟是不

小辣椒站定脚步時,青年早已隱沒在樓梯 青年發足向梯級上奔了去。

> 此自己聽不出來 那青年若非埋伏在上面,便是脚步聲奇輕,因 她側耳聽了一會,梯間並無脚步聲傳來

可用槍脅住他。 反正自己手中有「槍」,便是碰到那青年,也 小辣椒沉吟了一下,决定上去看個清楚,

此拾級上樓時,脚下並未**發出任何聲响。** 小辣椒身段輕盈,又是自小練習功夫,因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躡着足向上爬去。

的影際?心下不由大爲驚訝,照這樣看來,那 青年動作非但快若閃電,簡直是落地無聲了! 小辣椒一直來到天台,仍然看不到青年影 她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樓,梯間那裏有青年

得是王小克的身型,於是低聲問道:「小鬼子剛來到葉暉門口,只見人影一閃,依稀認 踪,這才嘆了口氣,轉身下樓。 是你麽?」

牆角處果然轉出王小克來。

道。 你總是不聽!」王小克頓了頓足,不悅地說 「小辣椒,我早已叫你不要貿然採取行動

:「你來得正好,咱們進去看看。 小辣椒澀然一笑,把那假槍揷回腰間,道

王小克凝視着小辣椒,忽然正色問道:「

地向他點了點頭。 小辣椒,剛才你可曾碰到什麼人? 小辣椒見王小克面色奇特,只得老老實實

「你認識他嗎?」 「是……是一個年輕人。

最後道:「可惜被他逃了! 小辣椒搖了搖頭,將剛才的專說了出來

時間看不清楚他的臉目。」
「剛才我來此之時,在街口碰到了他,」

道:「定是從另一個天台逃下去的!」 「原來你碰上他了!」小辣椒頓了頓脚,

的家中找東西? 王小克雙眉皺着,問道:「姚青年在葉暉

小辣椒點蒼頭,說道:「不過,好像找不

去看看。」說罷自袋中取出一條鐵綫,揷進匙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咱們進

功夫,還不到五秒鐘,便把門開了 兩人一踏進廳去,便見大廳中一片凌亂, 那只是一道普通的門鎖,憑王小克的開鎖

那舊雪櫃打了開來,裏面的食物似乎都被人搜 王小克不由一朵:那青年究竟在找些什麽

都被翻了開來。 所有的箱子抽屜都被打開來,衣物散亂滿地。 東西,竟然連雪櫃的食物也不放過? 王小克順手取了一件上裝,只見兩個袋子 他繼續向房間走去,房裏更是凌亂異常

王小克心頭一跳,將那叠鈔票數了一數, 急忙取出來一看,竟是一叠百元鉅鈔! 他伸手往內袋一探,手指竟然碰到一些物

装的內袋,發現了那近千元的現鈔 竟然有近千元之多! 用不着說,剛才那青年必然也搜過這件上

可是,他竟然沒有取去!

這意味着什麼?

那青年並不是入屋行竊的小偷!

則, 早就順手牽羊拿去了! 同時,區區千元現鈔也看不在他眼中,否

遠較這一叠現鈔值錢得多。 由此可見,青年在屋中搜索的物事,必然 那是什麼?

然自大廳外傳來。

元現鈔放入自己袋中,向外走去。 只見小辣椒手中拿着冰格子,滿面詫異之 王小克獨豫了一下,毫不客氣地把那近千

冰塊,然而,冰塊中似乎還有別的東西 王小克趨上前去,那冰格子都是四方的小

「咱們溶了冰看看!

冲着。不一會,冰塊逐漸溶解了,現出三個木 兩人把那冰格子拿到洗手間,扭開水龍頭 「你在冰格中找到的?」王小克問。

鑑是倒刻的,因此看得不大清楚。 王小克把其中一個凑近眼前一看,由於印

刻的印來。

過來,道:「打在上面看看。 小辣椒腦筋動得奇快,順手取了一塊肥皂

据開一看,竟是「太白山印」四個篆文。 王小克依置將印鑑往肥皂光滑的表面按去 「太白山印?」小辣椒喃喃地道:「這是

什麼鬼東西?」 王小克心下明白,葉暉的父親葉雄是陝西

是屬於乃父的東西了。

將另一個印鑑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過來在肥皂上一按,立時又現出 「來,看看這個上面刻些什麼。 」小辣椒

王小克接過來往肥皂上一按,這一夫,那「看看這最後一個。」小辣椒道。

董存忠陪堂印」。 印鑑上面竟有九個字,依稀看得出,「太白山

三個印信都是二寸見方寬邊篆文,顯然都

你來看看!」小辣椒的聲音忽 「 這……這些印,幹什麼的? 」小辣椒問是「 正印 」。

> 就像古代的官印一樣。 「一種秘密帮會的印信,」王小克道:「

「莫非剛才那個青年要找的就是這些東西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很難說

是除了這些印鑑之外,還有什麼東西,他想 「小鬼子,那姓葉的如此卑鄙擄老小妹

道:「走吧! 咱們便把這些鬼印偷回去,氣他一氣!」 王小克點着頭,把那三個小印放入袋中

姓葉的爲什麼不在? 兩人離開葉暉的住所時,小辣椒道:「那

「他多牛在梁洲那裏部署一切。」

:「咱們還是耐心地調查下去吧。我有辦法對 「小辣椒,這件事急不來的, 」王小克道

咱們該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那小妹的下落呢?」小辣椒焦急地問:

付那姓葉的。」 王小克變眼望着遠方,半晌才道:「不會 只要他有用我的一天,便不會損害小妹一 …他真的不會加害小妹?」

妹的安危,如此有信心,她却仍然懷疑着 小辣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王小克對白小

王小克付過車資下車,便看到餐廳旁邊的

梯間,站着一個彪形大漢 那彪形大漢頭戴笠帽,靠在梯間吸烟,正

白彪老遠便見到王小克,笑着和他打了一

個招呼,道:「龍頭大爺在上面等你。」

樂洲的目的,爲了復興「洪門」,而第一步便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這才想起葉暉收服

葉暉真的將本市的黑社會改革成數十年前的情 也不會像現在一樣互相殘殺、無惡不作了。 ,未嘗不是一椿好事 王小克一面向樓梯走去,一面想着:如果 起碼比較有系統,

望,因爲從表面上看來,葉暉只不過是一個崇 然而,王小克對葉暉並不敢抱着過高的期

尙權懲武力的人而已 也許他想統一本市的黑社會,就只是爲了

想做「大統帥」、「大龍頭」而已。 法帮會,爲害社會的程度,是較那些一盆散沙 王小克知道,一個有嚴密組織和效率的非

他是一個行事小心謹慎的人,這樣的一個人如 似的黑社會更爲厲害十倍的一 從葉暉派了白彪在門口把風這一節看來,

果想作奸犯科,將會是人類的頭號公敵。 屋裹掷人望了王小克一眼,立時便把門打開 他伸手按一按門鈴,防盜小門,立時揭開 王小克想到這裏,已經來到了門口。

霍然而立。 喝酒,衆人一見王小克出現,均停下了動作 大廳中聚着十餘個大漢,有的在賭錢, 王小克踏進屋去時,不由呆了一呆,只見

「屬下拜見副龍頭大爺!」李大發越衆而

弟,都宣誓効忠本會和我!」 長笑:「哈哈!小兄弟,這裏一共一十七位兄 王小克正錯愕間,背後傳來了葉暉的期聲

。口卿香烟,正自內面踏了出來 了十分光鮮整齊的西服,頭髮也梳得又服又貼

出,向王小克躬身下拜

只見葉暉那澥面鬍髭已經刮去了,身上換 王小克轉頭望去,不禁又是一呆。

位副龍頭王小克大爺有個綽號叫『小鬼子』 「衆位兄弟,」薬暉逕自向衆人道:「

事,我便叫他傳授給你們。」步之內取人與珠子萬無一失,你們若是忠心辦 身負絕世武功,一手『玻璃彈』暗器絕技,百

:「屬下爲正副兩位龍頭大爺赴湯蹈火,在所 衆人聞言大喜,紛紛躬身下拜,齊聲叫道

業暉大是得意,親熱地搭住王小克的肩膊 「小兄弟,咱們入內商量大計吧!

不知如何是好。 龍頭」,而且還當衆宣佈了出來,一時之間, 王小克料不到薬暉眞的「封」自己爲「副

太白山』的副龍頭麼?」
章之色,道:「小兄弟,莫菲你不喜歡做我 兩人來到房中,薬暉見王小克眉宇間有不

的號令聽你差遣,儼然便是個小皇帝,難道不後,起碼便有數千兄弟,哈哈,數千人服從你 兄弟,可是將來收服了單眼老簡,冼佩山等人 出人頭地,如今我『太白山』雖然只有十餘個 「小兄弟,我看你也是人中龍鳳,總有一只要 王小克雙眉一揚,還未答話,葉暉又道:

威風,想不到這個夢想,竟然要變成事實。 確幻想自己是小皇帝,指揮數千御林軍,好不 王小克小時候聽人講童話故事,睡夢中的

可是,他心底下却毫無歡愉之感。

人,再也不會像以前,毫無條件地服從一個 王小克年歲漸長,瞭解到這個世界越來越 人的個性也越來越見獨立,廿世紀末葉

得到若干好處。 回報,黑社會的頭子所以能够控制這許多手下 便是因爲主持非法架步生意圖利,使手下們 要數千人聽自己號令,除非有相當的條件

倘若薬暉 要控制數千手下

下了戰書,决定接收他新區一帶的地盤了!」 他興緻勃勃地道:「小兄弟,我已向單限老簡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 薬暉那裹猜得到王小克心中所猜的事情,

會向單眼老簡埋手,只是想不到會如此之快! 他早已料到業暉在奪了梁洲的地盤之後,

個打手,勢力是比梁洲强三倍不止了。」 招待所收保護費,還有無數狗馬外圍賭檔,哼 另外還有三個販毒當口,手下大概有六十幾 「單眼老簡在北區有三間大檔,向十二間

手下埋伏在四週,以備萬一動起手來對付我們

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他心底下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到時一定會派「今晚我約了單眼老簡在『巧相逢』見面

王小克心一懔,道:「怎樣帮法?」

他頓了頓,又道:「小兄弟,這件事恐怕

訥地問。 你怎樣向他下戰書?」王小克訥

數 ,要他乖乖讓出地盤。」

「他怎會答應?」

「對啊!他當然不會答應。」 「於是大家便訴諸武力?」

成擒了。

,單眼老簡的手下便不會歸附你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可是如此一來

薬暉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叫警方去抓

盤 笑,道:「這種事本市經常發生, ,開片是冤不了的。」 ,道:「這纖事本市經常發生,爲了爭地「不饋,圈子內心! 開片』,」薬暉哈哈

「可是他有六十餘個打手啊!」

十餘個打手嗎?再加上你和我的功夫,還怕打 不過他們? 「那又怎樣?」葉暉道,「我們不是也有

樣「利用」自己。

會歸附我的。不過,如果由你出面便行了。」 他們,連累他們入獄,自是恨我入骨,的確不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葉暉,不知他到底要怎

我並不希望用武力解决。」 本市勢將掀起一陣腥風血雨了 「不過——」薬暉巖視着王小克,道:「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樣子下去

的人,如果殺了他們,豈不可惜? 羅的對象,換言之,他們將會是『太白山堂』 「第一,單眼老簡的手下,將來都是我招

會驚動響方,我剛接掌本區,在在需要人手, 「第二:動起武來,近百人的大歐門一定 一來我在裏面還沒有人

白小妹的事我會忘了嗎?」

小妹?」王小克試探着問。

「我助你滅了單眼老簡,你便助我救回白

「小兄弟,你的事正是我的事,難道拯救

社會的組織結構和規例也有相當深刻的瞭解。 二來也難以負担入獄弟兄的家費和津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葉暉對現代黑 手段暗算單眼老簡,會不會有點那個?」 王小克緩緩地道:「葉六哥,咱們用這種

算得什麼?况且,單眼老簡販毒開賭,許多證 們的理想能够達到,用點不大光明的手段,又 小兄弟,古人說,成大事者不計小節,只要我 據都抓在我手中,這樣做正爲社會除害哩! 葉暉先是一呆,隨**卽打了個哈哈,道:**「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蒼頭,道:「好吧。

薬暉道:「進來ー」

漢。「 麗丁,」葉暉向胡全後面那兩個大湊臺漢。「 屬下拜見龍頭大爺。」胡全躬身行禮。門開處,胡全路了進來,背後跟着兩個大 詠和『哨牙仔』陳基嗎?」 去,道:「你們不是劉水的手下『吸血鬼』呂 」葉暉向胡全後面那兩個大漢墓

告密,說是有兩都黑人物要在『巧相逢』開片

,警方派人去查時,便將單眼老簡的手下一網

許便佈置一切了,於是,我們打個電話向警方

「我約了他十點正見面,他大概會在九時

想找個庇護所,對不對? 得色,道:「劉水對你們不大週到,因此你們 那兩個大漢聞言呆了一呆,薬暉臉上大有

想加入我們。 兩人還未回話,胡全便道:「他們兩人正

暉道:「入會手續,我早就詳細向你們說過了「好極,胡全,就由你做介紹人吧,」臺 你照着辦吧。」 「好極,胡全,就由你做介紹人吧,

一是。

呂詠和陳基道:「你們塡塡這張『紅單』。」 胡全說罷自給上取了兩張油印表格,分給 呂詠和陳基接過去看了一會,胡全把單遞

眼老簡的手下埋伏在那裏,便和我無關了。

「怎樣假裝呢?」

道:「如果叫周探長合作

假裝是無意發現里

「你不是和警方的周樑長很熟嗎?」葉暉

表格上填著:「立志願書人呂詠,今由胡全介 下,服從指揮,並遵行五祖遺敎,及一切法規 兩人在枱上填起表格,王小克探頭一看 自願参加太白山堂組織,在葉大哥領導之

暉道::「只要你肯跟周探長說一說,他一定肯

,爲了保證縫人的安全,也經常做戲的,」葉

「這個太容易了,反黑組有時得到錢報時

,絕無反悔,立此志願書爲證。」 · 住址和電話,以及親筆簽署 後面還有年齡、籍貫、出身、經歷、職業

,除非一樣走那

D20

兩人塡好之後,遞給胡全。

二十一則,十禁十刑詳細解說給兩人聽。」 道:「好極,胡全,你把本會的二十六番, 胡全恭恭敬敬地呈給薬障,薬障望了一眼

四九仔的『草鞋』高級了 在命你爲丹九二,那是比四二六的『紅棍』和 本會之後,要盡忠辦事,不得再有異心,我現 **薬暉向呂詠望去,道:「呂兄弟,你入了**

「多謝葉大哥栽培。」

胡全日後會向你詳細解說,你要緊記遵行 「唔,以後叫我『龍頭大爺」,會中規矩「多調到才冒まり」

脚』的威勢,我也命你爲孖九二。」弟,聽說你的變節棍使得很不當,大有『李三 **莱暉又轉向那「哨牙仔」陳基道:「陳兄**

「好,你們出去吧!」 多謝龍頭大爺。

與「洪門」的目的,更是深信不疑。 王小克親眼看到棄暉招收手下,對他想光

剛才商量的事,你快去進行吧!」 棄暉等三人離去後,轉頭問道:「小兄弟

的打手,突然被警方反黑組擒獲,而且搜出隨那天晚上,單眼老簡派在「巧相逢」埋伏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外走去。 身携帶的單車鍊、西瓜刀和鐵尺等。

個武功奇高,把幾個巡塲打得頭破血流。 ,販毒檔口忽然來了幾個大漢搗亂,其中一 還有,在單限老簡保護下的許多招待所 接着,單眼老簡的秘密賭檔也被擊方查到

有一個滿意。 來的「尋芳客」叫了一個又一個的小姐,却沒 不久之後,單眼老簡的地盤中,出現了另

一股新勢力,控制了單眼老簡以前擁有一切

暉控制了他一切。 犯罪證據握在薬暉手中,所以寧願臣服,由薬 他心知不是薬暉的對手,同時自己又有許多 不過,單眼老簡的下場比梁洲幸運了許多 這股新勢力的主持者,自然是薬暉了!

這時,單眼老簡的手下,都加入葉暉的組

中留意潜薬暉的一切,希望可以查到白小妹的 葉暉怎樣向單眼老簡巧取豪奪。同時,他也暗 件之外,並沒有揮手其他的事,只是袖手旁觀 王小克除了暗暗通知周探長「巧相逢」事

於開會,召見手下面授機宜,有時更親自出動 去對付那些不肯歸附自己的打手。 然而,葉暉爲了自己的「事業」,每天忙

本市整個黑社會,是大有可能! 王小克逐漸相信了一個事實:如果葉暉想控制 **憑葉暉的功夫,自然是所向披蘼,於是,**

是「太白山堂」人馬的敵手了 是孔武有力,好勇鬥狠之人,因此,幾乎無人 由於葉暉激了手下幾套拳脚,他們出身又

裏哄動了起來 不久,「太白山堂」這個字號已經在圈子

加到兩百餘人了 カ ,挑了南區大頭頭郭保禮,手下的人,也增 與此同時,葉暉又藉着自己日益增强的勢

薬暉「來者不拒」,全把他們收留了 許多本來游手好閒的流氓,紛紛前來投奔

個手下 了「太白山堂」的「香主」,每人都有六七十 這時,劉勇、胡全、白彪和李大酸都成爲

個程度,他便會向冼佩山,劉水和戴天環薄 王小克心下明白,只要薬暉的勢力擴充到

一個月後,也卽是白小妹失踪後的第三十

四天,王小克和莱暉談到了白小妹的事。

在我的身上!」薬暉道。 「小兄弟,你放心,拯救白小妹之事,包

「葉大哥,可是據我所知,白小妹並不在

的是想你助我對付戴天環,對不對?」

「小兄弟,我來問你,我擄赱白小妹的目

「爲什麼?」王小克提高了聲音,道:「

冀天璟手中哩!

「哦?」薬暉雙眉一揚,道:「你從那裏

得來的消息?

「因爲一

出來。」王小克答。 -因爲我見你太忙,因此沒有提

在放了白小妹,你拍拍屁股定人,我到時那兒

却非借重你不可了。」葉暉道:「如果我現

你帮手,但是將來對付洗佩山和戴天環等人時

「對付梁洲,單眼老簡之流,我自然不用

葉暉閉目沉思了一會,問:「據你所知

「道話是什麼意思? 「葉大哥,也許你會比我更加清楚。」 」薬暉兩道濃黑的眉

王小克道:「白小妹在你手中,我一個月前就 「葉大哥,不要把我小鬼子當作傻瓜,

哈大笑起來,道:「好!聰明好聰明!你是怎

稱「無名小卒」的神秘電話說出來,只是道: 「簡單得很,你想藉此邀我参加你的計劃對付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認爲沒有必要將那自

那麼,我不妨向你承認吧,不錯,白小妹是被

也用不着我了,請把她放了如何?」王小克忍 「葉大哥,你已經有了今日的基礎,大概

難道你關了她一個月還不够麼?

是一個『無名小率』告訴我的。」

可是你却未真正的帮過我的忙,是不是?

「這一個月來,我雖然打開了自己的地盤」工小克忍住氣,向他點點頭。

葉暉說的是事實,王小克只得又向他點點

「爲什麼當時你不對我說? 「大約一個月前吧?

白小妹現在那裏?」

葉暉怔怔望住王小克,半晌,忽然仰天哈

戴天環而已。

我擄走的! 葉暉笑了一笑,道:「既然被你看穿了

住心下忿怒,心平氣和地說。

食和食水,現在一個月已過去了,再過半個月 「告訴你,我用來囚困白小妹的地方十分隱秘 的忙?」王小克冷冷地道 找帮手去?」 :「如果我遭遇不測,你的白小妹也勢將隨我 絕對不會被人發現,而她只有一個半月的粮 王小克雙眉一揚,只聽葉暉繼續說下去: 「你不都是不行的!」葉暉好整以暇地道 「你扣留住白小妹,難道我就會衷心帮你

門打去;然而,他按捺着。

?還是先渴死?

後,如果我不沒粮食和食水去,她將先餓死呢

所說出來,你怎麼說?」 了戴天瑗和冼佩山,我自會把白小妹的藏身之 「小兄弟,只要你在這半個月內,助我除

來,可是,面對着笑吟吟的葉暉除了妥協之外 ,還有什麼法子? 王小克恨恨地咬着牙,雙眼便似要噴出火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好吧,你

「不,我還不能放她。」 决定什麼時候去對付戴天環?」

8去後,才對付最大的一個頭頭——戴天環「明天先對付冼佩山,」葉暉道:「冼佩

弟,你千萬不要在我身上打什麼歪主意,否則 ,你便見不到你的白小妹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葉暉又道:「小兄

就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己非但不能打他的歪主意,甚至要千方百計保 護他的性命安全—— 王小克苦笑着,他自然明白其中關鍵,自 -倘若他有何不測,白小妹

雙眉一級,渾身抖索起來。 「小兄弟,你 - 」薬暉說到這裏,忽然

看戲時,在戲院大堂中,葉暉曾試過這番模樣 莫非舊病復發了 王小克詫異地望定了葉暉,忽然想起那天

葉暉渾身抖個不停,坐在高背沙殼上,竟

用微弱的手打開瓶蓋,取了一枚藥丸放進口中 半晌,他勉力伸手在袋中掏出一個小瓶,

不一會,終於恢復了常態,深深地吸了一 調息濟。

你有病。

來,道:「是老毛病,不碍事的。」 良久,葉暉方坐直起身,轉頭向王小克望 葉暉臉上起了一陣抽搐,並不答話。

道:「刑堂胡香主進來! 他把藥瓶放入袋中,伸手往枱上小掣按去

『太白山堂』怎樣清理門戶。」 「不,你留下,」葉暉道:「我要你看看 王小克見他召見屬下,道:「我起了。」

移動的脚步停了下來。 門開處,胡至領先走了進來,背後跟着兩 王小克呆了一呆,因爲好奇心的關係,把

爲首那人滿面憤怒之色,年紀大約三

頭

D22

十餘歲,却是英俊異常,只是垂下了頭,暗暗十餘歲,長得蛇頭園眼,後面那人年紀大約二

「胡胥主,你現在可以把詳細情形說給我

「吳兄弟,嫂夫人多大。

你和她結婚多久。」

是。

「你說她是心甘情願的,」葉暉問。

總聽了。」葉暉道。 在家時,姦了他的老婆! 指着那英俊青年道:「陸兄弟昨晚趁吳兄弟不 「是,」胡至躬身行了一體,退在一旁

說話,胡全際聲道:「在龍頭大哥面前,說話 她心甘情願和我相好,我幾時姦過她了 尊重點! 「放屁!」那姓吳的男子大喝一聲,正欲 「冤枉!」青年男子急忙分辯,道:「是

> 給我。」 筆高利貸,我一

會,才說道:「她以前是個社女,欠了

人家一

我替她還了,於是,她嫁了

姓吳的料不到他會問這些問題,遲疑了一

下成婚的?」薬暉又問

輝冷冷地道

見這畜牲正在强迫我老婆和他做那種事 意,打算先回家吃點宵夜,怎料一進門,便看 出來想立即沒來交給坐堂香主,後來改變了主 蜜語,因此從了他,昨晚我在『興記』收了數 搭我老婆,她一 年輕男子道:「這厮經常趁我不在家, 姓吳的這才深深地吸了口氣,指着姓陸的 小不更事,相信了他的甜言 前去勾

的說話,口角現出幸災樂禍的笑容。

姓陸的青年見葉暉含有斥責的語氣對姓吳

「原來她並不是心甘情願嫁給你的。」葉

我畢生積蓄啊!」姓吳的忍不住罵了句粗口。

「他媽的!我替她還了三萬多的債,那是

胡全急忙白了他一眼,怎料葉暉口角含笑

葉暉臉色一沉,道:「陸兄弟

報酬,刑室胡睿主!」

他老婆先勾引我,我-「龍頭大哥,他 他顛倒是非黑白,是

過關係!」葉暉沉聲問 「我問你昨晚是否和吳兄弟的嫂夫人發生

全脫口答道。

「奸淫同堂尊親之婦女,加重處罰 「本室十八章律書之中第八章如何說? 「在!」胡全急忙踏上前去,躬身答道。

「陸兄弟在本堂職司如何?」「陸兄弟在本堂職司如何?」

道:「我們剛剛上了床・他」 「没 「以前呢,你和吳大嫂來過不曾,」葉暉 一沒有, 」姓陸的靑年垂下首來 - 便回家了

我

奸淫同室尊親婦女一了。」

「是。」胡全答

「唔,道麼說來,陸兄弟是犯了第八章『

「吳兄弟是九八三白扇。

「胡香主,依本堂賞罰規則,陸兄弟該當

「重刑者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斃,」胡全

饒你 「說實話!」薬暉冷聲道:「否則,我不

姓陸的青年嗫嚅了一會,終於向他點了點 何罪?」葉暉問。

> 同黨兄弟奸淫,胡睿主,就以<u>重刑處置吧!</u>」 「唔,吳兄弟在本堂職司重大,妻子劫被 答:「輕刑者三刀六眼,或四十紅棍。」

是王小克也不禁心下一懷。 他此言一出,那姓陸的青年臉上變色,

「她是和你戀愛結婚,抑或是在其他情形 綁了,帶上小艇放他在海中吧。」葉暉又道 「胡香主,挖坑活埋太過費事,就把他網

「好,你們可以出去了

已把他揪了起來,帶出房去了。 那姓陸的青年嚇得大聲求饒,可是胡全星

王小克緊閉着唇不出聲,葉暉又道:「國岩是那姓吳的奸淫姓陸的妻子一樣處决。」 小克一眼,道:「我是依章辦理,大公無私, 莱暉等三人出去後,才轉過頭來,望了王

有國法,家有家法,若是門規不嚴,便難服衆 ,手下們辦事的效率便差許多了。」 王小克凝視着葉暉,心底下升起了一個疑

物,怎麼自己以前完全沒有聽見過 團:葉暉到底是什麼地方來的,這樣厲害的人

生死肉搏 血肉横飛

亞式別墅,這間別墅有華麗的圓屋頂和裝上遮 冼佩山的「大本營」是一幢灰黯的維多利

頂上還有「警衞」在守着。 的「保鏢」,經常在附近巡邏。到了夜晚,屋 別墅四週圍圍了一绪高高的鐵柵,冼佩山

然而,在冼佩山的「大本營」中,最森嚴得進入門的人,都被拍攝起來。 大門裏頭,還裝上了隱形攝影機,凡是獲

的禁區,還是三樓那一大塊地方。

就是冼佩山大本營的心臟地帶,冼佩山的非法跳塊地方,許多人都叫它作「地牢」,這

房間都是為了接見外國顧客私梟而設計的。當「地牢」分成了好幾間隔音的房間,這些 然,冼佩山和手下大頭目的會議,也在「地牢

D23

從孔中看出來者的身份。 有一扇鋼門,鋼門上有個氦孔,裏面的人可以 窄的走廊,按下電鈴, ,然後再跟守衞打個信號。在前廳的末端,還 任何人要進入「地牢」時,必須先走入狹 使前面的大門自動打開

有循正路從樓下大門口進去,經過地下的客廳 電子式攝影監視,因此,要進入「地牢」,只 ,二樓的站岡,還有那雙重保險的門鎖 「地牢」寫外用水泥塔住,以防長距離的

九十九担保可以收到他們所要的「貨」。 西歐等地,由於他行事小心,勢力甚大,很少 他從泰國緬甸等地輸入毒品,再轉運到美國 冼佩山數十年來一直是毒品轉運者的頭子

六十五天,差不多在三樓的「地牢」辦公。 冼佩山很少離開他的豪華別墅,

潜。 來有一具强力的空氣調節器,廿四小時不停開 子都被水泥封堵住了),空氣却保持濟鮮。原 在他豪華的辦公室裏,雖然沒有寫戶(寫

另外一具紅色的專用電話,則是用來作長途電 電話,其中三具是給本市的辦事人員打進來 那流綫型的辦公枱上,有四具顏色不同的

一碗要用五錢人參,而那種人參每両的價錢在 給他「進補」,據說,冼佩山的「人學茶」每 白,臉色紅潤,那當然是因爲保養得好的關係 冼佩山的第四個太太,每天都燉一碗人容湯 冼佩山是個五十八歲的老年人,他變鬢灰

> 普通打工者一個月以上的薪水了 冼佩山的每天晚上一碗「人多茶」,便够

情形下,倒也相安無事。 本市最有勢力的大毒販,但在河水不犯井水的 本潛輕本市的市場,所以,他和戴天環雖然是 由於冼佩山在書品轉運方面賺大錢,他根

貌美的四姨太紫薇端着一盅燉品,踏進他的書 道天晚上,他處理完平日的公事後,年輕

「老爺,是宵夜的時間了。」紫薇風姿綽

潜 冼佩山接過那燉盅,放在枱角,雙眉緊鎖

熱喝啊! 紫薇繞到他身畔,低聲問道:「老爺,趁

「等一下再喝

你好像有心事?

以讓我替你分憂的嗎?」 搭住冼佩山的肩膊,道:「老爺,有護麼事可 紫薇年紀其輕,但極精於鑑貌辨色,輕輕 冼佩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却不說話。

接到曹師爺一個電話。 冼佩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今天我

「本市最近突然出現了一股新勢力,而且 「他說其麼?」

白山堂」,對不對?」 正在迅速擴展中,那股勢力 「老爺,你不說我也知道了,好像是『太

冼佩山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道?」

調査過了 說,這股新勢力好像正在計劃對付我們。」 十年前,一個洪門組織中人的後嗣。本身武功 你的首席保镖,對外面的情形十分清楚,他還 1過了,主持那『太白山堂』的,好像是數冼佩山緩緩地點着頭,道:「 我已叫人去 「是區群告訴我的, 」紫薇道:「區群是

> 很高,最近又廣招人手,野心蒼實不小。 _

麼事? 過 , 成被他收買,好像梁洲,單眼老簡他們,不「 區祥說,本市好幾股小勢力或被他征服 - 」紫薇頓了一頓,笑道:「 這關我們甚

放心,不會的! 紫養嫣然一笑,道:「老爺,道個你大可,道:「他進一步可能要來繡我們的地盤!」 「怎會不關我們的事?」洗佩山憂形於色

「哦?

我們的客戶,也無從搶起啊! 」 我們和外埠交易,搶來幹其麼?他們又不認識 「那『太白山堂』搶的全是本市的地盤,

仍然皺着變層。 「話是這樣說,我總覺得可慮。」冼佩山

道:「我們的基礎穩若泰山,便是戴天環也難 「老爺,這是沒有甚麼可慮的,」紫薇笑

起來。 年人參揚時,枱面上一具黑色的電話忽然响了 以動分毫, 冼佩山這才拿起燉盅,正欲凑阻去喝那千 何况是區區一股新與勢力。」

聲 冼佩山放下燉盅,拿起電話,「喂」了

紫薇拿起盅盏盏上,以防人参湯冷了,

面留意冼佩山面上的神色 忽然,冼佩山霍地一聲站了起身,大力拍

冼佩山三年,從未見過他神情如此激動過。 瞪着變眼出怔 不久,冼佩山掛斷了電話,類然坐了下來 他身子微頗着,額上青筋暴現,紫薇跟了

聲問。 「老爺,發……發生了其麼事?」紫薇低

在公海上被人搶去了! 「我們……我們一批剛從泰國運來的貨,

> 在太歲頭上動土? 紫薇秀眉陡地一揚,道:「是甚麼人斗胆

喃喃地道:「押貨的人說,他們配備機動帆船 搶近我們的船,把……把那批價值一千三百 「好像又是『太白山堂』的人!」冼佩山

「可是我們的人有槍啊!

『太白山堂』中有人會施發暗器,先下手爲 ,把我們的槍手打瞎了眼,登上船來予取予 「槍!」冼佩山苦笑了一下,道:「據說

的打擊,胸口迅速地起伏着,原來便很紅潤的 平日從容沉蒼的他,這時因爲遭受從來沒試過 臉孔,這時更是雅得通紅。 紫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褒視着冼佩山

他們算賬! 冼佩山忽然一拍枱子,道:「我一定要找

碼。 說罷拿起那具綠色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

「區群,你進來!

來,間道:「老爺有基麼吩咐?」 不久,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精壯 個三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踏了潍

大動肝火,却也料到「太白山堂」已羣上門來 聲道:「咱們要和『太白山堂』算一算賬! 區祥愕了一然,他雖然不知道冼佩山何以 」冼佩山沉

」冼佩山大喝一聲

想和他們講數? 區祥雕去後,紫薇道:「老爺,你-一千三百萬,不是一萬三千元! 」冼佩

來,我要一舉殲滅『太白山堂』! 山恨恨地道:「 他們若是不把我們的資全吐出 就在這個時候,抬上一具內綫電話忽然响

起來,冼佩山氣呼呼地拿了起來,「喂」地

老爺!」是區群的聲音 被壓事?

有一個人想見你。」

他不肯說出姓名。

太白山堂」的消息提供。」 掛上,不料區群又道:「老爺,他說有關於「 我沒空見他。」冼佩山說蒼便欲把電話

冼佩山沉吟了一下,道:「好,你搜過他

「是! 叫王貴陪他進來。

轉身向內赱去,每一次冼佩山接見客人,都不其實用不着冼佩山吩咐,紫薇早就知趣地 許女眷在座,這是他的習慣。 :「你先廻避一下吧。 電話掛上後,冼佩山向紫薇揮了揮手,道

> 付「太白山堂」。 冼佩山燃上了一口雪茄,大力地咬着雪茄

 首空手道黑帶七段王貴。 英俊壯碩的青年男子踏了進來,背後當然跟 ,自動鐵柵打了開來,一 個面如冠玉

由於他是本市三個空手道黑帶七段之一,因此 生意不差,每個月所開的新班,都有三四十個 **那王貴年紀四十一歲,本來開武館授徒**

演,覺得如果將此人收爲己用,勝過三四個普 廿四小時在別墅中保護主子。 通保鏢,於是重金禮聘,終於把他招繼過來, 冼佩山親眼在電視螢光幕上看過王貴的表

現的機會,心下早已整得慌了,這天晚上聽區 **詳說老爺要去對付「太白山堂」,不禁大喜過** 和其他保镖護衞賭錢喝酒之外,並無其他事做 他心想每個月支取近萬元的薪酬,却毫無表 王貴踏進冼家已有一年半光景,平日除了

> 於不知他來意如何,因此一直監視着他,心望。怎料突然又來了一個文質彬彬的青年, 朝 這人若是要不利於冼佩山,正是自己「用在

牢 太白山堂」的消息,他都極想知道。 」中接見外人,但此時驟逢奇變,凡是有關 他打量着那青年,道:「你是誰? 若是在平日,冼佩山說甚麼也不會在「地 那青年神色木然,來到了冼佩山的跟前

的情報,抑或我的名字? 冼佩山變眉一揚,可是仍然不把他看在眼 青年搖着頭,道:「 冼先生,你要的是我

裏,冷冷地道:「我兩樣都要。」 來轉我開心不成? 「哦?」冼佩山霍地站了起身,道:「我只能給你情報,不能給你名字。」

却被冼佩山使了個眼色阻止了。 王貴立時踏前一步,要去抓那青年手臂,

「如果你連姓名也不肯告訴我,你的情報

又有幾分可靠? 青年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我沒 」冼佩山道。

冼佩山呆了一呆,道:「 開為麼玩笑?阿

道的 貓阿狗都有名字,你怎會沒有?」 」青年誠熟地道:「不過,將來你也許會知 「冼先生,其中原因,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過邁麼人? 「我是無名小卒, 」青年道:「以前從未

有關於「太白山堂」的消息供給自己? 跟過任何人。 冼佩山錯愕地打量着青年,圈外人怎可能

> 道了,算不了是甚麼情報。 冼佩山緩緩點蒼頭,道:「這個我早就知 太白山堂正在計劃着對付你。

「我也知道了!」 「他們甚至已經開始了行動!

」青年道:「聽說那批貨價值達一千三百萬 「今天晚上,他們在公海搶了你的一批貨

無名小卒」,竟然也知道才發生不久的事! 「你 冼佩山心頭一跳,想不到這毫不起眼的「 你怎麼知道?」 冼佩山微顫着聲

「冼先生,你大概已經接到報告,他們得

笑了笑道:「跟着下來,他們還會再次截奪你 冼佩山恨恨地咬着牙,點了點頭 「這只是他們的第一步行動而已,」青年

說!他們敢!」 冼佩山霍地在枱上大力一拍,喝道:「 成交易。

答戶接頭,以更豐厚的利潤作利誘,和他們達 的貨物,收買你的手下,甚至試圖和那些外國

」青年仍然淡淡地說。 「冼先生,他們今天晚上已經向你證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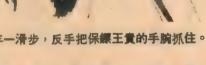
食」自己的一切。而他們的第一步已經成功! 事實,「太白山堂」的計劃,就是想「快速蠶 冼佩山咬了咬唇,意味到青年說的全部是 「冼先生,你是否打算和他們談判?」

生的「無名小卒」 **逋**他自己也不明白, 冼佩山沉吟了一下,終於向青年點着頭 竟然會這樣坦白 何以對着面前這個素肤不

「冼先生,這一潜行不通的

目前也不及你二分之一,」青年道:「可「他們的勢力雖然不及你,可以出動的人





「好吧,那麽你究竟是甚麼身份,以前跟

你的身份,你到底有甚麼情報要給我? 他與珠一轉,道:「好吧,我暫時不聲問

D24

全是受過拳擊訓練,和學過功夫之人。」全是受過拳擊訓練,和學過功夫之人。」 是,他們的功夫比你的手下高!」

使力 放了 年肩膊抓去。 山堂』的人還真不把一個七段看在眼內哩! 」地一聲,殺猪般地叫了起來 青年並不乘機把王貴摔倒,反而鬆手把他 青年倏地滑前一步,反手抓住他的手腕, 王貴聞言變眼一瞪,踏上前來,伸手往青 青年冷冷地一笑道:「那又怎樣?『太白 一扭,王貴那料到他身手如此之快,「啊

事,名叫王小克,有固卓是4°8°0°。 南年咬了咬唇,道:「那自稱『龍頭大爺 異常,不知繼續上前動手呢,抑成算了。 冼佩山當然把剛才的情形看在眼中,心頭

通手槍遜色。 彈」百步之內,可打賭人的眼睛,實在不比普 「那『小鬼子』使得一手好暗器,『玻璃 「小鬼子?」冼佩山喃喃地道。 」青年道

因此而失去的。 玻璃彈」之下,價值一千三百萬的私貨,也是 時,心頭一震,暗想自己的手下便是敗在那「 冼佩山一聽到「玻璃彈」暗器這幾個字眼

』相較之下,敦優敦劣?」冼佩山不動聲色地 「這『小鬼子』的武功,和那『龍頭大爺

」青年沉吟了一下,道:「難

「我有機會贏他們。 「只是有機會而已?」

世之間,恐怕沒有人可以和那『方白山堂』的 堂主一較高下了。」

冼佩山得意地答道。

「王貴是本市三個空手道七段好手之一!

動請纓去對付他們! 青年沉吟了一下,道:「可以這樣說。 「原來你除了提供情報給我之外,還想自

「單打獨門,我有機會取勝,但如果他們 「你有取勝的把握嗎?」

两人聯手的話,必輸無疑。」 冼佩山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倒是很誠

饿

「不過,如果你可以調動所有的人手聯手

王貴站在當地,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鑑觉

了他們! 道:「我不要均等的機會,我一定要一舉殲滅 進攻,大家的機會便相等了。」 冼佩山背負着手在豪華的書房中踱着步

「除非你有犀利的槍械,那也許有希望

」冼佩山問 「你的意思是赤手空筝的搏鬥沒有希望了

「不錯。

如果你助我殲滅了他們,要甚麼報酬? 「好!好!」冼佩山緩緩地點蒼頭,道

「你說其麼?」冼佩山幾疑自己聽錯了 我不要任何報酬。」 」冼冼山凝視着那青年,道:「

你究竟是爲了甚麼?」

職道你和『太白山堂』有仇不成?」職道『太白山堂』,如此而已。」明本祖子之。一、本名<

山堂』沒有仇 「不,」青年搖着頭,道:「我和『太白

「那你究竟是爲了甚麼?

要問我爲基麽,」青年堅定地道:「我絕對不「冼先生,如果你答應我助你的話,便不 會告訴你的。」

- 」 洗佩山猶豫了一會,說道:「

甚麼?」 冼佩山愕了一然,向王貴望去,道:「 」王貴忽然叫道。

文也武,不知究竟有沒有眞本事,老爺怎能輕 信於他? 王貴指着青年,道:「這人口出大言,也

青年問道。 「冼先生,他是你的隨身保鏢,對不對?

「不錯。」

了你的地氈? 來,讓我先考驗考驗你的功夫!」 青年向冼佩山道:「冼先生,怕不怕弄髒

退到一旁,他早已想進一步看看那青年的武功 冼佩山微微一笑,道:「不碍事。

,多半先躬身向對手行個禮。) 王貴運力變臂,凝視蒼青年,根本運見面 青年轉身面對着王貴,道:「來吧!」

王貴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叱喝一聲

洗佩山雙眼眨也不眨地凝視着蓄勢待發的

脚快如閃電,足尖踢中王貴手腕,只聽王貴一青年觀準他的來勢,忽然一脚踢去,這 一掌向青年打來。

王貴捲起了衫袖,磨拳擦掌,道:「來來 一說龍 腕骨非斷不可 一點,你太慢了

要以性命相搏了 臂揉身而上,看情形已經不是切磋功夫,而是 以後如何待下去?他驀地吸了口氣,揮動着變 出醜賣乖,若是不搶回一點顏面,這「冼府 王貴咬住牙關,心想在主人面前接二連三

是誰在攻,是誰在守了 **見拳來脚往,動作快若閃動,一時間也分不出 冼佩山一直雙眼眨也不眨地塞着兩人,只**

忽然,只聽王貴「哎呀」一聲,雙手掩住

費指縫間也淌出了殷紅的血來。 」式站在當地,伸在半空的手鮮血淋漓,而王 洗爆山向前望去,只見青年以「 金鷄獨立

之間,黃色地氈染紅了一 鮮血「噗!噗!」地淌在地氈之上,刹那

青年緩緩地站直了身子,仍然望定了王貴

不料突然間跑出一個自稱「無名小卒」的小子 到王貴的武功時,以爲天下間無人是他敵手, **冼佩山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他最初看怕他受傷之下,突然又撲過來拚命。**

手掩面,看不到半掩着的鐵柵,「彭」地一聲王貴忽然一個轉身,向外奔去,可是他變王貴忽然一個轉身,向外奔去,可是他變 照面之間便把他重創了 也不知是驚是喜。

上去。

向外疾衝而出。 這一撞非輕,然而,王貴却再也不哼聲,

「他的武功也算不錯了,」青年苦笑着說

「可惜動作太慢!」 「王貴的出手不算慢了, 剛才他

上各賞了一巴掌,你認爲這種身手和王貴比起 奪下圍攻他的三個大漢的匕首,再在他們面 那『太白山堂』堂主能够在十分之一秒之間青年不待洗佩山說下去,便道:「洗先生

、或俠片中所描寫的一切,都不算誇大的 洗佩山心下一懍, 天下間竟然有這等武功

- 「二百年來,大概只有他一人練到這種身手「誰相信呢?」青年黯然嘆了一口氣,道 「我不信有這等身手的人!

D26

道:「無論如何我不會和他干休。」

洗佩山塞灣地氈上的那灘鮮血呆呆出怔 青年搓撫着手臂,緘默着不出聲。

頭穴臂的人物!」 决定這兩天內約他一會,看看他究竟是甚麼三 冼佩山腹了一會步,忽然停住,道:「我

話來?」 王小克道:「小兄弟,你可知道剛才是誰打電

王小克搖了搖頭,說道:「不會是冼佩山

「哈哈!也差不多了 ,是他的首席保镖區

「冼老頭要見我,和我談判。 「幹甚麼?」 「你答應了?」

不過是向他施一個下馬威而已,今天晚上,我不過是向他施一個下馬威而已,今天晚上的行動只 要他服從我的條件!

「港麼條件?」

「他肯答應嗎?」 「他和外埠的生意,我佔五成。

他約你在甚麼地方見面? 玉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懶懶地問:「不怕一次又一夾地接不到貨嗎?」 「他的『地年』中。 「哼!怎輪到他不答應?」葉暉道:「他

冼老頭以為我不敢去,我偏偏要去!」「怎麽啦?這叫『不入虎穴,為得虎子』一到他的地方去?」王小克愕了一然。 「葉大哥,如果他在暗處埋伏下槍手,豈

送羊入虎口?」 「哈哈,我會這樣笨嗎?」葉暉道:「我

,他『億金之體』,不會胡來的!」四週勤靜,一有異動,咱們立時先制住冼老頭 一天機不可洩漏,總而言之,到時你留意「其麼辦法?」 「我……我要和你一道去?」

我們兩人 「不錯,」葉暉點蒼頭,道:「而且就只

,就是胆色過人! 王小克瞪大了變限,心想薬暉要不是瘋了 從來沒有人敢到冼佩山的「地牢」去尋饋

鬞東南亞,黑社會的歷史,將會爲我改寫! 神采,道:「那時候,哈哈,『太白山堂』威,就只有戴天璟了,」葉暉眼眶裏透着興奮的 王小克呆呆地塞着葉暉,這個最初看上來 「小兄弟,只要解决了冼老頭,剩下來的

家可能要費點神哩!」葉暉道。 ,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小兄弟,你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大

毫無機會的「計劃」,如今竟然逐步在實現中

了望腕錶,道:「小兄弟,咱們應該起程了 餐入房, 和玉小克享用過之後, 拍拍肚子, 望 那天晚上,葉暉命手下取了 十分豐盛的晚

等兩人上了車後,一踩油門,車子向前疾馳 一個小時左右, 車子已經來到冼佩山那幢

脚鍵。

啊呀」一聲,手腕顯然受傷。

步,望定了王貴。 青年並不乘勢追擊,反而輕飄飄地後退幾

「你看看你的手腕,有沒有事?」青年問

一陣微痛之外並無異狀! 王貴伸手摸了摸被青年踢中的手腕,除了

回事;剛才靑年那一脚若是用足了力,自己這 他是武術大行家,自然知道究竟是甚麼一

大踏步向前,「呼呼」兩掌向青年面門胸膛擊头上風,王貴心下仍然不服,他叱喝了一聲, 不過無論如何,照面之間邁被青年佔了兩

又是叫了一聲,騰騰騰邁退三步 腕,向下一壓,跟着右腿足膝向上一蹬,玉貴左臂向上一揚,伸開五指,竟然抓住了玉貴手 王貴這一驚非同小可,那靑年動作快若鬼 青年右臂陡地一長, 先格開了面門那掌, 壓,跟着右腿足膝向上一蹬,王貴

魅,自己生平那裏碰過這樣的對手? 他輕輕提了左腕一下,除了陣陣微痛之外

「再來一次吧!」青年道:「這次出手快,並無異狀,這才放心。

也不敢怠慢,兩人近身相鬥起來。 青年見王貴勢若瘋虎向自己撲了過來, 倒

廖袋,雙眼望向前方 葉暉神情突然緊張了起來,緊緊拿着那個

替他們打開車門 車子在別墅前停下後,區群立時迎上前來

莱暉緩緩地點着頭,搭住王小克的肩膊, 「冼老爺在三樓等你們。」區祥道

隨着區群向內定去。

袋捧在胸前。 小克手中緊捏着幾顆玻璃彈子, 兩人一踏進大廳,立時留心戒備起來,王 葉暉則把那膠

着的是什麽?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葉暉懷中膠袋中裝

和自己的,因此,泰然自若地向梯級走去。的薄品在什麼地方之前,是不會貿然殺害葉暉 他想:當洗佩山未查出那價值一千三百萬

兩人來到三樓,只見冼佩山獨自一人坐在

流綫型寫字枱之後,「地牢」中並無其他人。 「調坐!」冼佩山微欠一欠身。

件事我要先聲明一下 道:「冼先生,在未正式談話之前, 葉暉拉了張椅子,在流綫型的辦公**始前坐** 有

「什麼事?」冼佩山雙眉一揚

「我這膠袋裏裝的是一個爆炸力極强的炸 」薬暉指着懷中的膠袋說

他此言一出,不但冼佩山勃然變色,便是

王小克也大感意料之外。 王小克側頭望了葉暉一眼,想不到其中的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冼佩山沉整

殺我們,在我死前,會按下炸彈的掣,這個房一腿,道:「 冼先生,你若是埋伏了槍手想暗一 區,了保障我們的安全,」葉暉左右望了

不見到其他人。

大門前的鐵柵自動打了開來,出乎王小克

維多利亞式的別墅門前了

移玉親自送我們下去,以示光明磊落 當然,你也不能離開這裏,會議之後,還請你 冼佩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葉暉又道:「

冼佩山搓了搓手,道:「葉先生,我那批

量,借一點來使使,大概不成問題吧? 手下並不刻薄,因此在在需錢,冼先生大人大 揚,道:「薬先生,你可懂這一行規矩? 冼佩山料不到葉暉承認得如此爽快,雙眉 「我當然懂,可是有什麼法子?我對一班

「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地來道謝冼先生你 那 … 那批貨值千餘萬!」

歸回,一點都不能少! 冼佩山大力一拍枱子,道:「我要你原璧

出來,當初也不會下手了,除非——」道規矩,」葉暉淡淡一笑,道:「如果我肯吐 「冼先生,你在這行撈了幾十年 ,應該知

「除非怎樣?」

「你有力搶回去!」

你原來並無妥協之心,是有意來找『架裸』

安享晚年,否則—— 年來油水也撈了不少,最好急流勇退, 「冼先生,我看你年紀也不少了 」說著冷冷一笑,並不說 · 這幾十 還可以

個大漢立時自外衝了進來,把王、葉兩人圍在 看你『太白山堂』有多大能耐搶我的飯碗。」「好!好!」冼佩山咬着牙道:「我便看 說開,右脚暗中踩下桌底一個暗掣,數十

起手中膠袋,喝道:「姓冼的,你「好啊!你早已安排好陷阱了 ,你如果稍一**移** 院阱了!」薬暉舉

步,我立即按製引爆炸彈!

一着,登時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冼佩山陡地一呆,他實在沒料到藥暉有此

上較量一番的話,我半個小時之內,便能把他還一班膿包也濟不了什麼事,若是大家在拳脚 們全部料理了 「叫他們退下去!」葉暉道:「老實說,

,道:「你肯和我的手下較量武功?」 冼佩山塞着棄暉手中的炸彈,沉吟了一下 葉暉哈哈一笑,道:「只要不用槍械,他

們一齊上來我也不怕。」

「當眞?

你的手下無人可以敵我,你便如何?」 堂』,難道不是憑眞功夫?」 薬暉道:「如果堂』,縣道不是憑眞功夫?」 薬暉道:「如果

的人!」
「好極!」薬暉笑道:「如果我輸了,非「好極!」薬暉笑道:「如果我輸了,非「如果水輸了呢?」洗佩山反問。

且把你的手下打敗了,你便怎樣? 冼佩山雙眉一揚,葉暉又道:「如果我一

的一切生意,我都佔五成,每月拆賬,至於你,」業暉搶着道:「我勝了的話,你從此之後 的手下,也要全部歸附『太白山堂』,由我來 保護冼家。 「讓我開出條件來,看看你合不合心水吧」

然而,他是一個極工心骬的人,臉上並不山打下來的江山,不是一下子報銷了嗎? 冼佩山又驚又氣,心想如此一來,我冼佩

現喜怒之色,又想:就算不幸輸了,仍可賴賬 將來派殺手去把他殺掉算了

民,自己儘有辦法對付他,因此並不大把業暉功奇高,野心極大, 但心想他終歸也是一個流洗條山未見過業暉之前,雖然聽聞他的武

他踏進別壓時就下令殺了他了 一切搶奪過去,不由暗暗後悔:早知如此,趁並且口出大言,看來真的要把自己苦心經營的 如今,葉暉一出手便用炸彈要脅住自己

已下定决心,不論要用什麼手段,都要除「怎樣比法?」冼佩山淡淡地問,這時候

道:「只是聲明不可用刀和槍。 「一齊上來可以,車輪戰也可以,」葉暉

冼佩山沉吟了一下,道:「好吧,王貴

前一步。 , 踏

「你先和葉先生玩玩。」冼佩山道

葉暉側頭向王貴望去 一是。 ,只見他眼皮上貼着

這人便是你的空手道七段好手玉貴?」 「正是他。」冼佩山冷靜地答,他派王貴

細而已。 出戰,目的不外想一衆手下看清楚他的武功底

「怎麼掛了彩啦?」葉暉笑吟吟地道:「

正欲離去,却被冼佩山叫人把他留住了。 原來他昨晚被神秘青年擊敗之後,羞愧無已

」的人馬時,也可出一分力。時候,如果留下來的話,將來對付「太白山堂 冼佩山向他好言相勸,說是自己正在用人

四此答應了。

他見葉暉對自己的神態輕慢無禮,心下大

王貴正站在薬暉背後,聞言答應一聲你出來!」

王貴聞言叱喝一聲,一掌向葉暉面門擊去是不是昨天晚上和嫂子拌過咀來? 」

那裏還有顏面在武壇立足?如果在對付「太白 王貴心想既然門那青年不了,此番雕去

不料他前一出手,便聽冼佩山大喝一聲:

王貴倒也是乖巧之人,硬生生把那一掌收 轉頭望住冼佩山

葉暉手中的膠袋一指 「葉先生,你手中的物事 」冼佩山向

他離開此房。 炸彈便自行爆炸,記住好好看着冼先生,勿讓 「小兄弟,你曉得怎樣用的了?只要一按掣,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腦際一 **薬暉哈哈一笑,把膠袋交給王小克,道:** 亮 ,自己那

瀪懂得用這炸彈了?看來膠袋中裝的一定是「 葉暉這才向王貴說道:「好啦,放馬過來

III. 王貴見葉暉一副有恃無恐,穩操勝劵的樣

夫,實在不足爲恃的。 後,王貴已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自己的功對方在找死,可是,自從吃過那碘秘靑年的虧 子, 心下打了個突。

慢慢地走着。 他脫下鞋子,雙手比劃着,繞着葉暉的身

子,

貴變掌,竟是擺明了硬碰硬的格局。 葉暉紮穩了馬步,變拳直遞而出,迎向王 王貴驀地大叫一聲,飛身向葉暉撲來。 葉暉雙手直垂,根本沒有迎敵的準備。

王貴那一變肉掌已練得能摧堅折銳,見葉

遇 五指齊斷,右掌慌忙間一縮,這才逃過同樣遭 『噗!』地一聲王貴只覺左掌掌心一痛,暉竟想和自己硬碰,心下竊喜。

利那之間,兩人戰在一團。只見王**贵**神情 他哼也不哼聲,叱喝一聲,揉身而上。

緊張,葉暉却是神定氣閒

向王貴面門抓去。 一會,葉暉大喝一聲,變屑陡地一長

腿一陣劇痛,慘叫起來。 身避過,脚米落地時,忽見眼前一花,跟着變 王貴當時正一脚向葉暉面門踢去 一,被他側

薬暉一類得手,並不乘勝追擊,向後彈開 冷冷地望住王貴

「他們是一路的!」 「他們是一路的!」王貴突然嘶叫起來:

懍,覺得他的身法好熟,經王貴叫了出來 冼佩山見葉暉出手傷了王貴雙眼時,心頭

腦際一亮,想到了那神秘青年 他向人叢中望去,却不見那青年的影子

心下暗暗吃驚。 「大夥兒一齊上!」區祥叫了起來。

四十個大漢立時發了聲哄,向葉暉攻去。 。似有不少空曠的地方 那「地牢」面積甚大,雖然聚集了三四十 。經區詳一山,新三

勢極是驚人,葉暉倒也不敢怠慢,深吸了口氣 ,簋入人叢中應戰。 ,大部份更學過拳脚功夫,這一圍攻上來,聲 那三四十個大漢都是十中挑一的壯碩之輩

他手中,若是葉暉遭到危難,自己當然要出手 山,他雖然恨葉暉入骨,但由於白小妹性命在 任,也雖然恨葉暉入骨,但由於白小妹性命在 拯救

被他重創得伏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此起彼落,還不到一刻鐘,已經有四五個大漢 葉暉一簋入人叢之中, 呼擊喚媽之聲立時

了開去。 祥眼見人多反而累贅,呼哨一聲,衆人立時退 過了一會,又有四五個大漢跌地不起,區

着氣,但却還是笑着說道:「怎麼啦?投降不難暉掠了掠頭髮,臉上微紅,胸口起伏喘

D28

成?

驚,見那神秘靑年還未現身,不由大急。 冼佩山親眼見過葉暉的功夫,心下大大吃

光來!」區群說着和那四個同件攻上前去。 「阿燦,阿廣,阿傑,阿水,阿四,咱 葉暉笑道:「人多不成,人少更不行!」 ,咱們

們上!」區祥又大聲叫道。 祥外,那四個大漢都閃避不及,被他擊退了。 他一邊說話,一邊閃電般地遞出五拳,除了區 「阿明,阿生,阿榮,狗屎陳,阿白,你

當不俗,應命上前圍攻葉暉。

是打點精神迎戰。 葉暉見這五個大漢果然有點武功根底,於

另一個站在一旁的大湊,立時補上,把藥胸口中了薬暉一脚,口中鮮血狂噴仰天跌倒。 暉圍在當中。 六人拳來脚往苦鬥了一會,其中一個大漢

去不少,行動已無剛才迅速了 葉暉武功雖高,但經這麼久一戰,精力耗

拳, 不一會藥暉悶「哼」一聲,背上吃了大漢 區祥見了大喜,叫道:「對啦,阿燦,

鮮血直冒,吐了兩顆大牙出來。 **鎮上前去,一掌摑在區祥面上,登時把他打個** 「再來你媽媽的一次!」葉暉大怒,倏地

了聲粗口,轉身迎敵 那五個大峽像幽靈般又纒了上來,葉暉麗

先前之快,下手却一樣甚重。 額上也滲出了汗珠,但他越戰越勇 又過了一會,薬暉臂上、脚上都中了拳, ,動作雖無

粪暉哈哈一笑,變手义腰,冷眼向站在牵到一個同伴,兩人同時**仆跌下地**。 一用,那大漢立時跌跌撞撞向旁倒去,身子碰 「去吧!」薬暉抓住一個大漢手腕,大力

來

面前的大漢們望過去。

形容一般,背上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慢慢地伸形容一般,背上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慢慢地伸手到腰間,接觸那把暗藏着的短槍。

:「冼先生,你不會笨到想連累大家陪你一塊

死吧? 克,他手中緊緊握着那顆「炸彈」 冼佩山心下一懔,調頭望去,原來是王小 ,凝視着自

起了那個炸彈,沉聲道:「冼先生! 了過去。冼佩山想去搶回,怎料王小克高高舉 王小克忽然伸手往他腰間一探,把手槍奪臉上都是戒備的神色。 冼佩山無奈,只得垂下手來。

大漢們明知不是葉暉敵手,還是繞住了他

四週,伺機進攻。

投降,大爺可沒有時間和你們耗下去啦!」「喂,你們要赚快點動手,要嘛跪下地來 忽聽一個聲音自後傳來:「退下! 衆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正欲上前夾攻,

望,原來是那神秘青年到了 那聲音並不大,但尖銳異常,衆人回頭一

,起不禁一呆。 原來那青年上唇黐上假鬚,鼻樑上架着太 冼佩山認得他的聲音,可是一看他的樣子

陽眼鏡,和以前的樣子觀然不同。 寄年緩緩地向葉暉走了過去,圍住葉暉的

道灼灼的眼光,眨也不眨地望定了他 葉暉一見那青年出現,雙眉陡地一揚,兩

。不知道爲了什麼,葉暉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覺到他那兩道凌厲的眼光,正牢牢地望着自己 雖然青年戴着太陽眼鏡,但葉暉也可以感 青年來到葉暉面前,擬視着他

> 他早已調查清楚洗佩山手下的實力,却不見有 葉暉見他馬步紮得其穩,心下暗暗一驚, 青年不發一言,擺起架式向葉暉挑戰

下收斂起輕敵之心,上前迎敵。 薬暉見他出拳旣快且準,來勢極是凌厲,當 青年冷哼一聲,一拳向葉暉身上打了過去 「你是誰?快快報上名來!」葉暉道。

戰在一團。 大廳中衆人居住氣息,看看兩人條進條退地 兩人都是拳術大行家,出手又都快如閃電

花撩亂。 ,出手比最初慢了許多,但還是看得衆人眼 葉暉經過這一個小時的混戰,精力消耗不

大廳中只聽「呼呼」拳聲,沒有人敢出聲

葉暉肩膊之上。 不一會,青年大叫一聲「着!」一拳擊在

冼佩山見青年得手,不由大喜。葉暉悶哼

一聲,揉身又上 兩人拳來脚往,迅速無倫地戰在一起,王

只覺龐清所授的「威風八路拳」沉實穩重,兩 己的「威風八路拳」和兩人的拳法作一比較, 千秋,不分軒輊。 小克幾時見過這樣精彩的搏鬥?不由暗自將自 人的拳法都着意一個「快」字 ,眞可以說各有

又蒼了靑年拳,騰騰邁退三步。就在這個時候,「叭」地一聲, 薬暉胸膛

訥地道:「你……你……」 葉暉鷲訝交集地望住青年,脹大了口 訥訥

「不錯,是我!」

微笑,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你終於葉暉臉上驚訝之色盡褪,代之的是陰驚的 自動找上門來了

青年冷哼一聲,並不答話

葉暉斜眼打量着青年,說道:「唔,你的 「別多說廢話了,上吧! 」青年冷冷地說

D29

功夫倒是精進了不少,可惜和我還差着一大截 「可是你出手慢了

若在平日, 這時我早已把你斃了 「那是剛才應酬一班嘍囉,花了點氣力,

青年竟然由衷地點着頭,道:「不錯,若 我不是你的敵手!」

事吧!」說罷呼地一拳向青年攻去。 道:「好吧,就讓我了結這幾年來的一層心

,那天到葉暉家中找小辣椒時,在街上碰到的工工小克礙視着兩人的身型,忽然腦際一亮 兩人又戰在一起。 青年身手敏捷,一側身避了過去,刹那間

那人,不正是眼前這個蓄鬚的男子麼? 他爲什麼偷偷潛入葉暉家中搜查?到底想

查些什麼東西? 聽兩人口氣,好像早在三年前已經結怨,

才現身和葉暉决鬥。 而薬暉一直在追殺着那人 那人自知不敵,因此躲躲藏藏,直到現在

薬暉要糟!」 找人消耗薬暉體力,然後來佔這個便宜,看來 了出來,忖道:「這人和冼老頭勾結了 王小克想到這裏,心底下「啊呀」一聲叫 故意

後退 果然,只聽棄暉一聲慘叫,倏地彈跳着向

搐

葉暉伸手摸了模面頰,見掌上都是鮮血條血痕,顯然是被青年手指甲抓傷的! 王小克急忙向他望去,只見他臉頰上有四

应了咬牙,怒吼一齾,飛身撲上,又和青年戰

絆住,仰天跌倒。 起他的蓋世武功,心下一怯,就這麼緩了一緩 ,胸口中了葉暉一拳,脚下被一個受創的大漢 青年見葉暉勢右瘋虎的猙獰面目 ,忽然想

去 葉暉得勢不饒人,一脚往青年的胸口上踢

拉,薬暉立足不住,也跟着仆倒下地。 青年條地彈跳起身,一拳往葉暉背上擊了

那拳落空,踏前一步,又是一拳直遞而出 葉暉聽得拳風,陡地向旁翻滾過去,青年

年重施故技,雙手一抱,便欲去抓他足踝,不 棄暉背貼着地, 一脚向青年面門踢去,青

,跟着一個借力,自地下彈跳起身。料葉暉這一脚只是虛招,踢到中途,忽然縮回

地慢了 由於剛才胸口中拳,已然受了內傷,動作加倍他站直了身子,又向青年攻了過去,可是

地喘着氣 葉暉悶哼了一聲,還了一拳,退到牆邊,大力 不一會,青年又是一拳擊在他右肩之上

去。 道:「把他殺了 青年並不理會冼佩山的話,逕自向棄暉走

冼佩山見葉暉已經處在下風,心下竊喜

你的老毛病呢?看來也該復發了吧?」 兩人面對面凝視了半晌,青年忽然問道 變,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

應該開始了吧? 」青年冷笑着道:「經過這番劇烈運動後,「唔,三年來,你的病還是醫不好對不對

> 內的隱疾有發作的跡象。 也許是心理作用的關係,棄暉寬覺得身體

確太過凌厲,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青年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但葉暉來勢的 他怒吼一聲,縱身向青年撲去!

年使了個 去。 過了他那一抓,葉暉飛起一脚,向青年下陰陽 **莱暉右臂陡地一長,向青年門面抓去,青** 「鐵橋板」功夫,身子向後一仰,避

年慘叫一聲,仰天跌倒。 他這一脚是蓄勢而發,正是孤注一擲,青

去。 「小兄弟,老!」葉暉叫着,逕自向外御

山,道:「冼先生,会食門日本 冼佩山在王小克炸彈手槍變管齊下指嚇下 「冼先生,送我們出去!

旁,不敢攔阻。 只得乖乖聽話,隨着王小克向外走去 衆大漢見主人在敵人手掌中,均是站在一

奔 王小克拉了冼佩山一把 他來到地下,只見葉暉正倚在門口相侯 ,道:「快!」飛

不遠處站着兩個大漢,驚詫交集地望住他 王小克奔上前去,道:「走吧!」 「喂!你們老便老,我可不再跟了!」冼

說。

「對不起,洗先生,我們想借你的座駕車「對不起,洗先生,我們想借你的座駕車」

· 集暉向外望去,不見白彪的車子,道:「 把我的車子開過來!」 把我的車子開過來!」 冼老頭,我的司機呢?

,喝道:「快點說!你把我的司機怎麼樣處置 冼佩山吶吶地答不出話來,葉暉踏前一步

已經駛了過來,王小克急急道:「咱們快走吧 ,還理白彪幹什麼? 這時,冼佩山的豪華房車「我……我沒有。」 平治六〇〇

」葉暉道。 「不!我怎能抛下我的弟兄不顧,獨自逃

王小克開言呆了一呆

機擒巨梟 拯美

薬暉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會顧及到白彪的安危 極大的人,他那些要改變世人對黑社會的觀感 這種養氣,的確很難得的。 冠冕堂煌的話,只不過是一種托詞而已。 黑社會最崇尚的是「養氣」兩字, 在王小克眼中,葉暉只不過是一個權力終 想不到

薬暉厲聲叫道。 「你不放我兄弟,我抓了你回去抵押!」

「龍頭大哥,我在這裏! 」白彪出現在門

慢慢和你算清楚這筆賬,我那些條件你不曾 葉暉這才放開冼佩山,道:「今天你輸了

冼佩山臉上一陣靑一陣白,吶吶地說不出

車子,王小克急忙自後跟上。 薬暉說體,逕自向外走去,跳上了白彪的

冼佩山眼睜睜地看着兩人離去,後面忽然

手按着下陰,踉踉踉蹌跄自樓上奔了下來,叫洗佩山轉過頭去,只見那靑年臉色蒼白,傳來那靑年的聲音:「快,快阻止他們!」 道:「不要放走他們。

無疑放虎歸山,但在當時的情形下,却如何加 冼佩山自然也明白放走了葉暉和王小克

以阻止? 青年喘着氣奔上前來,道:「快截住他們

,別讓他們逃了!

冼佩山這時才定過神來,命令手下上前追

平治六〇〇,向司機道:「追!」 馳而去,青年一個箭步竄下前去,跳上了那架 然而,葉暉和王小克已經駕着車,向外疾

灣,向下山的路駛去。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追去。 轉了個

「他們追來了!」白彪望了望倒後鏡,說

道。 「是那個狗娘養的小子! 」葉輝恨恨地說

王小克明白他所指的「狗娘養的小子」

便是剛才和他交手的青年 然而,他其少聽到葉暉開這樣的粗口,究

竟兩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哼! 他既然够胆追來,等一下便乘機送

他歸西!」葉暉道。 ,把車速減低,忽然揚起一陣槍擊。

身一震,伏在駕駛盤上 車子擋風玻璃首先被擊碎,跟着,白彪渾

子衝下去的話,下面是三四百呎的懸崖,掉下 去勢必粉身碎骨 王,葉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若是任由車

腿踏住刹掣,車子憂然一聲巨响,引擎停止。 向下面滑了下去。 然而,由於那是在斜坡,車子跟着慢慢地 王小克應變奇快,把白彪的屍身一推,伸

D30

當王小克把手製拉了起來時,「砰砰砰」

外迸射,王小克急忙伏身藏在車厢之下。 擋風玻璃早已被子彈擊碎,這時碎玻璃四的槍擊又响了起來。

機處的华山上 自動輕機槍發射的效果,槍手就埋伏在前面轉 槍擊仍然响個不停,據王小克估計,那是

後座傳來 「小兄弟,你不碍事麼?」葉暉的聲音自

王小克應了一聲,薬暉罵了句粗口,

道:

是冼老頭派人中途埋伏的?」

六〇〇一樣受到襲擊。
王小克並不認爲是冼佩山佈下的伏綫,因 忽然,槍擊停止了。

四週一片死寂。

手 閉車門,一輪子彈又自上面掃了下來,急忙縮 王小克輕輕地,慢慢地挪動身子,伸手打

人自上面叫道 「你們要命的快舉高雙手出來投降!」有

王小克壓低聲音問道:「你猜,他們是什

王小克緩緩地點蒼頭。 葉暉沉吟了一下,道:「難道是戴老頭派

我們包圍住了,要命的乖乖出來投降!」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倘若真是戴天環派來 這時,那叫聲又响了起來:「你們已經被

的人,這時候走出去投降,無疑等於送死。 暉的大好機會。 後,跟着便會去對付他,而這正是一舉消滅葉

隱約看到了下面的懸崖。 王小克剛才已把車門打開,他向外望去

那是有人自上面爬了下來的聲响。 心頭不由一跳。

看來他們要採取行動,上前追殺了。

語原中顯露者驚惶。 「小兄弟,他們過來了! 」薬暉噤聲道

方其至有機關槍。葉暉空有一身武功,却不知若是赤手空拳的話,却也無須恐懼。然而,對 從何施展。 以葉暉的武功,他雖然受了重傷,但對方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 王小克低聲答道:「是。 「給我! 「小兄弟,你有槍,是不是?」

把手中的短槍抛到後

「好,你先離開車子,」葉暉道:「我掩 」說龍向外射了兩槍。

暗中簋了過去。 王小克乘機跳下車去,匍匐着点子,向黑

只聽背後槍擊卜 **卜,薬暉已和伏兵駁起火**

王小克一口氣奔到遠處一個矮樹叢中,伏

王小克夷至聽得到自己粗重的呼吸聲。 四下裏除了喞喞虫聲之外,一點聲音也沒 這時,槍擊又停了。

跟着,有人慘叫起來。 又過了一會,一聲槍响劃破了死寂的夜空

聲並非葉暉的聲音 然而,他立即推翻了這個猜想,因爲那叫

王小克心頭一跳

,暗想,莫非是葉暉遇害

〇,只是車窩全被擊碎了,一隻車門打了開來 王小克放眼望去,前面泊着那輛平治六〇

,却看不到車中有人。

那青年呢?

那小徑蜿蜒着通往一座山頭,王小克手中向不遠處的一條小徑奔去。

扣住了兩顆玻璃彈,以備萬一。

的大漢,包圍了過去。 望,葉暉的車子就泊在下面,幾個持着輕機槍 不一會,他來到了一塊大石之後,向下一

一個大漢輕輕「咦」地一聲,道:「車中沒有 可是,他的手慢慢地放了下來,王小克揚起手來,打算發彈傷人 因爲其中

,被他們逃了!」 另外那三個大漢奔上前去,一個打開另

一個身材高大的大漢呼叫一聲, 向後面的

平治六〇〇推了過去。 王小克伏在大石之後,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棄暉也及時逃出車子了

簌簌」聲,玉小克心頭一跳,調頭去看。 就在這個時候,不遠處的草叢傳來一陣「 然而,黑暗中並看不到有人。

他腦際念頭一閃:莫非是葉暉? 没有回答。 「葉大哥!」王小克低聲叫道

聲傳了過來。

草叢後有一片樹林,王小克心想樹林中大 王小克獨豫了一下・向那草叢奔了過去。 那些大漢沿着小徑追搜而來了

概有出路,總勝過聚在大石後 他來到那草叢,壓低着聲音問道:「葉大

哥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

王小克屛住氣息竊聽一會,他耳朶何等靈

呼吸聲。 那人並不是葉暉。 ,立時聽到雕自己三四碼外,有一個低低的 如果是葉暉的話,必定出聲回答,顯然地 三四碼外躲着有人

形之下,只要大家發出一絲聲响,立即會行藏 暴露,把那些手持輕機槍的大漢引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在這種情

用不着說,必定是那個和薬暉兩敗俱傷的

近,來人並不止一個。 爲首那人手持輕機槍,正是在戲院中被葉 他腦中迅速地轉着念,眼見脚步聲越來越

暉捉弄過的胡大海。 胡大海背後跟着沈亦奇,兩人耳語了一會

,分開搜索。 那沈亦奇獨豫了一會,向自己這邊走了過

王小克心如撞鹿,手中緊扣着玻璃彈子

心想如果那青年也在這個時候向自己偷襲的話 恐怕要命喪荒山了

然而,背後那呼吸聲越來越急促,顯然的

沈亦奇襲擊。 之所走過去時,草叢中忽然撲出一個人影,向 就在沈亦奇經過自己身邊,向那青年藏身工小克忽然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

王小克再不獨豫,站 沈亦奇猝不及防,吃了一點,扳動槍擊,

向沈亦奇射了過去。 沈亦奇慘叫一聲,他頸脖吃了青年一拳 站起身來,兩顆玻璃照

背上又中了王小克的玻璃彈,仆倒下地。 胡大海聽到槍聲,向這邊奔了過來。

> 那邊逃了過去。 王小克向他射了兩顆玻璃彈,發足向樹林

逕自向左邊樹林奔去。 「這邊來!」青年向王小克使了個手勢

王小克先是一呆,但立即跟着他,向前奔

兩人才進了樹林,後面揚起了輕機槍的聲

青年來到一棵大樹前,向上一望,道:「

會爬樹嗎? 王小克點蒼頭,青年立時展開雙臂,矯捷

如靈猿地爬了上去。 王小克見他重傷之下,身手仍然如此敏捷

一樹去 心下暗暗佩服,梁梁地吸了一口氣,隨後爬

樹林外傳來人聲,却不見有人追進來。 兩人在樹椏間盤腿坐定,側耳竊聽動靜。

玻璃神彈」正好派用場一 王小克輕聲道:「卽使追進來也不怕,你的『他們不敢貿然追進來的,」青年附耳向

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起,比和葉暉有安全感得多。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感到和青年在 果然,過了良久,仍然沒有人踏進樹林

「不行,」青年搖淆頭,道:「後面是峭「那麼咱們何不從後山逃走?」

懸崖,沒有路走。」

在這裏躲一會再說吧。 青年沉吟着,半晌才道:「沒有辦法,還 「道一 這怎辦?」

如果要逃的話便要趁天未亮,這才有機會。」 」青年道。 王小克扶着樹幹,移動一下身子,道:「 「咱們這一出去,身上立時便要成爲蜂巢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一事,問道

青年澀笑一下,道:「小兄弟,你可喜歡:「對啦,你是誰?功夫可像得很啊!」

王小克愕然地搖着頭。

「那麼,還是不要問我的姓名吧。 一你沒有姓名?

話長一 生化<l>生化< 却要隱姓埋名,做個無名小卒,過蒼顯沛洗離本來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可恨爲了他 《——」他頓了一頓,道:「這幾年來,我 寄年又是苦笑一下,道:「其中原因說來

躱躱藏藏的生活。」 「他?」

」青年道。 「剛才我和他交過手,你是親眼看到的了 「爲什麽?」王小克不解地問:「你們之

此仇不共戴天!」 青年緩緩地點蒼頭,恨恨地道:「我和他

王小克緘默了

半晌,他忽然問:「那麼爲何你這樣信任

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你和他不同。 了小兄弟,你和他不同, 我?我和莱暉是一夥的啊!」 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他,一時間猜測不到 · 小和他不同。 」

「你是被逼和他在一起的。」青年忽然又

道 你怎麼知道的? 」王小克怔怔地

年側頭望着玉小克,道:「你的朋友在他手中「我當然知道,我一開始就知道了,」青 ,對不對?

戴天璟的手中,記得嗎? 「我打過電話給你,告訴你白小妹並不在王小克驚訝地道:「你——」

現他壓低的聲音果然和電話中的一樣。 王小克目定口呆地望住了那青年,忽然發

「他把你的朋友囚禁在一個相當隱秘的地

方, 上個星期,終於被我查出來了。

:「在那裏? 「真的?」王小克大喜過望,急忙追問道

妹救了回來,我便找他算賬!」 王小克又驚又喜,道:「哼!只要把白小 「咱們脫身之後,我立即帶你去找。」

王小克搖了搖頭,完爾一笑,道:「你看,難道你不想做『太白山堂』的副龍頭?」 青年詫異地望定了王小克,道:「爲什麼

前,堂堂『副龍頭』的身份,是十分受人奪重 我像副龍頭嗎?」 青年皺着雙眉,說道:「如果在三十年以

於三四十年前的黑社會,大概還不大清楚,對 王小克見他話不對題,呆呆地望定了 「小兄弟,你瞭解現在的黑社會,可是對 他。

也聽到一點,却還不够深入。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雖然他自薬暉口中

他一言九鼎,從來沒人敢違抗,而『家法帮規 』之嚴,屬下無不一一遵守,唉!現在嘛,沒 「以前的黑社會,大阿哥處處受人尊重

收買了梁洲等人的手下!」 無忠心養氣可言,正因爲如此,他才如此容易 社會,商業氣味已經太重,大家唯利是圖, 他頓了一頓,無限欷歔地道:「現在的黑 絕

葉暉,只聽他繼續又道:「要復興洪門組織 王小克自然明白青年所指的「他」,便是

教那班人以養氣爲重,效忠大龍頭,可談何容

暉,事實上,薬暉正朝着這條路走。 王小克默默地聽着,他知道青年指的是葉

肯跟他?」 也是洪門中人,如果他秉承先祖遺教的話, 又道:「好像戴天環,他是『信誼社』出身 「這個社會已經不同那個時代了, 」青年

有這樣的組織嗎? 「信誰社?」王小克詫異地問:「洪門中

的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洪門卓具紙三年,卽是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在湖北組『致公堂』後,便爲革命運動的中心,至宣 山山等等 《通洞山』,『西陸山』,『春寶山』,『極一時,當時最有勢力的,是『大陸山』,那 宋,又道:「各地開山立堂者,風起雲湧,盛功績——」青年說到這裏,眼中透着異樣的神 楼霞山』,『太極山』,『民國山』, 青年點着頭,道:「洪門自孫中山先生改 「太白

會 組織,好像『天地會』, 「洪門除了『山堂』外,又有『會社』的 『光復公會』,『洪光協會』和『信誼好像『天地會』,『三合會』,『同盟

異,全爲洪門子弟,大家必須格守會中規矩 上下尊卑分別得十分清楚,輩份更是半點不能 ,『山堂』也罷,『會社」也罷,都是大同小 青年伸手撕下了上唇假鬚,又道:「不過

太白山的開山堂主,是否叫棄雄? 王

青年渾身一震,道:「不錯!」

青年忽然淚盈於睫,點着頭答道:「不錯

葉老先生是葉暉的父親?

D32

環高了?」 葉老師傅是葉暉的父親。 王小克說道:「那麼,葉暉的輩份比戴天

青年沉吟了一下,點着頭道:「不錯,可

環是不能不接待他的了? - 如果薬暉去投靠戴天環,戴天

這三數十年來的變遷,洪門組織已經變了質, 即使戴天環不理會他,也不足爲奇。 「這個當然,不過,我早就說過了,經過

其中第四署設道:『洪家兄弟,雖不相識,遇 他頓了一頓,又道:「會中有三十六署, 助,錢銀水脚,不拘多少,各盡其力,如有不 有掛出牌號,而不相認,死在萬刀之下。」 加顧念,五雷誅滅!」」 「第七誓又說道:『遇兄弟困難,必要相

物,可是,戴天璟反而奚落了他一頓,那是半 青年喃喃地道:「葉暉去找過戴天環,出示證 年前的事了! 「不過,戴天環還會記得這些誓言嗎?」王小克吐了吐舌頭,道:「好厲害!」

「證件?」王小克問道:「是不是幾個印

章之類? 青年聞言一怔,吶吶地問:「你……你怎

知道? 「我親限見過那些印信。

「哦?」青年聲音微顫,問道:「它們在

那裏? 暉家中,便是想找那些印信?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那天你偷潛入薬

拆了開來看,可惜漏看了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唉!你倒是很精明, :不錯。」 連雪柜中的食物也

> 信在冰格子中? 青年「啊」地低呼了一聲,道:「那些印

「你要那些印信來幹什麼?」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們取回。」 的癮,必須有那些印信。」青年恨恨地道:「 王小克張大了雙眼,望定青年,道:「取 「他要光復『太白山堂』,過過做大龍頭

回? 答道:「不錯。」 青年咬了咬牙,終於好像决定了什麼主意 那些印信原來是你的? 你也是洪門中人了?」

青年獨豫了一下,點蒼頭。 「那麼,你是否屬『太白山堂』?」

輝的關係是 解開了,只是還有一事不明,問道:「你知葉 青年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兄弟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忽然間把許多疑團

也知道了! 」王小克淡淡地道:「不過,即使你不說,我 「我『小鬼子』的好奇心比任何人都大,你真是要知道?」

知道了一切。」 王小克道:「我來問你, 「哦?」青年不置信地說:「我便不信你 葉雄老先生還在

青年搖了搖頭,道:「他 他老人家五

年前仙遊了。

「葉老先生死時多少歲?

薬暉,却不是原來的薬暉!」 「依我看,葉暉是葉雄的兒子,俱現在的「七十二歲。」

青年聞言渾身一震,道:「你……你這句

話是什麼意思?

生是你的父親,對不對?」 青年瞪大了變眼,不置信地望定了王小克

,道:「你……你怎猜到的?

山堂』的大龍頭,怎籽世界變了,那些印信起初以爲只要出示印信,便可穩穩地做其『太白 堂主,於是冒認了你的名字,出來打天下, 因此一直在追殺你。 不了多大的作用,但他又怕你揭穿他的身份 「簡單得很,他一心想做『太白山堂』的 最

育年緩緩地點蒼頭。 南年緩緩地點蒼頭。 「你的武功不及他,只得躲了起來,旣不

你猜中了。」 他深梁地吸了一口氣,道:「不錯,都被

」王小克問道。 「薬先生 我現在可以這樣稱呼你嗎?

° m 子薬暉,聞言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隨便你那青年正是「太白山堂」堂主薬雄的獨生

燠字。 「葉先生,那麼他又叫什麼名? - 」葉暉道:「他姓江,單名一個

種深仇大恨?」 地間道:「難道他冒充了你的名字 「唔, 這個名字也不當啊!」王小克詫異 ,便種下這

堂」,你也應該代他高興才是,莫非 **業暉抬起頭來,問道:「莫非什麼?** 王小克又道:「再說,他想光復『太白山 王小克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 葉暉咬着牙不出聲。

令母之死和他有關? 」薬暉咬牙切齒道:「是被他這

王小克恍然大悟,難怪薬暉和江煥之閒賊子害死的!」

D33

他的魔掌。」 我殺掉,」葉暉道:「幸好我知機得快,逃過 「他下毒害了我父親,又想斷草除根,把

一葉 不,江燠的武功

調配製成的『保心丹』。

「他是不是一發作便要服食藥丸?

」葉暉道:「新是先父替他特別

王小克呆了一呆,葉暉接着又道:「先父

之心,弑師而逃!」 把自己的武功傾囊相授,怎料得到他是梟獍 「是的。」葉暉道:「先父對他一如己出

可以殺他,如非有你相助,他怎逃得了? **莱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今天原本」王小克担心地道:「怎樣爲父報仇?」**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 三年前武功不是他敵手,現在也不是敵

樂的名稱?

息了病症,都是他用草藥醫治好的。」 不但辯於武功,更精於體道,我們鄉下有不少

「啊!」王小克問道:「你有沒有那種草

葉暉搖了搖頭,道:「我自小對寫作有與

們收藏起來?」 又有誰辨得出眞偽,他爲何要珍而重之地把它 半晌,他問:「其實那些印信可以偽造,

道:「太白山堂自先父在陝西開創後,幾十年 是用特別木材所造,輕易偽造不來。」 來好不興旺,現在過半在本市打天下的黑道中 ,大都知道有『太白山堂』,而那些印信, 「小兄弟,這個你便有所不明了 山薬輝

「即使我不能在本市重振『太白山堂』威「你取回這些印信何用?」玉小克又問。

名, 去找回白小妹,我便把那些印信給你。」 王小克點着頭,道:「葉先生將來你帶我 也不讓這賊子盜用先父開創的名堂。」

葉暉聞言變眉一揚,問道:「這……它們

回,却教我無意中發現,順手牽羊牽了來。 :「那奸賊今日如逃得出生天,調養敷天,傷 葉爾大喜過望,但隨即又皺起了變層,道 王小克點點頭道:「是的。那天你空手而手中?」

葉暉仰首想了一會,道:「十分鐘,最多果你和他交手,可支持多久不敗?」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葉先生,如

一刻鐘,再下去便要受傷了。」

灣精力一恢復,要制住他可就難了! 」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不一會忽然問道:

「唔,那是遺傳的心臟病,」薬暉道:「

王小克心中一懔, 訥訥道:「我……我和

小兄弟,我是沒有理由要求你帮我報仇雪恨

」王小克道 小兄弟,拳脚功夫你和他是還差得遠, 像江焕這種卑鄙小人 :「只怕我的功夫還不够。 ,人人得而誅之,

「你和他交手,然後我用『玻璃彈』擾他 」王小克問道

在這個時候,樹林外忽然傳來幾聲叱喝。 お大海等人在向離開火?本小克和葉暉對望了一限,心下暗暗詫異工小克和葉暉對望了一限,心下暗暗詫異

如果莱雄的那種藥可治癌症,江燠爲了一己私但經醫生臨床實驗後,却發現效用不大,心想草藥之中,在一種什麼「蛇舌草」可治疾症,

慾把他殺了,實是千古罪人!

「剛才你問我那奸賊身上的隱疾幹什麼?

」薬暉問道。

小路而來。

他在那邊!」有人叫了起來 卜的槍聲又 一响起

想不備是江煥來了。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葉暉望去,他們的猜 「是那個姓葉的正點子,別放走了他!

薬暉道:「一二十分鐘的運動,是不會影响的

「那也要經過長時間的劇烈運動才會,

「他經過劇烈運動後,心臟病便會發作?

所以,他儘量練『快手』,務求在照面之間

挫敵,否則時間一久,心臟病發作時,便要糟

這時 江煥一拐一拐地奔進樹林,靠在一棵大樹 定眼一望,正是冒牌葉暉———江煥了。 兩人忽見前面人影一閃,有人進樹

「 除非你和我聯手對付他, 」 莱暉忽然道 「 除非你和我聯手對付他, 」 莱暉忽然道 王小克皺巡了眉頭,道:「 一刻鐘灃不够

葉暉先是點着頭,忽然嘆了一口氣,道:

但你的『玻璃神彈』却可大派用場!

王小克猶豫着,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就 「不錯。」

已想把這兩項絕技傳給我,可惜他死得太突然 趣,對武功醫道却是與趣索然,不過,先父早

,竟然來不及把一切交待下來。」

王小克惋惜地嘆了一口氣,他早聽說中國

江煥旣然逃出了車子,自然很有可能朝這他們腦際間都想起了一個人來——江煥!

指去

林,定眼一 之後,急促地喘清氣。

了一顆擊丸在掌心,仰首吞了下去。他忽然伸手入懷,取了一個擊瓶出來,倒

動靜。 然後,他把藥丸放入袋中,探首去看外面

出聲,讓江煥去對付戴天環的 王小克把中指壓在口唇間,示意葉暉不要

樹林外走淮兩個大漢來,手中都拿着輕機

慢慢地舉起手掌,窺伺着。 江煥一見兩個大漢出現,立時把頭縮回

一掌向他頸脖間斬去。

另一個大漢掃射。 江煥動作極快,反手操起那把輕機槍,向 大漢悶哼一聲,仆倒下地。

江煥殺了兩個大漢,用手抹拭着額前的汗彈挺胸而過,抖着身子,仆跌下地。 那大漢聽到異聲,回頭來看,不料一排子

水,靠在樹幹上喘氣。 他剛才在外面殺了一個大漢,如今又把這

上,忽然有人縱身跳了下來。當他轉身正欲向外走去時,不遠處一棵樹 兩個殺了。這才放下心來。

江煥大吃一驚,急忙把手中的輕機槍向前

「葉大哥!是我!

,他不知王小克已得悉了自己的秘密,迎上 江煥定眼一望,來人正是「小鬼子」王小

「小兄弟,你也在這裏! 」江煥大喜過望

手下,眞是精彩!」 「葉大哥,剛才你一舉殺了戴天環的兩個

得很哩,想不到吧? | 江燠得意地道:「我不但武功高,槍法也準「哈哈!他來了五個,先後都被我殺了!

王小克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膊,笑道:「葉

大哥,你眞行!」

江換得意地一笑道:「來,咱們走吧!」 好!

高處跳下來的聲音! 忽然聽到後面「噗」地一聲 當江煥正欲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雕開樹林時 那是有人自

就在他轉身之際,忽覺腰間一麻,跟着, 江煥心頭一跳,急忙轉過去看個究竟。

手中機槍被人奪了去。

之而後快的「葉暉」,正站在三四碉之外。而工族暗吃一驚,定眼塞去,只見自己欲除

不同,王小克若非出其不意間奪槍,萬難得手 搶走自己輕機的,却是「小鬼子」王小克。 。他奪了輕機槍後,立即彈脚躍後數步,用槍 江煥雖然受了重傷,但身手和普通人仍然

間驚愕無已。 江煥望了望葉暉,又望了望王小克,一時

「姓江的, 「小兄弟,這一 」王小克笑道:「眞正的葉輝

要來取你狗命了! 「小兄弟!」江煥陰惻惻地一笑,道:「

你不要忘記白小妹仍在我手中哩!

我,這會料理了你後,我便去救她了! 「哈哈,薬先生已把她的藏身之所告訴了

江煥轉頭向王小克道:「小兄弟,你是帮業暉巖視着江煥,緩緩地向他走過來。 江煥而如死灰,垂下首來。

江煥臉上露出不懷神色,道:「好吧,你 「好說好說!」

若是用槍殺你,你心中恐怕不服——」 玉小克摇着頭,道:「你自恃武功蓋世, 江煥聞言心中一喜,只聽王小克接着又道

D34

:「况且,葉先生也希望能够親手替父報仇

跑過去拿起另一個大漢的槍,同樣卸下了子彈 將裏面的子彈一顆一顆地取了出來。 說驅,他把輕機上的子彈夾卸了下來,又

打得不過癮,現在再比劃比劃吧一 然後,玉小克拍拍手掌,道:「你們剛才

得我再四處找你! 江煥阻角泛起一陣冷笑,道:「好吧,省

機會報仇雪恨,將來便會後悔無已 不輕,但他見江煥此時是身上掛綵,如不趁這 葉暉剛才被江煥一脚踢中下陰,受傷實是 他踏上前一步,咬着牙道:「姓江的,我

今天替父親報仇來了 你還能用回『葉暉』這個名字嗎?」江煥朗聲 就算你殺了我,那又怎樣?難道

笑道:「不明就裏的人,會當你是我,把你殺 業暉冷哼一聲,道:「你多作惡孽,葉暉

道名的確已被你豪汚,便是不用,又有什麼關 「哈哈!那麼你將一輩子做你的無名小卒

」江煥笑道。

葉暉冷哼了一聲,亦不答話。

兄弟倆聯手重振『太白山堂』雄風! 「小師弟,我看你倒不如和我重歸和好

志履行,豈非枉爲人子? 「你是他的獨生子,如果不能把他老人家的遺 念着將『太白山堂』發揚光大嗎?」江煥道: 「唉?師父他老人家未死之前,不是直掛「哼!你休想!」

的 坐堂香主 ,但並非如你一樣,只求一己私慾 「小師弟,你錯了,我身爲『太白山堂』 「我本來是有意在本市重組『太白山堂』 ,怎會忘了

國歌之 最

歌詞是在九世紀時作的。 ▲日本的國歌是世界歷史最久的一首

在一個場面中奏同一首國歌最多次數的一 露面,樂隊祗有把國歌一直奏下去。是祗 **奎軍除制服時發生問題,遲遲未能在車站**

▲世界最長的一首交響樂是奧國音樂

原因是英皇愛德華七世在火車上換上一

代詩人所羅門的一首詩,共有一百五十八 ▲希臘國歌是最長。詞是採用希臘古

樂隊在柏林車站一連奏了英國國歌十六次 越有歌曲,沒有歌詞,是世界最特別的。 。中東兩個國家:巴林和科托爾的國歌 ▲一九零九年二月九日,一除德國軍 ▲日本及約旦的國歌是最短,祗是四

你交手,別中他的計! 生,他是故意在拖延時間,以待調息停當才和 他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大聲道:「葉先

到充份休息,江煥剛和戴天環的手下動過手 如果大家一見面便交手的話,他的確是吃不少 葉暉聞言心中一亮,自己剛才在樹上已得

這一塲打鬥和剛才在冼佩山的「地牢」中人拳來脚往,戰在一團。 江煥叫了一聲「來得好」,伸手一格,兩 葉暉再不猶豫,一拳向江煥面門擊去。

剛才兩人都是精力充沛,身手十分敏捷,

們的拳勢看個清楚 出手快若閃電。如今大家都受了點傷,出手慢 了許多,因此王小克站在一旁觀戰,也能把他 他一面看着,一面暗暗讚嘆不已,心想那

高强的兩個門徒來? 莱雄定是武壇奇葩,否則如何能数出功夫這樣 葉暉一拳擊出,眼看便要打在江煥胸膛,

却被他巧妙地避過了,那身法的轉移,實在匪

隊和風琴助奏,全曲奏出時間是一小時半 需要一位女低音,女子及男童合唱團各一 短音階(MINOR)。該曲除樂隊外,又 家馬來(MAHLER) 單單第一節便需時四 作的第三交響曲D 徳明・

夷所思,王小克暗暗留心「偷師」。

的古代拳術武功的機會,因此用心記蒼每一招,王小克記性較佳,心想這正是偷學失傳已久 師兄弟的動作改慢,便像在練武一般採招

薬暉却是呼吸均勻,出拳有條不紊,專擇江煥 兩人門了一會,江煥呼吸又急促了起來,

身上要害。 有快點把對方解决了才是辦法。 且交戰下去,說不定心臟病便會突然發作 江燠心想自己的優點在一個「 只况

他這麼一急,登時犯了習武之人的大忌 騰騰騰退

後三步。 一個不留神,左膊被薬暉擊中一下, 「姓江的,我取你狗命!」葉暉踏前一步

取樂。 麻,他知道老毛病又要來了,急忙伸手入袋去 江煥着地一滾,避過他一脚,心頭突然一

彈跳起身,凌空一脚向江煥踢去。

就在此時,葉暉又攻了上來,只得全神迎然而,袋中空空如也,那裏有藥?

敵。不一會,他與同一個破綻,向後退了一步 又伸手入袋去摸索。

王小克大聲問道。 「姓江的,你在找『保心丹』是不是?

D35

丹「保心丹 只見他手中拿着一個小瓶,正是自己的活命仙 江煥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向王小克횧去

王小克身手豈同等閒,怎會被他抓中, **給我!」江煥飛身向王小克撲來。**

溜烟,向幾株大樹奔了過去。 然而, 「 給我! 葉暉如影隨形地啣尾追來,一拳向 」江煥怒吼着追上去

他背上擊去。

薬暉打中,張口噴了 江煥心中掛着那「保心丹」,這一拳登時 一口鮮血

真人真事

張耀宗一 招破鐵拳

参入少林拳的拳理,創立螳螂拳。 有所領悟,便依照他所看見的螳螂姿勢, ,使那一條長達五尺的毒蛇逃去,因此他閃避得宜,最後,還用爪抓破毒蛇的眼睛 隻螳螂與蛇相鬥,螳螂的體型細小,但

李禪師經常來往東江各地,惠州的坪禪師到港澳照料竹林寺。 屬於江西竹林寺的支派,三達和尚便命李 的前山以及新界的荃灣都有一間竹林寺 螂拳,其中有一個姓李的禪師,習技最精和尙被派往該處做竹林寺的方丈, 激授螳 後期李禪師來往於港澳之間,因爲澳門 當時江西的竹林寺,方丈圓寂,三達

了一嗅,皺着眉叫道:「啊呀!這『保心丹』、江煥又和葉暉職在一起,於是揭開了瓶蓋,嗅手空空絕按,把「保心丹」偷了過來,這時見 王小克剛才現身和江煥打招呼時,施展妙

江煥心急如焚,暗想如不及時服藥的話

阻止,不料又被薬庫掃中一脚。 喂!姓江的,我不喜歡這股異味,不如阻止,不料又被薬庫掃中一脚。 老毛病酸作時便要糟糕。

你事 「啊呀!」他大叫一聲,仆倒下地。

你,踩死你,踩在你的骨子裹! 」

點,某日,李禪師路過坪山,張耀宗聆悉山人張耀宗,嗜武如迷,但却未得名師指 想拳脚精通,必須入山苦練,你能否暫離 下喜歡拳技,如果學而不精,不如不學, 急往拜見,懇收爲徒,李禪師說:「閣

林寺,授以螳螂拳。 於是翌日,李禪師便帶他回到江西省的竹 繼宗想得到拳術的秘要,欣然點頭

各地,如果沒有武技傍身自儒,隨時受到 的海員組成,因爲各海員水手,周遊世界 拳之人 街有一間行船館叫做「廣利和」,是客家 察亦屬如此,一九三〇年,香港的機利文經商,輾轉之間,自然會開設武館,脹耀 **退耀宗苦練多年,然後下山** ,多數跟文墨並無關連,且又不擅 ,因爲學

江燠眼中一黑,險險量死過去。

向**薬**暉迎上前。 去。江煥緊咬差 。江煥緊咬着牙關,突然展開擊臂,怒吼着薬暉眼見機不可失,急縱身向江煥撲了過

砰 」地一聲巨响,兩人碰在一起 ,開來。

像彈弓一般,分了 王小克睁大了雙眼,只見兩人都躺在地上

先生!」王小克搖着葉暉的身子 氣若游絲,不能動彈分毫了。「葉先生,葉 **薬暉**限皮輕輕一眨,咀角滴下了殷紅的鲜

「 葉先生! 」

問道 「葉先生,你說白小妹在那裏?」王小克葉暉這字睜開變眼,但立即又閣上了。

由張耀宗指導

的效頭之外,還在筲箕灣西大街開設武館 **激授南螳螂拳** 第二年,張耀宗除任職廣利和行船館

多年,忽然來了張耀宗,開設另外一間武他擊中,便卽吐血重傷,他在筲箕灣設館如斗,最擅長的是穿心拳,一拳打去,給 武功底細之前,不敢輕舉妄動。 且又兼任廣利和行船館的教頭,未知他的 館,他大感不安,但因張耀宗名震東江, 箕灣拳王,名叫李德球,身高六尺,拳大 忌。西大街原有的一個拳師姓子,綽號符 一派,如此謙虛,仍然引起當地的拳師所 當時他只是授拳謀生,絕無詆譭任何

設宴與待嘉賓,兼且當衆表演,可以暑

宗做激頭,任何一個海員想學習武功,俱當地的惡霸欺負,廣利和行船館禮聘張繼

耀宗武館,因爲該夜張耀宗拜祭三違和尚有一晚,李德詠帶了兩名門徒潛赴張

先生,白小妹被他囚禁在什麼地方,快請告訴 王小克把耳朶貼在他的咀間,問道:「葉 葉暉口唇噏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

岩葉暉這個時候咽氣的話,白小妹也**對**雜活命「 她在那裏? 」王小克又驚又急地問,倘

她……她在離島: 珍珠島上……上面

」薬暉說龍,變腿一蹬,死去了 王小克緩緩地站了起身,向江燠走過去

只見他面如金紙,濃重地喘着氣。 「小…… 小兄弟,你……你扶我回去,我

王小克木然地搖着頭 我給你一百萬……

:我給你五百萬!

錢,因他剛搶了冼佩山一筆價值一千三百萬的王小克仍然搖着頭——他知道江煥有這筆 **毒品,然而,他不能要。**

對不對?」王小克低聲問 「江大哥,你以爲錢可以收買到任何人

江煥疑惑望着王小克。

會思想了!」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大會思想,可是現在不同了「在一兩年前,不錯你是可以收買到我, 」王小克的食指篤住自己的腦際,道:「我

「小兄弟,你……你要什麼我……我都給「不用了,薬先生已經告訴了我。」 「我……告訴你白… 小妹的地方

鳴鳴」聲,正自遠而近 你,只要你扶我回……回去… 王小克站直起身,因爲他聽到了警車的「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慶華大酒

樓」時只見大廳中黑壓壓地一片,坐滿了人

光大的人就是張耀宗。

張燿宗一向態度謙虛,想不到竟有本

何是他的對手呢?十多人狼狽而逃。賭二那些人只有長棍單刀,沒有手槍,如,就用兩條枱脚,以雙棍的姿態打出,爛 宗看在眼裏,勃然六怒,拆了一蹑四方桌」十多人到廣利和行船館行刦,却給張耀 間大商行給他洗刼,可是,當晚「爛賭二牙十數人,高呼勝利,破門而入,有許多 牙十數人,高呼勝利,破門而入,有許多社會的頭目叫爛賭二,勢力最大,率領爪 港府在聖誕日宣佈投降,當時日軍尚未開 入市區,地痞無賴,乘機搶刦,有一個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侵署香港

所知的是這一點,由黃譚光繼承張耀擊,壯烈殉國,不知那種說法可靠。 東江一帶組織游擊隊,襲擊日軍,一九四率領門徒,偷渡回到東江的坪山,後來在 耀宗已經死於重慶,有謂他在途中受到襲 去不返,門人無法知道他的下落,有謂張 已經離開南粤,由曲江到重慶,但因他一 五年八月,日軍無條件投降,當時張耀宗 爲震驚,心裏暗想,此人必來報仇,便即 令部做密偵的職務,消息傳出,張耀宗大 過了幾天,爛賭二就投靠日軍憲兵司

者不多,如果假擺春茗之日,嘉賓雲集,不過去,就算在猕個地方殺敗張耀宗,知

裹暗想,如果在筲箕灣武館登堂打架,說 堅實,拳風虎虎的,眞個拳實如鐵,他心 李德球所教授的拳脚,稱做「鐵拳」認爲時機成熟,便卽動手。

,事實上他本人以及他的門徒,俱是手橋

因表兄的關係,亦在邀請的嘉賓之列,他 宗是行船館的激頭,早被邀請,李德球也 館的值理,新年擺春茗,親友雲集,張耀

當時李德球有一個表兄是廣利和行船

拳向張耀宗的心窩直衝過去。

他這一拳叫做直拳,只用右手,

,一共有

· 左手

始,李德球就大喝一聲,進馬衝前,用右

值理就在附近,繞成一個圓形的圈子參觀

值理馬天庭做證人,發施號令

聲開

應聲而起,走到大堂對立廳中,那時嘉賓 德球其人存心挑戰,自料無法推卸,索性

並非沉重,跟他的鐵拳相較,確有天淵之 駝起,絕非糾糾武夫,而且螳螂拳的出手 心偷窺,看見張耀宗身型高瘦,背部懲微緩南螳螂這個門派的發拳出脚,李德球用

別,自信必可擊倒張耀宗,因此擺在心上

等候時機,然後動手

授南螳螂派的拳技。 繼續設館授徒, ,便由黃毓光師傅由坪山來港設館仍 後來黃譚光師傅已歸

至用自己的身體貼近對方的驅體,壓倒對 後抓,往往出手進攻之際,手脚並用 抓對方手臂的,先用橋手擋格,擋得住然 橋手特別堅實,並非出手就使用螳螂爪去 雙手,北螳螂重視一雙脚,南螳螂的說到南北螳螂之分,可以說南螳螂重 這派拳脚出招另有一套,要就式躱閃 要就貼身推撞,跟普通招式不同

> 克道。 「二樓大概也滿座了,上三樓吧。」王小

三人上了三樓,伙記迎了上來,間道:「

「請先搭搭給好不好?」伙記說着向旁邊 三位。 」小辣椒答

還有另一個在看着報紙,顯然也是搭枱客。 玉小克望了一眼,大枱中坐着兩個大漢, 一張大枱指去。

你是幾時「拜正」的了。 :是幾時『拜正』的了。」(按:黑語「入這時,那兩個大湊中有一個說道:「阿文

反正没得撈,所以-六個星期,劉老大托人『棲堂』我心想

小辣椒轉身便走。 王小克並沒有繼續聽下去,拉了白小妹和

裏不是有位子麼?」 「喂,你幹什麼? 」小辣椒不解地:「這

了她,向外便走:「來,咱們換個地方去! 小辣椒已經走遠了。 在伙記錯愕的眼光下,王小克,白小妹和 小辣椒搖了搖頭,張口欲說話,王小克拉 (全文完)

預告

帝故事:美人魚之秘 上官庸著

章和事集香墊、奇情、鬥智之大全, 竟石膏像共有數百尊,任何一尊都行。究 竟石膏像共有數百尊,任何一尊都行。究 一座價値只數百元的石膏製美人魚像

切勿錯過

D36

座位那邊打個招呼,說:「摄師傳,請到

武館授技

,因此,

海員多數練習南螳螂拳

三達和尚是這一門派的開山祖師,

酸揚

與我過招,切磋武功,兼又使各位嘉賓值鄉拳,我学某也是武林中人,希望張師傅

耀宗師傅是東江的一位名激頭,擅長南螳 我有一個提議,大概各位必然讚成的 夜回叙一堂,盛會難再,值得慶祝一番, 各人拱一拱手,說:「各位值現嘉賓,今

,張

希望恕罪

· 「 李師傅, 眞是對不起,我發招太重, 張耀宗連忙上前道數,把他扶起,說

戰呢?滿臉羞慚,只好從地上爬起來,忽

李德球的右手仍然發生劇痛,怎能再

他那晚沒有參加春茗,第二天就關門

,改到別個埠謀生,此後沒有再向張

理看看,開開眼界,意下如何?

嘉賓當中有一部份人是好事之徒,聽

耀宗尋仇,總算是一名硬漢。

張耀宗在廣利和行船館以及筲箕灣的

經開席,還未飲宴,李德球忽然起立,向各位嘉賓值理,在行船館的大廳之內,已

倒下來

來,李德球的右拳給他兩個拳頭夾着一壓 臂,因爲這兩拳的力度由相反的角度打出 則由左邊打到右邊,剛剛夾住李德球的右 招横江截壩,右拳由右邊打到左邊,左手招進攻,已經遲了,張耀宗突然發招,一 法接觸他,相差約有一兩寸,他想改用別 徵俯入,李德球的穿心拳打到盡,仍然無 避,只是把上半身向後一艏,同時胸前徵 拳招另有一套,他看見對方發拳,並不閃成右手擋閉,然後出擊,殊不料張耀宗的 七種變化,照一般情况來說,總是用左手 是準備對方招架之際跟着發招的

右邊的手踭痛澈心肺,幾乎折斷,登時

担當,到時他有可能繼位。

既然他有這種想法,蓄意傷人,當下

門,就算行船館的激頭,恐怕也要讓別人 到時擊倒張耀宗,不但張耀宗的武館要閉

倒轉金字塔

來有一種閃耀着夢幻一樣的銀色光彩。 愈簾,將陽光全都摒在窗外了,只有一絲陽光 西藏藍蝶的標本之上,使得那隻藍蝶的翼,看 一點,外面其實是陽光普照的,只不過厚厚的 從窻簾的隙縫中,射了進來,射在牆上一隻

着一種期待的神色。 十分整潔的中年人身上,每個人的臉上,都有在一個頭髮花白,看來約莫五十上下,修飾得 適的安樂椅上,這時,五個人的目光,都集中 在會議室中的六個人,各自坐在寬大,舒

推薦新會員的方式,是非人協會以前從來也沒 有發生過的,算是一種例外。 海洋中,而不願和人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這種 他找到的新會員,是一個寧願和魚一起生活在 之一的范先生,報告了他找到新會員的經過, 會,有點很不尋常,剛才,沒多久之前,會員

他是一個死人,死了已經超過了三千年!」

員,還位受推薦的新會員,他的情形

,更加特

來很平靜的聲音說道。「我也要推薦一位新會

想不到的怪誕的事,所以,當那位會員說出了 的特性,一生之中,也必然經歷過許多做夢也 六個人,全是「非人協會」的會員,要成爲非 人協會的會員,本身要具有和普通人完全不同 •一定會引起一陣驚詫聲,

這是非人協會六個會員的年會,這一次年

位會員表示,他也有一個例外,這位會員用聽 但是,當范先生的話告一段落之際,另一

他在講到這裏之後,略頓了一頓,道。-「

同樣的話, 如果是在別的場合之下提出來 但是現在在開會的

每個人也都不死帶着一種期待的神色,等着聽過使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位會員的身上,但

是沉入了沉思之中,好一會不出聲 加入非人協會的會員,在那一利之間,看來像 一個意外的故事。 那位要推薦一個死了已經超過三千年的人

找不到他。 到了要出現的時候,自然會出現,不然,誰也 協會的總管,也不知道卓力克先生的行踪,他總遷和總管保持一定的聯絡,但是即使是非人 克先生是六個會員之中,行踪最飄忽神秘的一 個人,旁的會員,雖然一樣不知行踪,但多少 這位會員,大家都叫他卓力克先生,卓力

正確地來說,這個人,已經死了三千零二十四 各人欠了欠身子,

這時候,卓力克先生呷了一口酒,道。

年的人,會有資格成爲非人協會的會員。 們也會想到:爲什麼一個已經死去了超過三千 異乎尋常的人,是在那時候死去的?當然, 年之前,那時候,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有什麼 時候,他們的心中或許都在想。三千零二十四時候,他們的心中或許都在想。三千零二十四 非人協會的會員,具有各方面的知識, 仍然沒有人出聲。

,自然只有卓力克先生一個人。 這是一個謎,現在,了解這個謎的謎底的

不是什麼大人物,在當時,他的名字,叫做餐他是埃及人,我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很難說,他是埃及人,我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很難說, 卓力克忽然嘆了一口氣,他像是看透了各

以他們每一個人,都盡量使自己坐得舒服,準 凡,而且講述起來,一定是相當長的故事,所 格参加「非人協會」,那一定是一件十分不平 備聽卓力克先生的叙述。 **岛白,一個死去了超過三千年的人,而又有蒼** 卓力克已經開始了他的故事,每一個人都

的故事。 不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是一個相當長

,就是卓力克先生的故事:

身上的每一根神經,使你感到自己的身子,可,你就可以感到這種聲音的壓力,在剉刮着你 沙漠,彎着腰,向前一吋一吋挪移着身子之際 聽的時候,可能根本不覺得這種聲音的存在, 的尖銳,細微的聲音,那種聲音,幾乎是只能 互相傾軋着,發出一種細得直鑽入人心肺之中 數的細沙,慘進了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了無 以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爆散,全身就化爲無 但是當你在烈風之中,吃力地踏着地上鬆軟的 「感得到」,而不可以聽得到的,當你仔細傾 風很猛,被烈風刮起來的沙,在半空之中

根本生活在沙漠裏的一條蜥蜴,他曾經有五個 原的沙粒來解渴。 找不到水源的時候怎麼辦,他的回答是。晚上 月橫貫撒哈拉大沙漠的記錄,當人家問他,在 他在沙漠之中,完全不像是一個人,而只像是 渡過的,他的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的沙漠, 他今年五十六歲,足足有五十年,是在沙漠中 當沙漠中的氣溫驟然降低之際,他就含着冰 卓力克對於這種情形,是早已習慣了的

棕色的圓圈,一切全是黃色的,只不過深淺略 境地之中,就快西下的太陽,看來就只是一個 這時,天還沒有黑,可以在一片黃濛濛的

D38

卓力克灣着腰,頂着風,一步一步,在向

時就被捲過來的細沙,完全掩沒 前移動着,每當他提起脚來,深深的脚印,立

發生過的事,在一眨眼間,就無影無踪 沙,不斷在動,可以淹沒一切,可以令得所有 ,却每一秒鐘,都在千變萬化,億兆粒細小的 沙漠,看來好像是亘古不變的,但是實際上 棕黃色的太陽,終於消失不見,天黑了下 卓力克喜歡沙漠的原因,這也是原因之一

下來的準備,這次他在沙漠中的行程,並不是 烈風並沒有減弱的趨勢,卓力克也沒有停

會一次,因爲各會員全在各地,因戰爭而無法 戰爭爆發之後,非人協會的年會,曾經休

分身。那一年之中,只有范先生一個人是例外 軍進兵神速,盟軍節節後退,德軍的坦克兵團 都加連農灌輸現代知識。 ,范先生是在印度東南岸的一個荒島之中,對 卓力克早就來到了非洲沙漠,在那裏,德

殊,擔負的任務,也十分艱巨 參加了盟軍這一方面的工作,他的地位十分**特** 在非洲沙漠上,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卓力克 這一次,早在三天之前,他就看出沙漠上

的天氣,要起巨大的變化

人敢以出外活動的,當然,除了他。 而在沙漠上天氣變壞的時候,根本是沒有

想去加以破壞、都沒有成功 的燃料的油庫。盟軍曾先後派出六個敢死隊, 立在沙漠中心,供應縱橫非洲的德軍坦克所用 而盟軍的偵察飛機,早已經查明了一個建

克,就揀了一個這樣的壞天氣出發。 所以,任務就落在卓力克的身上。而卓力

那個油庫,他可以有足够的時間,來準備破壞而他的步行速度雖然慢,在第五天,可以到達 他估計這樣的壞天氣,要持續六天以上,

> 那個油庫。他所帶的二十磅烈性炸藥•只要一 衞軍隊及其一切裝備,全都變得完全未曾存在 經引爆,就可以使得整座油庫,和油庫外的保

判別正確的方向。 悉了,他可以從沙粒的移動,風聲的呼嘯中 星也完全看不見,但是卓力克對沙漠實在太熟 更快了一點。他沒有帶指南針的習慣,天上的 來之後, 這已是他第四天的行程了, 氣溫驟然下降,卓力克的脚步反而 當天色完全黑

前。 打算休息,他只是背風站着,用雙手遮住鼻孔 的沙粒,就已經掩過了他的膝蓋,卓力克並不 劣的天氣中,他才停下來,不到一分鐘,柔軟 連續地吸幾口氣,然後,拔出脚來,繼續向 他一直走到午夜,才停了下 在遺樣惡

那種異樣的聲音 就在卓力克再次向前邁步之際,他聽到了

的聲音來,具有這種本領的人,雖然不能說世 的所知之深,他還未會遇到過第二個人,和他 界上只有卓力克一個人,但是以卓力克對沙潭 處在烈風呼嘯的沙漠之中,要辨別出其他 是具有這樣能力的。

他一聽到了那種異樣的聲音,立時又停了

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天氣下,在這樣的沙漠 這種從小就訓練出來的特殊能力。因爲那簡直 之中,怎麼還可能有動物在活動,而發出聲响 在那一刹間,他不禁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

勢地開炮射擊? ·那或許就是守衞那個油庫的德軍·在虛張擊 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乍一聽來,像是鼓擊

炮聲,不是槍聲,也不是鼓聲,那聲音,聽來 但是卓力克隨即否定了這個想法,那不是

> 來,聽了令人心震。 在敲打着金屬製造的門,發出那種怪異的聲响

淹埋起來,而在那極短的時間內,他已經决定 要是呆立太久的話,他整個身子,都可能被沙 事實上,他

前的移動速度,大約一小時,就可以到達目的 傳出來的地方,和他相距,不會太遠,以他目 他的判斷力,他估計在這樣的風力之下,聲音

設想,設想那種聲音的來源,但是却沒有一個 去看一看不可一 可以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所以,他非要自己

他改變了方向,循着那種奇怪的聲音,

而那種聲响,却越來越清楚了

一個沉重的物體,擴在一塊相當厚的金屬板上 他也已經可以作出假定,那種撞擊聲, 所發出來的。 卓力克已經可以肯定,那是一種撞擊擊。 是由於

難的事。 在細沙飛舞之下, 力消耗增加,而使人需要吸進更多的空氣,而 那樣做事實上是很不適宜的,因爲那會使體 他繼續向前走,速度加快,在沙漠中移動 要吸進一口空氣,是相當困

因爲以他在沙漠中的經驗而論,從來也未曾有 楚之後,他的心底,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 不過卓力克在那種怪異的聲响,越來越清 得實在太久了,急於想出來,所以一下接一下好像是敲門的聲音,好像是有一個人,被鋼禁

卓力克呆立了並沒有多久

,他要弄清楚那聲音的來源。

卓力克並不是放棄了他的任務,而是根據

他已經在那極短的時間之中,作了千百種

直向前去,半小時之後,他放眼所能看得見的 彷彿是在一大團實質的黑暗之中,身子四周 全有東西包圍着。 ,仍然只是在黑暗中渾沌的沙漠,他的全身,

發現一樁極其奇特的事情了 適向樣的事情,他心中隱隱知道,他一定可以

深的洞穴。或者是一座孤峯。不然烈風是向前的情形下,除非是地形上有了變化。有一個很 吹去,不會形成旋風的,而這裏的地形,又不 完全無法看得淸眼前的情形,他只是循着聲, 向前走着,突然之間,他又聽到在風聲之中, 種尖銳的嘯聲,他倒是可以辨得出這種尖 卓力克的脚步更快,風也更猛烈,他幾乎 是由旋風造成的,但是在如今這樣

去,就在那一刹間,變故發生了 應該有什麼變化。 卓力克心中剛在疑惑着,同時一脚踏向前

卓力克一脚踏空,他想穩住身子時,已經

又如此之强勁,以致他完全無法弄清眼前的情勢,他勉强鎭定自己, 天色是如此之黑, 烈風 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像如今這樣的事情。他的身想像的,卓力克在沙漠中活動了幾十年,可是 子在向下滑去,他完全無法阻止自己下滑的撞 他的身子一直向下滑下去,這實在是難以

不是一個經不起意外的人,可是當他那樣,一度,卓力克越是向下滑,心就越向上懸,他決 刻不停,滑下了約有五十公尺之際,他也忍不 斜面,在疾滑而下。當然,斜面上也還有沙粒 他正從一個金字塔的頂上,循着金字塔的一個 是由極大的石塊砌出來的,那種情形,有點像 面上,向下迅速的滑着,斜面上很平滑,好像 ,但斜面上的沙粒,只有更增加他向下滑的速 自己在一個約莫六十度的斜

本來,沙漠中的烈風,是如此之盛,一張開口 ,沙粒便無情地向口中撲來,迅速塞滿了嘴巴 當他張口一叫,他又發現了奇異的一點,

> 勉力定了定神,也就在這時,他滑到了盡頭。 沙粒撲進了口中,可是數量却不是十分多,他 。但這時・卓力克張口叫了幾聲・雖然一樣有

穩,强風遷是呼嘯着,在他站立地方的四周圍 卓力克手按着,勉力站了起來,可是他却站不雖然十分輕微,但還是可以清楚地感覺出來。 聽來也更加清楚,就在他的脚下响起,每响一 ,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向下滑了,那種聲响, 形成一股牽引旋轉的巨大的力量。 ,他所處身的地方,就震動一下,那種震動 卓力克仍然無法知道自己滑到了什麼地方

好幾次,卓力克感到自己,像是要被那股力量 捲得向上·直飛了上去一樣。 卓力克在試了幾次,無法站直身子之後 那種强風所形成的旋轉力量,極其巨大,

只好放棄了站直身子的努力,他心中想,首先 得先弄清楚自己是在什麽地方再說。 他不知道自己處身之地的形勢,但有一點

土撥鼠,只怕也無法逃生了。 公尺,而他又是習慣於沙漠生活的,他自然知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向下滑了約莫八十 尺深的沙底,那時候,就算他質的是沙漠中的 道,一旦流沙掩了上來,就會將他埋在八十公

簡。 ,乾粮和水之外,還有一支光度相當强的手電 包,移了一移,那背包之中,除了有烈性炸藥 卓力克伏下了身子來,將他揹在背後的背

卓力克將手電筒取在手中,按着了它。

的奇景 展,至少有一百公尺高的斜面,沙粒在斜面上 底部,只有三公尺見方,四面,是四幅向上伸 他是在一個極大的深坑的底部 - 那深坑的 刹那之間,卓力克看到了他簡直無法相信

波動。不是向下。反倒是向上。 沙粒之所以向上,完全是因爲强風在吹刮

> **撞**,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旋風,反而盤旋向上 到了這個深坑的時候,因爲四面斜壁的阻刀面 就像是自然形成的龍捲風一樣,將沙粒帶出

可是他從來也不知道有這種形式的建築物。 呢?卓力克對於古代建築,也有極深的造詣。 的 的確是和金字塔完全一樣的,全是用大石砌成簡的光芒,也已經看清楚,四面斜壁的結構, 。可是,砌出這樣的一個大坑,是什麼作用

經連續了幾天的强風的緣故。 這個深坑之所以顯露了出來,自然是因爲那巳 百公尺的大坑,平時是塡滿了沙粒的,這時。 然小,但是上面那個四方的口子,每邊都有一 識,他也可以知道,這個一百公尺深,底部雖

更多的沙,終於,會將深坑中所有的沙全捲走 出現一個小坑,小坑會使强風變成旋風,捲走 變化,當深坑中的沙,漸漸被吹走之際,說會走的沙,多過來填補的沙,那麼情形就會發生 現,但强風如果一直持續下去,只要出現被帶 地方的沙吹來填滿,如果只是刮上一兩天大風 ,現出底部來! 這個大坑,也就永遠埋在沙下,不會被人發

全被捲走了,現出了底部來

的狂熱,而他在無意中的這個發現,可以說是 被任何人發現,但是現在,它却出現了 卓力克的心狂跳着,沙漠及古, 簡直是他

而且,卓力克由於他在沙漠活動的豐富知

强風在開始時,將坑面的沙吹走,又將別

現在的情形就是那樣,這個大坑中的沙

個建築宏偉的深坑,就一直到沙底下,决不會 年有一次!如果不是那樣罕見的强風,這樣一 中也是極少見的,可能幾百年,可能超過一千 而持續好幾天,風力不滅的强風,在沙漠

人類自有攷古學以來,從來也未曾有過的發

蓬蓬」聲也聽不到了,他手中的電筒光照向下

卓力克心中駭然,還不止此, 他藉着手雷 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面,那一塊九平方公尺面積的石塊,是整塊的 ,他情緒的與奮,更到達了頂點。 上面還刻着花紋和文字,卓力克立時看出 卓力克是懂得讀埃及象形文字的,這時候 電筒的光芒,並不能遍照九平方公尺的底

字,還是有幾個不認識的,不過他却可以完全 自一塊石碑,所以即使是卓力克,對那兩行文全世界有關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知識,不過是來 全世界有關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知識, 多,卓力克可以說是其中最精通的一個,但是 以給人也一種極之幻妙的感覺。 的石板上,寫着黃色的,流動的字,那種情形 是凹痕,裏面聚滿了沙粒,是以看來像是潔白上打着轉,刻着花紋和象形文字的地方,因爲 得淸淸楚楚,旋風仍然在繼續着,沙粒在石板 部,但是在電筒的光芒之下,一塊塊石板,看 去,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世界上並不 卓力克屛住了氣息,他逐個字逐個字地看

之際・應該緊抓住你的幸運。」 出聲响,引幸運的人前來。當你讀到這段文字 漸漸被捲走之後,石板上的負擔減輕,就會發 不停的强風,會將全沙搖走,當聚在這裏的沙 功到永遠,這裏一共有三次出現的機會,猛烈 猜測出整句話的意思來。 整句話的意思。翻譯出來是。「從建築成

的,卓力克讀通了那段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後 不由自主的張大口,喘着氣 風仍然那麼强烈,在强風中呼吸是很困難

都放在思索那一段文字的意義之上了 沒有使他覺得太不舒服,因爲他的全副精神, 他的口中,已經沾滿了細沙粒,但是那並

這一段文字,在翻譯出來之後,乍一看來

是相當顯淺的,但是看多幾遍,却又深奧莫

次强風的可能? 走,而又知道從建築之後一直到永遠,只有三 早就計算出,連續的强風,可以將沙全部捲難道說,建造這個好像倒了的金字塔一樣的人 有三次出現的機會。」什麼叫「到永遠」 句就是那樣。「從建築成功到永遠,這裏一共 仔細看起來,都是每一句話都不可解的,第一 道一段話,每一句話都是很淺白的,但是 呢?

風是最不可測的,沒有人能預測風從什麼時候的科學發展,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在躍進,但是 久,能有多大的力量。 ·什麼地方發生·也沒有人能預測風會持續多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人類在近三十年來

風有預測的能力,不然,這一句話,就無法明 除非承認建造這個地方的古建築師,對於

的一股强風,那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來臨,而且可以預測到三千年之後,會有那樣 千年,要是說這個古建築師,不但有預測風的 現,距離這裏建造成功,估計至少巳經有了三 出現了,那是第幾次出現呢?不管是第幾次出 而且,「一共有三次」 •現在 • 這個地方

了來,自然是十分幸運的一個人。 也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現在自己被那種聲音引 遠,根本不止三次,而是有無數次出現的機會 這段文字的人,計算錯誤了,從建築開始到永 只不過沙漠之中一直沒有人,所以這地方 卓力克迅速地轉着念,他只好假定,留下

人「緊抓住幸運」, 還又是什麼意思呢? 然而卓力克又開始不明白了,那段文字叫

沙,又會像是流水一樣地掩過來,使沙漠恢復 卓力克完全明白,只要强風一止,大量的

D40

坑重現,就得將深坑中的沙移去,那就得先在使這個深坑重現,也是很困難的,要使這個深就到在就能下了絕對正確的方位,再要 深坑的四周圍建上堤壩,阻攔沙的移入,然後 才能移去坑中的沙。

麼時候才結束,如何「抓緊幸運」呢? 正在戰時,根本沒有可能進行,而戰爭不知甚 這是規模極大,行動極艱鉅的工程,現在

是隨時會被吹上天空一樣。 部捲出來,力量之大,也可想而知,卓力克像 着,在坑中, 聲音,仍然在一下又一下有規律地傳過來,每 下來,這時候,石板下的那種獨如重物撞擊的 下,都令他感到一下輕微的震盪,狂風呼號下,都令他感到一下輕微的震盪,狂風呼號 卓力克不禁苦笑了一下,他在石板上坐了

重要的任務在身的· 點是。他根本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他是有極 他想了不知多少問題,而他最需要考慮的 卓力克坐了大約三分鐘,在這三分鐘之內

法接近油站,也無法完成任務。 在這裏躭擱得太久,旋風過去了之後,他就無 的掩護,才能够接近警衞森殿的油站。如果他 油站的任務,而他也必需依靠着沙漠上的强風 他負擔着爆破供應沙漠上德軍坦克兵團大

有經驗一點,他也無法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 他再囘來的時候,一切一定全被沙漠掩沒, 身邊又沒有確定方位儀器,就算他對於沙漠再 找到哪一處的沙下面,是埋藏着如此偉大的 但是,如果這時,他離開這裏,那麼,

那也就是說,在兩件事中,他必需放棄其

然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一,對處理任何事 都有超人的本領,可是遺時候,他也躊躇起 卓力克先生眞正面臨決斷的關頭了,他雖

來,無法下决定。

件任務重要,盟軍在中非方面的統帥部,也不他所負擔的任務,極其重要---要不是道 會請他出馬。

命,間接關係着數以千萬計德軍淪陷區內人民 他的任務,直接關係着數萬盟軍官兵的生

裹,當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繼續踏上征 照這一點來攷慮,卓力克自然應該放棄這

要起身,向那廣闊的斜面爬上去了。 當卓力克先生想到這一點時,他幾乎已經

心魄的石壁,他的决定又動搖了 現在,他處身在人類文明從來未曾觸及渦 可是他才站起身來,望着四面宏偉得動人

空白,可以由他的發現來塡補,而且他也肯定 的一個偉大的建築之中。人類歷史上的一大片 會的話,整個人類的發展,會受到極其重大的 以帶給他前所未有的發現,要是錯過了這個機 在那些平整的石板之下,一定另有天地,可

比較起來,似乎又是留在這裏,探索這裏

的一切,來得重要! 卓力克翻來覆去地想着,又過了五分鐘之

因爲一切,已經突然其來地發生了 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子焦躁過,他在生自己的氣 久,仍然無法下决定,他的心中,焦躁無比。 ·何以這樣沒有決斷力。他用力跺了一下脚。 接下來發生的事實,用不着他再去動腦筋, 這一脚用力頓下去,一切全改變了·而且

的,可是由於心中的氣惱,力道也相當大。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塊,他的動作雖然是無心 深坑底部,九塊石板的中間一塊,也就是刻有 他一脚才踏下去,就覺得脚下的那塊石板 卓力克先生重重一脚頓了下去, 剛好頓在

突然向下一沉。

他身子落下的時候,已經踏了個空,直向下跌 九塊一公尺見方的石板,已一起豎了起來,當 公尺左右,可是就在他身子向旁跳出之際,那 出石板沉向下,身子立時向外跳去,跳出了一单力克的反應,也算得是快的了,他一覺 了下去。

着,眼前一黑,那九塊石板,已經閣上了 天空,和許多沙, 當他才開始向下跌去之際,他還可以看到 隨着他一起落了下來,但接

下直跌下去,不知道會跌到那裏去。 了任何聲音,卓力克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呼嘯的風聲,也沒有那種蓬蓬的撞擊聲,沒有 刹那之間,四周圍變得出奇地靜,沒有了

西,那東西很有彈性,當他的身子碰上去之際 分鐘,他的身子,已經碰到了一樣軟綿綿的東 立時被彈了起來,接着,又落了下去,再彈 但是那畢竟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不到半

心會有大量的沙,鐵進鼻孔和口裏。 但空氣似乎很淸新,在大力吸氣之際,不用擔 起來,連續六七次之後,才算停了下 卓力克大口吸着氣,石板下面一片黑漆

筒。 止在那軟綿綿的東西上之際,他立時按亮了電 他一直緊握着電筒,這時,當他的身子靜

巖。 和外面建成深坑石壁的大石塊,是一樣的花崗 有一呎的圓形石柱上,石柱上刻滿了人物和獸 靱皮條結成的,網的四角,固定在四根直徑約 公尺的網上面·那張網·是用一種質料十分堅 首先,他看到自己,是在一張大約九平方 看來像是圖騰,

距離上面,還有十公尺,也就是說,卓力克自 四根石柱,每一根,大約有十公尺高,而

他的心狂跳着。甚至連深坑底部發出的

上面跌下來,跌了將近二十公尺。

柱頂上的話,還有八公尺多的距離,他是沒有 一件事就是:我沒有辦法出去了!因爲就算上 的那九塊石板,一頂就開,而他又攀上了石 卓力克一看到這一點,他心中所想到的第

不禁起了一陣戰慄。 當卓力克先生才一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

改變事實之際,他絕不憂慮,而是立卽想着如非人協會」的會員之一!當他發現自己已無法 着,他就有許多事要做。 何竭盡自己的力量,去開拓秘奧。只要他還活 個對各種非常變故都有十分經驗的人,他是「 但是他立即鎮定了下來,因爲他究竟是一

而易舉,從網上跨了下來。 那張網,離地只有一呎多,卓力克先生輕

築師 • 十分喜歡應用斜面 他才發現,建造這個奇特地方的建

邊,大約有六塊石板,形成一個上銳下豐,十 一公尺見方的石板鋪成的,一個四方形,每一 他站在平地上,平地的地面,也是用將近

各樣的石刻畫,那種綫條和作風,一看就可以 看出,那是埃及文化全盛時代的傑作。 在這個空間的四面斜壁之上,也全是各種

收藏古埃及文物的權威! 這樣的石板,只要將其中的任何一塊運出

去,卓力克的心境反倒平靜下來。 反正已經下了來,而且暫時又沒有法子出

空氣的供應是沒有問題的。而他的身邊,有四的時候就留下來的,他一個人,這樣的空間, 天的食物和水。這樣說,他至少可以支持四天空氣的供應是沒有問題的。而他的身邊,有四 呼吸的空氣,可能還是幾千年之前,建造這裏 他先靜靜地想了想,這裏的空氣淸新,他

支持三四天,問題就在於,强風不會一直持續 億萬噸沙粒壓住,那時,他絕沒有法子了 去,一旦風勢減弱,上面的九塊石板,會給 卓力克呆了極短的時間,才又用電筒去掃 當然,在沒有了食物和水之後,他還可以

門。 大的門,那門是極其光滑的整塊大石所製成的 射,這一次,他看到在一邊斜面上,有一扇巨 上面有四個極大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魯巴之 門緊閉着,卓力克先不向門走去,轉着身

之上。 頭人站在一塊圓形的,顯然是可以轉動的石盤 很粗,石頭人的手中,是一隻極大的石鎚,石 。那個巨大的石頭人,足足有五公尺高,彫刻,四面照射着,他又看到了一個巨大的石頭人 石盤這時並沒有轉動,在石頭上的頂部

石上。 有一根細石柱,直伸向上,抵在斜壁的一塊大

上的那段小字。「當聚在這裏的沙漸漸被捲走 卓力克吞了口口水,他立即想起上面石板

機械裝置,使石人站立的圓盤轉動,石人手中 的石鎚,就會敲在石壁上。 之後,石板上的負重減輕,就會發出聲响。」 負重減輕,那九塊石板向上升起,就會觸動 他知道,在石頭頂石柱所抵的那塊石板之 一定有着機械裝置,通向頂上的九塊石板

跡。地下還有許多石屑,在石壁的凹痕之上,石鎚成弧綫的石壁上,有着被石鎚敲擊過的痕 好像也有着字,卓力克走近去,電筒光芒射上 ,當他看清楚凹痕的字跡之際,他不禁呆住

卓力克可以肯定他自己的料想,因爲在離

那兩行字刻着。「你是第三次,也是最後 • 請進魯巴之門 • 可惜

的字中,有「歡迎進魯巴之門」的字句

的是我們的年代,隔得太遠了

捣走之際,石鎚就打破了第一層的石板,現出文字,當第一次發生强風,上面深坑中的沙被的大鎚可以撞到的石壁之上,一定一共有三層 字跡來。如果在第一次還地方出現就有人進來 ,那麼他看到的文字,可能是「你是幸運者, 些字是早已刻上去的,在石盤轉動,石人手中 看到地上的石屑,卓力克就可以料到,那

來。

誰也料不到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下,會有這樣偉 露的機會一閃卽逝,然後又是寂寞的一千年。 顯露,其間隔了多少年,算它是一千年吧,顯

發現,於是又是一千多年的寂寞

移了開來

已超過了三千年。還真正是不可思議的事,三 正確年份,但是從古埃及象形文字看來,肯定 卓力克這時,選不知道還地方建造成功的

卓力克先生呆呆的站立在石壁之前,望着

那扇門上,刻着四個大字,「魯巴之門」

旁人或者無法想到那兩行字如何來的,但卓力克眞正地呆住了!

這地方第一次顯露。你就進來了。」之類。 卓力克不知道這地方造成之後,到第一次 但, 這地方第一次顯露時, 顯然沒有人進

然後,便是第二次顯露,一樣地,沒有人 直到現在,第三次顯露,他來了

强風的來臨? 有什麽方法,可以預測三千年之後的沙漠上的 千年前,一個還在使用如此落後的文字的人

石壁上刻着的字,好半晌,才轉過身來,望着

,但是他知道一定有方法的,因爲石壁上刻着 。門緊閉着,卓力克也想不到如何可以開啓它

> 乎沒有一個叫「魯巴」的 人所信奉的神的名字?但是卓力克的記憶之中 在埃及人所信奉的各種各樣的神祇之中。似 「魯巴」是什麽意思呢?是一個當兩埃及

出一步,就是向過去接近一百年,他屛住了氣一個悠遠的,不可捉摸的空間中向前進,每跨性炸藥,忘記了時代,忘記了戰爭。他像是在 息,因爲他正走向人類一個極端的秘奧之中。 己,忘記了他擔負的任務,忘記了他背上的烈 全沉醉在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神秘的境地之 中,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 卓力克終於來到了那扇巨大的石門之前, 卓力克這時,整個人,整個心靈,

扇巨大的石門,在緩緩移動。卓力克怔了一怔 四個大字,他眞想虔誠地跪下來膜拜一番。 他伸手去撫摸那光滑的石門,面對着石門上那 稍爲用了一點力,整扇石門,竟然被他向旁 當卓力克的手碰上石門之際,他就覺得那

無比的油漿上的! 質的油漿,整扇石門 ,是一個凹槽,而在凹槽之中, 卓力克手中的電筒向下照去・發現石門ク ,就是「浮」在這種滑潤 全是一種膠

完全不是一囘事一 發現這個深坑之際,一切已經够令得他驚奇了 但是和現在相比較,當初的那種驚訝,簡直 卓力克又吸了一口氣,當他在沙漠之上,

万形,走廊很寬敞,走廊一邊的石壁,也是傾的光芒下,他看到,眼前是一個走廊,環成四 卓力克再揚起電筒,向前面照去,在電筒

字塔中,也有類似的結構。 卓力克曾經進入過不少金字塔,在大的金

主要部份,是一個深埋在沙下面達一百公尺深 道時,卓力克完全明白了,整個建築物的

金字塔,至少應該有四層之多! 隻「碗」之中,照每一層高度來看,這座地下 隻碗,碗底相接,放在一起,在上面的那隻碗 個倒轉的金字塔,整個建築的情形,就像是兩 的一座沙下金字塔,上面的深坑部份,則是一 就是深坑,而現在, 他已經進入了下面的一

極其大的圖畫彫刻,刻得很淺,但是十分清楚轉,發現第一層,除了走廊的石壁上,是一幅建築之中發現些什麼,他先繞着走廊,走了一 尺高,刻的是許多許多的人,正在從事建造工刻滿在走廊的壁上,約有兩百公尺長,二十公 • 在鉅大無比— 卓力克無法想像,他將會在這四層的沙下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畫,它

種油漿之上,滑過去。卓力克對這種油漿也不 看到的是,地上有一個巨大的槽,槽中全是黑人何以能建造這樣巨大的建築物之謎,卓力克 這座偉大得不可思議的建築物的情形,他看到 陌生,「魯巴之門」就是「浮」在這種油漿之 色的油漿東西,而巨大的石塊就是「浮」在這 石塊,圖中所看到的搬運方法,可以解决埃及 明白了,他看到的,就是七萬埃及人,在建造 上千人在開鑿大石塊,也看到上千人在搬運着 卓力克仔細地看看,看到了一小半,他就

雙眼,在電筒光芒照耀下,烱烱生光。 個人,一隻手舉着,像是發號施令,和壁畫 -其他的不同,他穿着十分奇特的服装,他的 一直來到了另一扇門前,那扇門上,刻着

的深黑色的寶石 卓力克立時發現,那是兩顆極大的,奇妙 在那個人像之旁,有着另一行字,刻的是

類最偉大的建築,從它開始建造起到永遠。」 • 「魯巴在指揮監造魯巴之宮,魯巴之宮是人 從人像上看來,「魯巴」顯然是一個人的

D42

名字,而且就是像上的這個人。看來他很瘦削 或許是由於那兩顆奇妙的黑實石,使得他看 有一股懾人的力量。

字句,它的確是人類所能造成的最偉大的建築 它叫作「魯巴之宮」! 魯巴之宮,卓力克無法不承認門上所刻的

卓力克先生已經知道這座建築物的名字了

諸神。 堂,中間部份,是一個方形的孔,有石級通向 -面,在那巨大的大堂中,有着各種各樣的石 ,卓力克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古埃及的 卓力克又移開了門,門內是一個更大的大

這些石像之間走動,感到出奇的渺小。 每一座石像,都有十公尺左右高,使人在

自己也不知在這些石像之間,盤桓了多久。 卓力克如痴如醉地摸着每一座石像,連他

共分爲四間大石室,走廊上一樣是刻滿了壁畫到了下面的一層,下面一層,在走廊之旁,一 • 同樣是建造「魯巴之宮」時的工作情形。 卓力克像是有點醉酒一樣,走下石階,又

他那種如痴如醉的神情更甚了,甚至他的脚步 · 也有點虛浮 · 脚步不穩 · 要扶住石壁 · 才能 卓力克將每一間大石室的門全移了開來,

有的衣服,看來好像全是金屬絲編織而成的 不同的動作,而且每一個石像,全有衣服,所 精細,也和常人一樣大小,每一個石像,都有 魯王的宮殿造成的,在石室中的石像彫刻得更 器具,四間石室中的陳設,完全是仿照埃及法 這四間石室中,全是古埃及人所用的各種

在楊上的美女,那美女手中提着一串葡萄,葡 卓力克在第四間石室之中,看到一個斜躺

每一種裝飾品和器具之上。 萄完全是紫晶的,而各種各樣的實石,充滿了

> 但時間一定極長,因爲他手中的電筒,光芒已 大的石室之中,響起了陣陣囘音。 魯巴!你究竟是什麼人?」 卓力克仍然不知道在這一層逗留了多久, 他的問題,當然得不到答案,只不過在實 卓力克不由自主,大聲叫了起來。「魯巴

能再發出光芒來,他就無法繼續察看這座偉大 必需節約使用電筒中的電源,因爲要是電筒不 神,處在一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但是他却 ,並且熄滅了電簡。他並不覺得疲倦,他的矯 在通向第三層石級之際,卓力克坐了下來 開始變得微弱了,那至少已使用超過五小時以

車,有石刻的馬匹,有各種巨型的工具,卓力了許多,所放置的,也全是大型的東西,有戰,第三層也是四間石室,比上一層的四間,大 的咕嚕聲,甚至懷疑自己聽到了自己血流的聲倍,他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腸胃中發出來 克一間一間看過去,到最後一間,電筒只剩下 亮時那樣明亮,但是還可以看到四周圍的情形 再向下一層走去。電筒的光芒,已遠不如初着 音。卓力克坐了並沒有多久,又着亮了電筒, 聲音,全聽不到了。自他身體之內發生的聲音 到,或者不是十分正確,應該說,什麼外來的 而且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無匹的「魯巴之宮」下兩層的情形了 ,還是可以聽得到的,而且會比平時响了千百 當他熄了電筒之後,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 說什麼聲音都聽不

終於、電筒光熄滅了

上。 慮自己是不是能够出去,是不是能够回到地面 因爲用火會消耗氧氣。這時候,他根本沒有及 他不願意用火

他所及慮到的,只是如何使自己留在這一

了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社會之中,和古埃及人魯巴之宮」內的一切,這時,他完全像是囘到魯巴之宮」內更久!他要毫不保留地弄清楚一 不懂的古埃及語言。 如生,使他覺得他們似乎在講話,講着他所翻 生活在一起,那些人或獸的雕像,是如此栩栩

程度,可以讓後世的人知道,當時的古埃及人 讓後世的人知道,當時的文化已經發達到什麼 」是儘可能地將古埃及的生活,保留下來,好建造這座「魯巴之宮」的目的了。「魯巴之宮 是如何生活的。 卓力克也已經有點明白這個偉大的人物。

他才燃着了一枝火柴,火柴的光芒很微弱,閃 對的漆黑之中,覺得他已經走完了石級之際, 繼着,但已足够使他看到,那已經是最底的 卓力克摸索着石級,向下走去,當他在絕

比的一個大堂,在它的正中部份,有四根柱子 ,顯得很不配。 四根柱子距離相當近,和它們的高度相比較 最底的一層,並沒有間隔,全部是廣闊無

有一張床,而且床上還躺着一個人。 而在那四根石柱之間的,是一張床,不但

發着抖,他浪費了三支火柴,到第四支,才又 火柴,可是由於他的手,在不能控制地竭力地 像是那些石像時,火柴已經燒痛了他的手指 卓力克剛來得及看淸那床上的人,臉色不 - 卓力克像是發狂一樣,再去燃第二支

前,來到了床邊上。 這一次,他真正看清楚了,他急速地走向

候、就在門上,看見過他的刻畫。 這個人卓力克絕不陌生,在他下來第一層的時 床上躺着的,絕不是石像,而是一個人。

那是魯巴!魯巴的屍體-

,他呼吸急促,他手上的火柴又熄滅了。像是一個熱睡著的人,卓力克一直來到床邊前 魯巴的屍體看來完全不像是木乃伊・完全

他看到床上的魯巴,彎着腰,慢慢坐了起來。 就在他手上的火柴又熄滅之前的一刹間, 剛才,當卓力克看到床上有人躺着的時候 燒完的火柴變成灰,眼前又是一片黑暗。

三千多年,當然不會再顧慮到生死問題,因爲今那樣的情形之下,在時間上,他已經跨躍了 人的生死,在時間上,至多不過一百年左右而 看躺在床上的人竟緩慢地坐了起來之際,他的,他選只是手在發抖,但剛才那一刹間,他眼 他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而事實上,在加

卓力克還算是「非人協會」的會員,如果他是地壓了下來,超過了任何人所能負荷的程度, 因爲神秘的氣氛,就像整座山一樣,天崩地場 普通人的話,早已經變得瘋狂了。 他的身子之所以會劇烈地發着抖,完全是

的聲音,卓力克震動了一下,連忙蹲了下來。 落到了地上,一聽到火柴跌在地上散落開來 卓力克全身發抖的結果,是他手中的火柴

不是我眼花呢? 到床上的是魯巴,又看到魯巴坐了起來,這是 之前,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使自己更鎭定。當他在伸手在地上摸索着,想拾起火柴來 摸上去滑腻而有玉的感覺。他在想··我剛才看 他的一隻手,按在床邊上,床是石質的,

何可以保持肉體不變,看來如生前一樣?「魯 有三千年左右了,一個死了三千年的死人,如 了。各巴是距他進了「魯巴之宮」之前,三千,即使是魯巴躺在床上,也已經够不可思議的 多年的人,就算他的壽命再長,他死了也已經 不單是魯巴在床上坐起來,是不可能的事

> 而是空氣選十分清新,使人呼吸暢順! 巴之宫」裏面又不是眞空的,非但不是眞空,

三千年一熟,他已經看見過桃子成熟了三次! 自己活了多少歲,只說西王母花園中的桃子 說活到八百歲。另一個叫東方朔的人,記不清 的傳說,以中國爲最多,一個叫彭祖的人,據有死,他凌亂的思緒之中,迅速掠過人類長壽 肉體仍然絲毫沒有變化。他寧願相信魯巴還沒 要卓力克先生相信魯巴已死了三千年。而

卓力克焦切地期待着,期待他能够突然聽那麼,魯巴是不是選活着呢?

到魯巴發出的聲音。 可是,四周圍却是一片死寂。

出來的。 魯巴,而且已經坐了起來的話,他是可以摸得 是慢慢伸手向前去摸索。如果床上的人真的是 卓力克又吸了幾口氣,他不點火柴,而只

不是真的坐了起來。 他要盡量享受那一刹那,證明床上的魯巴,是 **被慢,當然他不是爲了害怕,而是爲了享受,** 卓力克伸出手去,他伸手出去的動作十分

到了床上魯巴的手。 不管他伸手的動作是如何緩慢,他終於確

摸索上去,他碰到的肌膚,不像是人,而像是 • 正是床上魯巴的手指, 卓力克的身子又震了一震,他的指尖碰到 卓力克再慢慢向上

魯巴是坐着,直挺挺地坐着,他剛才並沒有看 起來了,他觸摸到魯巴的胸,額,和他的頭, 終於,卓力克可以肯定, 魯巴的確是坐了

卓力克嘆了一口氣,他連自己也不明白爲

當這根火柴又發出光芒,使他可以看到眼什麼要嘆氣,然後,他又燃着了一支火柴。 前的情形之際,他不禁有點後悔自己爲什麼不

> 早一點燃着它。他這時已經弄清楚魯巴坐起來 棍,撑着魯巴的身子。 的秘密了,在魯巴的背部,有一根金屬的支撑

的客人的一種禮貌上的歡迎吧。 邊的石板有了重量的負擔,觸動了機械裝置而 這根金屬棍,自然是有人來到了床邊,床

年,但是他的身體還是柔軟的。

有任何記載,同樣地,「魯巴之宮」的存在, 肉,那一定是經過特殊方法處理的,但卓力克面部,同時,輕撫魯巴的肌肉,肌肉堅靱如牛 有一種方法,是可以將屍體保存得如此之好的 對古埃及對屍體的保存方法雖然有研究,却沒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種方法,在書籍中沒

大堂的四壁,全是一個一個的石洞,在那些直直到第十一支火柴,卓力克才注意到,在它的建造工程,在歷史中也沒有任何的記載。 徑不到三吋的圓洞之中。看來全放着一卷一卷

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卓力克頻頻劃著火柴,了一卷來,打開,羊皮紙上寫着清楚的字,全以在上面幾層,用完了電筒的電,他隨便取出 他和珍竇之前却有一種無形的,無法突破的障 他完全無法看得懂那卷羊皮紙上,寫的是什麼 他像是一個見到了極度的實藏的人,但是在

至多只能看懂一兩個字,他直起身來,看到手卓力克取了一卷又一卷,每一卷之中,他得一樣,那簡直要令得他變成瘋狂!

的魯巴,大叫道。「講給我聽,這些書上,肥 他眞有點不能控制自己,他對着坐在床上 講給我聽!

但是,這至少又證明,魯巴雖然死了三千

卓力克一共燃了十支火柴,來察看魯巴的

卓力克又奔到牆前,選時,他眞恨自己何

中的火柴,巳經只有兩三支了。

床前,這時,他才看到魯巴的右手,也握着一 他的呼叫聲,响起巨大的同聲,他衝到了

速有着棉蕊,那一定是一盏巨大油燈。 一個瓶狀的東西,瓶中儲着那種黑色的濃油

發出了一陣極其輕微的, 劈劈拍拍的爆裂擊所以在開始時, 只是一點綠黝黝的火, 接着 卓力克先點着了燈蕊,燈蕊上的油都乾了

已經進入了一個寶庫,一個眞正的寶庫,那些卓力克勉力使自己鎮定下來,他知道,他 字的羊皮,是真正的寶藏,比同樣大小的鑽石 ,選要名貴。 一卷又一卷的羊皮,上面寫滿了他所不認識的 綠色的火光閃動着,漸漸變得明亮了起來。

他定下神來,只望着坐在巨大石床上的魯

開魯巴的手指,將魯巴握在手中的那卷羊皮, 得淸清楚楚,而每一條皺紋之中,都彷彿蘊藏 養得如此之好,連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可看 巴,這個死去了已應該有三千年的人,屍體保 小心地取了下來,當他取下那卷羊皮之際,他 着無窮的智慧和知識 卓力克以一種極虔誠的心情,輕輕地去扳

竭力控制着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心臓不致跳得魯巴的脚旁,慢慢展了開來,在那一刻,他要卓力克先生將那卷羊皮,放在床上,就在 甚至有一種幻覺,感到魯巴正在向他微笑。

是如此艷紅奪目,就像是才自人體內流出來的種紅色,至少已經經歷了三千年,但是看來遷 的字,是用一種鮮艷的紅色的墨水寫成的,那 劇烈到無法負擔的程度。 和其他的羊皮上的字不同,這一卷羊皮上

開來隨看。他仍然不能完全看得懂上面的古埃 卓力克無法將整卷羊皮攤平,他只好隨攤

在他看得懂的三成之中,已足以令得他幾乎窒 力克可以認識的,不過是十成中的三成,但就 地讀着下圖,那卷羊皮上,約超過一千字,卓 遇到他看不懂的地方,他就只好跳過去,貪婪 年,他有信心可以將之完全讀通,但是現在, 如果給他充份的時間,例如三

艷紅墨水所寫的,就是魯巴的一份自述。 懂的部份而已,他也可以了解這卷羊皮上,以 他並沒有能多認出一兩個字,但就他所看得 卓力克先生看完,再看一遍,在第二遍中

己也不明白,他不斷地做着當時其他人不能了 是超越時代的,他如何有這樣的能力,連他自 不能明白的事,他是超卓而無法比擬。 一開始,魯巴就說他的知識,他的能力,

宫的規模,比任何金字塔更偉大,更壯觀。 得的報酬,而當時的統治者,並不知道魯巴之 字塔,道裏,魯巴之宮,就是他建造金字塔所 他曾經給當時的統治者號召,率命建立金

因為在每一層走廊上,那詳盡的雕刻壁畫,已已之宮」建造的經過,事實上那是不必要的,在羊皮上,並沒有太多的文字,記述「魯 經展示了全部的建造過程。

和知識,是由他上代遺傳而來的一種本能。他的上代,也好像提及,他的那種本質,智慧 看不懂的,魯巴在這段文字之中,好像提到了 接下來的一大段文字,是卓力克幾乎完全

巴,想努力找尋出他和普通的人有什麼不同之 忍不住仔細打量這時高「坐」在他面前的魯 卓力克在努力揣摸這一段文字的含義之際

麼不同來的,魯巴的外形,完全是一個普通人但是,在外表上來看,是絕對分不出有什 9、魯巴爲何會有自己的才能,是由他的祖先,甚至頭也不是特別地大,卓力克實在無法明

D44

史文明,是越向前去,越是落後的,何以落後人,他的祖先,自然也是普通人,而且人的歷 的祖先,會有智能上的優良遺傳, 遺傳而來的那種想法,因爲他既然是一個普通 帶給比他們

那一大段,說的是他的許多想法,和他的一段,他倒可以看得懂一大半。 也顧不得去抹,只是一直看下去。再接下來的 卓力克由於思索過甚,臉上滿是汗珠,他

的。 預言,經過了若干年之後,他所想的一切,一就將之完全寫了下來,以供後世人的研究,他 定會實現的,這就是他建造魯巴之宮的主要目 知識,根本無法爲當時的人所接受,所以,他

道,那幾千卷羊皮上,他看不懂的文字之中, 蘊藏着無可估計的知識和智慧,但是只怕魯巴 卓力克看了那一段,只好苦笑,他早已知

就在那微不足道的三千多轉之中,一切全改變 轉比較起來,那三千多轉,算得了什麽?可是 太陽,只不過轉了三千多轉,和宇宙永恆的運 也料不到,他的魯巴之宮,終於被人發現,但 是他使用的文字,却已沒有人看得懂了 前後才多少年?不過三千多年,地球繞着

卓力克先生深深地吸着氣,這時,他已看

了,當時的文字,完全是不可解的謎!

卓力克也可以看到三四成。 最後的一段,是致看到這卷羊皮的人的,到了最後的一段了。

的是,最後一次顯露,才有人到。 是在第一次顯露之際,就有人來,他最不希望 在羊皮上,魯巴寫着,他希望,魯巴之宮

的,但即使那時,和他建造魯巴之宮,已經有的羊皮卷,那上面記載的東西,才是最有價值人來到,來到的人,應該注意四壁上端圓洞中人來到,來到的人,應該注意四壁上端圓洞中

時的人所接受。 三千多年,他預料他的想法,還不一定能爲那

全是羊皮卷,最上端的離地很高,但當然,壁 上全是圓孔,要攀上去取,也不是什麼難事。 卓力克也無法明白,什麼叫作即使在三千 卓力克抬頭向上看着,在四壁的圓洞中

年之後,人家也不能明白魯巴的想法。 然後,到了這卷羊皮的最後一段了,最後 ,卓力克倒是全可以看得懂的。

自動打開,使人能够離開。 用大網的彈力,將人彈上去,上面的石板,會 法是在那張大網之下,有着機械裝置,可以利 ,不然就得永遠留在這魯巴之宮內。出去的辦 地方,進來的人,必須趕在烈風靜止之前出去 宮的辦法,沒有別的離開通道,還是進來的那 魯巴在最後一段之中,指示着離開魯巴之

巴之宮,不知道已經有多久了,烈風可能已經 直到這時候,卓力克才想起,自己來到魯

個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帶走,而且,他一那一切,盡量帶出去,羊皮實在太多了, 有太多的時間了,現在只能照魯巴的指示去做 所以他應該取走最上端的那些羊皮。 因爲他是在魯巴之宮最後一次顯露才進來的 但不論如何,他必須將魯巴之宮寫下來的 他一定沒 他

向石壁,就着石壁上的圓洞,向上攀去。

兒童一樣,幾乎忍不住要哭了出來。 着可供他畢生研究的知識,他像是一個面對着 紛跌了下來。每跌下一卷,卓力克就感到難以 孔之中,向上攀去之際,圓孔中的羊皮卷,紛 太多的食物而又只允許他在一小時內盡量吃的 形容的難過,因爲他知道每一卷羊皮上,都有 在卓力克的足尖伸入圓孔之中,手攀在圓

他攀到了石壁的最頂端,伸手在圓孔之中

巳經精疲力盡・再也支持不下 上,卓力克在取到了其中的一大半之後,實在 在最上面的一排圓孔中的羊皮,也有兩百卷以子,像是壁虎一樣,在石壁上移動着,即使是 ,將羊皮一卷一卷地拿出來,拋下來,他的身 去了。

長期和魯巴作伴了 無能支持他的體重,他就會從二十公尺之高跌 來,如果那樣跌下來的話,他就只好在這裏 他自然要考慮到,如果僵硬的手指,再也

牙,心裹在叫着。原諒我,我實在支持不下去 卓力克在又抛下了一卷羊皮之後,他咬着

的魯巴最後一眼。 了那最下一層宮殿的入口處,再望了坐在床上然後,又塞了兩捲在袴袋之中,後退着,來到 成一條一條的布條,連結起來,將他自石壁最的一切,這時,他又撕破了一件上衣,將之撕 他拗下來的羊皮,集中起來,他早已拋開了身孔,他終於囘到了地上,然後,一停不停,將 上端的圓孔之中,取到的羊皮,一起紮起來, 上的炸藥,和他爲了完成那次爆炸任務所携帶 他開始緩慢小心地向下落來。足尖循着圓

話,他也决沒有氣力,再奔上那幾百級石級的 體力超人,但這時,如果不是在魯巴之宮內所 遭遇的一切,使他處在極度的與奮情况之中的 然後,他向上奔去,雖然他的精力過人。

桿,用力地壓向下。 摸索着,摸到了一個凸起的槓桿,然後將那槓 了那張網,照着那卷羊皮上的指示,在黑暗中 他終於又來到了第一層的大堂中,

是唯一到過魯巴之宮的人一 時的心情,但是有一點,他是可以出去了 在那一刹間,卓力克腦中所想的, ,以致他事後, 點,他是可以出去了,他根本無法正確地囘想起當

上,直飛了起來,而也就在那一剎間,他見到,他和他帶着的一大綑羊皮卷,一起被彈得向 ,陡地向下沉去,緊接着,就向上疾彈了起來 小槓桿被壓了下去,卓力克只覺得那張網

他也看到了亮光,這一切,和魯巴的指示,是時,上面的石板也翻下來,使他可以彈出去, 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卓力克覺得事情有 一他的身子,被彈得向上飛起,同

但是,他所見到的亮光,却只是極小的一

起來 **小亮光,看來只不過拳頭大小,他是絕對無法 从亮光,看來只不過拳頭大小,他是絕對無法 根本無法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囘事,那一點** 克也根本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因爲他身子懸空 正因爲那張網的極大的彈力,在彈得向上飛 極小的一點小亮光!在刹那之間,卓力克

立即知道, 卓力克的錯愕,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 魯巴的指示並沒有錯,錯的是,

會囘來,這時,沙巳經囘來了!深坑中,被烈風捲走,但只要風勢一霸,沙就 一定是烈風已經漸漸靜止了,在上面那個

沙在深坑的底部,已經積聚了相當數量,

前抓出之際,實在並不希望抓到什麼,最大的 那一刹間,他雙手一齊向前伸出,他在雙手向 股力量,令得他身子陡地向下一沉,而也就在 他整個人已經穿進了狂瀉而下的沙瀑之中,那 下大叫聲,他那一下大叫聲,只叫出了一半,着狂瀉下來的沙,向上彈去之際,他發出了一 從四面八方瀉下來,只留下當中一個小圓孔。 石板一翻下,沙就像是瀑布一樣。向下瀉來, 當卓力克明白了這一點,眼看他自己,迎

> 下瀉的沙瀑,再落下來,然後,永遠沒機會出可能是,他抓到兩把沙,然後,整個人,隨着 去。

緣! 的運氣够好,他雙手伸出去,抓到了石板的邊 但是,或許是魯巴的設計够好,或者是他

中,不但是被埋在沙中,而且是被埋在滾動着 似乎要進入他的每一個毛孔之中,他被埋在沙 的沙,向他的眼,耳,口,鼻中灌進來,沙粒 的,高速滾動的沙瀑之中 但是他的全身,都在沙澤之中,狂瀉滾動中 卓力克先生畢生在沙漠中活動的經驗,到 他的身子穩住了 ,沒有隨着沙瀑向下落去

子升向上 失措,而是勉力運用雙臂的力量,使自己的身 底在這種緊急關頭,發生了作用,他並不張皇

沙,他用力搖着頭,呼着氣,睜開眼來。 他努力的掙扎,使他的頭部,首先離開了

亘古難得一觀的奇景。 當他睜開眼來之後,他所看到的,眞正是

沙的漩渦來。 是奔瀉的水一樣,在爭着向下漏去之際,現出 經打開,沙在向下漏去,奔瀉着的沙粒,就像 滅弱了,所以,沙在大深坑四面廣闊的斜壁上 不出風力的强弱有什麼不同,但實際上,風已 兩呎深,烈風還在繼續着,人的感覺,可能覺 ,奔瀉着滑下來,而深坑的底部,因爲石板已 卓力克看到,大深坑底部的沙,已經積有

深坑底部的積沙,在迅速增高,自四面寬大廣闊的斜壁,也在未知之數。 間了,就算把握每一秒鐘,是不是能爬上這巨 而下。卓力克知道,自己實在是沒有太多的時 ,而這巨大無匹的漏斗,正有大量的沙,傾瀉 卓力克像是在一個巨大無匹的漏斗的底部

達一百公尺的斜壁上,滾鷹而下的沙,數量遠

到了他的颏下,他再挣扎着,身子冒了上沙來力克才挣扎着探出頭來,不到十秒鐘,沙又來遠超過自石板翻下出現的洞所能漏下的沙,卓 瀑,瀉了下來,從那裏來的,還是囘到那裏去 一角,在沙瀑中現了一現,然後,立時隨即沙 在一囘頭之際,還可以看到,那一大概羊皮的 身外的一切,全都被擠出去,消失了。卓力克 過了一個恰好能供他身子通過的容器一樣,他 ,像是被刀子刮過一樣地疼痛,而當他的身子 掙扎着冒出沙來之際,他的身子,就像是通 可是,沙瀑在他的身子上流過,使他的皮膚

壁上向上爬上去的了 能對抗沙瀑狂寫的力量,他是决不可能,在斜 算他能來到斜壁的面前,他的力量,也决無可 自四面斜壁上滾下來的沙,勢如萬馬奔騰,就 沙已來到他的腰際,卓力克忙從沙中爬出來, 出來之際,積沙在他的股際,他叫了一聲,積 當然不會有人聽到他的叫聲,當他才掙扎 卓力克先生大聲叫了起來。

况是現在。 粒在上面,要向上爬去,也不是容易的事,何 那麽傾斜而光滑的石壁,就算完全沒有沙

扯得向下跌去。 彎,他忙又拔出了雙脚來,他感到自己在移動是站在沙面上的,這時,沙又來到了他的小腿 , 彷彿是要被沙向下漏去所形成的那股漩渦, 卓力克只不過向四面看了一眼,他剛才選

腿彎,每一秒鐘,沙增高一呎! 卓力克只是抬頭看了看天,沙又已來到了他的 風勢顯著滅弱,已經可以看到蔚藍的天空,而 面,卓力克抬頭望向上,頭上是廣闊的天空, 步,重又站了起來,才一站起,沙又蓋過了脚 他忙又伏在沙上,勉强向前, 掙扎出了幾

卓力克眞正沒有辦法可想了 ,他那時所想

到的,只是一點:我出不去了! 之際,他陡地發出了狂喜的呼叫聲一 可是,當他再度將脚拔出來,又踏在沙面 - 我出不去了!

湧得他向上面升上去 沙瀑,穦聚的沙,就會以每秒鐘一呎的速度, 小腿拔出來,再踏在沙面上,四面傾瀉來下的 不需要那樣做的!他只要不斷將埋進沙堆中的 爬上那巨大寬闊的斜壁,而事實上,他是完全 高,而打自己兩個耳光-他在那一刹間,眞恨不得自己爲自己的愚 他所想到的 ,竟是去

那也就是說,他上升的速度,也來得更快。 的沙瀑來勢,也格外兇猛,沙的積聚也更快, 樣的興奮,隨着風勢的迅速滅弱,四面斜壁上 才由絕望而變得可以生存,那又是一陣異

可以看得出,那是沙的向下漏着,所出現的一 只有在沙漠的一點之上,有一個小小的凹痕, 風勢更弱,一切全像是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 完全被沙掩沒,他也可以看到了廣闊的沙漠, 卓力克並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斜壁已經

的沙粒,會佔據魯巴之宮的每一個空隙,將之沙粒將會像水一樣,漏進魯巴之宮,細小 緊緊塞滿,完全充滿了沙粒。 沙粒將會像水一樣,漏進魯巴之宮,

點,也是無法再令魯巴之宮顧露出來的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就算能記下正確的地

那個小凹點也消失了,那就是表示,魯巴之官 已經被漏下去的沙所注滿了-卓力克怔怔地望着那個小凹點,不多久,

動不動地着躺 再移進一步,也在所不能了,他仰天躺了下來 沙漠上的風,已完全停止,卓力克就這樣一 卓力克在那剎間,突然覺得異樣的疲倦。

以及一切的一切,像是完全消逝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他的腦中,在那刹一間,幾乎是一片空白 ,魯巴之宮,他的爆炸任務,

樣,看來是完全靜止的。 卓力克只是躺着不動,和風靜止了的沙漠

是軍人,每輛車上,都有人用望遠鏡在搜索着 而其中兩輛車上的軍人,一起叫了起來! 一直到天色又漸漸黑了下來,一陣摩托聲 過來,幾輛吉普車,駛了過來,車上全

卓力克先生被盟軍的搜索隊發現了

的光綫之下,聽卓力克先生叙述他的經歷,似 人提議開燈,彷彿每一個人都感到,在黝暗 非人協會大客廳中的光綫已很黑暗,也沒

先生才道:「那任務呢? 卓力克先生也靜了下來,過了好一會,范 ·你沒有完成·

場戰事的成敗,只能改變幾十年的歷史,而人 站的任務,但是,我並不感到有甚麼不對, 類的歷史是永恆的!」 卓力克道。「是的,我沒有完成爆炸汽油

可能是表現他們對卓力克的話的異議。 其他幾個會員,稍爲挪動了一下身子,那

再聽到有關你的任何消息,你脫離了沙漠部隊 躱在什麼地方?」 那又瘦又高的會員道。「所以我以後沒有 卓力克輕輕嘆了一聲,說道。 「在我離開

活 了戰地醫院之後, 大客廳中又靜了下來,很明顯,卓力克在 我過着幾乎與人世隔絕的生

他的故事還沒有開始之際,已經說過,他要推 一個已死了三千年的人做會員,這個人。當

眞的很了不起,如果在當時,就有非人協會道 個組織的話,他毫無疑問的可以成爲會員。 但是,他無論如何是三千多年前的人了 而從他的叙述來看,魯巴這個古埃及人。

D46

麽,卓力克先生的推薦是不是可以被接納,就他的想法再卓絕,也無法和現代人相比的,那 大有研究的價值了

咳嗽聲,打破了靜寂。 這一下咳嗽聲,倒引起了在坐每一個人的

所以一時之間,沒有人出聲,突然,一下

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一,但是却也是最神的角落傳來,坐在那角落中的一個人,當然也因為這一下咳嗽聲,自大客廳一個最陰暗 秘的一個。

見得他次數多了, 細看着他,却又每一處都和普通人不同,你要 着難以形容的外形,看來好像很普通,但是仔 的環境之中,看得到東西的 認定有這種眼睛的人,是可以在幾乎等於黑暗 色的,在黑暗中會閃光,其他的五個會員,都 ,是那一雙像貓一樣的眼睛,他的眼珠是暗綠 他的神秘,不但是在於他的外形 才會發現,他最與衆不同的 -他有

這一點,因爲這個會員,完全不喜歡說話,他 過的話,絕不會超過二十句。 都有見面,可是在這二十年中,他們聽到他講 入會已超過二十年,在每一年的例會中,他們 但是,其餘五個會員,却從來也不敢肯定

> 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是,我在臨出來之前, 還抓了兩卷,硬塞在袴袋中,這兩卷羊皮,却

沙瀑冲走了我繁在身上所有的羊皮,這是極

餘五位會員,對他可以說是一無知,當然,除 這個古怪的名字上來揣測他究竟是什麼地方的 了知道他的名字是阿尼密。五個會員也無法從 由於這位會員講的話是如此之少,所以其

會員,在介紹阿尼密時,也沒有多說什麼,只們六個人引進非人協會的,是當時獨一無二的 會員,最遲入會的一個,他們的上一代,將他 是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詞,那簡單的介紹詞 自從他們第一次見到阿尼密起, 。阿尼密是他們這一代非人協會的

> 那介紹詞,說阿尼密不是一個普通人,他人的神秘性。 給他們很深刻的印象,也更增加了阿尼密這個

含義。 巳經勘破了生死的界限,知道了 生和死的真正

個人都立時感到:阿尼密要講話了 ,這幾句簡單的介紹詞,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的一聲咳嗽,就引起了人家的注意,每一由於阿尼密是如此不喜歡說話,因之這時 也一直到現在,其餘五個會員都弄不明白 因之這時

的聲調很低沉,緩慢●道・・「就像所有的超現 西也沒有留下,而只不過剩下了你的經歷。」 實故事一樣,你的經歷,結果是什麼現實的東 起向卓力克望去,范先生有點感慨地道。「是 力克的經歷。根本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味道。 其餘會員,在聽得阿尼密這樣說之後,一 這幾句話,聽來很不客氣,很有點指賣卓 不愛講話的阿尼密,果然開口講話了,他 卓力克先生的神情却很平靜,道。「是的 沙瀑將你帶在身上的羊皮全冲走了!

各人一聽得卓力克這樣講,都現出了一種留了下來。」 莫名的興奮,連一直坐在陰暗角落中的阿尼密 也直了直身子,發出了「啊」地一聲。

什麼?·是躲避戰爭。不是,我每天幾乎工作二 幾句話,向卓力克表示歉意。 是發出了「啊」地一聲,並沒有對他剛才的那 小時以上,我在努力想讀通那兩卷羊皮上的 由於他是一個不喜歡講話的人,所以他只 卓力克又道。「你們以爲我躲了起來是幹

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客廳中又靜了下來,一陣悉索的聲响

> 卓力克取出了兩卷羊皮來,放在一張几上,攤 ,兩頭都用鎭紙壓起來,使羊皮全部顯露。 那兩卷羊皮攤開之後,一卷面積極大,約

的心中去。 上的那種鮮紅,一看之下,還像是能直紅到人 的顏料寫上去的,雖然光綫很黑暗,但是羊皮 有兩平方呎,另一卷是狹長的,只有一平方呎 面積大的那一卷,上面的文字,是用鮮紅色

力克又對之研究了近兩年之久。 識,但是其程度也决及不上卓力克,更何况卓 會員,就算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多少有點認 卷攤開了的羊皮之上。除了卓力克之外的五個 了一下燈光照射的角度,使燈光能够直射在那 范先生欠了欠身,着亮了一盏燈,又調整

,道。「這就是魯巴手中的那一張,你會說過瘦的會員,指着那張有鮮紅的字的那一張羊皮所以,他們都一起望着卓力克,那又高又 • 這是他的自述?」

研究之後,我還是不能完全懂,但已明白他的 一大段,我看不懂,經過了兩年來的苦心揣摸 卓力克道。「可以這樣說,當時,其中有

那一段,是關於什麼遺傳的,他究竟說了些什 范先生「嗯」地一聲,說道。「你所懂的

一種極其虔誠,崇敬的神色來。字上,輕輕地撫過,他的臉上,同時也現出了 卓力克先生的手,在那卷羊皮的鮮紅色的

不到。」 是得自祖先的遺傳,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有的 段記載,是很難解釋的,他說,人類的智力 人得到多,有的人得到少,有的人甚至完全得 卓力克先吸了一口氣・才道。「他的那

有聰明和愚魯之分。 范先生道··「這很容易了解, 人生下來就

D47

成『祖先』,是因爲這樣,在文理上可以接得 的揣測。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 是這個字,可是這裏,這個字一共出現十七次 ••「你們看,將這個字解釋爲『祖先』,是我 ,可見它是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我勉强將它譯 卓力克的神情很惘然,他指着一個字,道 『祖先』並不

的想像力,是來自遙遠的記憶。」 人的想像力,是無邊無涯的,對一件具體物件 明和愚魯之分那樣簡單,他的意思是,人類文 道••「魯巴的意思,選不是說人生下來就有聰 卓力克在解釋了一番之後,才又對范先生 全是依靠人類的想像力而來的,而

各人都皺着眉,卓力克的話,十分難以明

不怕失敗地去做,終於將電燈造成功的!」 成爲一種想像,麥迪生是有了這種想像,才能 燈的記憶,却在遺傳下來,在麥迪生的腦中, 但後來不知怎麼消失了,但是用過,見過這種 來就是有這種燈的,人類的祖先見過,用過, 這種想像是怎麼來的呢?照魯巴的解釋是,本 種燈、不用油、不會被風吹熄、明亮、方便。 傳來得恰當,或者說,是遺傳而來的遙遠的記 譬如說,麥迪生發明電燈,在大家都使用 卓力克又道:「所以,遙遠的記憶,比潰 ,他必需先有想像,先想像有一

的發明誕生,一種新的想法形成,實際上,這 全是人類祖先早已有過的,而他自己了 知道什麼人的腦中,形成記憶,於是,一項新 人類『祖先』的一切文明,會逐年逐年,在不 各人互望着,卓力克又道:「照魯巴說,

早地得到了太多的遺傳的遙遠的記憶,早了六,他表示了痛苦,因爲他和時代不適合地,過 卓力克頓了一頓,指着羊皮。「在道上面

> 了六千年 范先生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道…「早 魯巴巳知道了今後三千年人類科學

類科學的恢復,逐步逐步的恢復。 卓力克堅定地道。「照魯巴的說法,是人

很難使人相信,是不是?」 會的客廳中,其他的會員,却都保持着沉默。 卓力克望着各人,苦笑了一下,道•• 卓力克先生的聲音,有點激動,而非人協

豐富想像力的天才,像他那樣的天才,在他的 的想像力的之一。我個人承認魯巴是一個有着 實根據的,我是說,這種想法,本身也是魯巴 力克,這或者只是魯巴的一種想法,是沒有事 范先生伸手・在臉上撫了一下・道・「卓

時接了上去,說道··「那眞可以說是超時代的 范先生講到這裏, 略頓了一頓,瘦長子立

卓力克先生皺着眉,說道:「你們的意思

有可靠的根據!」 另一個身形很結實,頭髮已經半禿的會員 卓力克的神情,顯然有點失望,但是他一 「我個人的意見是,魯巴的這種說法,沒

發明家,想出許多人類完全沒有的東西來這一 顧各人,道。「那麼,如何解釋有些人會成爲 點也不氣餒,而且很像是胸有成竹一樣,他愛

的許多進步,才累積起來,成爲某一種成果那是人類文明一點一滴進步的結果,有了先出 在主觀方面而論,那是由於這個人的本身的努 想出許多人類未曾有過的東西,就客觀而論。 之宫中的一切迷惑了,有的人能成爲發明家, 范先生首先道··「卓力克·我看你被魯巴 卓力克的這個問題,引起了一陣低語。 有了先前

明,想飛的人有很多個,不止一個-法是很多人會有的,人想飛,就有了飛機的發 卓力克瀔沒有說完,但是范先生却作了

富,也不能有電燈的發明的!」 點而論,就是一類文明累積的結果,如果不是 富蘭克林先生發明了電,麥迪生的想像力再豐 下去,道:「以你說過的麥迪生發明電燈這一 個手勢,阻止卓力克先生打斷他的話,揮口講

發現電,應用電,也是得自祖先的特殊的『遺 法配合時代,照我的意見,富蘭高林之所以能 魯巴生不逢辰,他太早得到了『遺傳』所以無 卓力克緩緩地搖着頭,道:「是的,所以

見,和卓力克是完全不相同的 從他們的神態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意

以他們的『想法』,未曾得到實現,這就是時多少人『想』到過,但因爲時代的不適合,所 當然是不對的,在麥迪生之前,可能不知道有 之中,第一個想到『電燈』這樣東西的人,那

克却充滿了信心,他又道。「如果我告訴你們 聚會之中,是很少出現這樣情形的,可是卓力 魯巴在三千年前,已經知道了相對論的理論

是在這卷羊皮上,他們可以看到,這些奇怪的 面撫摸着,說道。「我還不能够十分肯定,但 卓力克取過了另外的一卷羊皮來,手在上

卓力克揷口道。「先要有一種想法,但想

卓力克又道・ 「如果說,麥迪生是所有

其他的會員都不出聲,在「非人協會」的

「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寫下的相對論? 最神秘的會員阿尼密,又咳嗽了一聲,道

各人雖然都耐心地在聽卓力克說着,但是

早已看到那些符號了 有任何意義的。 這種符號,在看不懂的人來說,是完全沒 卓力克指着羊皮上的文字,事實上,各人

那個著名的公式?卓力克・我看 范先生道••「這是什麽?就是愛因斯坦的

一等,我還沒有說完。」 個話題,不讓他再說下去了,卓力克也看到了 一點,所以他的神情,有點激動,道••「等 看范先生的神態,像是想打斷卓力克的道

下手,表示了他的歉意,大客廳中又靜了半 卓力克的神態十分嚴肅,以致范先生揮了

有點文字,我是可以讀得通的,大家不妨聽 白這些符號表示什麼,但是我失敗了, 各人都沒有反對的表示,又靜了十幾秒鐘 卓力克又道。「我花了很多時間,想弄明 不過

語句,甚至是斷續的,不連貫的,但是,在座 顯然是那幾個字,是他不認識的 他讀得很緩慢,而且有時, 跳過幾個字, ,所以他讀的

卓力克才一面指着那卷羊皮,一面緩緩地讀

行動,靜止的時間,比動作的時間較短……動 環境沒有不同的環境中,行進的速度,是永恆 的環境中,沒有人能呼吸的東西,看來和普通 的各人,却全可以聽得出,他在唸的是什麼。 。……兩個……作相同的,永不相交的方向 卓力克先生唸道。。「光在一種人不能生存

起來,揮着手,叫道。「別唸! 作和靜止……同一時間,而並不同時……」 **瘦長會員在卓力克讀到這裏時,陡地站了**

上,現出一種很駭然的神色來,其餘各人也是 卓力克先生立時靜了下來,瘦長會員的臉

鐘鼓齊鳴死裏逃生

·慧心。

之處,在兩人相門之際,閃避出擊,多過連續打擊,而且要一拳打中對方轉經密集比高大,能够捱得起對方拳頭,故此需要 形中就養成了一種風氣,則使脫下了拳術人,有資格在拳鬥場的繼閱裏面搵食,無 拳並非最溫想的一種拳術。 而是他們的目光已經擴大許多, 所主演的戲,這種情况,並非偶然發生, 出去的十幾種脚法,進而喜歡欣賞李小龍 歐美的體育界人士以及拳擊方面的高手, 手套,仍然用西洋拳的辦法打鬥。近年來 用手擋格,更加不會伸手抓住對方的手腕 跳躍出擊,研究脚法,少用硬碰的方式决 忽然注意到脚法,而且十分重視李小雅場 人,體型比較細小,故此,多數比較注意 施展擒拿手,再者,西洋拳打得出色的 打門的招式也有很大分別,亞洲方面的 ,西洋拳就不同了,因爲那邊的人體型 由於各國的生活方式不同,體型不同 知道西洋

發拳打擊敵人,却又因為拳頭太細,擊打型太過細小,捱不起對方的打擊,至於他摔角的方式應戰,也是輸的,原因是他體 人懂得一百一十磅,站在他的臉前,好像個體重只有一半的中國人交手,那個中國 稱雄,這樣子的一個人,渾身是勁,跟一 的拳擊冠軍戴上了拳術手套,在繩圈裏面 小孩子限成年人交手一樣,在這種情况下 必然打輸,就算使用日本柔道成者羅馬 加果那個中國人再用西洋拳的方言應戰 舉個例說,要是一個體重二百二十磅

D48

使用中國的功元取歸。 定要向對方的要害出學,換句話說,可以 **拌**鉄,更不容易,故此他想獲勝的語,一的力量不過薄弱,想用**摔角**的方式把敵人

無法抵禦。 內,非量不可,對方就算是個六力士,也 生壓力,透過耳孔,傳入他的神經系流之 手齊出,同時打在對方耳朶上面,便會發 倒,慢如單是打擊一隻耳朶,那是沒用的種壓力可以震盪敵人的神經系統,使他量 雙手革拍打對方兩隻耳朵,一齊發力,那 招真的以小敞大,而且一招就把對方打量 氣力再大,對方也不會量倒,反之,變 有一招叫做「鐘鈸齊鳴」,用自己的兩 隨便說說吧,中國功夫裏面,有些絕

他比不上眼睛和下陰等地方那麼脆弱,但 勝。除此之外,咽喉也是一個要害,雖然 處就會風出起來,中國功夫有幾十個絕招 打擊這兩個地方,苦練多年,確有把握取 也不會因爲整個人的體型特別高大, ,它一旦受擊,仍會發生很沉重的傷害 ,人體最弱的兩處,眼睛和下 該

句話說,中國的功夫練習得到家,可以跟 避過對方的凌厲攻勢,自己出擊而已。一 喉,仍有把握取勝,問題是他有沒有辦法 準氣管劈下去,那種壓力跟棍打相差不遠 過功夫多年,而且打過沙包的人,一拳對 喉上面吃了一棍,就算他的喉管沒有破裂 任何一個彪形大漢决門,而且絕不吃虧。 故此,就算不准打眼睛和下體,只打咽 他也發生窒息之感暫時無法再戰,練習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加果有人在咽

> 看不見他的神情。 只有阿尼密,因爲在陰暗的落角中,所以

對論,相對論-但是却可以聽到他在喃喃自語,道••「相

更新的階段。」 再出現,再將人類的科學面貌,推進到另一個 到達一個新的紀元,然後,是另一種新的理論 理論出現之後,人類的科學,就會突飛猛晉, 很平靜,道••「這裏還有一段文字說明,這種 瘦長子又坐了下來,卓力克的聲音,

道••「那又是什麼理論?」 不知道是什麼人,發出了一下微弱的聲音

當然無法知道。 理論,可能是我們這年代很久以後的事,我們 超越了他生存的年代,六千多年,道種新的 卓力克道。「別忘了魯巴得到的『遺傳』 各人都不說話,卓力克又說道。「不過,

是和太陽有關的,你們看,這裏,太陽這個字 的寶藏,成爲一切動力的來源,而這個來源。 到這一階段之際,人類得到的是一種用之不竭 當科學推進到這個新階段一 有幾句說明,倒是可以看得明白的,魯巴說, 一共出現了三十二次,你們聽可以認識這個 當然,誰都認識「太陽」這個字的,在古 我應該說,回復

科學的發展,由此而導致太陽能的廣泛的利用 克道:「我的推斷是,一種新的理論,造成了 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太陽就是一個太陽。卓力 是太少了,是不是?」 陽而來,而人類對這生命的泉源的利用,實在 ,我們不能不承認,地球上的生命,全是由太

其餘五個會員都點着頭。

只帶了兩卷羊皮來,要是將魯巴之宮中的羊皮 全帶了出來,而我們又能將之讀通了的話, 卓力克又嘆了一聲,道:「可惜的是,我

那麼,人類歷史的進展,一下子就以可推進三

你忘記了時間因素的限制? 瘦長會員搖頭道。「也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知道,那種新的理論,不是可以突破時間的限 卓力克立時道。「我當然不會忘記,但誰

現在的問題是,我將之讀作『祖先』的這個字大家對他的提議,已不再反對了,他又道。「 這代人已完全毀滅了。在他們毀滅之後的若干 眼不同,我的意思是,那是『上一代人』— 其遙遠的含義,和我們普通所說的祖先這個字 照遺傳的安排,而恢復其文明。」 遺傳的安排而進化,終於出現了人,而人則依 仍然存在,發生作用,生命又開始慢慢地依照 百萬年,地球上又出現了生命,神秘的遺傳。 選有一點問題,在這個字的字形上,有着極 各人又靜了片刻。卓力克望着各人,知道

字,或者可以解釋爲從遙遠地方來的人? 范先生有點苦澀地笑了一下 這可以算是卓力克先生的結論了。 ,道··「這個

本來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從老遠的外地來 卓力克道。「誰知道?或許魯巴知道,或

許我們以後的人會知道。魯巴是這樣偉大的 其餘五個會員齊聲道。「他應該成爲我們

卓力克滿意地意地笑了起來。

協會的會員。」

那之間,大客廳中,是異乎尋常的沉寂,眞正 的異乎專常 在陰暗之中,他的聲音從鼻孔中透出來,道: 「我要推薦的,是一個灋未會出世的人。」刹 推薦一個會員。 《一個會員。」各人都向他看去,阿尼密仍這時阿尼密又咳嗽了一聲,道。「我也要

問題 毒手,他爲此陷入一片沉思中 期間便秘密與白雲天會唔,當武青雷返回寄呂的一盞香時被人在酒壺中放下毒蛇,險遭 而協助白雲天辦事的白彪也被人在大街刺殺,兇案迭生,全城震動,武青雷等不及約晤 後主使人,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居住在客棧,方自保定到來的土娼遭人暗殺, 秘密,並着人往約親手生擒吳一霸的武青雷會晤,擬請他協助偵査派人刺殺吳一霸的幕 前文提要:

烏雲掩星月

是更有效嗎? 也不一定會死呀?爲什麼不在酒內下毒?那不 可靠的方法?毒蛇不一定會咬得到?縱使咬到 是誰想置他於死地?爲什麼用這種不一定

是想試試我的功夫……許多疑問都先後從武青 牢牢抓住了 **奮的腦海中閃過,但是,最後一個問題却讓他** 鎮的武青雷是輕易就可以嚇倒的嗎? 那麼,對方這一招只是想嚇嚇人嗎?白 唔

誰知道我在這兒?對!這是最重要的一個

出來,武青雷將叠起來的椅子搬了兩張下來, 二人相對而坐。他輕言細語地說:「二嫂子 不必害怕,也許是那個捉狹鬼存心跟我鬧着玩 這時,馮二嫂已穿得很週整地從臥房中走

的命。」 這絕不是鬧着玩兒的,我看,一定是有人要你 「武爺!」馮二嫂神色髮重地說。。「不

知道我在這兒呀? 作輕鬆地說。「我又沒有仇家,再說,又有誰 「二嫂子 別說得那麼嚇人。」武青雷故

> 驟雨飄 血

衙,詎甫進衙門,吳一霸突遭人行刺身死,白雲天嚴令下屬保守 上回書至新城縣團練白雲天自白溝鎭押解獨行大盜吳一霸回縣

三個痞子你拿他們當什麼好人?跟你平起平坐「怎麼!你還怕沒人知道?我的武爺,那 只怕到處去宣揚啦!」

「二嫂子!他們三個平日裏雖然游手好閑

人,別人誰也不會拿正眼瞧,承你看得起, 武靑雷的臉色很正經。「妳千萬要實說。」 倒還都是些血性漢子。我要問妳一樁事,」 馮二嫂頗有感慨地說•「武爺! 像我這種

還敢不說實話麼?」 日光移向別處。「丁三爺跟妳到底有什麼關 一好!」武青雷似乎怕她不好意思,故意

答;似乎是鼓足勇氣才說出口的。「半個多月一他跟我好過。」過了好一陣子,她才回 「他跟我好過。」過了好一陣子

句話您也許不信,我阻上風騷,暗地裏却挺規 前前後後都沒有想清楚,就答應了。武爺,說副團練,我這種人那配?玩玩罷了,是我優, ,就那麼一次,再也沒見過他的影兒。」 「如此說來,他也太無情啦! 「他有家有業,有財有勢,又是地方上的

灯。馮二死後,丁三爺還是頭一個。」 武青雷可沒有去說馮二嫂傻,也沒有帮忙

在別人面前提起咱們談過的事 別人是勉强不來的……二嫂子!我想問妳點事 良心話,我可沒有像別人那樣將妳看成浪蕩女 事,沉吟了一陣,才低聲說:「二嫂子!說句 人。各人有各人的際週,各人有各人的立場, 她去指實丁三爺無情,他心中想的是另外一回 我知道妳絕不會瞞我,不過,事後妳却不能

的,我絕不會洩漏半點風聲。」 放心,我不是不懂事的鑑貨,只要武惫交代過 「武爺!」馮二嫂連連地點着頭說:「您

麼時候開始,常到妳這兒來坐坐? 一好一 ·武青雷才開了口··「丁三爺是打什 坐下,慢慢聊,」等馮二嫂在他對

莫三個月了。」 馮二嫂很認真地想了一想,才回答••「約

「天天來?」

不過缺了個三兩天。 「可以這麼說,我已記不太清楚,最多也

「他每天大都是什麼時候來?」 總在晚上八,九點鐘。」

一個人?」

「都是些什麼人?」 「嗯!不過,有時也會有朋友來會他…」

是縣裏的人。」 關店之後,每回來會他的人都不一樣,好像不 也不過三,五回,那些人來得都很晚,總是在 「不一定。這種情况並不多,兩個多月來

再說,有他在,也免得那些浮浪子弟來糾 我只不過睡晚一點罷了 「武爺!他是地方上的副團練, 誰敢得罪 到了關店的時候,三爺還賴着不走?」

麼? 「唔!那些人來會丁三爺的時候都談些什

D50

候, 他總是支使我作這作那的,怕我偷聽了他 「武爺!不用提啦!每當有人來會他的時

> 你怎麼突然問起這些來了? 們談話似的……」馮二嫂突然警覺:「武爺」

絲在酒壺裏想要殺我的人恐怕就是丁三爺。」 雷放慢了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放青竹 「二嫂子!我說句話妳可別吃驚。」武靑

。「丁三爺!爲汁麼啊?」 又復甦過來在她的脚上咬了一口。她喃喃地說 死不了大吃一**驚**,就好像那條死去的毒蛇突然 雖然武青雷已經先打了招呼,馮二嫂還是

呢? 丁三爺知道我在妳適兒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武爺!您跟丁三爺,是什麼樣兒的交情 「爲什麼?我可不知道。整個新城縣只有

候,他選教我跟他『會靴子』哩-我可真說不上來,打個比方吧!我去瞧他的時 然各懷異心。我跟丁三爺算什麼樣兒的交情。 相逢,却能一見如故;有的人相處數十年,依 「交情這兩個字可難說得很,有的人萍水

□聲••「缺德鬼--」 馮二嫂竟然懂這句話,不禁羞紅了臉罵了

算是個壞人,他不該如此算計我,要不然他就 尊他長幾歲,稱他一聲三爺,其實咱倆是平輩 的脚可以揮進同一隻靴子,這交情够好啦!我 定是走錯了路,身不由己: …」武青雷頗有感慨地苦笑着, 「二嫂子」 -我可是在跟妳說正格的,咱俩 「丁三爺不

青雷的話硬生生地斬去了尾巴。 話聲突然刹住,像是有一把無形的刀將武

在看什麼,也好像在聽什麼,他的手緩緩下伸 可怕,他的眸子中放射出像青冷的光芒,好像 抓住了一條長板機的腿。 在馮二嫂的眼中,武青雷的樣子變得非常

剛要張口驚呼的那一瞬間,一隻巨大的手按住 聲,洋油燈碎了,屋內一遍漆黑,就在馮二嫂 突然,武青雷揮動着那條長板機,吭瑯一

> 連幾個沒翻・兩人都到了牆脚根。 了她的嘴,另一隻手摟着她的腰將她掀倒,一

定能使她銷魂蝕骨,可惜這是在冷冰冰的地上 他是抱得那麼緊,那麼有力,若是在床上,必 **笛,同時也了解武青雷必定發現了什麼情况** ,而且還在生死邊緣。 馮二嫂已發覺抱着她在地上滾動的是武青

麼事,都別動,也別出聲。」 她耳邊悄悄說。「就躺在這裏,不管發生了什 按住她嘴巴的那隻手輕輕放開,武青雷在

住了武青雷的腰,似乎唯有如此,她才有安全 馮二嫂沒有說話,而她的雙手却緊緊地抱

鎭的武爺是獵人,可不是躲避獵人的野獸。」 分散,我還可以分別對付他們,如果讓他們聚 在一處,咱們就只有死路一條,快放手。白溝 耳朶輕言細語。「外頭有三個人,趁他們各自 「二嫂子!妳聽我說。」武青雷咬住她的

,她的手放鬆了,小嘴兒竟然在武靑雷的頰上 「小心點!」這娘們真够種,並沒有嚇量

地問:「妳還兒有沒有後門?」 武青雷那遷有心情享受軟玉溫香,他急促 「後門早就封死啦!」

「妳的睡房可有您子!」

「就這樣躺着,千萬別出聲。」

之處。武靑雷不愧是個高明的獵人,他判斷的 間的獵人必須要靠嗅覺和聽覺去辨別野獸匿身 人數就非常準確;三個,一個不多,一個也不 這漆黑的夜晚就像一座莽莽叢林,置身其

着, 不是目光銳利的人,絕難發現他的存在。他蹲 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撬門。 有一個在茶園的大門處,他一身黑衣,若

> 戶。他置身處是一條僅能通過一人的小巷,因身黑衣,也在用一把犀利的尖刀在設法鑑開寫 此他在工作時顯得不太順手。 另一個則在馮二嫂睡房的寫下 他也是一

的工作,只是靜靜地站在陰影下 已被粗大的木條封死時,並沒有堅持去執行他 衣,他的任務似乎也是破門,而當他發現後門 還有一個守在後門口,他當然也是一身黑

門窻同時破,兩個人同時露相,那就有了麻煩 就可以置對方於死地。而他也非常担心••萬 攝動的聲音。門簓一破,外面的人一露形,他 的角門;他的耳朶自然也聽得見這兩處用刀尖 的眼睛可以看見睡房中的寫戶,也看得見前面 因爲他沒有分身之術。 武青雷靜靜地站在馮二嫂的睡房門口,他

然推開之後,並沒有立刻進來。 結果是角門先繼開,敵人很機警,角門呀

有人走進來。 的人展開迎頭痛擊。但是,洞開的角門中並沒 ,並加反扣,然後閃身門邊,準備對前門進來 武青雷作了斷然的處置,他將睡房門帶上

這只有一種解釋:在前面擺開的人不敢冒失闖 入,去召集他的同伴去了 他探頭向外看,廊下,街心,都沒有人。

自己的判斷不可,因此他飛快而又輕巧地衝出 這種判斷未必肯定,但是武青雷非得信任

一縱而至對街的屋簷下。

魚貫走出 就看見三個黑衣人從茶園旁邊的那條小巷中 他的判斷是對的,當他剛在陰影下站定時

現了一羣野獸,你最好還是小心翼翼地掩藏你 也有例外,如果你單獨一個人去打獵,突然發 當獵人發現野獸時,應該非常高興;但是

那三個黑衣人絕不是初出道的嫩貨,從他

了火柴,如果他遭到襲擊,門外的兩個人就會在門邊,一個人走了進去。那人一進門就擦亮 們行動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很有經驗。兩個人守 務却完成了 同時支援。也許他們要犧牲一個伙伴,但是任

外·再也沒有發現別人 地方。他仔細搜查,除了躺在地上的馮二嫂之 雖不如先前那樣亮,依然能照亮屋內每一個 最先進去的人找到了破碎的洋油燈,點燃

們分頭再搜查一次:肯定他們所要獵取的野獸 他拍拍手,另兩個同伴也走進了茶園。他

- 那個姓武的到那兒去了? 另一個人抓住了她的頭髮,沉聲喝問。「說 若說馮二嫂不怕,那是欺人之說,不用說 兩個人合力將躺在地上的馮二嫂架了起來

不理不睬。 這三個黑衣人,因此她竟然垂下了眼皮,來個就在她左右,而且遷深信武青雷能够獨力對付 但是馮二嫂怕得並不厲害,因爲她知道武青雷 婦道人家,就是換了個男的,也會心驚膽顫。

巴,沒關係,我就在妳這身細皮白肉上多劃幾 肌膚上,獠笑着說··「二嫂子!妳要存心當啞 雪白堅挺的胸域,冷冷的刀子就贴在她溫暖的 道血口子,妳要是連痛都不喊一聲,我就喊妳 匕首,擦地一聲將她的上衣挑開,露出了她那 一聲女光棍。」 問話的漢子的另一隻手抽出了雪白鋒利的

「你們問的是那個姓武的? 馮二嫂不禁打了一個冷順,口裏也說了話

「白溝鎮的武青雷,妳還裝什麼蒜?」

們,我可不認識什麼姓文姓武的。」話?心念一橫,口氣也硬了:「要殺要劏隨你 雷上那兒去了呀?水饒麼?那豈不被武青雷笑 馮二嫂該如何囘答呢?她委實不知道武靑

> 前硬? ?割她一個奶子下來,看她還敢不敢在大爺面 毛坑裏的石頭 「瞧!」旁邊一個黑衣漢子挿上了嘴・「 又臭又硬,二哥!囉嗾甚麼

浪蕩女人。 的男人,她要在他面前擺個樣子;馮二嫂可不 是她這一生中所認識的唯一的男人;一個真正 是傳說中的馮二嫂,不是街坊隣居瞎說的那種 馮二嫂閉上了眼,在她的心目中,武青雷

並不想用强,而且他的口氣還緩和了許多。 二嫂子!妳和白溝鎭姓武的八桿子打不着,遠 - 你犯着爲他受罪?實說了吧!他上那兒去 問話的那個漢子並沒有立刻動手,看來他

的。 「我方才就已說過了,我不認識什麼姓武

坐在這兒跟妳說長道短哩! 「二嫂!這不是睜眼說瞎話麼?方才他還

有瞧見,我關在屋裏頭,又怎能瞧得見? 燈一熄,他就溜了。你們三個在外頭的人都沒 「如果你們問的是他, 我還是答不上來

她偷了幾個漢子都立刻招出來。」 『豎』『上』『下』都够緊,給她一刀,包管 「二哥!囉嗾甚麼?這種娘兒們是『横』

起了武青雷的聲音。 「你們是要找我麼?」突然,在屋子裏響

般沉穩地坐在那兒,面帶微笑,可惜壺中無酒 不然,他說不定還會淺飲細酌一番。 三個黑衣人一驚囘頭,發現武靑雷如泰山

是一個交代:他手裏既沒有刀,也沒有槍,大 不對啊!姓武的將兩隻手放在桌子上,這似乎 莫非他在要什麼花樣?莫非他已佈好了圈套? 三個人不禁面面相觑,姓武的好大膽呀。

愈是如此,他們三個愈不放心。馮二嫂是

聲轉過來的姿勢,絲毫沒有改變。 被放開了,而那三個黑衣人還是保持着剛才聞

我要和這三位朋友好生聊**聊**。夤夜來訪,必 「我就是白溝鎖的武青雷,」武青雷的態 ·來!各位請坐。」 「二嫂子!去換件衣服, · 嬌壺茶

個人當中的首領,他向另外二人打了一個眼色 · 三個人果然各搬一把椅子坐了下來 · 從他們 揪住馮二嫂頭髮,逼問她的人大概就是三 的地方可以看出來,他們已對武青雷採取

抱·兩脚擱上了茶几·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 「三位朋友是受了何方高人的差遺?」 武青雷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雙手胸前環

取武青雷咽喉。 以方才威脅馮二嫂的那把七首閃電般擲出,直 暗號之後展開,整齊劃一,不分先後。左右二 反而有了動作,三個人的行動顯然是在同一個 人,各抬右脚,踢向武青雷的腰際;正面那人 那三個黑衣人自然不會回答,不但不答

寫地一聲揷在椅子背上。 後,左右二人的兩脚落了空,正面來的匕首也 在椅子上來了一招鯉魚打挺,人已翻在椅子背 似乎一切都在武青雷的算計之中,他就坐

聊吧! 拚命,咱們又沒有深仇大恨,各位遷是坐下聊笑着說:「若是想玩玩,這地方太小,若是要 武青雷並沒有反擊,他雙手扶着椅背,微

領頭那人低喝一聲:「風緊!扯腿!」

領頭者的後衣領。 然不會讓他們走脫,長臂一伸,就抓住了那個 三個人立刻同時轉身向外縱去,武青雷自

像撞上了一道無形之牆,在極大的挫力下又退 了回來。武青雷在這飛快的一刹那已感到事態 另外兩個黑衣人正要衝出角門的時候,却

> 不妙,連忙將手中抓着的黑衣人往旁猛力一帶 • 可惜他還是晚了一步。

都挿着一把刀・選是老套ー 三個黑衣人遭到了同一命運,每個人的胸 殺人滅口

定要追出去,那只有兩種結果:一是自己胸口 個鬼影兒也見不到。 也挿進一把飛刀・一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連 。從對方那手準確的刀法看來,如果武青雷 武青雷再度打熄了燈,而他並沒有追出去

武爺!」黑暗中傳來馮二嫂惶急

「我在還裏。」

樣吧? 女關係完全沾不上邊,純粹出於內心的撫慰 結實的臂膀,關切地問··「武爺,您沒有怎麼 武青雷伸出臂膀環抱着她,這個動作與男 馮二嫂摸索着走到他的身邊,抓緊了他那

我..... **果我不待在這兒,妳早就已入了夢鄉,這都怪** 他輕柔地說··「二嫂子,剛才讓妳受驚了,如

懷裏。「武爺待在這兒,是看得起我…… 「武爺可別這樣說,」 「別說閒話了,我問妳,地上躺着三具屍 馮二嫂偎進了他的

首,妳敢一個人待在這兒麼?」 「怎麼!武爺!您要走?」馮二嫂緊緊地

抱住了他的腰

首得連夜處理掉,若是傳揚出去,妳的茶館只武青髷說::「我要去找白大爺,這三具屍 怕再也沒有茶客登門啦!」 「武爺!我寧可摸黑去找白大爺報信,

我一個人待在還兒,殺了我,我也不幹。」

才帶着馮二嫂離開了一盡香茶園。 如此判斷,他還是小心翼翼地作了許多試探 狙擊者不可能還在外面等着,儘管武青雷 「那麼,咱倆一塊兒去好了

面縣衙裏叫了幾個人,跟着武青雷來到一盡香的情况簡略地說了一遍,白雲天就立刻趕到對 報名姓,他就親自出來開了門。武青雷將發生 白雲天邊沒有睡,武青雷輕輕一敲門,一

青雷在胡亂編造故事。 是白雲天非常相信武青雷,他一定會認爲是武 首已經不見,甚至連血潰都沒有留下。如果不 其結果却使每一個人大感意外,地上的屍

的實力如此龐大,手法如此狠毒,如此俐落,「白大爺……」武青雷冷冷地說。「對手 你沒有想到吧?

「很簡單,武老弟!有誰知道你今夜宿在

「有四個人知道,不過只有一個涉嫌。」

「誰。

「您的副手丁三爺。」

兒吳一霸送到縣裏來的時候他裝病告假,請問 「白大爺!我只說明一件事就足够了,今 「他?」白雲天大驚失色,不停搖着頭。

存心要找白雲天的痛處,而且還是一踢一個正 彷彿武青雷今晚留在縣裏未囘白溝鎮,是

着,

使白雲天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

!你能肯定老三是裝病?」 耙。歇了好一陣子,才很沉靜地問: 多年的副手會來一招猪八戒下山-護自己人,但是反過來說,他也不相信跟隨他 白雲天不愧够得上沉穩老練,他並不去袒 ——倒打一釘 一武老弟

「絕對能肯定。」武青雷說得斬釘都鐵,

「武老弟!你倒說說看,是怎麼看出他裝

D52

病來着?」 。儘管他蓋着棉被猛發汗,他說話的時候我聽 「方才他躺在床上,我跟他聊了好一陣子

> 見過感染風寒的人鼻孔通氣的?」 得出來他的一雙鼻孔都通氣。白大爺!您可曾

「我只是暗暗納悶,當然沒有說破。」 「你當時沒說破?」

雲天巳經冒了火。如果丁川浩眞是裝病吿假的「好!你跟我來。」從語氣中可以聽出白 話,他是决心要辦人了。

「這兒怎麼辦?」 「白大爺!」武青雷站在那兒一動都沒動

個證人滅了口。」 不希望咱們前脚走,後面就有人來將馮二嫂這 嫂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這當然是一顆問路石 。後來我到您那兒去,囘來時馮二嫂已經歇下 絲。這些跡象對丁三爺好像都不大有利 的,結果酒壺裏知鑽出來一條奇毒無比的青 說是上次他到省城去馮二嫂托他帶的,馮二 門掩着,桌子擺着酒菜,是馮二嫂爲我備 「剛才丁三爺着人跟馮二嫂送胭脂花粉來 「這兒!」白雲天似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抓住機會絲毫也不放鬆。 「有用麽?」武青雷的口氣好傲,他眞是 「好!我帶來的人全部留下。」

要我怎麼樣?你說,我依。」 「武老弟!」白雲天苦笑着道。「你到底

我留在這兒。 武青雷道:「您一個人去看丁三爺的病。

給你一個完滿的交代。」 霸,的確費了不少心力。放心,這件事情我會 又同過身來說。「武老弟!你爲了捕捉吳一 「好!」白雲天扭頭就向外走,走了兩步

於,因爲他在頂撞白雲天之後,他並不快樂。 來。若說他存心找機會報復白雲天,那倒不至 白雲天帶着人走了,武青雷默默地坐了下

後,她似乎比以前穩重了許多。雖然她一直斜 馮二嫂也默默地坐着,經過這一場驚險之

> 道過了多久,她才開口輕擊道。「這眞是丁三眼瞅着武青雷,却一直沒有開口說話。也不知 爺幹的?」

「如果不是他,或者他是真病了,你往後 「沒錯。」武青雷回答得毫不猶豫。

三爺?還是爲我?」 「二嫂子!妳究竟是爲誰在担心!爲了丁在白大爺面前就不好說話啦!」

眉尖輕輕蹙起。「武爺!我若說爲你,你信麼 ·若說爲他·可能麼?」 「唉!」馮二嫂不輕不重地嘆了一口氣,

言風語地取笑我?: 青了。「我招也招了,悔也悔了,你又何必風 「武爺!」馮二嫂突然一聲冷叱,臉色都「爲什麼不可能?一夜夫妻百日恩……」

見,他很通人情,很壽道理。「算我失言,我種鐵錚錚的漢子會在馮二嫂面前低頭,由此可 實在不該這樣說的。」 「對不住,對不住!」眞想不到武青雷道

殺了我,我也是甘心的。」 「只要您看得起我,您別說打罵,就是拿刀子 「算啦,武爺!」馮二嫂又媽媚地笑了

去檢查門鬥去了。 心抑或無意,武靑雷竟然一本正經地跑到門 這話雖是發自肺腑,却太露骨,也不知有

拿火棍猛通爐灶,通了半晌,也沒通出半點 如此一來,馮二嫂竟也忸怩了,跑到灶下

街上傳來了急促的

有的精,氣,神 格外蠟黃。彷彿他跑了這一趙已經耗盡了他所 跨進來。他的面色在油燈的光亮照射下,顯得 白雲天第一個露面,他站在門檻處並沒有

跟去的人自然也跟了回來,却都站得遠遠

的。 望着白雲天,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地問。 這個現象倒使得武青雷發了楞,他怔怔地

「他死了。」白雲天的聲音很輕,很輕。

「沒有週着丁三爺?

「唉!」武靑雷搖了搖頭嘆息。「一個可 ·懸樑自盡,他沒有臉見我。

之色。「他以死償還了他犯的罪惡,不要再賣 「武老弟!」白雲天的目光中浮現了悻悻

使我失望,是您太累了麼?選是因爲天氣太熱 , 使您的精神不佳?」 「白大爺ー ·」武青雷冷冷地說。。「您真是

「武老弟!」白雲天的語氣一直都很和氣

・此刻却有了微慍。「此話怎講?」

殺掉,他豈不是一個可憐蟲?」 是別人殺他滅口。別人將他利用過之後再將他 ,糊塗一時啦!我敢打賭丁三爺不是自盡的 會逃?爲什麼一定要死?白大爺!你精明一世 道我識破他的裝病?就算他全知道, 「丁三爺怎麼知道您要去找他?他怎麼知 難道他不

個點燃了引綫炮竹,眼看就要爆炸。 張得像是一條條黑色的蚯蚓,他的軀體就像 這番話說得白雲天雙眉倒豎, 額上青筋鼓

身子佝僂着,聲音也低得使人幾乎聽不見。 在頃刻間,白雲天又突然衰竭,頭低下了

情:武青雷也絕不會去同情白雲天這種人。 意味。當然,白雲天這種人絕不需要別人的同 「想不到我敗得這樣慘!」 「是的。」武青雷的語氣中沒有絲毫同情

用力昂起了頭 你敗得很慘,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 「你說我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白雲天

有這件事情要跟你打賭,我還可以翻本。」 流露出一絲辛酸的笑意。「一百根綫斷了 我不想跟你比銳氣,更不敢跟你比豪情,唯 ,總算還有一根綫頭抓在我手裏。武老弟 「錯了。」白雲天緩緩地搖着頭,嘴角處 「哦?」武青雷不禁一怔,因爲他知道白

雲天絕不會吹牛 「夜太深了,你也該歇歇。明兒一大早,

是你上我那兒去?還是我上你這兒來?」 「我也不去,你也不來。」

「哦?」這囘輪到白雲天發楞了。

一較長短的大好機會。」 ,這大概正是年輕人跟老一輩前輩各顯身手, 們各幹各的。年輕人富機智,老一輩的多經驗武靑雷冷冰冰地說。「還是那句老話,咱

馮二嫂跑到武青雷的身邊,有些嗔怪地說 白雲天喟然地搖着頭,走了

「武爺!您到底是在跟壞人門?還是在跟白

「妳不懂,」武青雷揷上了門門,回身往

裏走。「二嫂子 「我睡外頭嗎?」 ·我今晚要睡在房裏。」

「武爺!」馮二嫂的頭差點垂到胸口上去 「妳跟我一起睡。」

「因爲丁三爺已經死了,這不算是『會靴 您怎麼又改變了主意呢?」

獵人。」 了運動。不够殘忍就不够資格成爲一個傑出的「老虎吃人是獸性大發,人獵老虎就變成 「武爺!此刻說這種話太殘忍了吧?」

話。符會兒打獵的時候,希望你一槍就將我打 馮二嫂媽笑着說。「武爺!您倒挺會說大

•若是一槍打不暈我,我可就不服你啦!」

安適。看上去,他的精神顯得格外飽滿。徐鵬舉起得很早,當然,昨夜他也睡得很

運動中斷,兩隻手臂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彷鵬舉站在窻前作着手臂擴張的運動,突然他的 個晴朗的早晨,也是一個和平寧靜的早晨,徐 佛是那位魔法師的魔指對他點了一下,將他給 「定」住了。 紅日剛剛昇起,鳥兒在枝頭跳躍,這是一

在那兒站了很久。也許整夜,也許半夜。 上,目光向這邊瞅着,還用手掩着嘴巴連打了外冷淸,那人是唯一的。他靠在騎樓下的柱子 幾個呵欠。一大清早就疲態盡露,因爲他已經 上一定會有人,並不稀奇;只因爲此刻街上格 爲什麼呢?因爲他發現對街有一個人,街

止。然後,他才打開房門,喊店小二鳥也汀舊繼續作他的手臂擴張運動,直到他作够了 身法很快就被他解開,他並沒有離開窓前,仍 。然後,他才打開房門,喊店小二爲他打洗 徐鵬擧畢竟不是平凡人,魔法師所施的定

測驗一下對街那個人是不是專門在這兒釘他的 店堂吃了一碗麵,然後走出了客棧。他似乎想 結果,他的判斷證實了,那個人果然跟了 洗過臉,吩咐店小二為他鎖上房門,來到

雖然那個人緊緊地跟着他,但他絲毫不緊張, 這兒幹什麼?難道還有別的差使? 新城縣已經沒有我的活兒了,還將我「釘」在 對小玉嘴裏說的那位「老爺子」却有點不滿, 不太安寧,而他却在聚賢棧裏睡覺。不過,他 反而感到高興;他非常明白,昨晚新城縣一定 他信步徜徉,轉了一個圈,又囘到客棧。

。有客?徐鵬舉不禁一楞。客已經迎上來了 剛一跨進客棧大門,店小二就告訴他有客

> 很斯文・・「這位就是徐鵬舉先生麼?」三十多歲,瘦瘦精精的,穿得很體面,說話也 「是的。」徐鵬舉非常鎭定,他這種人是

不大容易慌亂的。「請問閣下是……?」

一次畫展的徐鵬舉徐先生? 「請問您可就是兩年前在保定文林齋開過

問:「閣下台甫如何稱謂? 向親友告帮,那值一提。」徐鵬舉拱拱手,再 「正是鵬舉。那次書畫展說穿了只不過是

先生,眞是有幸,有幸-雨春正愁無覓處,却想不到誤打誤撞遇上了徐 縣長大人正想找一位高明書家代書一副壽聯 「敝姓蔡,草字雨春,是衙門裏的師爺

方命了。 折了志氣,再也沒有提過筆,這.....只怕有辱 爲那書畫展挨了不少老前輩的罵,一怒之下。 良心話,鵬舉自幼倒是挺喜歡舞文弄墨,只因 「蔡師爺!」徐鵬舉微微一皺眉。「說句

平縣的熊老爺子您可會聽說過?」 以您的年齡,那眞是難有的火候。徐先生!昌 服得五體投地,眞箇是鐵劃銀鈎,蒼勁有力。 麼樣,我是外行,不敢評論;您酌字,我是佩 我可不是浮言誇捧,你的畫怎

舉人吧!今年只怕已有九十多歲了。 「哦! 「嗯!熊老爺子今年九十三歲,他對您的 ·他老人家好像是前淸最後一科的武

字有一句最得體的評論。」 「哦!」徐鵬舉雖暗懷戒備之心,然而一

他老人家說,如果您是武將,手中的筆一旦換 到得意時,也會逐漸忘形 「熊老爺子說,您握筆的腕力是罕見的

成了刀,刀過處,必定橫掃千軍。」 「徐先生!熊老爺子年髙德劭,文武全才 「哈哈!太誇捧了!太誇捧了

,倘若沒有眞才實學,休想得到他老人家的讚

四資,務必請您大筆一揮。」 賞啊!」蔡雨春顯然很會掌握情勢,說到此處 語鋒立即一轉··「徐先生 我就去準備文房

「徐先生不必推辭,咱們回頭見。」

蔡雨

是失敬得很,若不是蔡師爺提起,還不識您這 春似乎唯恐徐鵬舉再拒絕, 「徐先生!」老賬房走過來打招呼・「質 一溜烟似地走了

經心地問:「蔡師爺如何知道我住在這兒?」 位鼎鼎有名的書法大師哩!」 「過獎了!」徐鵬舉客氣了一句 ,又漫不

於是就在還兒候着……」 多大年紀,那兒人氏……他就猜到您是誰了, 桌上,翻着玩兒,看見了您的大名,他就問您 「哦!蔡師爺常到小號走動,號簿就放在 「哦!這倒挺巧的。我回房裏去歇着,

迎出來,別再亂了禮數。」 師爺再來的時候,着人先知會我一聲,我也好 「是!」老賬房必恭必敬地應着。「您歇

早晨很凉快,正好睡個囘籠覺。然而徐鵬

舉却睡不着,他一直在想那位蔡師爺 糊要入夢,忽聽門外有人喊:「徐先生,蔡師 太巧了,的確太巧了,巧得使人起疑心。 徐鵬舉也不知在床上躺了多久。正迷迷糊 ……好像

爺來訪。」 面爲昨天的事向徐先生道歉!二方面嘛! 鵬舉一楞之際,白雲天搶先說了話。「徐先生 剛剛蔡師爺提到您,所以特地趕了來。一方 來人不僅是蔡雨春,還有白雲天, 就在徐

見識徐先生的高明書法。」 蔡雨春頗感意外。「你們見過?」

免盤問了徐先生一番,唉!真是不該,真是不道裏出了命案,因為命案現場在隔壁房,我難這裏出了命案,」白雲天苦笑着連連搖頭。「昨兒

「這是白大爺份內的事,怪不得……有頭緒 「白大爺說那兒話?」徐鵬舉很客氣地說

新城,想必是那邊派人追了來,奪回錢財,又 好東西, 「查出一點兒端倪了,死的娘兒們也不是 她在保定府拐了人家一批錢財,逃來

死、鳥爲食亡,可悲,可嘆!」 「唉!」徐鵬舉搖頭嘆氣地說。「人爲財

就要請徐鵬舉當場揮毫。 ,取出帶來的文房四寳,他親自磨墨,攤紙,甚一時一次, 蔡雨春惦記着他的差使,可不願意盡說閑

潤墨,一面將蔡雨春早就擬好的壽聯看了一遍 徐鵬舉也不客氣,捲起了衣袖,一面握筆

笑着問道。「這是誰的大作? 「雨春胡謅的,尚請徐先生斧正。」

方,不然身爲父母官的也不會送這樣一副壽 徐鵬舉笑着說。 「這位龔老太爺一定名重

蔡雨春不禁笑了

寫的:「鳳翔九宵,壽比九宵高; 的確。那副壽聯誇捧得非常厲害。是這樣

上欵是「龔老太爺鳳鳴公六十大慶」,聯 鳴慶三江·福勝三江長。」

公,並以如此誇張的聯語質壽,可見這位龔老 語嵌進名字,不足爲奇,身爲父母官稱壽翁爲 太爺在地方上有多重的份量了 墨酣筆飽,徐鵬舉一揮而就,雖然他自識

翼老太爺的身上。「徐先生沒有聽說過這位職 兩年未握管,仍然揮洒自如,筆筆有力。 老太爺?」 蔡雨春讚口不絕,而白雲天却將話題落到

「他老人家家大業大,財勢顯赫,但却不 「沒聽說過,也許是我孤陋寡聞。」

D54

的前頭。鄉團籌募軍火,他總是捐輸最多,新 城縣有他老人家,眞是縣民之福。」 恃財仗勢,修橋補路、施藥施粮,總是跑在人 「哦!」徐鵬舉似是聽得津津有味。 襲

老太爺的壽誕之期是那一天呀?」 「就是明兒呀!」蔡雨春揷上了嘴。「熱 徐先生要不要去瞧瞧?」

蔡兩春搶着說。「徐先生!明兒縣裏有一米晤面,那有貿然去拜壽的道理……」 鬧得很哩-「這太冒失了吧?」徐鵬舉笑着說。「素

們縣長大人的上賓。徐先生!這是百年難見的 個龐大的賀壽團,就冲着您的墨寶,當然是咱 盛會,京裏的名角兒都請到了,有一連串的好

同進同出,同起同坐,那比坐監還要難受。蔡 師爺!您饒了我吧!」 把我當自己人,我也就要說幾句不客氣的話 一向自由自在慣了。你要是敎我跟縣長大人 。我這個人最怕交結權貴,也最怕熱鬧場面 徐鵬舉冷冷地說: 「蔡師爺-承您看得起

能就走,多住個幾天,雲天是個武夫,却喜歡 慣了,也就莫逼他。不過……徐先生!你可不 交結雅士,趕明兒給真老太爺拜過壽,還要陪 白雲天緊接着說。・「蔡師爺!徐先生瀟洒

徐鵬畢說。「一定奉陪!一定奉陪! 您喝個痛快,好生討教討教。」 賓送到客棧的大門口。 客人告辭,徐鵬舉很知禮數地將這兩位貴

人。您瞧瞧,要人品,有人品。要文才,有文的那個徐鵬舉,就絕對不是你心中所要的那個白大爺,雨春說的不錯吧?如果他眞是我知道 才, 那會是殺人兇犯啊!」 拐了一個彎兒,蔡雨春才開了口:「我說

「的確・」白雲天的語氣很低沉:「說真

就不信。」 的,如果誰要說這個姓蔡的會殺人,我頭一個

「那不就結了,您趕緊朝別的方向去查查

白費。」 「當然啦!最少也撈到了姓徐的一幅墨寶 「不過,蔡師爺,咱們今兒個心機可沒有

把縣長的賀禮解决了 「那是你的收穫,我也另有收穫。」

着白裳天。 「哦!」蔡雨春不禁停下步來,楞楞地望

縣裏的娘們很少用,賽鳳那娘們的頭上就有這天手裏拿着一根女人用的髮夾。「這是洋貨, 裏去過。」 玩意兒。這最少證明養鳳生前曾經到姓徐的房 「瞧!我在床脚下檢到這玩意兒。」白雲

客棧,也許那根髮夾早幾天就掉到床脚下了 不許別的娘兒們用這類玩意?姓徐的昨天住進 們會好幾個月不敢吃肉食哩!」 我倒清楚得很,若是讓他們看**見**殺猪宰牛,他 白大爺!別的我不敢說,對喜歡舞文弄墨的人 白雲天沉默了好一陣,才喃喃地說:「唔 「我說白大爺,您別鑽牛角尖啦!難道就

我好像是在鑽牛角尖哩!」

進來。陶婆子一搭眼,就尖聲骤叫起來:「喲 婆子剛剛打開那扇「半開門」,就有客人擠了 沈少爺!你畢竟來啦!小草驢想你快都要想 晌午過後,黃泥巷就開始熱鬧起來了。

流裏流氣的模樣兒。「你說小草驢是假的,是 帶利還你四塊,够不够? 你惦記着我欠你的三塊大洋是不是?來,連本 「算啦!」沈炳坤嘴裏叨着烟捲兒,一副

白花花的大洋錢,半點不假,陶婆子兩隻

道你是好信用,别說是區區三塊,就算是三十銅鈴眼瞇成了一條錢。「我說沈大少,誰不知 塊我也不急啊!謝啦……小草驢,看看是誰來

娘們的被窩裏了 令人心癢的浪笑:「啊! 你這個沒良心的,我還以爲你死在那個騷 小草鹽像一陣風似地捲了出來,發出一陣 喲 ·喲,是我的炳坤

自會打發。」 驢都是你的啦!好好兒溫,有她的客人來,我 往沈炳坤面前一凑。「沈大少!這個下午小草陶婆子眉開眼笑地將她那張塗滿了白粉的臉子 請到房裏去好生侍候,盡在這兒磨什麼牙?」 「小草驢!沈大少好久不來了,還不趕緊

二哆嗦才不過三哆嗦,他就草草終場了 况沈炳坤心裹還有事,小草驢的看家本領七十大熱天,一「溫」就「溫」出一身汗,何

着大蒲扇不停地為沈炳坤揮扇驅熱。 小草驢眞够殷勤,遞上毛巾把子之後,拿

沈炳坤有一搭沒一搭地問。「嗳!聽說你

的心裏想着她呀?難怪方才那麼不濟事…… 們這兒來了一個新貨,叫什麼小玉的? 「吶!」小草驢立刻沉下了臉。「原來你

「我只不過問問罷了 「幹嗎呀!」沈炳坤趕緊伸出手臂摟住她

「怎麼呢?莫非她是個母夜义?」也管找不了樂子還要受一肚子窩囊氣。」 小草驢說;一小沈!老實告訴你,你若是

知道?哼!她偏要擺個臭架子,客人找她,只洋三角關門,五角拉鋪,一塊宿夜,她難道不排場?這種暗門頭,私寨子,賣的就是肉。大 資靑。黃泥巷又不是省城裏的大班子,講什麼 「人倒是挺標緻的,可惜呀-黄熟梅子偏

就得罪了不少客人。也真怪,陶婆子竟然由着許拉乾鋪,只許看,不許動。來了不過三天, 陪着喝喝茶,說說話兒,稍稍體面的客人也只

・她來了才三天? 今兒個才第三天。」

「怎麼囘事?小沈!」小草驢又瞪眼了, 「她是那兒人?以前幹過這一行麼?」

你問得那麼清楚幹什麼?是打算討她作老婆

好奇心的,問問又怎麼了?」 小草醴說:「要問你去問她,我怎麼知道 「妳瞧,眞是天生一隻醋罈子, 人總是有

她是那兒人?我又怎麼知道她以前有沒有幹過 「好!好!」沈炳坤豎起了白旗。「算我

耳光給搧囘來了。」 吧!聚賢棧有客人指名叫她,沒多久就讓一 跑,也不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比如說昨晚 生怕她的實貝被人偷了去,却又往私寨子裏 沈炳坤不問・小草驢却又自顧自地説了下 「這種娘兒們也質怪,兩腿夾得嚴絲合縫

就傳遍啦!妳是怎麼知道這兒有個小玉的?」 「這有什麼稀奇?一傳十,十傳百,很快 「她前天才來,怎麼就有人指名叫她?」

「那不就結啦!好嫖的男人對還兒的消息 「遷不是聽別人說的。」

她那種待客的態度一旦傳揚出去,誰還會來找 「小草驢!好事有人傳,壞事也有人傳,

的鳥,武大郎還玩夜貓子哩!比如說昨晚吧! **剛被人家一個耳光搧囘來,就有一個小傢伙子** 「那可不一定,什麼樣的人,就玩什麼樣

> 氣人不氣人?」 三角大洋可要被爺們折騰個半死,小沈一 口茶,說了幾句話兒。就是大洋一塊,咱們賺 跟上門來了。什麼人都不叫,偏叫她。喝了兩

「我看吶!那小伙子一定是頭一囘上陣的

塊大洋連騷味兒都沒聞着就走麼?」 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小沈! 「沒錯。一身細皮白肉,怯生生的,一隻 ·若是你,背化

小草驢連忙施出了渾身解數,可惜沈炳坤小草驢連忙施出了渾身解數,可惜沈炳坤一篇 "當然不幹,」沈炳坤心滿意足地將小草

找看你該到陳鐵牛那兒去買兩瓶大力丸啦!」 依然是草草終場。小草驢打趣着說:「小沈! 「別胡扯!」沈炳坤一面穿衣服,一面說

「我今兒遷有要緊的事哩!改天來,一定殺

青雷遷在等他的消息哩!他心頭覺得非常高興 武青雪交代他的事不但辦成了,而且還滿載 沈炳坤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有事,因爲武

吧沃,因此龔姓逐漸成了大戶。 與白籌河的接點上,佔了水利之便,土地自然 南角上,與白籌鎮正好成犄角之勢,正在易水 襲家橋距離新城一十八里地,在縣城的西 ×

過狀元?是否眞有這檔子事。已無從查考。反橋,於是……許多許多年前龔姓老祖宗是否出子。於是縣太爺立卽鳩工星夜趕造了一座狀元 水乾旱,只剩下一攤泥漿子,渡船不能行,馬祖宗出了一個狀元,率皇旨歸里省親,正逢易 匹不能過,狀元公又不能脫下御賜朝靴淪泥漿 翼家族人的說法。許多許多年之前,龔姓的老個橋墩子都沒見着。爲什麼叫龔家橋呢?且聽 龔家橋這個地名倒有些古怪,前後左右連

> 對錯不了的 正住在這兒的人十個當中有八個姓襲,那是絕

萬不能說他氣量太小。 兒去。有人說,白籌鎭是河北最大的鎭,龔老 太爺就頭一個不服氣。為地方爭面子,你可千 ,市面熱鬧繁華,比起白溝鎭來絕不會逐到那

口正好吃晚飯。不信是不是?真家橋的人都那 如是吃過晌午時份從大門口開始,才囘到大門 得出,中間是朱漆大門、兩邊是一字粉牆,打 個比方,如果你慢吞吞地圍着粉牆繞一個圈, 子有多廣,沒人說得上來;有多深?也沒人說 襲老太爺的宅子在襲家橋的西頭上,這宅

兒是暖壽之期,當然要朱門大開納福添壽啊! 兒十四,明兒十五,龔老太爺的六十大壽,今 今日却是大敞着的。爲什麼?那選用問? 套句洋名辭, 平日,那兩扇朱漆大門總是關着的時候多 約莫午後二時,太陽正毒,

了影兒。難道那匹馬上坐着什麼妖魔鬼怪,將 說也奇怪,他們的目的顯然是想攔住那匹白馬 **皂衣漢子,看架勢,一個個都具有非凡身手** 刹那。兩邊房廊下如兔起鵯落般躍起來好幾個 其實不然,就在這匹白馬衝進朱漆大門的那一 但他們只不過一露頭又飛縱回去,再也不見 院子裹看上去靜得似乎連個鬼影也沒有

那匹白馬去勢雖疾,收勢也快, 馬上人願

馬上人絕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一個年輕姑

襲家橋不是莊子,不是村子,它街頭整齊

街上正靜,突然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在長街上 魯起,俄頃間,一匹白馬如閃電般衝進了襲家

發一聲嘶鳴,前蹄掀起,硬生生地兜住了。 然有一套上乘的馭駕之術,才進大門丈許,就

娘,雖然滿面汗濕淋漓,却絲毫不滅她的嫵媚

之色。八個字 - 剛健婀娜,嬿姣多姿。

馬,正要往側院的馬房裏走,突然正面廊簷下她抬手擦去臉上的汗,牽着那匹健壯的白 傳來一聲大喝:「站住!」

喊有威嚴。那年輕姑娘果然不前停步,連那匹選一聲駭簡直像打雷,雷聲也不如道一聲 白馬都像有靈性似的豎起了耳朶。

野去?」 到那個年輕姑娘的面前,氣冲冲地咆哮道: - 了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快步跨過蹉院,來 明天是妳爺爺的大壽,一再吩咐你們不要亂跑 就妳偏不聽話,說,整個大半天,妳跑那兒

女兒玉雙:一個比男孩子還要野的媽姑娘。 的二公子士豪,這年輕姑娘正是龔士豪的實貝 不用說,道中年男子準是龔鳳鳴璽老太爺

着惡毒太陽,怎麼受得了呀?」 綽約的婦人跟着衡了出來,邊<mark>跑邊叫:</mark>「你這 是幹嗎呀?教訓孩子也得讓她到屋裏來哟!頂 「哼!每回我罵人她都裝啞巴,今天非得 「士豪!」一個三十許,四十不到,風姿

這丫頭也眞擰,勾着領子就是不說話。狠狠地一跺脚。「說,妳上那兒去了?」 。我的話才讓她過關。」鄭士豪似乎下了快

人伸手拉住了年輕姑娘的手。「玉雙!跟娘上 「士豪!要問也得上屋裏來問啊-·」那婦

雙士豪急得一跺脚··「蔥茹!孩子都是被

妳寵壞了。她現在巳經不把她的老子放在眼裏 「得了吧!」婦人一張嘴巴也够利,絲毫

不肯讓步。「如果不是你教她騎馬,教她玩槍 她那會這麼野?哼!還來怪我哩!」 與士豪氣得只有連連跺脚

到房裏去,她娘就忙不停啦!爲她擦臉,爲她女兒在母親面前總是得寵的,龔玉雙一囘 女兒在母親面前總是得寵的,龔玉雙一

「玉雙!瞞妳爹可以,可不能瞞妳娘。妳今兒凉茶後,然後爲她梳頭髮。口中很柔和地說。 擦身子,爲她脫靴子,爲她換衣服,爲她端上

冀玉雙抿着嘴唇,似是不願說,到最後還

早就出去了,這時候才间,妳到底去了那兒

是說出來了••「我到白溝鎭去了一趟。」 「又去找那姓武的?

• 使她點頭的動作看來非常僵硬。 「嗯!」她點點頭。由於頭髮在她娘手裏

根本沒將妳看在眼裏,妳又何必一天到晚揪着 。玉雙!妳這麼恁般沒志氣呢?人家姓武的 「玉雙!不用說爹屬妳,連娘都要屬妳了

「誰說我一天到晚揪着他來着?」小嘴兒

「既不想揪着人家,爲什麼三天兩頭往白

一甩,從梳粧枱前站了起來,「我只是去問問 ·妳瞎說個什麼勁兒? 」翼玉雙頭髮

他不來,咱們也不怨。我說妳呀! 端點身份。去問他幹嗎呀?他來,咱們不嫌, 他,趕明兒要不要來跟爺爺拜壽。」 「玉雙!不是娘埋怨妳,都十九了 ,也該

就是瞧不起爺爺,也就是瞧不起我.... 着手指甲兒,神色顯得很凝重。「他若不來, 我可不是這麼個想法。」龔玉雙咬

?白溝鎭的武青雷瞧得起誰?他連百里方圓恁 何况妳這個黄毛丫頭? 誰都要豎大拇指的白大爺都沒放在眼裏哩!又 「玉雙!我的乖閨女!瞧不起妳又怎麼樣

。「他若瞧不起我,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哼!」龔玉雙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

D56

就像她女兒心裏藏了什麼秘密似的。「妳憑什 「哟!玉雙!」她娘的眼睛瞪得像銅鈴,

麽跟他沒完沒了?莫非……呀!莫非他欺負過

敢動麼?! 想到那兒去了?妳女兒又不是三歲,兩歲, 」 雙玉雙急得直跺脚。「妳…… 他

拍着胸脯。「玉雙!他明兒個到底來還是不來 「那我就放心了……」她娘選不停地用手

是到保定去了。哼!鬼才信!根本是存心在躱 避我。」 ,就是沒見着他的鬼影兒。問他家裏的人,說 「不用提啦!差不多將白溝鎮,都找翻了

可就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啦!武青電在那兒她娘突然詭譎地笑了。「我說玉雙呀!妳 我可清楚得很哩!

「哦?娘知道?快說嘛!」

『哇!』龔玉雙大叫一聲,跳了起來。「說?姓武的八成在縣太爺那兒邀功等賞哩!」 我怎麼沒有想到哩!他準在縣裏,娘!妳可要 帮我一個忙。」 「吳一霸的事弄得沸沸騰勝,難道妳沒聽

默禱上蒼保佑妳多福多壽… 我一定準時趕回・從今兒起・我每晚一炷香 說我在妳房裏睡覺,今晚全家人跟爺爺暖壽 「我要到縣裏去一触,爹若問起來,妳就

也不吃,也不喝 我就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去跟爺爺拜壽 「玉雙ー 「娘!」翼玉雙耍賴了。「妳要是不答應 ·妳就是說破阻皮我也不答應。」

日落之前妳一定要囘來。妳爹的火爆脾氣一發 •娘也護不住啊!」 「唉!我眞拿妳沒辦法,不過話先說好

「娘 妳放心

> 樹薩下就坐着兩個人,他們是武青雷和常老五路邊三棵老槐樹,樹蔭下正好歇凉。這時 當然,他們絕不是坐在這兒貪原快。 「常老五!你算過沒有?從黄泥巷陶婆子

百來步。 門口到這兒有多遠?」 「我走了兩個來囘,精確地算過,約莫三

> 的話,於是小玉認爲這個人非做掉不可了..... 白彪去的目的不是狎暱,他必然問了許多露骨

小玉有牽連。當然先要將她看成發號施令者。

「常老五!咱們現在既然認爲白彪的死與 「武爺!您說小玉是殺人的主謀?

不過,又有了一個新的問題,她如何通知行兇

你計算的是那一條?」 ·從陶婆子到這兒有三條不同的路

這樣假定,白彪當時正在想心事,所以脚下 就不該繞到這兒來。 就不擇路。如果他想快些囘到他大伯那兒去, 「當然是算最遠的一條。武爺!咱們可以

疑。而且他和姑娘們週旋太久,也會留下深刻接到小玉的指示就要行動,忽促離開會使人生

立刻又將這種可能性否定了。「不可能。他一

「偽裝嫖客等待小玉的指示嗎?」武青雷

「也許兇手早就潛伏在陶婆子那兒了。」

的印象。一個高明的殺手絕不會如此作。

「那麼……?」

「常老五!姑娘們送客人到門口是很尋常

白彪後面,他會發覺嗎?」 腦最好。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有個人跟在 「對!常老五-·你們三個人當中數你的頭

「他一定會發現,白彪道點警覺性速沒有 「殺他的人一定是預先等在這裏了?」

「那麽,問題就來了。殺人者預先並不知 「我想是的。」

道白彪要經過這兒呀?」 「武爺!」常老五的腦袋瓜兒還眞管用

彪繞遠路的時候,他可以抄近路。瞧!那邊是 一排矮牆,如果兇手抄近路,還可以使白彪不 「咱們這樣假定,兇手從聚賢棧就釘上了白彪 一直釘到黃泥巷,又從黃泥巷走出來。當白

「嗯!不太離譜了。不過,我認離開他的視幾,到還兒剛好堵上。」 是從聚賢棧跟來的,而是從黄泥巷追出來。」 「爲什麼?」 不過,我認爲兇手不

「您是說……?」 「因爲那時還沒有殺死白彪的理由。」

「殺死白彪的動機是白彪見過小玉之後才

門口時向行兇的人下達了指示,一個眼色,或「那麽,我們可以假定小玉是在送白彪到 者一擺頭就行了。」

口聽候差遺麼?」 「武爺!難道行兇的人一直站在陶婆子門

在走動那不足爲奇。若是老站在那兒就不妙了 。那麼,他一定潛伏在一個別人不注意的地方 ,而且遷能隨時注意小玉的指示。 下,「問得好!問得好!私寨子門口有狎客 「常老五!」武青雷重重在他肩頭上拍了

沒有?小玉的房間有一扇窗戶。」 那就沒什麼稀奇了。 **小就沒什麼稀奇了。常老五!不知你留意到「猛一想的確很難,如果經過仔細的安排常老五說:「那可就難了啊!」** 「有的。」

過去是一座魚塘,不過,魚塘好像已經沒有再「寒戸後面是一塊空地,堆滿了垃圾,再

「對!塘裏沒有水。」

,如果有一個人躲在那兒,是不會引起別人注 「可是塘邊那看守魚塘的草寮並沒有拆除

「武爺!你是說:

條約巾在窗口揮動一下,就和他取得了聯繫。 對着小玉的窓戶。小玉只消關關燈,或者拿一 「如果那個行兇的人躲在草寮裏,就正好 他再到陶婆子的門口來聽候下一步的指

「對!可能,很有可能。」常老五顯得很

假設,就得往這條機上去追。」 **壓根兒就沒有關係。不過,咱們既然有了這種** 「當然,這一切都是假設,也許白彪的死 「是!武爺您吩咐。」

放 座草寮,如果發現有人上那兒去,就釘住他不 「從此刻起,你和熊斌搭檔,嚴密監視那

我這就去。

危險嗎?」 「慢點!常老五,你可知道這樁工作有多

「放心,武爺!咱們會小心。」

什麼,也不要來找我,就那麼釘着,我自然會 不管任何情况,兩人都不要分開。如果發現先。你和熊斌兩個人盡量不要暴露目標;還有比起來你又嫩得多了。我告訴你幾個原則。首 鼠,而是一頭狼,狼是旣兇殘,又狡猾的。」 不時來察看,這囘你們要獵的可不是一頭地老 「常老五!你懂得不少,不過,跟這種人

只要跟您打過獵,就一定會成爲一個高明的獵 武爺!」常老五興緻勃勃地說:

> 轍兒啦! 「是的。多麼高明的獵人如果死了也就沒

回頭望時,他已消失了踪影。 常老五的行動也眞够快,等武青雷走了幾步再 武青雪拍拍常老五的肩膀,站起來離去。

武青雷也就回到一盏香茶園去,因爲他漂

的新聞啊!武青雷剛坐下。就有一個人到了他 ?白彪被殺!丁三爺上了吊,道都是天一般大擊慶耳欲擊,新城出了道麼多事怎會沒人談論 約了曹祿待會兒在那邊碰頭。 今天茶座上可熱鬧得很,而且高談闊論之

怎麼跑到這兒來啦?」 的面前,是他作夢都想不到的翼玉雙。 「咦!」武青雷不禁大吃一驚。「妳?妳

只許男人泡茶館,女人就不能來?」 的茶几上,大模大樣在他對面坐下 「怎麼?」龔玉雙將她的茶盞端到武青雷 。「怎麼!

找。 「嗨!」武青雷不想跟她頂。「妳也眞能

你逮着了,難道你比吳一霸更厲害? 「那有什麼稀奇?與一霸那麼會躱,也讓

壽? 「別在這裏嚷嚷,說吧!找我幹什麼?」 「我要問問你,明兒,去不去跟我爺爺拜

「不一定。」

地挑了起來。「還是什麼話? 「不一定?」龔玉雙那一雙修長的眉毛倐

空。 武青雷說。「我選不知道,趕明兒有沒有 **鄭玉變說。「如果你是待在還兒領賞,明**

爺爺拜壽。 兒也會有空,告訴你,縣太爺明兒也要去跟我 「龔玉雙!我不喜歡妳用這種口氣跟我說

「武青雷!我也不喜歡你用這種口氣對我

爺的,我說哩!那有大姑娘坐茶館的……嘻嘻

是說風趣話,武青雷的態度很嚴肅。

「那是一定的,不過你必須活着。」這不

話。

說話。一

鎭 「我的腿教我來的……我上午曾去過白溝 「那不就結啦!誰教妳來的?」

上手的?」 當,人倒是挺漂亮的,武青雷!是什麼時候驅 你到保定去了,真會騙人!哼!我就不上她的 「你們家出來一個梳長辮子的大姑娘,說

焰。

氣, 不要去跟我爺爺拜壽。」 呀?就算我不該問,也犯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 色,霍地站起,連忙陪着笑臉說:「這是幹嗎 …這都是閒話,要緊的還是明兒你到底要 在武青雷而前她可不敢。見武青雷驟然變

先泾過去。 :「我方才就說過了 見對方陪潛笑臉,只得又坐了下來, ,只怕勻不出空來,至於壽禮,大概今兒就會 「武大哥!誰稀罕你的壽禮啊!只要你明 ,只要有空,我就一定去 緩緩地說

已經非常露骨。 兒去拜壽,我臉上就有光彩啦!」鄭玉變的話

我去不去,跟妳又有什麼關係?」 懂。「明日是妳爺爺作壽,又不是妳過生日

她似想不到武青雷會說出這種冷漠無情的話。 襲玉變的眼睛瞪得溜圓,滿臉錯諤之色

「也去過你家。」 「唔!」武青雷勾下了額子, 不想搭話

襲玉變在她娘面前使性子,耍千金小姐脾 武青雷猛地抬起了頭,目中射出憤怒的火

武靑雷倒也不願意使襲玉變過份難堪,又

「這我可就不明白啦!」武青雷却佯裝不

- 是那家的麗女?眞嫖緻哩!

如今我又跑到這騷狐狸窩裹來,算是盡了心,個白眼,氣呼呼地說:「白溝鎭我也去過了, 你愛去不去,不過,話可要說明,你若明兒不 雷的面,她不敢過份放肆,冲着馮二嫂瞪了一 去,我就跟你沒完沒了。」 寫玉變氣得眞想動手了,不過,當着武帝

「武爺!」馮二嫂冷冷說:「你以爲我想冲她一瞪眼,她那蹑靜的咀吧才又閉了起來。掉頭就走。馮二嫂似乎想喚住龔玉雙,武青雷 是騷狐狸窩。咱們這兒是作買賣的地方,請她留她多坐一會兒麼?我只不過想問問她,那兒 她的話真像一串鞭炮,劈哩嘩啦放完後,

惹她。 「三嫂子!往後若是再遇見她,最好是草

咀吧放乾淨點。

「她是真老太爺的孫女兒。 「怎麼?她是閻王的女兒,惹不得?

士? 「麵老太爺?莫非就是那麵家橋那位大藥

「沒錯兒。

樣一個母夜义似的孫女兒,老天爺也太捉弄人「啊呀!那麼一個大好人,怎麼會生出這 「三嫂子!冲茶: 」那邊有人叫,馮一

香茶園,如果馮二嫂看見他離開, 嫂還才捧着茶壺去忙她的了。 , 一定又會問

這問那的。 如果女人不喜多話,那就太可愛了

容中可以聽出,今天他們還是第一次見面。客棧中待命,當然不會撲空。從他們談話的內

武青雷很順利地找到了曹祿,後者一直在

「連我五個,其中有…

只怕還用不上他們。」 我就知道來的是那些人,够了。我看,今天「別跟我報名報姓的,只要你說來了幾個

隨時聽候大哥的指示。」 「我已經吩咐過了 ,誰也不許離開客棧

借一匹快馬,趕緊囘白溝鎭一趙。」 「曹祿!福記驟馬店跟咱們是老來往,去

·我這就去,是有什麼差遺?

的點 掛號的時候就說從保定來的,就用本名也無妨 天擦黑的時候進城,來了之後,就投聚賢棧, , 反正也沒人認識她。住進去之後, 手面闊綽 有機會就盡量擺譜,我會找空檔跟她連絡 「教錢姑娘趕緊到縣城裏來一趟,最好在

「我記住了。還有別的吩咐麼?」

六十大壽,今兒一定要將壽禮送過去,豐盛點 也新鮮點 告訴管事的,明兒寶鳳鳴老太爺

焰火,是遠從京裏頭買來的哩! 已經送到襲家橋去了;是整整一百盒最新奇的 「這倒不勞大哥您費心,聽說壽禮一大早

「那就行了,你快去吧!」

的事,如今晚兒,人拿到了,也送到了白雲天別怪我多嘴……拏吳一霸本來就不是咱們份內別任我多嘴……拏吳一霸本來就不是咱們份內 !我看您還是同白溝鎭去享您的福吧!」 的手裏,往後咱們可以不管這檔子事兒。大哥 「怎麼啦!曹祿?什麼事嚇破了你的膽子

·我曹祿跟了您好幾年 - 也多少

挺囉嗦的。」 長了點兒眼力,看光景,這檔子事再管下去還

D58

,就得管囉嗦費氣力的事兒。曹祿!走人吧!的脾氣,稀鬆平常的事兒連問都觸得問,要管

「曹祿!你跟了我那麼多年,也該了解我

別在這兒閑磨牙了。」

斌探頭探腦地走過來。 要在那兒跟他碰頭。剛走了沒幾步,就看見熊 去泡一陣子,待會兒熊斌,常老五,沈炳坤還武青雷又走了回頭路,他還得再上一盞香 「是!」曹祿不敢再曉舌了

狗熊!你走路探頭探腦地幹什麼?」 武青雷忙不迭地迎過去,沉聲發問:「大

啦! 面前,嗓門壓得低低的。「武爺!炳坤給人宰 「找你啊!」熊斌一個大步走到武青雷的

這無異拿棒子在武青雷頭頂上重重地敲了 ,眼面前只冒金花。好一陣子,他才問道

刀穿心,神仙也救不活哩! 「傷得重不重? 「武爺!您還問傷得重不重理?翹啦!」

個地方。 熊斌說:「巧蒼哩!就在白彪被宰的同一 「在那兒?

「你們三個人不是在一起的麼?怎麼讓他放單 「走!咱們瞧瞧去,」武青雷邊走邊問。

婦那兒見,就這麼分了手。我跟常老五剛坐下他就想將新衣裳贖出來,咱們約好了在馮二寡紡掛褲押在當舖裏,今兒武爺賞了他幾塊錢, 常老五趕去出事的地方,我就四處來找您。」 茶還熱得沒進口,就聽說炳坤讓人給宰了. 「武爺!是這麼囘事,他有一套嶄新的杭 「我也剛離開一盏香沒多久呀!

過半個鐘頭而已。」 一盞香,炳坤跟咱們分手,算到現在,也不 您前脚走,我跟常老五後脚就到

「大狗熊!他去當舖贖當,非得經過那個

熊斌立刻優了眼,接着又連連搖頭。

對啊!不對啊!贖當不走那條路,那是上黃泥

武青雷說:「莫非小沈又想抽空去找小草

候私寨子裏熱得透不過氣來,我看… 「不會吧?一大早他就吃飽啦喝足!這時 <u>_</u>

到一片嘈雜之聲。 仵作正忙著驗屍,七嘴八舌,衆口紛紜, 圍了不少人,白大爺帶了 二人邊說邊走,已經到了命案現場,四週 八舌,衆口紛紜,只贈

一個眼色,一個人背轉身子向僻靜的地方走 武青雷顯然不願意跟白雲天照面,立刻打

常老五眼尖。立刻跑了過來。

去

直透心臟,刀法又準,又狠。」 聲音仍然有些發抖·「一刀從左肋下刺進去 「武爺!」常老五雖然很够鎮定,說話的 「常老五!」武青雷兩道銳利的目光釘着

熱,是小沈搶着要幹這份差使,我可拿他沒辦 地點了又點••「是的。……可不是我偷懶,怕下似的,猛地打了一個冷顫。腦袋瓜兒忙不迭 懶,怕熱,又將這樁差使交給了沈炳坤,是不 話,我吩咐你監視魚塘邊那座草寮,但是你偷 他,語氣非常有力。「你可要在我面前說老實 常老五就像被人用鋼釘在脊樑骨上扎了一

使,如今晚兒死的一定是你。我太小看了對方 「常老五!我不怪你,若是你去幹這份差 一露頭,對方就立刻看出了苗頭,

臭婆娘…… 私寨子就脫不了干係,尤其是那個名叫小玉的 常老五說:「武爺!如此說來,陶婆子的

」武青雷垂頭喪氣地說••

果咱們現在就公然地直搗陶婆子的私寨子,咱方敢這樣明目張膽地蠻幹,就一定有把握。如 幾隻地老鼠而已。 就別想獵什麼老虎,花豹了,充其量又是抓

「武老弟!你也在這兒?」背後突然傳來

冷冷地說•「來瞧瞧熱鬧。 武青雷想躲,却躲不掉,只得面對現實。

說幾句話兒。」 說:「你倆到邊上去站一會兒,我要跟武老弟面上立刻有恍然大悟的表情,一揮手,冷冷地 白雲天目光從常老五,熊斌的臉上掃過,

蒼貓,那敢說個不字,連忙走開了 這兩個混混,平日見了白雲天就像老鼠見

湛兒。 「武老弟 我倒沒想到你用上了這三個混

走了邪路…… 「他們都是血性漢子,沒有人指引他們才

「走邪路總比走死路要好得多。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是什麼意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沈炳坤被

殺,你要負完全責任。」

「哦?我倒要聽聽其中的道理。

派姓沈的展開了行動。一動就被對方咬上了,「昨晚我向你露了點消息,今天你就資然 殺他跟殺白彪的人是同一個。如果你沉得住氣 不輕舉妄動,姓沈的恐怕還不會死。」

爺來指責我。如果吳一霸不在縣衙門口挨那 是應該對沈炳坤的死負責,但是輪不到你白大話也立刻從他那歪曲的嘴形中流露出來。「我 刀,早就天下太平,沒有這些事了。」 話也立刻從他那歪曲的嘴形中流露出來。 武青雷面部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刺耳的

的反應,他的臉上竟然還浮現淡淡的笑。 這是致命的一擊,然而白雲天却沒有激烈

人可乘之機。

「不錯,你是一個獵人,而且還是一個傑 「白大爺!我只是一個獵人。

手。絕不會去選擇一個年邁體衰反應遲鈍的人 果我選擇伙伴,一定會選擇一個同樣年輕的好 年紀的人也同樣會逞意氣。白雲天挨此重擊之 我全身充滿活力,我的反應快,耐力强,如 只有年輕人才會迳意氣嗎?不盡然。上了 「白大爺!你應該說我是一個年輕的獵人 這就是我不願與你合作的原因。

後,立刻揚臂高呼:「來人!」 他的侄子白月新立刻帶了兩個彪形大漢跟

有話要問他們。」 兩個人帶回去。死者沈炳坤是他們的朋友,我 白雲天招手向熊斌和常老五一指。「將這

用這種手段來報復我在言語上的不敬,那就未 武青雷忍不住開腔了:「白大爺」 ·如果你

城,囘到白溝鎮去,我辦案子不希望有人攪和 請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你立刻離開新 個水落石出,我就從新城爬到白溝鎭來向你謝 。三天之內,我若是沒法子將吳一霸的案子查 白得毫無血色,說話的聲音也在微微發抖。「 「武青雷!」白雲天那張面孔此刻已是蒼

在縣城裏?」 讓。他怒氣冲冲地問道。「你憑什麼不識我留 白雲天已經動了肝火,而武青雷却不肯退

「哦!原來你是仗勢欺人

一憑我是鄉團的總練

牢。他若抗拒,就格殺不論。 制他的肝火。回身向他的侄子下令。「月新! 着不走,你就攆他;撵他不走,就將他關進大 從現在起,你就跟住他。若是日落之前他還賴 「隨你怎麽說。」白雲天似是已經無法尅

後。 不到的,他楞在那裏,眞不知道該如何去善其 衝突的結果會如此嚴重,倒是武青雷想像

雷和白月新兩個人。 的人也被鄉團的團勇驅散,現場只剩下了武青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死人抬走了,看熱鬧

怕傷心,樹怕剝皮,難怪他發那麼大的火。」 的話委賞也太重了一點,傷了大伯的心 「武大哥!」白月新輕輕地說:「你剛才

方圓百里之內,年輕人莫不拿你當偶像,你難 「那件事早就過去了,武大哥心胸豁達, 「他也傷過我的心。

道 「這些都不去說啦!你真的要執行白大爺

抗 「武大哥!他老人家的命令,誰也不敢違

兒見面 • 你看着我出城…… 麼濟,白大爺限令我日落之前離城,日落之前 **我還可以去料理幾件私事,咱們約個地方待會** 「好!我絕不讓你這個作小輩的爲難,這

,我只有依令行事,武大哥!我要親眼看着 「武大哥ー 非常對不住,大伯既然這般吩

免得你放不下心。 白溝鎮,沒我抖的。既然如此,我這就走,也 武青雷聳聳肩,自嘲地說。「新城縣不是

武青雷絕沒有要心眼兒,找個機會再囘頭,一直跟出城好幾里路,他才囘了頭。 武青雷倒很乾脆,說走就走,白月新也很

笑話;也等着白雲天從新城爬到白溝鎮來向他 冷了,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等着看白雲天的

何向她交代 滋生了疚愧之情。爲了誘捕吳一霸,錢瑞芝帮能在路上碰到曹祿,遇上錢瑞芝,他心頭不免 不少忙,如今弄得灰頭土臉,眞不知道該如 他的步子跨得很大,走得很快,他只希望

只是等待潜敵人的突襲,故作不知在反擊時才武青雷的反應很快,但他並沒有循擊轉頭,他 會佔到便宜。

雲天的聲音。

手。 是白雲天,他潜伏在樹林子裏,向武青雷招 武青雷不得不停住了 ,他轉頭望去,果然

答案,武青雷還是轉身走進了樹林子。 他回去帮忙麼? ……雖然這些疑問一時得不到

迫不得已的。你也該想得到,我白雲天就算吃的肩頭上。「首先我要爲剛才的事道歉,那是 糞長大的,也不可能當衆說出那番話來。!

「武老弟ー 「白老爺!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回去·對方就不防了呀!」 好利用上了。明處,我將你轟走,你暗暗再走 摸透了。外頭都知道你我之間有過節,我就正 沈炳坤的被殺,就可以看出對方把你的行動也

面十又算得了什麼?來一 「武老弟!爲地方,爲百姓,你我個人的 ·我問問你,你可是命

被白雲天一盆冷水潑下來,他已顯得心灰意

潑刺一聲,路邊的樹林間突然有了響動,

「武老弟! 」樹林間傳來一聲輕喚,是白

這是怎麽回事?趕來向他賠不是麽?要追

「武老弟! 」白雲天伸出一隻手來按在他

你還不明白麽?敵暗我明,從

武青雷說:「好計策!不過,我的面子往

沈炳坤去探了陶婆子的私寨子? 「武老弟! 「有選回事。」

我已查出點她的底細來了。 但是你却打草驚蛇了。小玉那娘們太有問 我當然不能怪你這樁事作得不

據點,她在那兒坐鎭指揮,她手底下只怕有不「她根本就有問題,陶婆子那兒只是一個 少好樣兒的殺手。」

「武老弟!這只是猜測,憑據呢?」

樊大武師的女兒會去幹流篇,這不太玄了麼? 親名叫樊捌海,是華北有名的武師。想想看, 來之後,你一定會大吃一驚。小玉姓樊,她父 」白雲天說 「武老弟!這內中只怕牽扯很大,我說出「憑據早晚要被咱們抓到。」

消息確實麼?」 一閃而逝,低潜頭,很沉靜地問。 |而逝,低潜頭,很沉靜地問:•「白大爺的武靑雷顯得非常吃驚,不過他的驚色只是

「絕對可靠。」

白墨六說··「下落不明·我正在派人追查 「如今樊期海這個人呢?」」

突地一轉。「白大爺將我攆了出來,如今又数 他的行踪。 關於樊期海的事,武青雷沒有再提。話鋒

,爲百姓,一切多包涵。待這櫓公案了結之後正。「武老弟!我還是重覆那句老話,爲地方 多少有點打趣的性質,接着,他的神色突然一不是個很好的落脚點嗎?」說道番話,白雲天 我偷偷回去,我在那兒落脚呢? 「武老弟! ·你的事我全明白,一 一盏香那兒

伸出了巨靈掌,是存心打一頭老虎呢?還是拍作出了巨靈掌,是存心打一頭老虎呢?還是拍 死一隻蒼蠅就算了。」 • 我會當衆給你找回面子。」

這話問得很含糊,但是白雲天却聽得懂。

虎才伸出我這隻手的。」他神態嚴肅地説・「我當然是爲了要打一頭猛

辦一樁事。 委屈我都受: -- 白大爺-- 有道句話,不管多大的 … 白大爺回去之後,還得麻煩你

「什麼事,你說。」

武青雷說:「派人把常老五跟態斌這兩個

人抓起來。」 「哦!」白雲天大爲訝異。「爲什麽?」

後,單獨緩禁在縣衙裏,派人嚴加看守……嗯 「有好幾處哩!是……」

我一候。」 爲號,今夜三更時候,請白大爺在那側門邊候 「請白大爺隨便選一處側門,在門外掛燈

一咦-武老弟!瞧你那副神秘勁兒,要幹

「我要去問問常老五和態斌, 到時候你就

定要告訴我, 走了幾步,又同過頭來說。「武老弟!我又要 「好!三更,我一定等你。」白雲天轉身 可不能再悶在肚子裏。

舊話重提,你若知道什麼,或者發現什麼,一 武青雷冷冷地回答•「白大爺 ·我還是回

您那句老話:該告訴您的我是一字不關:不該 麼,却又沒有說出來。最後輕輕嘆了一口氣, 告訴您的我是一字不漏。您可以請囘了。 白雲天又對他擬視了一陣,似乎還想說什

露出一股陰冷的笑意。深沉,神色仍是那樣鎭定,只是嘴角處逐漸流 天色,心中彷彿若有所思。他的目光仍是那樣 武青雷站在原地未動,目光凝視着向晚的

D60

剛上燈,徐鵬舉就走出了聚賢客棧。他還

前;那老頭兒也是照樣瞇着眼睛打盹兒。 那片空地上;也依然來到了那老頭兒的測字攤 是那樣悠閑地東逛西蕩,最後來到了城隍廟前

「測字?」
州老頭兒將盛着紙捲兒的盤子 「老先生!」徐鹏舉一聲輕喚。

拖兒丢了下去,徐鵬舉也是照樣拿起了那個紙動盤中紙捲兒的時候暗暗將手中來帶的一個紙 一切過程和頭一次完全一樣,老頭兒在攪

「老先生 ·這無字天書如何解?」

聰明白了?」 語問**蒼……外帶一句話,明日夕陽之前。**您都 遍:紅黃藍黑青紫,除却巫山不是,抬頭無「你仔細聽,我道裏有三句六字詩,只說

將號簿往那女客面前一推。「姑娘掛個號, 就來侍候您。」老賬房向徐鵬舉打過招呼之後

他抓了一把銅元放在攤子上,然後離去。 「聽明白了。」徐鵬舉的神色顯得很沉重

之前要幹掉白雲天」。這是天般大的擔子,如」,再加上那句話,就變成了「明日夕陽西下問蒼天。所隱去的三個字凑在一起是「白雲天 句應該是除巫山不是雲,第三句則是抬頭無語後一個字。七色應該是紅黃藍黑靑紫白,第二 今落在他的肩頭上,他的脚步怎能不沉重? **慣用的「砍脚」切口,「砍脚」就是隱去了最** 這三句不成詩的詩,只不過是江湖黑道上現在,他的脚步變得非常沉重。

使他成爲一個非常成功的殺手。他的眼中沒有等待,守候的耐性,再加上他那精湛的刀法, 按常情,他根本就不該留在新城 天,他也並不覺得有何吃重。他只是覺得老爺 相同的一條命;一條脆弱的生命。去放倒白雲 强弱,貴賤之分,在他的刀尖所指之下,都是 在這種節骨眼上下達這個命令很不近情理 徐鵬舉有溫文雅儒的外表作掩護,又具有

> 功高强的人,却害怕去對他有了防範的人。 的,說句良心話,徐鵬舉不在乎去對付任何武春又和白雲天雙雙前來索字。這些都不是偶然 他留下。……早晨對街有人釘着,接着,蔡雨

那一條青石板鋪砌的大街,同到了聚賢棧。 脚步沉重,心情也沉重,但他還是走完了

該長在一個女孩兒的臉上。 二十冒頭,穿着樸素,梳着兩條辮子。當徐鵬喜歡女色。徐鵬舉不免多看了一眼。年齡約莫 她生得很俏麗,只是那雙眼睛太利,太亮,不 舉進門的時候,她回頭望了一眼,徐鵬舉發現 櫃前站落一個女客,喜歡玩刀的人多半也 徐爺 ·您坐會兒,我給這位姑娘掛過號

幾天就走… 崩的芝……對了,就這三個字,從保定來, 筆在我手裏怕有千斤重,就勞勞您的駕吧! 這是鄉團白總團練立下的規矩。」 那女客爽爽氣氣地說•「賬房先生 ·趙錢孫李的錢,瑞氣千條的瑞, - 這支 住芝

大牛帶那姓錢的女客上了樓,老賬房也堆到後面叫張婆子來侍候這位姑娘沐浴淨身。」 聲吆喝。「大牛!」送這位姑娘上樓去二號房 「行啦-」老賬房冲那女客一笑,然後揚

爺!吃過了麼?」 着笑臉跑到了徐鵬舉的跟前,殷勤地問:•「徐

娘住二號房,也不怕鬧鬼嚇着她? 徐鵬舉輕笑着說:「老先生!你讓這位站

出命案… 早晨我已請道士作過法,不會出邪事的。」 … 再說那間房老那麼空着也不行啊 您行行好小聲點,我也不願店裏

「老先生!我是說着玩見,您可別在意 一徐鵬舉將嗓門壓低了一些:「今晚

> 「老先生!剛才那姓錢的妞兒怎麽樣? 「徐爺!只要您吩咐,那能不照辦…… 「徐爺ー ·這可不能亂來啊!她

徐鵬舉說。「那可不一定,單身女客,年

又沒有向臘上打招呼,我看也不像是作生意的

紀輕輕的,出遠門,投客棧,絕不是什麼良家 你給我探探路。」

那娘兒們咬我一口逼良爲娼,我可就吃不了兜 號,萬一傳揚出去,那有女客敢上門?再說, 看走啦!」 「徐爺!這千萬使不得 聚賢棧的老字

房弄點吃的,喝的吧! 個樣子!好啦?算我沒說… 「膲你,」徐鵬舉輕輕地笑了。「嚇成這 勞您駕,吩咐厨

位錢姑娘可闊氣哩!她交……交五十塊大洋押 捧着一捲沒開封的大洋,大驚小怪地說: 「那 這時,大牛急匆匆地從樓上跑下來,手裏

什麼稀奇,貴重金錢交櫃,她是怕放在身邊弄 老賬房接過那封大洋,責怪地說:「這有

吩咐送一桌全席上去,菜要好菜,酒要好酒一塊錢,我一個月的工錢也沒這樣多哩!她 掌心裏出現了一塊亮閃閃的龍洋。「打賞就是 多少錢她全不在乎。 「您聽我說呀!」大牛攤開另一隻手掌,

却又浮現了古怪的笑容 少錢出門呀?徐鵬舉也有些楞,不過他的臉上 老賬房楞住了,他心裏想:這小娘們帶多

,武青雷一脚插進來將她的心情全都攪亂了。一寒婦早就將東椅板櫈收拾好,掃好了地,洗二寡婦早就將東椅板櫈收拾好,掃好了地,洗二寡婦早就將東椅板櫈收拾好,掃好了地,洗

麼?馮二寡婦可就是與衆不同,她的想法自然門遷齡開著?昨兒晚上的經歷還不够數人膽寒 **賃希望昨夜那幾個黑衣漢子來把她殺了,她一 野的男子漢一夕繾綣,死又算得了什麽?她倒** 了。她懷疑自己花了眼,更懷疑是不是在作夢 死,可就在武青雷的心裏生了根,那多值得! 也跟別的女人不一樣,能够與武青雷那種鐵錚 眼前有個黑影兒一晃,角門砰地一聲關上 若是別的女人,誰還敢坐在那兒?而且角

她想大吼大叫,更想撲進他那結實有力的

因爲站在面前的竟是武青雷。

他。 在唇間、她靜靜地站在那兒、如呆如癡地望着

「二嫂子!給我弄點吃的。」武青雷輕輕

預備妥啦!」 着說。「武爺!……你困乏的樣子, 了她的身邊,他需要吃、喝,當然還需要別的 我去倒水,你先洗個澡,吃的、喝的也給你 …他所需要的,她都能使他滿足。於是她笑 馮二嫂現在確定她心中思慕的男人又囘到

氣的,可是他在馮二嫂面前一點兒也不神氣 武青電什麼也沒說。白溝鎮的武爺是挺神

等一、可是她立刻發現武青實將一根食指豎 等一、可是她立刻發現武青實將一根食指豎 等性倒一座刺字,使非尼基的人物造像,顯 然是由於傳統性的英雄主義所影响,我國 古代項羽,綽號整霸王,就有這種英維氣 一條肌內都像鐵枝似的堅實,如果有一個人 能够對變鐵枝,並非他本人的肌肉硬過鐵 校,而是他懂得運氣,能够把全身的氣力 集中在兩隻手上面,把它掏曲。 總之,大力士是一個空洞的名稱,能 够把渾身氣力集中於某一點,做出一些驚

麥海雲

他的皮膚特別結實,就像鼓皮一樣。 演,渾身肌肉鼓起來,好像有一隻小鼠在 肌肉結實倒是真的,他往往在戲班當衆表 力士,他的體型並非特別高大,不過他的 胸背之間走動,由於肌肉條條隆突起來, 李長濟是四十年前已經成名的一個大人的舉動來,這種人已經算是了不起的。

馬戲班表演各種空中飛人的絕技,能够用 一雙脚抓住繩子,逐步由低處爬到高處去 才到南方走動,他在北平和天津一帶的 那雙手是縛着的,稍爲失愼,就會跌個 李長濤是華北的人,後來他成名之後

外,證明那一條鐵枝是很堅挺的,跟着胖 先把特別粗大的鐵枝豎起上面加上一塊板 板上坐着一個大胖子,起碼有三百磅過 他最有份量的一種表演就是抝鐵枝,

旁看着他吃,臉上浮現着很滿意的笑。 酒、菜、麵點都已擺在桌上了・馮二嫂坐在一

意躁,發了脾氣爲止。但她却壓根兒就沒開口 多話,那就太可愛了。現在,他就覺想馮二嫂 晌午,武青雷曾有一個想法! 她應該會問很多話,一直問到武青雷心煩

「快三更天了

嫂臉上有失意的表情,武青雷又連忙說: 會去太久,一會兒就回來。」 「三更的時候我要出去一下。」**看到馮二「想到你,我就什麽也不怕。」**

你太勞累

不是更可愛? 嘀咕:倘若女人不經常吐出纏人的情絲,那貴 武青雷投射出感激的目光,心中却在暗暗

熄去燈,還教她一些應變的方法,這才離開了 武青雷吃飽喝足,吩咐馮二嫂關好門窓。

才繞了半個圈兒就看見一盞燭光搖曳的燈籠。 縣衙他會去過 - 當然知道那兒開着側門

門內,有兩個人在守候着,是白雲天和白

白雲天自己去關門,他向他的侄子揮揮手

• 「月新!快些帶路。

他無言地接受她的安排。 沐浴之後,武青雷覺得舒服多了,這時

一如果女人不

「什麼時候啦?」還是武青雷先打破了沉

「妳一個人待在還兒不怕麼?

馮二嫂說:「武爺!我不是怕冷清,是怕

一盏香茶園

武青雷剛才到那座側門之前,門就悄悄打開 這會兒長街上也正好傳來了三更的梆鼓聲

「白大爺!」武青雷輕聲說。「我想單獨

下的人,只是……時機未成熟之前,我不希望 有一星半點的消息外洩。 問他們兩人幾句話,我並不是不信任白大爺毛

走得遠遠的。」 知道這事,待會兒你進去之後,我和白福星會 個晚上是我和白福星輪流看守,再也沒有別人 點大伯早就想到了,人是我用套子騙來的 武青雷沒有接腔,他實在也沒什麼好說 「武大哥!」白月新搭上了話兒。 「這

起來:「武爺! 常老五看見武青雷就像見着救星似地嚷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人已經伏在桌上睡着了,開門的響動才將他們

除了桌椅板櫈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家具。兩個

常老五和熊斌被緩禁的地方是一間值夜房

白大爺將你們留在這兒,你們早已沒命啦!」 燈,這才緩緩開口。「算你們運氣好,若不是 武青雷揚手截斷了他的話,坐下,剔亮了 「武爺!這……?」熊斌剛張口,又被武

就誰答。」武青雷停了一下,將目光逼視着常 青雷一揮手給堵了囘去。 「你們聽清楚,我問,你們答,我問誰,

照作了嗎? 的草寮,而且一再交代,兩人絕不要分開,你 老五。「我吩咐你跟熊斌輪流監視乾魚塘旁邊

的交代呀! 常老五斬釘截鐵地說。「我沒敢違抗武爺

「熊斌!真的沒違抗麼?」

「好!大狗熊!下午你在街上遇着我時 一武爺!真的。

「武爺!我……忘了·您提一提…… 你是怎麽說的?嗯?現在你再重說一遍。 L. L.

裏,剛好我今天賞了他幾塊大洋,他想贖出來 • 而且還跟你們約好了在一盞香見面。你跟常 「你說,沈炳坤有一套杭紡褂褲當在當舖

像沒有抝曲之前那麼挺直。 在手臂上面,把它钩曲,變成一個個圈子子跳下來,移開橫木,他就把那條鐵枝放 把它拉直,沒有半點彎曲的姿態,看來就 他能够依着相反的方向把鐵枝鬆開,又再 似的繞在手上,這不算奇,更難得的就是

移到指導之間,任意支配。 可見他的氣勁非同小可,能够把渾身力量 狀,那就更加困難,他却玩得十分輕鬆 **抝鐵已經不容易,把它拉直,恢復原**

氣功,只是修眞養性之士然後練習運氣長 生之法,他却兼而有之,實屬難能可貴。 香港上環的一條衡正式開設「中國氣功學 」,教授氣功,求學的人,逾二百名。 那時他以氣功事譽,他到南方來,在 向來懂得表演大力戲的人,很少懂得

用口呼出去,直到每次吸氣都覺得小肚酸 腾孔下面一寸之處,稍爲停頓,然後把它 氣,每次所吸之氣,沉落丹田, 人人可練,先由靜坐養神,然後張口吸他分小氣功與大氣功兩種,所謂小氣功 似乎結實了許多,然後把這種暖氣運 至於李長淸所練習的氣功,與別不同 這個方法是用呼吸鍛練體魄的 即是小肚

述的方法使它運行全身,但因每次吸進的 受,練習氣功之人,張口吸進由炭爐酸出 爐紅炭放在臉前距離六尺之處,因爲爐中 有燒透,就有種臭味發生,叫做炭氣,吸 來的熱氣,到了丹田,又再呼出,仍以上 的炭散播熱氣,房間裏面熱騰騰的非常難 了它會損害健康的,故此必須燒紅,那一 **先把一爐燒紅的炭放在房間之內,炭還沒** 如果你想抝鐵枝,就要練習大氣功

> 炭爐吸來的熱氣所變化而生的氣功做各種 一處,都是侍初了为り,以此選氣抵達身上任何熱氣使血液發燙,故此選氣抵達身上任何 處,都是特別有勁的,他就憑着這種由

采的表演,叫做「飛劍殺人」 在他所表演的範圍之內,有一項最精

此本領,那麼,中國的功夫也可以施展這 用曲木飛到牠們的頭上去,使牠受到驚嚇 曲木,那種曲木看來像鐮刀,本來是用以 回原處,這種東西就像澳洲人最喜練習的 形的飛劍抛出去,它就繞了一個彎子,飛劍向前抛擲,决不會飛回來的,但以鐮刀 所謂劍光,它是從一種比較彎曲,看來好 | 向關衆解釋,古人說的飛劍就是這一套,光繞了一個圈,回到他的手山,跟著他就的一聲,作爲草包的東西,人頭落地,劍 捫曲木變成彎曲的劍。 管!]三百頭綿羊, 聯羊運的,卽是說,有一堆綿羊走散,就 像鐮刀似的鐵器反映出來,如果用一把小 的一處,然後把右手往自己的嘴巴抹了一 這個草包用鐵枝豎起來,放在距離五十尺 上却穿了一件外衣,看來有點像人,他把 ,其實是一個草包,上面戴了一頂帽子身 套,殺敵於百步外,問題是有沒有辦法 不會走散,憑着這一招,一個人就可以 **聪**開了口,突然一條劍光飛過去,察 他先行在馬戲班的某一個角落放下一 即是用禾稈草紮成的人形東西 如果澳洲的曲木能够有

,他活到八十,然後壽終正蹇,總算是難了按擊上的需要,更重要的還是養生之道 許多種方式指示學員練習氣功,不止是爲 李長清晚年在本港創立氣功學院,用

> 老五剛坐下・就聽說他被人殺了 「武爺 我是那麽說的。

武青雷的臉色沉了下來··「誰數你們離開

而同地打了一個冷順。 這一問,兩人的臉色發了青,在昏黃的油 顯得毫無血色,而且兩人還不約

他碰上的?而且,我連一個銅子兒也沒有賞給跑,今天已經沒有他的活兒了,你們是怎麼跟 ,差點讓你們給混矇過去了,現在,你說實話 當?當時我正心急,後來又跟白大爺頂上了嘴 就有多少錢供他花,他會拿一套杭紡褂褲去當 ?:沈家很有錢,炳坤又是獨子,他想花多少錢 他,是他自己在臉上貼金,還是你們瞎猜的呢 炳坤從黃泥巷回來之後,我就吩咐他少在外面 武青雷的語氣和神色又緩和了一些••

「武爺!」常老五揷上了嘴。「咱們絕不

一會兒,就離開了魚塘 不過,我們是錯了,不該爲了想喝一杯茶,歇 ,他倒還能强持鎭定。「我說的都是實話 一武爺 「常老五閉嘴,我要大狗熊說。 ・」熊斌額頭上已經見了汗・不過

就站了起來。 ,刑房裏全是稀奇古怪的刑具,只要你們熬得 ,你們就一個字也不用說…… 「好吧!你們嘴硬,那我就讓白大爺來問 」武青雷說着

那樣慘的下場: 實在是迫不得已,而且也想不到沈炳坤會遭到 同聲哭泣着說。「武爺!咱們不是有心騙你, 常老五和熊斌竟然不約而同地跪了下來, 我們該死,我們該死!」

底是怎麼回事?」 大丈夫哭個什麼勁兒? 「起來!」武青雷叱喝了一聲・ …常老五!你說,到

> 個穿黑衣服的……老實說,我跟大狗熊並不在 晓得咱們才鑽進竹林就被人家堵上了 們就選了那個地方,又遮蔭,又便於藏匿。誰 「武爺!我跟你分手之後,立刻就找到了大狗 可是他倆一開口,咱倆是膽寒了 …離那魚塘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紫竹林。 常老五用衣袖擦乾了眼淚,說出了實情。

妻子兒女就要被他們的兄弟幹掉… 跟常老五不聽他們的話,我的老娘和常老五的 熊斌又搶着說了下去:「他們說,如果我

覺,就去告訴了他,小沈也不在乎,穿好了衣根本就沒有深思,我知道小沈在乾坤池澡堂睡 接着,小沈被殺的消息就傳來了 趕緊跑到一盏香去找武爺,馮二嫂說你剛離開 裳就往魚塘那邊跑。我跟大狗熊一想不對,就 中去跟他們會一面就行了。咱們當時發了急, 跟沈炳坤有點事兒需要面談,敎沈炳坤到竹林 我跟大狗熊就决定在一盏香等你一會兒,緊 「他們說,」常老五又接上了腔。「只是

們真該死!怎麼對得起死去的小沈啊! 熊斌搥打着自己的胸脯,懊惱地說。「我

露面就會沒命。」 先穩定下來,然後才緩緩地說,,「這件事錯在 你們二人還得委屈幾天暫時待在縣衙裏, ,根本就不該數你們三個跟我跑腿辦事 武青雷輕拍着他們的肩膀,使他們的情緒

!」熊斌憤怒地説:「我們要爲小沈

你們的家眷安頓好……我再說一句,你們沒錯 眷,那是嚇唬你們的……我會請白大爺連夜將 的肩頭・還才退出了那閒値夜房。②(未完) 在這兒。我想對方選不至於真的殺害你們的家 且你們必須活着指認兇手。聽我的話,好好待 • 錯在我。儘管安心。」武青雷再次拍拍他們 「不用逞一時之勇,對手實在太厲害,而

整魂六記故事之一

考慮應該怎樣繼續未完的說話。 天外突然吹來了一聲冷笛 何處樓台?誰家冷笛?

法律,本來就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 安子豪點頭,表情更嚴肅,道:「國家的

這話實在很有道理,只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懂

大都只是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也沒有將法律放在心上。」 王風點頭, 承認這是事實。 安子豪一偏臉,盯着王風,道:「你好像

怎樣有效。 王風道:「只因爲法律並不必平,也並不

少

黄蜂,輕易就可以將它毀壞!

安子豪歎了一口氣,道:「執法的確比立

旁的那隻蜘蛛够大,行動够迅速,就算大黄蜂 他一聲冷笑,接又道:「不過只要守死網

撞上去還是得遭殃! 王風道:「那種蜘蛛好像並不多。

爲友甘冒險

法律?」 王風又替他說了出來:「你可是要我遵守 安子豪旣不傷秋,也不悲秋,他又在考慮 笛聲中無限傷悲,秋也就更蕭瑟了。

王風笑了,笑得有些無可奈何,道:「你

安子豪冷冷的道:「不懂得的 人據我所知

古盧

龍令

律就像蜘蛛網,捕捉小蒼蠅倒還可以,至於大安子豪尚未表示意見,王風已又道:「法

雖無情,可惜這一次遇上了一隻比大黃蜂還大「三隻。」王風忽然亦歎氣起來。「 鐵手 安子豪道:「最少有四隻。」

追秘剖屍骸

頭就載着四大名捕之一的鐵手無情鐵恨! 好幾百倍的血鸚鵡! 我知道你帶來的那副棺材裹

够堅靱,漏洞也多,一隻蜘蛛的力量豈非亦是 生前,相信也有很多事情束手無策,蜘蛛網不 王風又歎氣起來,道:「卽使是他,在他 安子豪只有點頭。 王風道:「四減一是不是只剩三?」

有限?」 莊主海龍王,他就完全沒有辦法。」 安子豪點頭,鰲息道:「譬如七海山莊的

安子豪還有說話,道:「對於能够將海龍提起了海龍王那個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海盗。 他面前提起七海山莊那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 王一家數十人一夜之間殺得乾乾凈凈的俠客, 王風瞪着安子豪,他奇怪這個人爲什麼在

當然他同樣完全沒有辦法。」 王風的目光更奇怪,道:「你知道的倒不

王風道:「還知道什麼? 安子豪道:「也不多。

王重生名满天下,所做的幾乎都是行俠仗義的安子豪道:「你本來叫王重生,鐵胆劍客 事情!」 王風怔住在那裏。

有人看見你走入七海山莊!」 王風道:「也有人看見我殺人?」 安子豪接道: 安子豪搖頭,却問道:「你當時有沒有殺

七海山莊事發的那天早上

安子豪道:「我知道你殺的都是該殺的人 王風沒有回答

因手下捕快的死亡,趕到鸚鵡樓,剩一隻黑手。翌月清晨,安子豪又剩一隻黑手。翌月清晨,安子豪又是亦在殭屍手下化做一攤濃血,只要與一個人 他帶往購買刷牆白粉,該人恰爲附出國外,抓住飲酒亭中的一人,要 奴房中牆壁畫着十萬神魔滿血化鸚心,托着鐵恨棺材往訪,竟發覺血 探手棺中,整隻手突變黑色,驚慌 鐵恨口卸辟毒珠,面目如生,官差 快闖入,要開棺騐屍,棺蓋打賜, 以魔石擊之,竟肉消骨蝕,幾經艱,還有一手執魔刀的黑衣人,王風 其中有巫婆朱媽媽指使的三個刺客 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驛丞安子豪, 將之制服,决意毀去牆上驚畫, 三霸天之紅石,血奴搶過吞入口中 下便得見魔王,王風拿出擊斃譚門 血奴外,還有魔血化成的紅石, 鵡的情景,血奴並說出除了血鸚鵡 **牆壁**,其時鐵恨棺材突然無故震動 從他口中,王風方知該鎮人事複雜 **퇡門入內,被赤裸的宋媽媽糾纒,** 巫婆宋媽媽,但門戶關閉,王風陽 昏倒,血奴以爲着魔,建議找隔壁 險,他終於將白粉帶回,調水粉刷 。到了雜貨店,王風一再遭襲擊, 死於棺材旁邊,地上留下並排的 就發覺棺蓋再次打開,一個捕快嚇 掌燈來到。兩人回到血奴的房間, 他死命掙開,踢飛宋媽媽,血奴亦 ,他驚訝未已,一官差帶着兩名捕 **卽遭魔**祟,狀若瘋顛,王風竭力 衝

> 證據。 但法律上並不容許這種事情存在。 王風忽問道:「你可是已找到了我殺人的

雖然還近,可不是我管得到的地方。」 也發了光 安子豪不覺挺起了胸膛,一張臉在陽光下 王風道:「你管的只是這裏?」 安子豪一再搖頭,道:「七海山莊雕這裏

人在這裏犯法 他又盯着王風,道:「所以我絕不希望有

犯法呢?」 王風微微一笑,問道:「我有沒有在這裏 安子豪反問道:「殺人算不算犯法?」

了一個黑衣人?」安子豪又問道:「昨天在街上你是不是殺 王風道:「我只不過用一塊小紅石打在他 王風不能不點頭。

黑衣人倒在你的脚下之後,不久就化成了飛灰 耳後的穴道之上,那並不是致命的地方。 連骨頭都消蝕,你却說只是用石頭打了他一 安子豪道:「誰說我知道,我只知道那個 王風道:「你怎麼知道石上淬毒?」 安子豪道:「石上淬毒就足以致命!」

安子豪對於「推測」這兩個字眼,並無異 王風道:「是以你那樣推測?

來並不是我的東西,石上即使淬了毒也與我無 安子豪的面上立時露出了笑容

他笑着問道:「石頭自己會不會打人?一種充滿了譏誚的笑容。 王風居然還笑得出來,道:「自衞算不算

王風又道:「你當然也不知道那塊石,本

議

王風笑接道:「我相信有件事你一定還知 安子豪一怔

王風隨即說了出來:「首先動手的是那個 安子豪沒有問什麼事。

黑衣人,不是我。」

王風笑了笑,道:「我本來就沒有在這裏在這裏犯法,實在不容易。」 個人有胆識,口才也很好,要說股你承認曾經 安子豪怔怔的望着王風,苦笑道:「你這

犯法,所以,你也根本就不必特別提醒我遵守 法律。」

力量的單薄,也不能將你怎樣,不過, 我請你離開這裏,你也就不好意思不離開的量的單薄,也不能將你怎樣,不過,那一來 安子豪道:「其實你就算承認犯法,以我

我離開這裏? 王風道:「你說那許多,目的原只是在要

你一來,這裏就亂了。 安子豪點頭,道:「這裏本很太平,可是

王風並沒有否認。

平安老店內譚門三霸天的死亡,長街上那

只剩一攤濃血,一隻黑手的官差。 個黑衣人的肉消骨蝕,死在棺材旁邊的捕快 到現在爲止,先後已六個人死在這裏,每

衣人是給他打倒地上,鐵恨的棺材亦是他帶來 個人的死亡多少都跟王風有點關係 譚門三霸天是與他發生爭執在先,那個黑

這裏。 最要命的是變成了殭屍的鐵恨現在仍不知

還會亂成怎樣? 成属鬼,他到底還會開出什麼事情,這裏到底 去了什麼地方 活着的時候,他已經够兇,死後無疑亦已

犯法?」

D64

思? 笑意,道:「李大娘的家中是不是也有人做官 王風的一雙眼瞳突然顯露出一種很奇怪的 安子豪道:「沒有。」 王風道:「要我離開的,只是李大娘的意

傳遞李大娘的說話。」 話。王風好像已看出,接着道:「那如果不是 ,而且做得很大?」 安子豪又是一怔,顯然並不明白王風的說

怪。 王風接着又道:「官服所象徵的是官家的 安子豪沒有作聲,但表情上却變得非常奇

權威。 安子豪仍沒作聲, 默默的踱了 出出去

秋陽更絢爛。

,道:「你决定留在這裏?」 花徑上轉了一個灣,安子豪突然收住了脚

日已又升高了很多。

步

王風點點頭,說道:「你可以這樣回覆李

安子豪又問:「留多久? 王風道:「最低限度也得尋回我朋友的屍

友。 王風道:「無論他變成了什麼,都是我朋安子豪道:「鐵限已變了殭屍。」

是不是也認得你這個朋友? 安子豪淡淡一笑,道:「他變了殭屍之後

安子豪隨又笑道:「據講殭屍只在晚間才 他還沒有見過鐵恨那隻殭屍。 這問題王風不能回答

出現。」 王風道:「據講是這樣。」

要我離開。」

王風道:「武鑓山武三爺好像還沒有意思

安子豪道:「這裏,本來就是兩個人的天

安子豪道:「只要你今夜還留在這裏,即

另一隻蜘蛛 使見不到你那位殭屍朋友,也應該有機會見到 王風並沒有忘記安子豪口中的蜘蛛代表什

麼, 王風道:「這一個是那一個?」 安子豪道:「這一個比鐵恨更有名氣! 道:「四大名捕又來了一個?」

王風道:「毒劍常笑?」 安子豪道:「鐵恨向來在南方走動,他奉

王風眼瞳中的憎惡之色更濃,對於毒劍常 這名字出口,他的眼腫中突然露出了憎惡 安子豪道:「正是壽劍常笑!

笑這個人,他似乎深痛惡絕。 毒劍常笑,的確比「鐵手無情」鐵恨更有

鐵恨值破的案子無疑已不少,還不能與他

名。

比鐵恨更有權勢。 這未必他比鐵恨更聰明,但毫無疑問,他

朝中,亦不少身居高位,所以鐵恨不能動的人 的一個妃子的兄長,就是他的父兄還有近戚在

今天子的密命,暗中調查各地的官員。 傳說他奉職北方,却走遍天下,是奉了當 這傳說並非只是傳說。

事實他經手的大都是那方面的案件

峨嵋劍派的掌門半臉大師之下 他的心更狠! 他用劍不單止快,而且狠。

往比兇手所殺的更多,多幾倍!

王風不喜歡這種人這種行事作風 安子豪好像也不喜歡,面上亦現出憎惡之

王風道:「開路先鋒已到了?」

他都能動,他辦起案來,當然亦比鐵恨來得 鐵恨只是平民出身,他却是當今天子至寵

劍」據講已有九成火候,出手的迅速,已不在

裏相信也不會例外。」

他出身峨娟劍派,峨娟劍派的「奪命十二

人,他辦案,却是本着寧枉毋縱的主張,是以鐵恨辦案只針對主謀,調查清楚才下手拿

是以他的聲名並不好。

色,道:「他走到那裏,那裏的人就遭殃,這

那其中當然不乏善良的百姓。

他調查的如果是兇殺案,枉死在他劍下的人往

王風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走來這

證據之外,還兼任他的開路先鋒。」 六扇門中的好手,除了侍候他左右,替他搜集 安子豪道:「他座下有十三個跟班,都是

王風道:「現在在什麼地方? 安子豪道:「昨日就到了。」

王風詫聲道:「他怎會去了那個世界?」安子豪道:「諸魔羣鬼的幽冥世界!」

安子豪道:「遇着殭屍他想不去那個世界

十三個跟班之一?」 一隻黑手的官差莫非就是常笑座下的 安子豪道:「所以我知道常笑今午不到 王風聳然動容,試探問道:「那個只剩一

今夜必到!」 安子豪就道:「第一個遭殃的,却也許是 王風說道:「這裏的人,只怕真的要遭殃

你。 王風道:「哦?」

友。」 安子豪說道:「莫忘了那隻殭屍跟你交明

人,在他未到之前最好就趕快離開。」安子豪笑了笑,又道:「如果你是個聰明 王風沉默了下去。 王風並沒有跟上去,只是盯着安子豪的背 這次他却是踱向院外。 安子豪閉上咀巴,再次舉起了脚步。 王風笑應道:「我不是個聰明人。」

的後面,拖着長長的一個影子。 他背後的官服亦因爲照不到陽光顯得異常 太陽才爬上屋脊, 安子豪迎着陽光,在他

的黯淡 任何東西都仍有陰暗的一面。 安子豪明真是朝廷命官,但暗真又是什麽 即使在烈日的照耀下,都沒有絕對的光明

他的背影並不是完全陰暗,陽光在他的周

国勾出了一個鮮明的輪廓。 在他的周圍,都閃蒼光彩

王風鑑貌辨色,道:「你好像也聽過這個

就是他的開路先鋒,所以他今午不到,今夜必 王風道:「昨夜那個要開棺驗屍的官差

血奴道:「這就是安子豪警告你的第二件

死在殭屍手下,我當然亦脫不了關係。 他生怕血奴不明白,隨即加以解釋:「毒 王風點頭道:「殭屍是我帶來的,那官差

巫婆。

劍常笑的行事作風向來都是寧枉毋縱! 她仍是那種裝束,左半邊身赤裸,只有右 「我知道。」血奴倐的舉步向門外走去。

耳上戴着珠環,髮上插着珠翠。 半邊身穿着衣裳。 頭也是一樣,只有右半邊臉上抹着脂粉,

半邊胸脯也在顫動。 脚步 一移動,髮上的珠翠就幌動,裸露的

血奴雖然沒有再望他,那種顫動已是一種 王風眼都直了。

他的咽喉又開始發乾,忍不住問道:「你

王風不由的打了一個冷顫,他並沒有忘記 王風吃驚道:「就這個樣子出去?」 血奴失笑道:「我只不過到隔壁。 血奴道:「出去走一趟。」

出有些不妥。」 媽,昨夜他雖然還可以開聲咒你,但語聲已聽 血奴接着道:「我忽然想起該去一看宋媽 一個地方。

隔壁是怎樣的

膝之間撞了一膝蓋。」 王風道:「我不過打了她一石,再在她變

血奴道:「你倒將她打慘了

氣力最多只剩三成。 」 王風道:「當時我却給她嚇怯了,混身的 血奴道:「那已經足够,你應該看出她已

有多大年紀。」 王風點頭道:「不過她已然還能够開口

咒我,那一撞相信還不成問題,我只担心那塊

見已有四個人在那種石的一擊之下死亡! 血奴却笑了起來。「你似乎忘記了她是個 他沉吟着接下去:「那是塊魔石 ,就我所

的妖魔最好 王風冷笑道:「我沒有忘記,奇濃嘉嘉普 也沒有忘記。

血奴道:「所以,我非要去探一探她不可

王風道:「你對她倒也關心。」

的奶長大的。」

血奴道:「她本來是我的奶媽,我是吃她

濂了的乳房 王風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宋媽媽那一對乾

他又打了一個冷順。

身上下都美得很。 你也許不知道,她年輕的時候也是個美人,混 血奴居然看出他在想着什麼,嬌笑道:「

王風並不懷疑血奴的說話

血奴一怔說道:「你以爲她還會高興見到 王風道:「跟你去探一下那個宋媽媽。」 血奴不由道:「你又準備做什麼? 他條的又站起了身子。

要見她,她還是非要見我不可。 王風道:「他本來就不高興見到我,但我

阴。 血奴並沒有忘記,王風昨夜是用脚將門踢

她忽又問道:「你還敢再到那個地方?」

血奴道:「警告你什麼?」 王風苦笑道:「不是問候,是警告。

王風道:「兩件事。

血奴吃了一驚。 王風道:「毒劍常笑!」

王風道:「要我死的人也不止她一個

血奴怔住在那裏。

王風道:「給你說對了。

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安子豪居然大清早就

血奴外露的一邊胸脯却仍像早春綻開的鮮 懲前的兩個盆栽幾乎都已褪盡了鮮色。 他喃喃白語,轉過身,亦舉起脚步 「看來我眞的不是個聰明人。」 歡我留在這裏。」 他就像風中的落葉,水中的浮萍,只是個 王風道:「武鎭山在這裏已生了根,並不 可是這麼多年了又何曾見她如願以償? 血奴冷笑道:「她也不喜歡武鎭山留在這

的身手,若是不願走,她未必有你辦法。」 王風道:「這我可不敢肯定,我不認識她 血奴盯着他,道: 一個沒有根的沒子,豈非到處亦是孤立無 「不過你也莫忘了憑你

她畢竟年青。 一個人的青春不會朝夕就消逝。

花

西風驚綠。

王風想不透

他怎會知道那許多事情?

這個人是不是也有些神秘? 一種神秘的光彩。

血奴道:「我可否知道?

出來。「第一件是李大娘不喜

血奴沒有否認。

去永不復回。 只是,花謝了還會重開,一個人的青春一

覺這衰老的降臨,也許就是在朝夕之間。 無論你活得是否有意義,那會子的感覺相

信都不會怎樣好。

整個院子的景物都盡入眼簾 她盯着那兩個盆栽,只因爲從那裏望下去 血奴當然還沒有這種感覺。

倒也不難應付。」

王風道:「如果就是恐嚇的手段,這個人

血奴道:「她不是已叫了安子豪穿上官服

也不清楚她對待敵人,向來採取什麼手

血奴道:「你不受恐嚇?

她看見安子豪離開,也看見王風步返小樓 人也不例外

,却始終沒有回身。 一直到王風入門,在椅子上坐好,她才回

盡的人,又豈會再因爲生死恐懼。

他的生命雖未盡,已將盡,一個生命已將

血奴道:「最低限度你還有一條命。 王風道:「她能恐嚇我什麼?」

說不定她員的有能力殺了你,難道你連死都

血奴奇怪的盯着他,道:「你只是一個人

血奴嫣然道:「你這個人實在有幾分本領 王風的目光亦落在她面上,道:「你都看

D66

陽底下不成還有什麼妖魔鬼怪 血奴道:「那個地方終年不見陽光。 王風抬頭望一眼,道:「現在是白天,太

我爲什麼不敢去。」 了那種惡臭,感到了那種陰森可怖。 王風一時間又彷彿回到了那個地方,嗅到 血奴閉上了阻巴。 他的阻巴却仍很硬,道:「你敢去的地方

個地方。」 血奴道:「我只是關心你,昨夜你不是給 王風還有說話:「你像是不高與我再到那

嚇得的失魂落魄?」 王風道:「有過一次經驗,就不會再害怕

血奴道:「假的。」 他一頓,急問道:「你真的關心我?

那魔石對她有什麼影响。」 王風歎口氣,道:「我只也不過在想知道

郑種黑色,是一種死黑色,已不像人間所 漆黑的門陽光下完全不見光澤。

清楚,却仍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那種奇怪的花紋只是象徵着某種難言的不 門上彫刻着奇怪花紋,王風現在練算已看 不祥與邪惡本來就不是什麼東西。

門又在內關緊,格子上糊着的不是紙,是 王風不能不相信。

血奴屈指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輕輕的

群與邪惡, 血奴是這樣解釋。

麼? 聲音很微弱,但毫無疑問,是朱媽媽的聲

一個聲音,立時在裏頭傳了出來。「血奴

裹東面有一大片山墳,西面也有個亂葬崗?」

王風道:「現在知道了。」

靱 音。 王風悄聲說道:「這巫婆的生命力還算强

笑道:「姓王的小雜種也來了?」 這句話才說完,朱媽媽咀咒的聲音已在內 王風苦笑道:「她的耳朶的確靈得很。」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宋媽媽却竟聽到,陰

她莫非還是赤裸着身子,跪在祭壇的前面 「天咒你,咒你下地獄,上刀山

咀咒王風的死亡? 血奴偏過臉,冷冷道:「你是不是還想進

王風趕緊搖頭,趕緊舉起脚步,却不是走

向血奴的房間 血奴忙叫住:「你又去什麼地方?

王風道:「找人,死人。」 血奴道:「幹什麼?」 王風道:「什麼地方也去。

屍? 王風道:「反正,我是閒着,總要找些事 血奴明白他的說話,冷冷道:「去找那殭

做。 血奴道:「殭屍夜間才出現。

屍體。 王風道:「日間也出現,不過出現的是具

就有辦法要他 他輕數一 聲,道:「只要找到屍體, 不再變做殭屍。 也許

歡的據說就是墓地之類的地方,你知不知道這 就算是少了隻殭屍,這裏也已够熱鬧的。」 血奴道:「這也好,活閻王已然今夜必到 他實在不願他的朋友變成發屍。 她笑笑又道:「殭屍已是半個鬼,鬼最喜

> 野鬼。」 滿佈的臉龐,宋媽媽簡直就已像個妖魔。 她的身子竟還是赤裸。 門突然打開,一個頭伸了出來。

她的面容更顯得恐怖。

凄厲的咀咒聲, 刹那又從她面上的黑洞吹

朱媽媽看來還可以活下去,血奴已見到 門馬上關緊,咀児聲同時斷下 血奴連隨亦舉步跨入門內。

密? 這屋子裏頭,

感。 王風瞪着那關閉的黑門,眼瞳中充滿了疑 ×

有所顧慮。 他沒有走近,宋媽媽過人的聽覺他不能不黑門才關上,他便從樓下跳了上來。

他想了一想,把身子往側一閃,閃入了血

那刹那他的眼神很古怪,行動也顯得很古

血奴道:「你最好莫要再惹上其他的冤魂

黑蛇一樣披散的黑髮,混濁的眼睛,汚血

乎 了牙齒的口張開,面上就像是突然開了一個黑 宋媽媽瞪着他的背影,桀桀的一笑,沒有一丈,翻過小摟的欄干,慌忙跳到樓下去。王風看了她一眼,只一眼,他就跳起了幾

三個字出口,她的人就給血奴推了回去

已可以放心,爲什麼還要入內? 是不是還有些不可告入的秘

他並沒有離開

奴的香閩。

才從血奴的否闔出來,爲什麼他又回去?

怪,就像個賊溜入別人家中,準備偷取什麼東

取那樣東西,發掘那個秘密? 一西,發現了什麼秘密,現在乘血奴不在,偷 莫非方才他在血奴的香閨看到了什麼實貝

彿亦染上了邪氣。 他本是個鐵血男兒,來了這地方之後,彷

也許他根本就不該來這地方

血奴的回來並不是很久的事情

是極小心,就可能沒有移動過房中的東西。 綺蔥下的粧台上有一面大銅鏡,鏡中有她 是以她並不知道王風曾經回來 房中的東西都是原來的樣子,王風如果不

她正在看着鏡中的自己

的胸膛,這些加起來已够迷人,何况她還有一纖細柔軟的腰,修長結實的腿,豐滿嫩滑

張美麗的面廳。 她怔怔的看着,彷彿就連她也給鏡中的自

她半露的肌膚緞子一樣陽光下閃着光采。秋陽已射綺窻,射在她身上。 她輕笑一聲,突然將那右半邊身的衣飾卸

整個身子都是沐浴在秋陽中。 瀑布一樣的一頭秀髮立時奔流,她裸露的

靠牆的衣櫃,取出一套湖水綠的衣裳。 她輕揉着自己的胴體,忽然走過去,打開 秋陽於是也倍覺嬌麗。

套的衣裳。 然後她對鏡坐下,細理雲鬢,再穿上那整 完整的衣裳。

血奴是血鸚鵡的奴才。

她的身上都穿着得整整齊齊。 是以她身上的衣飾本來也只得一半,現在 這那裏還像個血奴?

她突然改變裝束當然有她的原因 可能只爲了要外出走一趟,也可能是爲了

如果是這樣,這個人一定比王風,比武三

爺更難應付。

魂

但必來這裏,而且快將到達的人却似乎只得一 比他們兩個更難應付的人,也許並不少

毒劍常笑!

没

毒劍常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絕不會只是一

十三個他親自挑選的六扇門好手總有一大 就像是血鸚鵡,他也有十三個奴才

半終日追隨在他的左右,還有一小半,不是牽 命去調查,就是先行在前面替他打點。 他們各有他們的本領。

由某種兵器造成,其中自不乏精研各種藥物的 [6]品,有的只一眼,便可以說得出某種傷口是 有的善辨眞僞 有的天賦追緝的才能,比獵狗還要靈敏, 任何珠寶玉石着手就知道是否

像他的名字,喜歡笑,時常笑。 他的名字本來也是個好名字,他的人也就 左右有這些人使喚,他不成爲名捕才怪。

犯人在他來說也許就是一種樂趣。 笑本來是快樂的象徵,用殘酷的手段對待 殺人的時候他也是滿面笑容。

> 手 劍上其實沒有淬毒,毒的是他的他的綽號並不好,却貼切。 一出手他往往就取人性命! 心,他的

這比用毒豈非更來得迅速?

秋風却蕭索

雁聲凄愁,秋意更覺瀟瑟。

秋,本是聲的世界,雁聲正是秋聲中的靈

麼地方都可以聽到。 馬蹄聲與秋聲却並無關係,什麼時候,什 嘹亮的雁聲,一下子被密雷也似的蹄聲掩 這下子一來,更驅散秋聲中的靈魂。

馬 長衛的入口雖濶,還容不下並排十四四健馬避排衝入了長衛。

橫枝鞭影中碎裂激燕,十四騎硬衝開了一條闊 馬未到,鞭先到,長街入口處兩旁樹木的

馬蹄後漫天塵土,塵土中葉落如雨。

楓是秋天的樹木,秋風一吹到,葉就緋紅那都是楓葉。

了起來,燦爛如朝露,正是秋容的胭脂。 美酒不可糟場,佳人不可唐突 長街在這胭脂兩旁襯托之下,就像個嬌麗

健馬衝入了長街就分出了先後。 這秋容的胭脂怎不給紛紛摧落?

常笑一騎當先,按轡徐行,一身鮮紅的官

服秋陽下紅如鮮血

,他也是顯得和藹可親。 相貌亦是一副慈祥的相貌,即使穿上了官 他面上掛着笑容,和藹的笑容

,竟比毒蛇還狠毒? 有誰想到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心,他的劍

年 死在他手上的人却已過千。 他今年不過三十六歲,做這份工作不過十

知道這些事的人,是不是仍覺得他和藹可 平均每三日,就有一個人死在他手上。

常笑這一次的行動莫非也有必需用到仵作 那個老人竟是蕭百草! 在他的身後,是十二個官差,一個老人。

騎馬趕路簡直就是要他受罪,隨時他都有可能 行中這位斷輪老手的地方? 蕭百草實在已够老,要他那樣的一個老人

跌倒馬下。 是不是因爲這個原因常笑不得不將他綑綁

在馬鞍上?

只有兩個人例外。 **衡上的行人並不多,現在都已兩旁讓開,**

富的安子豪。 其中的一個就是附近數百里之內,官階最

他身旁站着個頭戴紅纓帽的帶刀捕快,那 在他的驛站裏本來有兩把刀 ,現在却只剩

常笑就在他的面前停下馬

兩個字才出口,說話就給常笑打斷:「這一揖變袖幾乎及地,道:「卑職…… 他連忙一揖。

就是安子豪?」

正是安子豪。 安子豪眞有點受寵若驚,趕緊道:「卑職 他居然知道安子豪這個人的存在

安子豪道:「是。」 移到了他的面上,道:「你是個驛丞? 常笑的目光緩緩由安子豪的那一身官服上

應該是你的了。 常笑一笑道:「附近數百里,官階最高的

安子豪道:「好像是

不確實的字眼? 說話中已有斥責的意思,他的面上仍帶着 常笑道:「是就是,幹嗎用『好像』這些

安子豪却不由打了個寒噤,囁嚅着道:「

卑職知罪。

常笑笑道:「我沒有說你有罪

常笑道:「這附近數百里的事情你是必也 安子豪道:「沒有。

安子豪道:「清楚。

前却一點也神氣不來 穿上官服他本來很够神氣,但在常笑的面

他也不敢說不清楚。 他就像變了條蟲,應聲蟲

有一種辦法。 對付糊裹糊塗的官員他知道常笑通常就只

病都不會再成問題的了 一個人的腦袋給劍砍下來,就算真的有毛

他也記得曾有人說過常笑那支劍是一支上

己的腦袋去證明。 常笑似乎很满意安子豪的答覆,笑道:「 這傳說是否事實他都不在乎,更不想用自

很好,由現在開始,你就跟住我左右,我也許

D69 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物。 殭屍,嚇都只嚇死他的了。」 棺材。」 隻黑手,一攤濃血!」 咐準備今日接待大人。」 的一個皮箱子 取過一塊紅石,退過一旁。 了後不想也變做惡鬼。」 去。 石頭,奉到他手上。 情。 常笑道:「龜出了什麼?」常笑道:「龜出了什麼?」常笑嘆息道:「鐵恨變了殭屍?」常笑嘆息道:「鐵恨變了殭屍?」 常笑道:「 贮黴恨的屍? 常笑轉問道:「你是從萬通的口中知道我安子豪道:「是。」 常笑關心的問道:「他也是只剩下一隻黑 安子豪道:「他們็開的據知就是鐵恨的 安子豪搖搖頭道:「他整個身子都得以保 安子豪道:「嚇死了的還有一個手下。 常笑道:「萬通的胆子很小,果眞週上了 安子豪點頭道:「殭屍的確是種惡鬼。」 安子豪抖聲道:「昨夜他帶着我的兩個手 常笑愕然變色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安子豪面露驚愕之色,道:「他只剩下一 常笑道:「莫非給人打散了,只剩下半條 安于豪道:「他不能來見大人。」 常笑道:「那怎地不來見我?」 安子豪道:「沒有忙什麼。」 常笑道:「他在忙什麼?」 安子豪吶吶地道:「在這裏。 常笑道:「萬通現在在什麼地方 安子豪道:「萬兄昨夜到來的時候,已吩 **郑三滴飀血,他一滴都沒有喝下常笑並沒有看見囃王。** 箱子裏有多種精緻的工具,多種奇怪的藥 三個官差忙迎了上來,各自從常笑的手中 他稍近鼻端,輕嗅一下,一笑,斜遞了出 表面上是石頭,其實那還是隴血 最後這十三滴都結成了石頭,十三塊血紅 血紅色的石頭,紅得可怕

常笑不其又笑了 兩個官差應弊忙退下

的一千三百滴,化成了十三隻血奴。 據講其實只用了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剩

十二個官差無需找逼店堂便找到了那三塊

鮮血也似紅得可怕的石頭,散發着某種說

他們將紅石頭放在桌子上,相繼卸下背負

世間曾經出現,他們都能够分辨得出 石頭上若是淬毒,無論什麼毒,只要在人 他們正是常笑座下精研藥物的三個人。

他們的檢驗是否還會有結果?

存,只是一張臉給嚇的完全扭曲。」 常笑說道:「聽你這樣說,他才是給嚇死

題了 人變成一攤濃血,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他又笑了起來,道:「萬通的死因就成問 ,聽講殭屍會吸血,也會將人扼殺,但令

是不是還在棺材裏?」 安子豪道:「也許那是雙毒殭屍。」

安子豪搖了搖頭,說道:「事發後就不知

常笑微微館首,忽又問道:「護送棺材的

他那個朋友又怎樣了?」

安子豪道:「正是王風。」安子豪道:「正是王風。」

朋友?」 安子豪沒有回答,事實也不知應該怎樣回 常笑又笑了。「鐵恨變了殭屍不成還認得

答

了很多很奇怪很恐怖的事情? 常笑笑着又問道:「昨夜這裏是不是發生

安子豪點頭微門

常笑道:「你都已知道?」

應聲他沉吟起來,彷彿在考慮應該從何說他的說話就是命令,安子豪不敢不遵從。 安子豪點頭道:「是。」

起。 材的到達開始。」 常笑提醒他,道:「你可以由王風護送棺

在他到達之後才發生。 安子豪一言驚醒,道:「一切的事情的確

起的了。」 他想了想接着又道:「那得從平安老店說

> 安子豪不明白常笑這很好又是什麼意思。 常笑道:「很好。 安子豪道:「就在這長街前面不遠。常笑又問道:「在那裏?」 安子豪道:「是個客棧,也是家酒舖。 常笑道:「平安老店是什麼地方?」

故事最好不過,我們也正好在那裏歇下來。」 常笑並沒要他多傷腦筋,接道:「現場聽

十二個官差不在話下,只有蕭百草一個人十二個官差不在話下,只有蕭百草一個人他連隨潔軟下馬。

常笑截口道:「他只是個犯人,自有我的

樣森冷。

畢竟他也是個聰明人。 他沒有再問下去,趕緊在前面引路。 安子豪不由的打了個寒戰。

平安老店的老掌櫃同樣是個聰明人。

笨蛋,也應已識相。 一個人活到那麼大的年紀,即使本來是個

所以他非常合作。 普通人根本就不會十二個官差追隨左右他看出安子豪引來的常笑絕非普通人。

可惜他並沒有安子豪的口才,他的說話甚

常笑聽的雖辛苦,仍耐着性子聽下去

「那位老人家: 安子豪這才注意到蕭百草,試探着問道:

人侍候他,用不着你操心。 常笑不答只笑。 安子豪又問道:「他犯了什麼罪?

這一次他的笑容却像多雪一樣嚴寒,春冰

人老精,鬼老靈。

安子豪只是聽說,他都是親眼目睹。 他說的比安子豪更多,也更詳細。

> 是掛着和藹的笑容。 對於老掌櫃的態度他看來還滿意,面上總

店子裏立時死寂一片,就像變了個墳墓 安子豪早已沒有說話 老掌櫃說的並不快,但終於將話說完。 他喜歡合作的人,因爲那實在省事。

老掌櫃怪異的聲調再加以渲染,這恐怖又平 昨夜在這裏發生事情本來就已有幾分恐怖 陰慘的氣氛籠罩着整個店堂。

何况店堂的地上現在還放着譚門三霸天的

屍體就已在訴說着事情的詭異,恐怖。 扭曲的臉龐,狰獰的於熊,譚門三霸天的

有打掃過這地方? 他的目光仍在掌櫃面上,道:「你事後可打破這種死寂的是常笑。

回來再檢查,可是他帶着我們這裏的兩個捕快 咐我不要移動任何東西,由得保持原狀,等他 老掌櫃搖頭,道:「有位外來的萬大人吩

老掌臘頓聲道:「昨夜鸚鵡樓發生的事情安子豪脫口道:「他不會再回來的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到來還是你去請他們到來? 常笑打斷了他的說話,道:「他們是自己 老掌櫃道:「發生了這種事本應去告官,

常笑點點頭,喃喃道:「萬通大概追那副

是我還未出門,他們就來了。

人雖然急利貪功,總算還有分寸。」 他的目光落在屍體之上,又笑了:「這個 對於萬通的死亡,他一點也沒有顯示可惜

他的面容儘管和藹可親,內心却是冷酷無

下蕭百草,帶入來!」 體就已知死因

件很值得開心的事情 一個人的說話能够迅速發生作用,實在是

他躬着腰,活像隻蝦米

即使是一個年青人,給縛在馬鞍上那麼久

費時失事。

已經老眼昏花,雙手亦不大靈活,要我動手更

蕭百草蘇氣道:「不知你是否也清楚,我

我向來清楚自己的耐性有限。」

常笑道:「總不如三個人同時着手的快,人一起動手亦不會再費上多少時候。」

蕭百草道:「三具屍體兩個人已可應付得

在乎自己的遭遇。 他一面倦容,神態却異常落寞,好像並不腰身一樣也很難直得起來。

兩個官差左右挾着他,迅速的將他帶到常

用什麼方法處置那些東西?」

常笑隨即一拍手,道:「替蕭老先生準備蕭百草沒有作聲,他不想。

我向來不會帶在身上,你可想知道我向來是

常笑盯着他,緩緩道:「蕭老頭,可還挺

入還準備拿老夫怎樣? 蕭百草落寞的目光一瞥常笑,道:「常大

蕭百草不敢不接下

工具早已準備好,馬上就送上

起來,就像是秋風中淺潛的蘆葦,並沒有倒下 沒了人扶持,蕭百草的一個身子,便搖幌 常笑沒有答,條的一揮手。就連說話他都已顯得有氣無力 兩個官差立時點手退開。

無論發現了什麼,最好你都不要對我隱瞞。你的經驗老到,但也是你們仵作行中的高手

常笑目光一掃,笑道:「他們兩個雖不如 替他準備工具的正是他的兩個同行

去。 常笑一笑道:「很好。」

> 蕭百草只有點頭。 這句話又是警告蕭百草。

蕭百草的聲音,也在搖曳,道:「什麼很

解剖屍體的只有兩個人。」 他一頓, 常笑道:「這裏有三具屍體, 一字字地道:「我要徹底弄清楚 我屬下懂得

體? 他們三個人的死因! 常笑道:「憑你的經驗,也許不必剖開屍 蕭百草說道:「你要我解剖其中的一具屍

常笑接着又道:「也不要給我鐵恨那種報

不管死因是什麼,只要是世間有過的,他 蕭百草索性將頭垂下

什麼方法,都瞒不過他 只要殺鐵恨的是人,不管是用什麼武器

這是他對鐵恨的死因所呈的報告所以殺鐵恨的兇手絕不是人。 他却查不出鐵恨的死因。

> 疑他的判斷。 他是那一行中的斷輪老手,從來沒有人懷

常笑却顯然例外。

他將蕭百草扣押起來,莫非就因爲懷疑這

銳利的刀鋒在靈活的手指控制之下,閃動 三把刀,三隻手。

着慘白色的光芒。

常笑大笑道:「好像你這種昏花老眼,世 笑聲忽一飲,他又道:「沒有用處的東西 刀劃下的慘白的皮肉外翻,血泥漿一樣骨

紫黑色的血!

血雖未凝結,已將凝結。

落刀的地方不約而同,正是魔石擊中的地

他們果如常笑所說,亦是那一行的高手。擇什麼地方着手。

譚天龍還多用一條左腿,他那條左腿亦同

三具屍體右腿關節處的肌肉都已凹下,紫

張刀, 兩隻手 蕭百草現在只剖譚天龍的右腿,他只得一

碎骨赫然亦是紫黑色! 骨頭都打碎,肌肉不凹下才怪

常笑盯着紫黑的血,紫黑的骨,一雙眼都

鯰屍室,三個赤裸的屍體同時在解剖! 食飯的桌子變了剖屍台,酒館的飯堂變了 除了他,所有人都已給當前的情景騙呆

空氣中充滿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混合着夢

香和屍臭的氣息。

慘白的鋒刀,慘白的肌肉 (未完)



絕計刦囚車

巧裝陷虎阱

捲起滿天黃塵,每一粒泥沙都是滾燙的。 片枯黃,見不到半點綠意 除了驛站石屋前那兩棵高大的槐樹,四周

金三太爺就坐在槐樹樹蔭下

過赤金峽,兩個時辰以內可到雙槐驛。」

金三太爺點一點頭,又問道:「沿途情形

矮胖子道:「已經遵照老爺子的指示,沿

都是一色雪白 同式的白色蔴紗短衫,白府綢長褲,白布護腿 ,白皮箭靴,甚至頭上的斗笠和肩後的劍穗,

也不眨瞪着由西方延伸過來的黃泥古道。 身子,仍然挺得像標槍一樣直,八隻眼睛,眨

目光中明顯流露出幾分焦急。 也看不見

不少時間了 金三太爺分明在等待什麼,而且已經等了

站上等候?

來了。

一陣黃塵捲過,古道上飛一般馳來三騎健

到了近前。

首是個四十多歲的矮胖子,後面是兩名跨刀壯 黨。三人臉上全是汗漬和塵土,分明剛經過 三騎同時勒韁,健馬昂嘶,人影落地,爲

儘管風沙撲面,驕陽似火,四個白衣人的

古道上只有陣陣飛捲的塵土,此外,什麼 金三太爺也凝視着古道盡頭,眉端深鎖,

雙槐驛幾乎要被火毒的太陽烤焦了,熱風 金鈎楊玉田親自押送,虎牢三劍同行,清晨已 金三太爺沒等他們喘過氣,下巴微抬,問 矮胖子拱手答道:「剛得到傳報,車子由 「如何?」

在他身後,併排站着四個慓悍的年輕人,

什麼事能勞動金三太爺甘冒酷譽來到雙槐

什麼人能使金三太爺親自坐在這荒凉小驛

黄塵中不易看出來,等到看見,人和馬都已經馬色棗黃,馬上人也混身黃衣,難怪捲在

吃的東西,一牆可喝的水…… 井,拆去爐炷,食物全部毀棄,水缸裏也泡了 途驛站酒店共計七家,都已給價收買,封閉水 ··六十里內,他們絕對找不到一樣可

微頷首。 金三太爺牛閉着眼睛,一面傾聽,一面微

田產牲畜另外折價,如今已是鷄犬絕跡,不見 天以前全部搬遷一空,每戶發給一百両銀子,「……附近三百三十四戶居民,也都在三 人烟。」 金三太爺抬頭望望天際那火球般的烈日 「唔!很好!」

任憑那楊玉田再謹慎,今天也非裁個大跟斗不 辣辣的日頭,縱是鐵打金剛也要被溶化了。」 矮胖子陪着笑臉道:「老爺子神機妙算,

流高手,可是,在飢渴交迫之下,再頂着這火

「金鈎老楊是條好漢,虎牢三劍也算得是一

嘴角不禁綻現出一抹得意的微笑,喃喃自語道

這兒你也好好安排一下,金鈎楊玉田爲人精明 ,當心別露出了破綻,事成以後,立刻帶人來 金三太爺淡淡一笑,站起身來,說道。「

雙槐驛在人們心裏剛燃的一綫希望,又被

不久,車馬到了石屋前。

必自己走路,更無須負荷推車,竟然勾着脖子 樹蔭下歇着,小心戒備,不准擅離。

,凉意附身,二十幾條漢子圍在囚車四周,喘 有樹葉遮隔陽光,人人都感覺到眼前一暗

捕快們彼此互望,誰也不肯動。

大家肚裏都懷着一個想法。一路下來,幾

敬頭也不過碗大的疤,反正是活不成了,不睡

另一個搖搖頭道。「他當然篤定睡覺啦

白不睡。」

他倒睡起大頭覺來。」

挺會享福,咱們被烤得頭上冒火,身上出油

旁邊一名捕快低聲咒罵道。「娘的,他倒

快一會兒。 其化工夫去搜查一座空屋,不如在樹蔭下多原 十里內人烟絕滅,看情形還兒也不會例外,與 楊玉田何嘗不瞭解衆人的心思,於是舉手

指着道· ,沒有人,或許還有什麽吃的喝的東西。」 「陳六,康八,你兩個進屋去找找看

願,也只得懶洋洋離開了樹下蔭凉地,手按刀 有吃的喝的,還能輪到咱們?早給餓鬼吃光 ,向石屋走,口裏却在嘀咕着。 「找有屁用 被指名出列的陳六和康八雖然滿肚子不情

就在這時候,石屋門口突然搖搖幌幌出現

陳六和康八猛抬頭,眞的以爲白日見鬼

楊玉田也吃了一驚,急忙摘下護手雙鈎。

活人一

前面 不是雙槐驛到了麽?」 立刻又有人道。「到了又如何?還不是跟 一樣,灶倒牆塌,水缸裏泡着死老鼠。」

驕陽,古道,黃塵。

着一輛囚車。 了一隊人馬 車前一 一那是二十幾條皂衣漢子,簇雅

捕頭,金鈎楊玉田,方臉,濃眉,闊肩,粗腰 騎當先開路,馬上坐着蘭州府的總

路

一切都還好好的,怎麼突然變得荒無人烟 「呃!說來眞他娘的怪事,上次經過這條

水喝!」

樣,整整這一路下來幾十里地,何曾撈到一口

「少說兩句吧」

·連楊老總不也是跟咱們一

我寧可變狗,也不幹這種連犯人都不如的捕快

·六扇門差事眞不是人幹的,下輩子

車後三騎馬上,是三個混身勁裝的中年人

一個不賸。」

聽見這話的,都不禁由心底裏冒出一股寒

「那準是間瘟疫,否則,不可能居民逃得

「我猜,八成這一帶發生了什麼災害。」

畏 這一抹黑色,透着深深殺氣,令人望而生

意

實,却又都不願意承認這是事實

誰也沒接口,因爲沒有人能否認眼前的事

過了好一會,有人輕吁道:「你們瞧,那

烈日當頭,揮汗如雨,人跟馬匹同樣顯得精疲

最辛苦莫過於那推車的車夫,全身衣服早 水浸透,乾枯的嘴唇已呈灰白色,脚步蹦

「總管請放心,小的知道輕重,絕對不會 車早就翻進路溝裏了。

道。「車子不久就到,你先把附近馬蹄痕印清 吳總管一揮手,和兩名壯漢上了馬,叮囑 「那就好

的那一百両賞銀,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領……」 出手,涎着臉輕問道:「吳總管,請問: 掃乾淨,店裏也趕快準備一下,小心侍候。」 夠楊玉田去拿吧,他若只給你九十九両,你也 吳總管囘過頭,不耐煩地道。「等着向金 三人勒轉馬韁,正要離去,畢老三忽然伸

落有序。

意,居然睡得那麼沉,陣陣鼾聲,仍然那麼起

人在囚檻,鐐銬加身,眞虧他一點也不在

,呼呼地睡熟了

身對兩名跨刀壯漢擺擺手說道。「把畢老三叫

在古家四兄弟簇擁下,離開了雙槐驛石屋,轉

矮胖子連聲應諾,目送金三太爺上了馬,

最好不要露面。」

但務必要記住,除非萬不得已,咱們自己的人

古家兄弟留在附近,必要時可助你一臂之力,

金三太爺走了兩步,忽又停住道。「我讓

老爺子的手掌心。」

子請放心,那楊玉田就是生了翅膀,也飛不出了是!」矮胖子答應得頗有自信!「老爺

頭。 馬蹄揚起飛塵,轉瞬間已消失在東去的路 別把酒搬出來

石屋… 蔽空的古道,火毒的太陽,高聳的樹,孤獨的 雙槐驛又恢復了原來的荒凉和死寂,塵土

恭敬敬作了個長揖,道。「小的畢虎,見過吳

似的,精神突然一振,急忙趨前兩步,恭可是,他一見了矮胖子,就像小鬼遇見城

一副三天沒吃飯的樣子

四両肉,滿頭亂髮,一身破衣,搭拉着眼皮,

畢老三是個又瘦又黑的窮叫化,混身沒有

鳞鳞車聲從古道盡頭傳過來,不久,出現

,兩柄金光閃閃的護手鈎,斜掛在馬鞍旁。

色。 ,黑色疾服,配着黑色劍穗,連馬匹也是漆黑

但這時,無論人和馬,都蒙上一層黃土

力竭,困頓不堪。

D72

子和吳總管失望。」

地面。「小的一定全心全力去辦事,不讓老爺

·是!」畢老三的鼻子差點碰到

這個發財的機會。

無故,流落街頭,也是我極力保薦,才賞給你

吳總管道。「這是咱們老爺子可憐你無親

在腦瓜子裏了。」

咐背了一百多遍,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全記

畢老三忙道。「記住了

小的把總管的吩

算是還禮,冷着臉道:「我交待你的事,你都

矮胖子吳總管只從鼻孔裏輕輕嗯了一聲,

了我,我再交給你,你若把事情辦砸了,那可

「你要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老爺子托

這一盆冷水澆熄。

,若非旁邊有人帮扶着,只怕囚

金鈎楊玉田舉目四望,道。「囚車先推到

他盤膝坐在車籠裏,頭部露出檻外,既不 最舒適的,却是囚車中那位犯人。

捕快們早就盼望着這句話,連忙推着囚車

氣的喘氣,抹汗的抹汗,眞是說不出的舒服。 金鈎楊玉田下了馬,大聲道:「過來一個

人,到石屋去瞧瞧裏面還有人沒有?

一條人影。

一聲驚呼,掉頭就跑

横身擋住囚車,喝道:「什麼人?」 人影緩緩從屋門走出來:「我姓畢,是這

兒酒店的掌櫃。」 大夥兒全怔住了,想不到雙槐驛居然還有

望。 有人就可能有食物,大夥兒心裏又興起希

畢老三搖搖頭:「只有我一個。」 楊玉田道。「屋裏還有沒有別人?」 「其他的人呢?」

果然是鬧瘟疫,大夥兒的心都往下沉..... 楊玉田突然一探左手鈎,寒光閃處,已鈎 「聽說里泉驛鬧瘟疫,附近數十里的人全 ,只賸我守着這間店,捨不得走。」

住了畢老三的頸脖子。 楊玉田用鈎端輕輕抬起畢老三的下顎,在 畢老三嚇得一哆嗦,急道。「你……你這

有病的樣子? 陽光下仔細看了一遍,道。「畢掌櫃,你不像 畢老三道。「我本來沒病,若有病豈不早

「我說的里泉驛,或許瘟神還沒有到雙槐 「可是,你說這兒鬧瘟疫?」

驛來。」 沒病就好。

裹 最後還剩下幾十個鷄蛋。」 ,可還有吃的東西?賣些給咱們。」 畢老三聳聳肩,道。「能吃的早已吃光, 楊玉田點點頭,收了雙鈎,道。「你這店

楊玉田道。「鷄蛋也很好,快替咱們煮熟

畢老三搖頭道··「那是我留着活命的

「畢掌櫃,咱們是蘭州府的官差,押解要

子來也不能賣。 犯路過此地,已經整整一天沒進過飲食: 「對不起,那些鷄蛋就是我的命,天王老

「咱們願意多給你銀子。 「再多銀子也不行,你們只爲了壤肚子

我却要靠它活下去。

·分售一些給咱們解解渴。 畢老三道。「酒倒有一大鰻子 楊玉田想了想,道:「那麼店裏有酒沒有

「喂!等一等。」

楊玉田笑道。「你要多少錢?你說吧!」酒是可以賣給你們,但得先講好價錢。」 畢老三伸出一個手指頭,緩緩說道:「這

個數。」 楊玉田道・「一両銀子?」

進貨不易,咱們買下了。」 ·未免太貴了些……好吧,看在瘟疫成災,楊玉田道··「這麽說,竟是十両銀子一繰

酒香。」 畢老三漠然說道。「十両銀子,只能聞聞

畢老三道·· 「什麽?一百両?」 「十個十両。」

酒你居然敢賣一百両銀子?」

「這小子一定是瘋了,瘟疫燒得他打胡亂捕快們都勃然大怒,紛紛叱駡…… 畢老三道。「不錯!」

融,眼睛裏還有王法嗎?」 「我看這小子是窮瘋,哄抬物價,擾亂金

「給他臉不要臉,乾脆一鍊子鎖了他,咱

陳六和康八更是迫不及待,爭先恐後向石衆人一聽說有酒,不由齊擊歡呼起來。

畢老三忽然張開雙臂,擋住了屋門,道:

楊玉田道。「你究竟想要多少?」

楊玉田張大眼睛,失聲道。「你……一緣

是破例賞臉,這小子竟敢敲大爺們的竹槓!」「大爺們走到那裏都是白吃白喝,給錢已

們自己去搬酒……」

不買,却不能怪他漫天喊價。區,一物勝金,也是情理中事 ,一物勝金,也是情理中事,嫌貴咱們可以 楊玉田擺擺手道:「不許起鬨,這兒是疫

老三,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剝 捕快們不敢再爭辯,却一個個怒目瞪着異

個商量如何?」

子 ,少一個子兒也不賣。」 楊玉田道。「咱們願意出一百両銀子,只 畢老三道·· 「沒有什麼好商量,一百両銀

毒嘛,何苦庸人自擾……」

又有人道。「我寧可被毒死,也不願這樣

有人忍不住低聲嘀咕道:「根本沒有什麽

陣陣酒香撲鼻,饞得衆人心癢難抓

堅持,伸手道。「那得先付銀子,要現銀,不 好趕路,這總行吧?」 畢老三看看那些捕快的臉色,終於沒敢再

够 勉强凑足百両之數,交給了畢老三。 一百両,又將虎牢三劍身上的碎銀借來,才楊玉田從馬鞍旁取下銀包,算了算,還不

如常,毫無異樣徵狀

注着畢老三,仔細觀察他的每一個細微反應。

這些閑話,楊玉田全當沒聽見,只全神貫

前後等了將近半個時辰,畢老三仍舊神色

噹試酒中有沒審?找才頭一個就願意幹

「唉!可惜便宜了那黑良心掌櫃,早知要

捕快們都舔着乾裂的嘴唇,與冲冲的圍過 有錢能使鬼推磨,不片刻,酒搬出來了

喝一碗,剩下的留着,等一會還得送蠶蛋下肚楊玉田這才釋然擺了擺手,道:「每人限

三 纝

喝? 楊玉田道。「對不起,咱們官差在身,

可說,只有忍着。

畢老三問道·「現在,

我可以去煮鷄蛋了

同樣每人只分飲一碗,涓滴不多,大夥兒無話 田一向待人平等而嚴厲,他自己和虎牢三劍也

畢老三毫不猶豫,接酒一飲而盡,又自己

躍欲動。 衆人見畢老三試飲後並無異狀,不禁又躍

且再忍耐一會兒。

大夥兒只好强忍着渴意,眼巴巴望着酒緣

楊玉田低喝道:「別忙,藥性有急緩之分

楊玉田含笑拱手道。「畢掌櫃,我跟你打

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

足足過了頓飯之久,畢老三仍然行若無事

收銀票。」

來 口聞了聞,然後倒出了一碗酒,遞給了畢老楊玉田却攔住衆人,親自拍開封泥,凑近

眞無異玉液瓊漿,活命仙露

話還沒說完,捕快們已經一擁而上。

這續酒,對一個渴得快要發昏的人來說

喝完一碗,人人都覺得意獨未盡,但楊玉

畢老三說道。「你是怕酒裏有毒,要我先

能不謹慎 倒了一碗,仰額子再喝光

少銀子一碗?你倒越喝越上癮了?」過去,罵道。「一百両銀子一樓酒,得折合多 他還想倒第三碗酒,却被康八將酒碗奪了

帮你生火煮蛋。」

楊玉田笑笑道。「當然,我派兩位兄弟去

脚,特派兩人名爲帮忙,實爲監視 畢老三好像一點兒也沒發覺,欣然領着兩

楊玉田不放心畢老三,防他在煮蛋時弄什麼手

向陳六和康八呶了呶嘴。兩人會意,這是

整個人就像一截木頭似的,直挺挺倒在地上。 也栽倒在地上,沒有再站起來。 陳六和康八急忙趨前查看,兩人俯下身子 才走了五六步,畢老三突然連幌了兩幌,

人向石屋走去。

快連虎牢三劍在內,突然紛紛倒在地上 緊接着,「噗通」之聲不絕,二十餘名捕

誰也沒想到酒裏果然有毒,甚至連畢老三 酒裏有毒!

也沒想到,等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轉瞬,雙槐驛變成了活地獄……

四顧,週圍已沒有一個活口 楊玉田大驚,慌忙撒出護手雙鈎,但遊目

雙鈎墜地,人也倒了下去,恰好倒在那隻酒突然,他也感到胸腹間一陣劇痛,手一點

樹蔭下正散發着濃烈的酒香,雙槐驛又恢 石屋依舊,風沙依舊

復了死寂。

中那名瞌睡的囚犯。 遍地死屍,只有一個人還活着,就是檻車

體:

這些經過變化,忽然露齒一笑,喃喃道。「世 其實,他不知什麼時候就醒了,冷眼目覩

,一種就是太貴的。」 一種就是太貴的。」 說完,閉上眼睛,又沉沉睡去。

蹄聲由遠而近,吳總管,古家兄弟,帶着

七八名跨刀壯漢,重又出現在石屋前。 一名壯漢搖頭感嘆道。「都說金鈎楊玉田

想不到也會中計。」

的人會跟自己同歸於盡。」 於盡,他只是財迷心竅,不知道我預先給他的吳總管得意地道。「畢老三何嘗願意同歸 另一人笑道:「他再精明,也想不到下毒

D74

救他的命。」 那粒『解薬』,僅能使毒性延緩發作,並不能

看有無漏網之魚。 笑語中大家紛紛下馬,逐一檢視屍體,查 有人便想從畢老三的身上取走那一百両銀

吳總管立刻喝止,道。「不許拿,那是他

良心。」 應得的一份賞銀,咱們不能因爲人已死了就味 古家兄弟沒有下馬,領着兩名跨刀壯漢逕

半睁眼皮,用不耐煩的目光冷冷掃了古家兄弟 自來到囚車旁 那囚犯好像被暗聲和人語聲驚擾了好夢

一眼,又瞌睡如故。 古家兄弟揮揮手,兩名壯漢合力推着囚車

犯並不認識,彼此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由古家兄弟四騎護送,離開了雙槐驛 其餘跨刀壯漢們,分頭清理現場,掩埋屍 他們專爲封奪囚車而來,却顯然跟車中囚

道 臨到要埋葬畢老三的屍體時,吳總管忽然 「且等一等

在幽冥路上輕便些。」 現銀揣進自己的懷中,然後洋洋自得道。 輕輕塞在畢老三的手心內,却順手將那一百両 只見他從懷裏取出一張銀票,折叠整齊 藤

區區的百把兩銀子,他這樣做,完全是替死者 名震西北的麒麟莊總管,當然絕不會看上

現,只怕有點廠煩。 他只是疏忽了一點-那家出票的銀號,

麒麟山並不太高,但怪石嶙峋,山勢奇特

,遠遠望去,眞像一隻蹲伏着的麒麟。

上那隻角,聳立在山頂;莊以山名,武林中無 人不識金三太爺,也無人不知麒麟山莊。 麒麟有角,金三太爺的莊院,正如麒麟頭

的,莫不引爲平生最大榮耀。 連麒麟山脚也不敢靠近,凡是有幸踏進過莊門 被江湖道士視爲禁地,自問身份差些的朋友, 今天,麒麟山莊更與平時不同 金三太爺是武林中赫赫名人,麒麟山莊更

禁偷窺。 本莊的婦孺也要全部躱在屋內,門寫緊閉,嚴 丁嚴密佈哨,周圍十里內不准閑人駐足,甚至由莊門通山脚的馬道兩旁,一對對跨刀莊

有電戶,都垂着極厚的電帘,廳內都亮着燈。 那盞燈懸掛在大廳中央,上覆銅罩, 正廳上,擺着一席豐富的酒菜,但大廳所

陣凉意,充溢全室。 着四隻大木桶,桶中盛着多季客藏的冰塊,陣 恰好照亮酒席桌面,其餘地方仍然一片黝黑, 爲了使大廳不致因寓帘深垂而煥熱,酒席旁放 桌面上放置兩副杯筷,這表示只有一位客 燈光

金三太爺早已坐在桌邊等候,客人竟遲遲

未到

然絕非等閑之輩。 能使麒麟山莊如此隆重相迎,那位客人當

客人,絕對數不出五位 能使金三太爺親自肅坐恭候的

望着早些見見這位貴賓。 莊丁們都忍不住好奇,個個引頸企盼,湯

日影偏西,客猶未至。

份紙頁來低頭審視。 很有耐心的坐在大廳內,不時從衣袖中取出 莊丁們都等得不耐煩了,金三太爺却仍然

> 調。 並且用密密廠廠的小字,標誌出重要的地名稱 但那些字,形狀却非常奇怪,有的像符籙

那是一張羊皮紙,上面繪畫着山川地形,

有的像蚯蚓,很難辨識 圖是完整的,紙却是四份拼凑而成-

然,這是一份十分珍貴而秘密的地圖。 金三太爺全神凝注這張圖,臉上竟流露出

翼放囘袖內,然後仰面長吁一口氣,綻現出欣當他看過全圖,却又謹愼的摺好,小心翼。就好像對這張地圖有什麼深仇大恨似的。 悲憤之色,眼中淚光閃爍,雙手也不停的顫抖

慰和得意的微笑,又好像對這張地圖有無限親

一副紙繪的地圖,而是一件有生命,有感覺的 這種奇特的神情變化,彷彿他收藏的並非

突然,他濃眉一揚,站起身來:

馬蹄和車輪聲,由山脚蜿蜒而上,直駛大

貴賓,難道就是這輛囚車? 莊丁們都楞住了 迎候將近兩個時辰的

他還有誰? 那囚犯亂髮披面,難辨五官,一顆頭斜垂 除了車中那位囚犯,再無一個外人,不是

着了,還是熱昏了? 在車外,隨着車身巔簸左右幌盪,也不知是睡 車到廳前,金三太爺適時出現在大廳門口

讓你們就這樣連車推來?」 這四個該死的東西,叫你們去迎接鐵大俠,誰 ,一見這情景,登時拉下臉來,喝道。 「你們

鐵大俠一直熟睡未醒,咱們不敢驚動。 古家四兄弟急忙滾鞍落馬,垂首答道。

「胡說!」

道:「還不快些攙扶鐵大俠進廳去。」 ,手起掌落,劈開了囚車,扯斷了鐐銬,大聲 金三太爺一面叱斥,一面已快步跨下石階

却自己從破車中站起,搖搖手道:「不敢勞駕 ,這幾步路我還走得動。」 古家四兄弟應聲奔上前來,那姓鐵的囚犯

愚兄失禮,未能親迎……」 金三太爺抱拳當胸,道。「鐵老弟,請恕

也很失禮,沒想到會來貴莊作客,連件衣服也姓鐵的囚犯露齒笑道。「彼此,彼此,我

來不及換。 走去。 說着,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逕自向大廳

••「小心戒備,任何人不准入聰… 金三太爺囘頭對古家兄弟呶呶嘴,低聲道

個,沒別的陪客了麼?」 首客位上,指着席間杯筷問道。「就只你我兩 等他跟進去,姓鐵的巳經大馬金刀坐在上

金三太爺笑道。「鐵老弟是高人,何用俗

真的,你既然存心作東,我就不客氣了。」 金三太爺道:「鐵老弟儘管請便。」 姓鐵的道:「高倒未必,口渴肚子餓却是

厦個是狼吞虎嚥,旁若無人 往喉嚨裹灌,抓起肉塊鷄腿,大把向嘴裹塞, 正想親手執壺,姓鐵的已搶過酒壺,大口

一隻手却攏在袖中,輕輕撫摸着那幅羊皮紙地 燈光照在姓鐵的臉上,使他的面部輪廓看

金三太爺沒有動箸,只含笑看着他吃喝,

以及額上那條淺淺的疤痕:: 那漆黑的濃眉,烱烱的眼神, :一點也沒有變 挺直的鼻樑

,可不還是名聞大江南北的鐵羽。 這些都不算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不羈,那

了「神手」鐵羽,絕沒有第二人。份傲慢,還有那份常人難及的機智和沉着,除

十名高人的手,使江湖爲之轟動,武林爲之髲 就是那雙曾在一夜之間,連敗正邪各派數

這雙手,可算是世界上最敏捷,最堅定的

手 是牙箸和酒杯。 留着扯斷的銬鍊,手中握着的已不是刀柄,而 現在,這雙手就在金三太爺服前,腕上灃,也是武林中人人敛羨,人人畏懼的手。

老弟,這一次眞是太委屈你了。」放下牙箸,離開了酒杯,才輕輕嘆息道。 金三太爺憐惜地注視着這雙手 ,直等到他

「委屈?哈哈!」

接我,又不收車錢,有什麼委屈? 進關來,楊玉田怕我路上太熱,特別用車子來 鐵羽用袖子抹抹嘴唇,笑道。「我本就要

愚兄聽到風聲,也算替你担了好幾天心。」 老弟比,那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紙不過,金三太爺點點頭道。「當然,楊玉田跟你 鐵羽揚眉道。「你担心什麼?怕楊玉田會

金三太爺道: 少,難保沒有人想落井下石,中途爺道:「老弟,話可不是這麼說,

下毒手,毁了你的武功。」 加害,而且,楊玉田爲了防範出事,也很可能 鐵羽哈哈大笑道··「他們或許有那種打算

你大約選不知道,爲你的事,愚兄這次擔了多 可惜沒有那份膽量。」 金三太爺道。「現在總算安全了,老弟

大風險,毀了多少條人命?」

氣,反而笑着道:「鐵老弟,你可千萬別課會遺話够傲够絕情,金三太爺却一點也不生費心,我並沒有求你咱們誰也不欠誰的情。」 對你很器重 ,路見不平,尚且要拔刀相助,何况愚兄一向

這份交情。 回事,交情又是一回事,咱們之間似乎沒有 鐵羽舉手攔住他的話,冷冷道··「器重是

咱們是很少交往,難道今後你也不願意交我這 金三太爺眞是好性子,笑笑又道:「從前

願欠朋友的人情債。 鐵羽道。「我願意跟天下人做朋友,却不

麼,你又何必如此耿耿於懷?」 金三太爺道:「愚兄並沒有說你虧欠了什

嗎? 折節下交,你這樣做,當然不會毫無目的,對 絕不會平白無故帮助朋友,也從未像今天這般 鐵羽微笑道。「可是,你金莊主的爲人,

金三太爺默然不答。

籍市恩跟我談什麼條件只怕你會大失所望。」 得及將我加上鐐銬,押解到蘭州府去 道什麼叫報恩,金莊主,你若後悔,現在還來 接道··「我這個人平生從未受人恩惠,更不知 不答覆也就是等於默認,所以鐵羽又笑着 ,如果想

手鐵羽是一毛不拔鐵公鷄,果然名不虛傳。」 鐵羽居然並不否認:「這麽說,我是猜對 金三太爺也笑了起來,道:「人人都說神

金三太爺道。「猜對了一半

「哦?

只是彼此合作去做一件事,做成了,於你,於 條件,因爲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咱們 「我救你,的確是有目的,但並不能稱爲

> ,我拒絕合作 」鐵羽截口道: 「不必再說下去

仍不氣餒道。 「難道你不想知道是什麼事?」金三太爺

難。我不想聽命於人,受人指揮。」 「任何事都拒絕。俗語說:生意好做合夥

「如果由你全權行事,根本不必聽命於人

當然絕不會幹道種爲人作嫁的優事。」鐵羽冷番心血,事成了,我不一定願意分潤給你。你 「那就不叫合作了。事情不成,你白費一

我絕不分潤絲毫。」 各種協助,事成之後,一切利益全歸你獨得, 定••「只要你答應去做,我願意無條件供給你 「我幹-。」金三太爺的答覆竟出人意外堅

「那你爲的是什麼?」

「爲出 一口氣。」

「是的,一口怨氣。」

得成,這就是我不惜代價救你的原因 僅死不瞑目,死後更無顏去見金家的列祖列宗 經耗盡了畢生心血,如果事情不能辦成,我非 悲憤之色,緩緩道··「爲了出這口怨氣,我已 而這件事,除了你鐵老弟,再沒有別人能辦 金三太爺真的長吁了一口氣,臉上又佈滿

現在輪到鐵羽默然了。

,又激起了無限好奇。 從金三太爺的神情和語氣,他忽然感覺到

所充斥。 默注視着金三太爺,內心已被難以抑制的好奇 他沉默了好一會,才故作平靜的笑了笑, 越是棘手的事,也越能引人入勝。鐵羽默

說道••「你是有很厲害的仇家,要我去替你報

鐵羽聲聳肩,又拿起酒壶。「你大可不必 我都有好處……」

付區區仇家,我還用不着求人。」 「不!麒麟山莊在武林中還薄有名聲,對

「那麼是爲了跟誰爭强鬥騰,要我助你一

我不犯人,豈會爲意氣如此煞費苦心?」 「金某一向自足,與人無爭,人不犯我,

「想必是你看上了那家的漂亮閩女,不能到「哦!我明白了。」鐵羽用調侃的口氣道

手 ,要我替你拿個主意?」

金三太爺苦笑道。•「愚兄年逾知命,選能

的不過是名,利,仇,色四個字,既然你不爲鐵羽鑵聳肩頭,道。「武林中人,整天爭被女色所惑?老弟這是存心取笑了。」 爭名,不爲尋仇,也不是爲了女色,那一定是

爲財,而且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金三太爺凝重地點點頭,道。「不錯,是 爲財啦?」

「足够你招兵買馬,組成十萬雄師,建立

一個國家。」 ,伸舌頭,忽然壓低聲音,曖昧地說道。「是 「啊!那可眞不是個小數目呀。」鐵羽伸

金三太爺蕭容道••「那本來是屬於我金家

當年奪財的人早已死了,如今變成無主寶藏, 祖先的財富,後來被强奪了去,事隔多年,那 人人可據爲己有。

再說得明白些嗎? 鐵羽笑道··「聽起來的確令人心動,你能

進一步瞭解詳情,除非你先答應合作的事。」 「金三爺,你可眞是一點虧也不肯吃,兜了 鐵羽仰頭乾了一杯酒,用袖子抹抹嘴唇道 金三太爺道。「我只能告訴你這些,如果 仍然還是這句老話

D76

家祖先榮辱,我不能愧對祖先。 「因為這筆財富貴在太大,更何况事關金

富歸我所有,你難道就不愧對金家祖先?」 「如果我答應了你,事成後,這筆鉅額財

家祖先無關。」 物之後,我願意送給誰,那是我的權利,跟金 財富只是爲了替祖先出一口怨氣,至於得回財 金三太爺搖頭道:「我已經說過,取這筆

鐵羽不敢相信,這是真心話,却又無辭反

祖先遺物拱手送人,天下那有這種怪事。 一個人煞費苦心取囘祖先遺物,然後又將

絕無可能。 許重酬,先設法取得財物再作安排,倒也並非落外人手中,與其抱憾終生徒呼負負,不如佯 三太爺自感無力取囘祖先遺物,又不甘遺物久 但是,樹爲一張皮,人爲一口氣,或許金

求助於外人不可 手裏?憑金三太爺的勢力,竟然無法取回,非 鐵羽更想不通,那筆財富究竟落在什麼人

唉!管他呢,那是姓金的事,跟姓鐵的何

承蒙欺待,改日再還席,這件事恕我沒法帮忙 歉得很,我這人是天生窮命,無福享受橫財, 鐵羽聳聳眉站起身子,道。 「金三爺,抱

他可是說走就走,毫無留戀之意,話落

人巳到了大廳門口。

麼指教? 鐵羽回過頭來,笑道。「怎麼?三爺還有 金三太爺突然沉聲道。「請留步!

弟,我再說一遍,這可是一筆敵國的財富,難金三太爺深吸了一口氣,緩緩道。「鐵老 道老弟毫不考慮?

鐵羽笑道。 「我也再說一遍,橫財不發命

窮人,我沒有那份福氣,也沒有那份興趣。」 說着,他又想走。

金三太爺道・「就算你帮我一次忙,也不

金三太爺冷然一笑,道:「好吧,咱們不是本份,咱們之間,好像還沒有那種交情。」 談交情,只論利害,你帮我一次忙,我也同樣 鐵羽搖搖頭,道。「帮忙是情份,不帮忙

有沒有興趣?」如果我用這個人的行踪跟你交換,不知道你還 帮你一次忙…… 以指沾酒,在桌上寫了一個字,接道。

泛「白」,人影疾閃,五指巳牢牢扣住了金三 鐵羽眼裏立刻射出精光,臉色和嘴唇同時 那個字,只有五劃,是個黑白的白字

「神手」的雅號確非倖致,不但出手快

胸有成竹,早料到對方會有這種舉動。 金三太爺既沒有閃躱,更沒有驚駭,好像

懇求,始終未曾在意,現在却露出難以抑制的 鐵羽一直是傲慢的,對金三太爺的利誘和

頭,粉碎了他的傲慢,震撼了他的身心 鐵羽的五根手指,幾乎要陷進了金三太爺 那個字,就像一柄鐵錘,重重擊在他的心

嗄聲道:「她在什麽地方?告訴我!她在什麽 的肩肉之中,聲音却軟弱得好像病重的呻吟,

我不能輕易說出來。」 金三太爺搖頭道。「抱歉得很,這是機密

「不一帮忙是情份,不帮忙是本份。咱們 「三爺,算我求你帮忙…

之間沒有那種交情。 鐵羽五指一緊,咬牙切齒道。「說!不然

我就捏碎你的骨頭!」

「殺了我也可以,如果你不想知道答案

「你……你要怎樣才肯說?」鐵羽恨恨地

「先坐下來,咱們再談。」

鐵羽鬆了手,類然坐下,却抓起酒壺仰頭

的肩頭,道。「老弟,事隔多年了,你還忘不 的微笑,直到他抛下了空酒壺,才伸手輕拍他 金三太爺冷冷的注視着他, 嘴角噙着得意

我恨不得剝她的皮,抽她的筋-鐵羽恨恨地道••「我永生永世也不會忘記

年,她也的確太絕情了 ,只要是男人,誰也忍受不了這種侮辱 金三太爺無限同情地道••「難怪你如此痛

報了仇,任何交換條件,我都同意!」「咱們只談現在,只要你說出她的下落,讓我「咱們只談現在,只要你說出她的下落,讓我

她的下落,不僅說出她的下落,並且帮你報仇 改一改!只要你先履行了交換條件,我就說出 金三太爺却含笑搖頭道。「不!這話應該

才能履行交換條件。 「報仇不用你相助,但必須等我先報了仇

「道就談不攤了。」

雪恨,等大仇巳報,誰能保證你還願意履行承 金三太爺雙手一攤道。「你目的全在報仇

實知道她的下落?」 「那麼,當我履行了承諾,誰又保證你確

的指笔豈非落空?」 人並非易與,萬一你報仇不成,反被所乘,我 「要我先說出她的下落也行,但是,那女

「你認爲我不是她的對手?」

已經名聞江湖,人家也沒有白活,擅我所知,「鐵老弟話不是這樣說法,這些年你固然 仇的事絕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容易。」 士更不少,論勢力,足可稱得上一方霸主,報 那女人不但武功比當年精進甚多,手下奇人異

「那是我的事,你只要告訴我她的下落就

算,句句出自眞誠。」 財富,報仇行事也方便得多,我這全是替你打 况,有錢能使鬼推磨,你若能先取得那份巨大 莊從旁協助,你單人雙手,絕對報不了仇,何 「老弟,不是我凝你的冷水,沒有麒麟山

鐵羽斬截鐵地道。「不管你怎麽說,大仇 ,休想我會答應你交換條件。」

樣堅持己見,永遠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來,看情 形,總得有一方讓讓步才行。」 金三太爺沉吟了一會,笑道:「咱們若這

「讓步的除非是你,我是言出必行,絕不

落,但是,你必須答應我兩件事。」 「好吧!」金三太爺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明我沒有騙你,報仇却一定要留待將來。」 ,也不能以本來的面目出現,見面只爲了證 ,但一切得聽我的指揮行事,你不能動 我只能安排一次機會,讓你跟她

沒等他把話說完,鐵羽已伸手說道••「拿 鐵羽未置可否,只道:「還有一件呢?」 「第二,我這裏有件東西,請你替我辨認 也等於證明你的確有合作的誠意

了條件,更足以證明他是多麽急于想見到那位 只這簡短兩個字,無疑表示鐵羽已經接受

深仇似海的女子

竹 些 ,料定鐵羽終會接受條件。 ,金三太爺當然一濟二楚,所以他才胸有成地是誰,跟鐵羽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這

他神秘地笑笑,從袖筒中取出那張羊皮地

鐵羽接過一看,立刻皺起了眉頭。 金三太爺試探着問道。「怎麼樣?圖上寫

鐵羽不答反問道。 「你從那裏得來這張地

圖?:

是張什麼地圖? 金三太爺道。「這個你先別管,只看看這 上面寫的是什麼文字?

時繪製的行軍秘圖:: 註譯却是蒙古文,看來可能是前朝元兵南侵 鐵羽道··「這圖上繪的是太行山附近形勢

弟大才。」 道。「我對蒙古文一竅不通,鐵老弟却生於大順手又將地圖潛好,藏同袖中,微微一笑,說 漢,精通蒙古文字,因此,這件事必須仰仗老 「嗯!這就不錯了。」金三太爺點點頭,

你家被刦的財物有關?」 鐵羽詫道。「難道這張蒙古文地圖,就跟

拘束,愚兄要告退了。」 莊中已準備了客房,老弟儘可隨意起歇,不必 ,現在該我實踐諾言,我得去替你安排一下 只笑了笑道。「詳細情形,咱們以後再談吧 對於這個問題,金三太爺却沒有正面答覆

,你得告訴我,需等幾天?」 鐵羽一伸手臂道··「慢着,我沒有耐性久 金三太爺想了想,道。「多則五日,少則

莊中枯等,三天後我再聽囘音。」 鐵羽起身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想在你 ,愚兄一定儘快設法替你安排。」

金三太爺居然並未挽留,只是親切地叮嘱

送走鐵羽,立刻擊掌召來總管吳濤,低擊 萬別走遠,一有消息,我好隨時跟你連絡。] 道:「派人日夜嚴密監視,詳細記錄三天內他 道··「老弟,就在附近城鎮散散心無妨,可千

吳濤領命忽忽而去。

年,我若連區區蒙古文字都看不懂,還配姓金看,一面却連連冷笑道:「哼!含辛茹苦幾十金三太爺重又取出那份蒙文地圖,一面觀

脫困,再耗盡口舌向人求助? 他既然懂得蒙文,又何須千方百計救鐵羽

覽觀看,每當面對地圖,忿懣之情又溢于言表 ,究竟是什麼原因? 他似乎非常痛恨這份地圖,却不時取出圖 圖是元兵行軍圖,跟金家失物何關?

方,何致于爲財耿耿於懷數十年? 麒麟山莊雄踞西域,金三太爺也早已富甲 若說事關祖先榮辱,爲什麼又寧願將取回

這些,都是金三太爺內心的秘密,除了他

的財物拱手送給別人?

自己,誰也不瞭解。 但世上絕沒有永遠的秘密,任何隱密詭謀

,總有一天仍會揭露一 距麒麟山十餘里外,有個小鎭,名叫鳳凰

既有麒麟,少不得也有鳳凰。 這鎭集的命名,顯然是根據麒麟山莊而來

經營賭場,娼寮的居民,簡直連「烏鴉窩」也簡陋的房舍,髒汚的街道,甚至鎭上那近百戶 其實,小鎭哪一點都配不上稱爲鳳凰,那

肆賭窟,吃的,喝的,玩的,可說一應俱全, 不折不扣的女人淘金地,男人銷金窟 但這地方挺熱鬧,滿街全是秦樓楚館,酒

> 武林高手,或多或少,却跟麒麟山莊有點關係 ,否則,决不敢在金三太爺眼皮下走動。 因爲往來鳳凰集的,如非江湖豪强,便是

鐵羽離開麒麟山莊,就住進鳳凰集上最大 -天口別館。

客模掌櫃不是別人,正是麒麟山莊總管吳

天口別館道名稱,據說就是吳濤親筆題的籌的姪兒,名叫吳俊,別號吳覊子。 這兒既供應客房和酒菜,又設着賭場,更準備 了南國佳人,北地脂粉,客人住進來,吃,喝 嫖,賭隨心所欲,只要有銀子,其它的事就 「天口」兩字相合,豈不就是個「吳」字?

這話一點都不過份。 豪華,如果說天口別館是鳳凰集上的鳳凰巢, 是以,鳳凰集雖然簡陋,天口別館却十分

來一百兩銀子,陪笑道。「纖大俠名滿天下, 慢,急忙安排蘭湯沐浴,新衣更換,還親自送 了那件污髒的囚衣,便只有滿身風沙臭汗。 鐵羽住進天口別館,身上沒有半文錢,除 但吳鏞子已得到叔叔的通知,絲毫不敢輕

「掌櫃的,你不怕供錯了菩薩,將來落得血本 鐵羽好像並不意外,只淡淡一笑,說道。

充賞人的使費,如果不够,請隨時吩咐櫃上補 全部記賬,毋須掛慮,謹先送上紋銀百両,權 光臨小號,正是小號的榮幸,這兒的一切費用

嫌簡慢,巳是小號的無上榮耀。」 吳獅子道。 八人大轎也不定能請得來,只要鐵爺不獅子道:「鐵爺取笑了,像鐵爺這樣的

羽這名字居然還值一百両銀子。」 鐵羽揚了揚眉,道。「哦?真沒想到,鐵

他揣了銀子,謝也沒謝一聲,便整衣出門

四五枚翡翠烟嘴,以及一起,外加三個金戒子,裏已經多了八十幾兩碎銀,外加三個金戒子, 烟盒。鐵羽返囘天口別館,把銀子全交給櫃上 酊醉意,踉蹌囘房,倒頭太睡。 瑪瑙烟盒賞了操琴的瞎眼老頭……然後帶着酪 跑堂的夥計,金戒子送給了唱小曲的筱翠鳳, ,呼酒痛飲,召妓獻唱,又將翡翠烟嘴分賞了

已經爛醉如泥,雷都打不醒了。 夥計原想替他介紹個粉頭侍寢,無奈鐵羽

搖頭冷笑道。「看來這個姓鐵的只是個酒鬼賭 吳彌子猶不放心,親自往上房查看,不禁

徒而巳,老爺子未免過份抬舉他了。 於是,囘到櫃枱,提筆寫了一份紙束,內

夜快馬送去麒麟山莊面呈吳濤。 飛去,我等當繼續監視,隨時記錄其行動轉報 …最後寫道。鐵某現醉臥小店房中,揷翅巳難 外出,何時往賭場押博,何時囘店徵歌買醉: 中詳細註明鐵羽的行動,何時入浴,何時更衣 ,敬請釋念!寫畢封好,交給一名親信夥計連

不知過了多久,心頭一震,又清楚過來,微微一麻,便失去了知覺……。 匹,配妥鞍镫,正要跨上馬背,突覺右腰脅下 那夥計應諾,接了紙柬,忙去後廳牽出馬

東也沒有遺失。 低頭看看,一隻脚仍在瞪中,再摸摸傻裏,紙

並未在意,翻身上了馬,直奔麒麟山莊。 那夥計又當自己一時眼花,失神了片刻,

差使,你回去告訴他,就照現在的辦法進行, 頭嘉許道:「很好,難得你家主人肯如此巴結 那夥計呈上紙柬,吳濤拆開看了,連連點 快馬抵莊,吳濤立刻傳見。

莊求見金三太爺,道。「鐵羽現住鳳凰集天口遺走了夥計,吳濤得意地帶着紙東逕入後

D78

事完之後,莊主定有重賞。」

錄,請莊主過目。」 別館中,一切皆入掌握,這是他今天的行止記

視辨認了好一會兒,突然沉下臉來,頓足道。 「糟了,你們這批蠢物,把事情弄砸了……」 金三太爺接過細看,又將紙柬移近燈前照 吳濤愕然道…「怎麼會?

字?還是店字?」 臉上,怒叱道··「你自己仔細瞧瞧,究竟是妾 「怎麼不會?」金三太爺將紙東扔在吳濤

吳濤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急忙拾

這一看,也不期駭然變色。起紙柬凑近燈前照視……

臥小店房中: 紅一陣,恨不得找個地方鑽進去。 「妾」字,變成「鐵某現醉臥小妾房中……」 肯「巴結差使」,如今只窘得臉上白一陣 吳濤初看未知字經塗改,竟然還直誇姪兒 原來吳癱子的紙柬中,本寫的「鐵某現醉 …」却不知被誰將「店」字改爲

來,豈止有意鬷諷,簡直在向咱們炫耀示威,不錯,他故意取出紙柬,塗改後仍交由原人送 這眞是麒麟山莊的莫大恥辱。 金三太爺長吁道: 「人言鐵羽精明,果然

吳濤囁嚅地道。 「莊主的意思,咱們應該

帶他去見白娘子,還能怎麼樣?」 金三太爺苦笑一聲,道。「咱們除了如約

金三太爺突然一擺手,截住他的話,仰面 吳濤嗄聲道。「但白娘子她: 「屋上可是鐵老弟嗎?何不請進屋裏來

杂 ,可惜猜錯人啦! 屋頂上一陣輕笑,道。「老爺子好靈的耳

俏生生落在房中。那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一身墨黑夜行衣,背揷雙劍,皮膚也油光黑亮 隨着笑語聲,一條纖細的人影穿過窓口

,但黑裏帶俏,反而另有一種野性的美。

還談到妳家姑娘: 鎮定,笑道··「黑妞,你來得正好,咱們剛剛 金三太爺似乎微感意外,但瞬間即恢復了

那姓鐵的很重視,急於想知道他的去向。」黑妞搖搖頭:「姑娘沒提起,只是好像對

鐵羽的來歷?」

們吃不完兜着走。 則,我可要囘去一五一十告訴咱們姑娘,叫你 們在背後議論我家姑娘哩,說了實話便罷,否 黑妞笑着道。「可不是,我也正好聽見你

金三太爺却收斂了笑容,低聲道:「黑妞 跟麒麟山莊很熟,而且已熟到不必拘禮程度。 什麼事故?: ,這可不是件玩笑事。你先說,深夜來此,有 這當然只是玩笑話,由此可見,這位黑妞

娘自然會明白。」

黑妞不便再追問,只好靜待下文。

到西北,而且是專爲當年的事來的

黑妞岔口道:「當年的什麽事?」

「這個妳不必問!照我的話轉告,妳家姑

妞耳朵道:「消息絕對正確,神手鐵羽的確已

…」他壓低嗓音,幾乎是咬着黑

我有幾句口信,請妳儘快帶給妳家姑娘,妳要

金三太爺沉吟了一下,道:「既然這樣,

仔細記住了:

差遣,特來跟老爺子打聽一個消息。」 黑妞道••「無事不登三寳殿,我是奉姑娘 「甚麼消息?」

「等一等!」金三太爺舉手虛按,同時向 「咱們聽說有個名叫神手鐵羽的人

娘也聽到姓鐵的消息?她怎麽說? 自去電口張墜了一遍,才正色問道・「妳家姑 吳濤道。「你去外面守望,謹防有人竊聽。」 吳濤去後,金三太爺好像還不放心,又親

」黑妞聽得心弦震動,不覺驚吁

逃,連楊玉田也失去下落。」 捕金鈎楊玉田逮住了,後來不知怎的又中途脫 西北,又聽說在玉門關附近失風,被蘭州府總 黑妞道••「姑娘聽說那神手鐵羽巳經到了

黑妞道••「沒有了。姑娘不知這些消息是 金三太爺暗暗吃驚,忙又問:

否確實,才命我特地趕來跟老爺子打聽。」 ,道…「想不到妳家姑娘的消息倒真快。 金三太爺心念電轉,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

道: 金三太爺沒有直接囘答這個問題,却反問 黑妞道:「這麽說,消息是真的了?」 「妳家姑娘有沒有告訴過妳,關於那神手

> 同時,咱們在押解途中堅壁清野,切斷所有的 渴而死,誰知天不從人願,竟被姓鐵的脫逃了 水源,樣樣安排妥當,存心要讓姓鐵的活活飢 玉門關失風,就是我暗中跟楊玉田透的消息,金三太爺接道:「老實說,姓鐵的這次在 ,都不幸喪了性命,一個也沒有活着囘來。」,楊玉田和手下二十餘名捕快,外加虎牢三劍

則,他要將我莊中婦孺殺得一個不留。」 我在三五天之內,帶他去跟妳家姑娘見面,否 蘇麟山莊,向我逼問妳家姑娘的住處,並且限 「爲了這件事,姓鐵的今天午間已經找來

「你答應了沒有?」

要,豈能做出出賣妳家姑娘的事,不過一 「憑友誼,論親疏,我金克用性命可以不 「我怎麼會答應?」金三太爺慷慨激昂地

迢迢尋到西北來,見不到妳家姑娘,决不會罷 手的……」① ,何况,姓鐵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千里 不值得珍惜,却不能不替莊中近百名婦孺設想 功和手段,妳家姑娘最清楚,我這點基業雖然 他語氣突然一轉,嘆口氣道··「姓鐵的武

*** 上回書至衞擎字和蘭夢君成親之日,羣豪畢集,正在喧

前文提要: 北邙,當他縱上樓頂回顧宮中,仍見燈光如畫,笑語不絶一 爲,後經將兩張留條比對,證實辦人者並非黃靖芬,衞擊宇當機立斷,即刻動程前往 苦糠,黃山論劍時當盡誅羣雄,是以富婆等六怪疑擄刼蘭夢君者是黃靖芬出於妒忌行 山交換蘭夢君,在蘭夢君被刼走前一刻,衞擎宇曾獲黃靖芬着人送來字柬,寫明閉關 不見人踪,後在茶几上獲一擄人者的留條,聲稱限衞擎宇在一月內親携玉心前往北邙 聲嬉鬧,笑語聯珠之際,蘭夢君突神秘失踪,翻遍全島,

**

千里趕單騎

君的被刦,同時也恨透了前來刦走蘭夢君的歹 衞擎宇一想到突遭劇變,立即想到了

君的人是男是女,也不管對方是爲了什麼,他 定要以「百步揪心」的絕技,將對方的心活 於是,他在心中暗暗罰誓,不管刦走蘭夢

秘密小碼頭處馳去。 心念已定,疾展輕功,逕向「麟鳳宮」的

沒有傍晚時的歡愉神情,個個笑逐顏開 極注意那些擔任警戒的佩刀壯漢和背劍少女 不管是男是女,俱都痴立發呆,神情黯然,再 這時他所看到的每一個擔任警戒的人員。 衞擎字雖然竄房越脊,身法如箭,但他仍

文令

因而也更恨透了刦走蘭夢君的歹徒。 看了這情形, 衞擎字心中一陣凄然難過,

新派武俠長篇/憶

並不一定是女子 是出自女子手筆。但他却以爲刦走蘭夢君的人 雖然,寫在留東上的字跡,娟瘦秀麗,確

逕向那道由山隙伸進湖面的小碼頭馳去。 心念間業已馳出宮外,他立即進入樹林

到達山隙,沿階而下,一連幾個轉彎,已

隻身闖虎穴

每艘快艇的舷邊,也都漆上了三個鮮紅醒目的

着燈光的石洞裏飲酒,而且,不時有人嘆氣。 「小姐的身子單薄,病剛好了沒有多少日子 **衞攀宇正符向洞口招呼,驀然有人黯然道** 小碼頭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顯然都在透

主巴不得我們小姐早些死,她好一個人獨霸咱 只聽另一個人哼了一聲,接口道:「黃帮

黄帮主刦去的?」 胡說,在事情沒鬧清楚前,你怎的知道小姐是

在前殿聽很多人說,黃帮主爲了不讓小姐先她 依然是那個叫小張的倔强道:「方才我還

看到小碼頭的石洞內透出一蓬微弱燈光,同時

幾艘鐵甲梭形快艇,靜靜的停在水邊上,

,那經得起這麼個折騰法?

一個蒼勁聲音立即低叱道:「小張,不准

道••「領班,你看咱們島主會不會娶黃帮主做 話聲甫落,驀然一個粗宏的聲音,恍然問和島主成親,所以才把小姐刦走了!」

只聽一個中年人凝重的說。「這就要看咱

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問道。「這話怎麼

只聽中年人解釋道。「如果是她刦走了咱

們小姐,就是咱們島主喜歡她,三位老奶奶也

明的很,她才不會做這種傻事呢! 這話嘍,我所以堅持小姐不是黃帮主刦走的原 ,就是在這一點。你們放心,黃帮主的人聰 驀開那個蒼勁的聲音, 凝重的說:「就是

也是頂尖的,說眞格的,我倒希望她嫁給咱們 很有道理,黃帮主人長的標緻,又聰明,武功 一個中年人的聲音,贊聲道。「領班這話

們這兒偽裝當女管家的時候,那眞是把宮裏宮 外整理的井井有條、把那些刁鑽的僕婦侍女們 ,也管理的服服貼貼…… 另一個人贊聲道。•「對,當初黃帮主在咱 驀聞那個粗宏嗓音的漢子,哼了 一聲道・

的幾個黃毛丫頭和幾個黃臉婆子?」 林男女高手都聽她的,還管不了你『棲鳳宮』 「人家是統領近萬英豪的一帮之主,那麼多武

是假呀?爲什麽他們的夫妻是假的呢?」那天哭咱們晉天雄總管,哭得哇哇的,那不會 突然又有一人恍然問:「領班,看黃帮主

晉天雄是她的親表哥嘛,她爲什麼不眞哭?」 「啊」了一聲,脫口急聲道。「原來晉總管是 衞擎宇聽得一楞,忘了身在何處,也不由 話聲甫落,洞內立即响起一片驚啊! 只聽那個蒼勁聲音的領班,冷冷的說。

,燈光人影連幌,逕由洞內一連縱出來六七人 如此一說,洞內頓時大亂,一陣桌椅聲响

想必就是那位領班。 當前一人,年約六旬開外,頭髮業已花白

每人穿着新衣,腰繫紅絲帶。 其餘人等,有的三十多歲,有的二十六七

大驚失色,紛紛急忙抱拳躬身,道••「參見島 這些人一見碼頭上站着的是衞擎字,俱都

衞擎字擺了擺手,和聲問··「那一位是此

頭的領班!」 再度抱拳躬身道:「老奴劉和堂,忝爲小碼 只見那位六旬開外的老人,急忙上前一步

領班劉和堂趕緊恭聲道: 衞擎宇和聲吩咐道·「辛苦你一趟,送我

衞鄭字微一頷首,舉步登上就近的一艘快 說罷躬身肅手,恭請衞擎字上船。

断定方才大家說的話島主都聽到了 肅立在一旁的六個壯漢,個個惶惶不安,

班劉和堂, 恭謹低聲問··「領班,島主急於上

這時一見衞擎字上船,其中一人趁機向領

劉和堂一俟衞擊宇在前座坐好,立即坐在 話剛開口,領班劉和堂巳揮了個手勢,示

中間的操槳座上,其餘幾個人立即將後座的

主指名要劉領班一人划船,便知島主有話要問 這些人也都是在低層跑的老江湖,一看島

總管晉天雄是「天坤帮」黃帮主的表哥的事。 當然,大家也都心裏明白,必是詢問有關 就在大家忖測間,劉和堂已緩緩撥正船頭

,雙腕一翻,快艇立即向狹道口前馳去。 幾個壯漢一見,趕緊抱拳躬身,朗聲道。

默然坐在前座的衞擎宇,並沒有囘答,僅

快捷又熟練,在狹窄的水道內,左彎右轉,雖 不老,只見他將一艘梭形包甲快艇,操縱的旣 果然,一出水道口,衞擎字已凝重的問: 想是領班劉和堂有意在島主面前表示他並 却沒有一絲船撞山危險現象

這話是誰說的?」 衞擎字繼續問·「晉總管是黃帮主的親表 劉和堂一聽,趕緊恭聲道。「老奴在!」

晉總管親口對老奴說的-劉和堂立即以鄭重的口氣,恭聲道。「是

衞擊字「噢」了一聲,繼續問··「他爲什

麼好端端的對你說這些?」 衞擎宇見沒有囘答,不禁囘頭察看,發現 劉和堂見問,不禁有些遲疑。

果不便說,不必勉强!」 隱隱泛光的無際湖面。 說罷回過頭去,繼續望着前面漆黑一片

劉和堂的老臉上現出難色,因而和聲道:•「如

黄帮主是他的表妹的問題!」 起他,爲何和黃帮主分房睡,談來談去才談出 劉和堂則有些遲疑的說。 「是當時老奴問

劉和堂道•「不知道•不過由晉總管的口 衛擎字繼續問··「你當時知不知道黃帮主

昔年的一位仇家是不是隱藏在咱們宮裏… 裹得知黄帮主前來『棲鳳宮』 衞擎宇立即問··「這話你信不信?」 ,目的是暗查她

過晉總管,要他別做糊塗事,他當時也曾答應 劉和堂有些遲疑的說。 「老奴當時會警告

第二天的傍晚,他就死在『粉蝶三郎』的鐵沙了老奴,過兩天就勸黃帮主囘去,誰知,就在

天雄被「粉蝶三郎」掌斃的一幕。 又沉緬在去年秋天,他冒充自己前來「棲鳳宮 」偸盗「玉心」的前塵往事裏。 當然,首先映現在他腦海裏的就是總管晉 衞擊宇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的思維早已

他們不是夫妻?誰敢說他們之間沒有感情? **奄一息的身體,放聲痛哭情景,那時,誰敢說** 他仍清楚的記得當時黃端芬抱着晉天雄奄

加,深覺對不起她的親表哥而放聲痛哭呢? 但是,誰又真的知道,黄靖芬由於愧悔交

氣的時候, 曾把他的手和黄靖芬的手拉在一起 慮這話是捏造的,因爲當晉天雄嚥下最後一口 ,要他照顧她一輩子,同時說出黃靖芬的眞實 現在,他聽了劉和堂的話,並沒有絲毫疑

雄的親表妹,他恨黃靖芬不和他同房尚且不及 身託付給他衞鑿字,如今想來,設非是他晉天 君」的眞正兒子衞小麟,所以才把黃靖芬的終 不久人世,而且也知道他衞擊字就是「玉面神 ,那會在臨死之前仍想着黃靖芬的終身幸福? 但是,他衞擊宇有沒有真的給與黃靖芬幸

心念至此,不自覺的嘆了口氣。

補,想辦法查出癥結,把小姐給找回來才是正 「島主,小姐巳經被人刦走了,懊喪於事無 在後座操槳的劉和堂一聽,立即寬慰的說

,你認爲小姐是黃帮主刦去了嗎? 衞擎宇黯然「噢」了一聲!問·「劉領班

該比老奴清楚!」 劉和堂却有些遲疑的說。 「這問題島主應

其獨到之處。 領班不但說話有技巧,而且對事體的看法也有 衞擊宇聽得悚然一驚,他突然發覺這個老

來『鱗鳳宮』多久了?」 劉和堂趕緊囘答道.. 因而,不自覺的回頭驚異的問··「劉領班 「老奴以前是先宮主

『鳳宮仙子』的轎伕-**衞黎宇心中再度一驚,「噢」了一聲,不**

敬失敬,那麼……那麼,你一定也到過不少地 自覺的將坐姿轉了過來,同時謙聲說道。 一、失

道。「當年抬着仙子走南闖北,的確跑過不少 兩老的戀情,因而才隨便改說了那麼一句。 ?」但是,他突然覺得提起往事,必然會扯出 只見劉領班不禁有些嚮往的微微一笑,說 他本待想說: 「那麼你一定也見過我爹了

哦」了 一聲,沒敢再問什麼。 由於有了方才的顧忌,僅會意的

夜離宮,可是要去看『天坤帮』的黃帮主?」 字心事似的,也改變話題謙恭的問。「島主連 我不該去? 衞擎宇虎眉一蹙,也技巧的問··「你認爲 但是,老經世故的劉和堂似乎窺透了衞擊

該在其他方面着手! 劉和堂立即凝重的說。「老奴認爲島主應

麼要刦走小姐,因為老奴不在內宮,無法忖出劉和堂也認真的說。「其他方面的人為什 而鄭重的問··「你說說看· 衞整字對這位老領班已有了新的看法。因

帮主和我之間… 是黄帮主刦去的!」 對方的動機和原因,但老奴却可以肯定小姐不 衞擎宇立即正色問。「你可是根據外傳黃

話未說完,劉和堂已正色道: 「不不,老

奴敢於如此武斷,還有另外一個最大原因! 「那你快說出來聽聽。」 你快說出來愿息 衞懿字心知有異,因而不自覺的急切問。

引進不少武師護院和僕婦侍女來?」 主擔任後宮女管家期間,她和晉總管兩人會經 衞擎字聽得大吃一驚,俊面立變,不由脫 劉和堂不答反而問道。「島主可知在黃帮

口 急聲道•「竟有這等事? 說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這些事三

位老奶奶是否知道?」 劉和堂正色道。「前宮後宮多了這麼多人

手, 衞擎宇根據黃靖芬派人送來的那張紙條三位老奶奶怎會不知道?」

的手脚了? 再想到那上邊的偏激言詞,突然信心有些動搖 ,因而焦急的說··「這麽說,君妹是他們動

了

人和島主一樣的分頭焦急的找. 豊知, 劉和堂竟斷然道: 「不,他們那些

原位置上!」
「個貼身丫頭,也是去年用小船偽裝村姑接您一個貼身丫頭,也是去年用小船偽裝村姑接您 注劉和堂,驚異問。「你一直在注意他們?」 瞞, 黄帮主前後共引進來男女二十二個, 其中 劉和堂肅容道。「同禀島主,老奴不敢相 衞整字心中一驚,「噢」了一聲,不由目

努力,每個人的身手在宮裏也稱得上是一流的帮主問一問了,他們目前都很規矩,工作也很 「黄帮主留下這麼多人究竟是何意圖呢?」 劉和堂凝重的說·「這就要請島主見了黃 衞擎宇的確吃了一驚,不禁有些焦急的問

自語說。「宮裏有這麼些外綫人總不是件好事 可能是黄帮主座前的八十一死士! 這一次如能見到她,倒要探探她口氣…… 衞擊宇神情迷惑,面現驚疑,不由遲疑的

不過他們從不炫露,據老奴忖測,這些人很

奴幾個人的監視中一 間黄帮主,好在這二十一個男女好手都在老 劉和堂立即贊同的說:「屆時島主不妨問

衞擎字一聽,不由驚異的問··「你們幾個

主願意見他們,等您囘來了招呼老奴一聲!」前跟着先宮主餵馬抬轎照顧行囊的人,如果真 劉和堂謙恭的一笑道:「沒什麼, 衞攀宇立即謙誠的連聲應了兩個「好」 如果島 都是以

同時關切的問。「這二十一個人中的領導人物 你們可曾摸清楚了?」

安各位,各盡各人的職責,也就看不出誰是首是黃帮主帶走的那個標繳丫頭,之後,他們各 劉和堂一聽,不禁有些遲疑的說。 衞擎字「唔」了一聲,緩緩頷首,再度進

黃靖芬的心腹姊妹胡秋霞,也是黃靖芬最得力 他知道,劉和堂說的那個標緻了頭,就是

女暗樁,直到今天還不撤走,這又是爲了什麼 君不是黄靖芬刦走的,但是,她埋下這麽多男 現在根據劉和堂的述說,更加肯定了蘭夢

由 衞攀宇搖了搖頭,他覺得這不成爲一個理 莫非是她的心情不好,把這些人給忘了?

現了藍衫上的劍笈,一心想着閉關苦練劍法而 繼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必是黄靖芬發

參與了練劍? 把留在「麟鳳宮」的這些人給忘了?難道她也 但是,曾爲這些人首腦的胡秋霞,難道也

了多年的那襲藍衫 一想到練劍,他立即聯想到他在臥牛山穿

世無匹的玄奥劍法。 洗過了穿,做夢都沒想到那上面還有一套譽 說也奇怪,那襲藍衫雖然外面有一兩處破 但裏面却一些沒爛,當時他只知道髒了洗

的柳家老妹子柳迎鳳 一想到洗,他又聯想到曾經爲他洗過藍衫

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叫柳迎鳳…… 澡,當時三位怪傑就會談到這位柳家表妹子, 瞌睡仙」,又被他們點了穴道抬到柳家更衣洗 牛山,糊里糊塗的碰見了「賊僧」「丐道」 」和「隔山碎碑」,慌裹慌張的跑下了 父親的驚世絕學「百步

道••「噢,那是我們家的表小姐…… 因而不自覺自語道••「柳……迎……鳳…… 鳳字剛自出口,對面已响起劉領班的笑聲 由於思維又拉囘到三四個月以前的時光,

頭一看,這才發現梭舟疾進如箭,對座奮力划 獎的劉和堂正謙恭的望着他笑,因而關切的問 「你說什麼?表小姐?… 衞攀宇驟然一驚,立即跌囘現實,急忙抬

宮主的娘家姪女嘛,先宮主的名字就叫柳馥蘭 說那位柳姑娘就是你們小姐的表姐或表妹?」 的那位柳迎鳳姑娘,就是我們家的表小姐!」 劉領班立即頷首道:「是的,島主方才說 劉和堂不由正色說•「就是呀 衞擎字一聽,依然有些迷惑的問。「你是

衞擎宇一聽,頓時恍然大悟,不由連聲道 • 我明白了

今天沒有告訴您她就是先宮主的堂姪女呀?」 「什麼?今天?你說柳姑娘今天也來啦?」 衞擎字聽得再度暗吃一驚,不由脫口問。 劉領班突然又迷惑的問: 「怎麽?表小姐

是島主方才上船的牛僴時辰前柳姑娘才離去的 劉和堂聽得先是一楞,接着正色說:「就

語似的說道··「竟有這等事,我怎的竟不知道 衞擎字「噢」了一聲,頓時楞了,不由自

終於沒有開口,但他旋即目光一亮道。「島主 ,距岸不遠,您該準備下船了 衞攀宇會意的「噢」了一聲,囘頭一看, 半天,想是碍於身份地位

滿天繁星的西天邊,果然現出一片灰白色的蘆

然又望着劉和堂迷惑不解的問。 「她既然來了 他僅僅回頭看了一眼,依然低頭沉思,突

一定有不滿島主的地方… 爲何沒去見我,爲何也沒人爲我們引見?」 衞擎宇立即正色說··「我既沒有和她見過 劉和堂這才悻悻的說。「老奴以爲柳姑娘

面,又沒有和她發生爭執,更沒有什麼地方得

一張小臉蛋兒就緊繃着,心眼兒裏好像就不 劉和堂依然怯怯的說。 「柳姑娘來的時候

衞擎字忖測道·「那可能是半路上和人家

話似乎不好再說了 劉和堂聽得眉頭一皺,暗自搖頭,以下的

有馬出門是個累贅

一陣沉默,劉和堂突然道。「島主,碼頭 好像有人在接您

果然站着兩個人影,左邊的一人手中尚提着一 只見快艇剛剛駛進兩邊蘆花的水道,而堤岸上 衞擊字驚異的「哦」了一聲,急忙囘頭,

主嗎? 打量間,已聽岸上的一人朗聲問:「是島

D82

的!」 劉和堂一聽,立即道。「果然是來接島主

> 島主質了 說罷,又扯開嗓門兒大聲道。「是的,是

只聽劉和堂低聲道。「島主,可能是老奶爲何又派人來接? 衞擎宇心中迷惑,覺得奇怪, 一切都講好

奶另有要事交代您 說話之間,快艇已到了碼頭上,岸上的兩

「劉領班 個提燈人,也正由堤上奔下來。 衞擊宇急忙站起,却似有所悟的低聲說: ,那二十一個人的事,請你幾個多加

他們的身手都是一流的: 劉和堂趕緊低聲道。「老奴曉得……不過

囘來之後再說-劉和堂急忙應了個是,兩個提燈壯漢已站 衞整字立即會意的說。「先監視着,等我

在碼頭上,恭聲道。「參見島主 衞擊宇向着劉和堂揮了一個手勢,飛身縱

辛苦了! 上碼頭,同時望着兩個壯漢,和聲道。「兩位 兩個壯漢同時恭聲說了 聲「不敢」 ,其山

處 人繼續恭聲道。「方才老奶奶飛鴿交代, 『麟鳳』錢莊銀號都爲島主備好馬匹…… 衞擊宇立即不高興的說。「我已經說過, 每

果白天趕路有馬,那就快得多了 奶的意思是說,夜間趕路當然不需要馬匹,如 話未說完,另一個壯漢已恭聲道。「老奶

也不能在官道上展開輕功飛馳。 得來,的確,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大白天裏你 _ 「姥寶烟」三人交代的事,大都是由經驗中 衞擊字一聽,深覺有理,「金嫗」「富婆

奶奶 n,就說我會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思去作!」這時一聽,立即欣然頷首道··「請回禀老 說罷轉身,逕向堤岸上急步走去。

> 見,立即抱拳躬身,同時恭聲說道。「恭送島兩個提燈壯漢和仍立在梭舟上的劉領班一 中十分歡喜,這也是促他改爲乘馬趕路原因 匹萬中選一的烏鞋,放開鐵蹄,狂馳如飛,

飛身縱上堤岸, 直向西北越野馳去。 衛擎宇略微囘身揮了揮手,立即展開身法

方到達總較遲去有利。 能將蘭夢君囚禁在會面之地,但他總覺得先對 北邙山,雖然「丐道」曾經警告他,對方不可 他這時沒有別的想法,只希望先對方到達

有人飛馬經過他的身旁。

官道上的行旅客商,來來往往,一如往常,

這天午後,衞擎字飛馬繞過了

新鄭縣城,

管閑事不惹是非的原則,怕的是節外生枝,

他雖然改變了趕路方式,但仍時時想着不

法依限趕達邙山

止快了數倍?而他最感懊惱的,也就是白天趕 施展輕功,夤夜飛馳,較之白天徒步,何

他偷瞧,目光輕蔑,神情冷傲。

人,似乎在前一兩天的途中碰見過

而最令衞整字感到驚愕的是,

其中的二三

旁的武林人物增多了,而且,有的人竟覷目向

但是,衞攀宇漸漸發覺今天飛馬馳過他身

快多了 各地,所到之處,早已備好了馬匹,行程果然 · 夜間飛馳 · 加之 「麟鳳宮」的銀號錢莊遍佈 如今有了六位怪傑出的好主意,白天乘馬

而知了 莊,對島主的恭敬伺候,情形如何,也就可想 不着在酒樓飯店打尖,每到一處自家的銀號錢 這樣一來,衞擊字既不用在外宿店,也用

俱都受到對方歹徒的監視。

了對方歹徒的勢力範圍,而他的一舉一動,也

心念及此,不由冷冷笑了

知道他已進入

就可趕到邙山了

算算里程,如果今晚星夜鑽趕,明天拂曉時分

有了這一發現,衞警字頓時提高了警覺,

歹徒行踪的機會,也聽不到各方傳播的武林消 但是,這樣一來,衞擊字不但失去了發現

人,這對他急急北上的目的,似乎也有些背道 他好像脫離了江湖,也好像變了另外一個

渡河麻煩,等候渡船尤爲浪費時間 但蘇皖豫南各地,河川如織,渡口逾百,不單 一連數天纖趕, 較之平時當然快了許多

明才有渡船,因而仍决定白天乘馬趕路,夜晚 限期尚早,加之夜間遇到大河,依然要等到天 衞擎字雖然內心焦急,但計算一下時日

錢莊巳不普遍,而他最後換乘的黑馬,又是一其次,一過河南西縣,「麟鳳宮」的銀號 宿於客棧休息 其次,一過河南西縣,「麟鳳宮」

> 鎭甸,因而也漸渐將馬速慢下 一陣疾馳,前面已現出一座千戶人家的大

意迎面飛馳而過的馬上人物時,却沒見他們撥

但是,當他以威稜的神色,烱烱的目光注

响和叱喝聲,衝擊宇斷定鎮的那面必然又是渡 街均有商店,街上行人不少,看來極爲繁華 衞擊字凝目一看,發現鎭上街道寬大,兩 由於街上停有車馬,加之隱隱傳來激流壯

雨般的快馬疾奔聲-看看到達鎭口,身後突然傳來一陣急如密

邊不遠,突然响起一聲悠長震耳的怒馬長嘶。 緊接着,隨着驟至的鐵蹄疾奔聲,就在身 一陣勁風,一團灰影,挾着滾滾塵烟,就

在他的馬側一尺多處如飛馳過

擊梨花大馬上,赫然坐着一位一身銀緞勁衣,轉首一看,只見一匹昂首豎鬃,依然狂奔的靑 背挿寶劍的美麗少女。 衞藝宇心中一驚,急忙撥馬靠邊,本能的

白嬌嫩。 圓臉,柳葉眉,晶瑩大眼,紅潤小嘴,皮膚細 的烏黑秀髮上,束着一個綠絲蝴蝶結,生得腦 只見銀緞勁衣少女。年約十八九歲,高挽

色, 口 那柄銀鞘的劍柄和劍穗,也是一色的金絲綠 ,由袂邊到胸襟, 她的那身銀緞勁衣尤爲別緻,由肩頭到袖 看來有些奇特,也覺得別具風韻。 綴滿了寸把長的綠金絲穗

情冰冷的斜了他一眼。 女也似有意似無意的略偏螓首、微蹙柳眉、神 但是,也就在他轉首的同時,那位銀裝少

長的小馬鞭,再度抽在馬股上。緊接着,玉腕一揚,叭的一聲脆响,細而 青馬又是仰頸一聲怒嘶,飛縱般,衝進鎭

內 衛擎宇看得虎眉一蹙,覺對這位姑娘一定

有了十萬火急的大事情,否則,已經進了街口 何必再揮鞭催打馬匹?

然昂首嘶了一聲,逕向銀裝少女追去。 下的烏雞馬,一俟銀裝少女的青馬馳過,也突 衞整字心中一驚,剛待收韉,鳥駐馬巳追 豈知,心念方動,胯下突然起了變化,座

上了銀裝少女,黑馬猛的一伸長頸,逕向青馬 前面的青馬本來正在發怒之際,這時突然

飛後蹄,猛的就是一蹶子 有同類吻牠的屁股,頓時大怒,一聲怒嘶, 急

前一傾,脫口一聲嬌呼,所幸功夫了得,及時 事出突然,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嬌軀猛的向

衞擊宇大吃一驚,心中頓時慌了,連聲吃

喝,急忙收韁,一張俊面頓時漲得通紅

着下 眼圓睁,狠狠瞪着衞攀宇,一排晶瑩貝齒緊咬 衞擎宇神情尷尬,又慌又急,這時一見姑 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只氣得嬌靨鐵青,杏 嘴唇,似要吆喝什麼,似乎又懶得開口。

把人家揪下馬去,趕緊含笑拱手,表示歉意。 聲低嘶,伸長了脖子再向前面蹦跳前進的青 豈知,剛一拱手,韁繩一鬆,烏駐馬再度

娘怒目瞪來,想到是自己的坐馬闖的禍,險些

再去收緊絲韁。 衞擊宇被閃得身形一幌,神色一驚,趕緊

熙畏,趕緊囘頭拉緊韁繩。 青馬上的銀裝少女嬌軀一幌,也有些神情

部 不停地怒嘶,硬伸長了脖子去吻青馬的尾

的怒嘶暴跳,後腿連踢 青馬正在怒火高熾,那有這份心情,不停

叱 銀裝少女,却不停的被掀動嬌軀,連聲發出嬌 衞擊字尚可平穩的坐在馬上, 但青馬上的

跑っ 人衆,商旅行人車夫,紛紛圍觀喝好看熱鬧。 · 馬嘶蹄奔 · 糾纏蹦跳着到了街心 · 惹得兩街 **驀然有人大聲喝叫道。「姑娘還不放馬快** 兩匹神駿大馬,一對英俊男女,嬌叱怒喝

• 放馬向街的盡頭如飛馳去。 一句話提醒了美麗的銀裝少女,一聲嬌叱

椒 歡這個調調兒,馬屁股上,最好多抹一點兒辣 接着,有人大聲笑着說。「姑娘如果不喜

笑。 話聲甫落,立卽惹起來兩街人衆的哈哈大

衞擎字緊蹬雙鎖,猛拉韁繩,作着撥馬厄

頭之際,但他仍十分抱歉的看着飛馬馳去的美

漲紅着一張如花嬌靨,圓睜着杏目,恨恨的向 着衞撆宇瞪來。 只見銀裝少女,一面縱馬馳向鎭外,一面

兩街歡笑的人衆中 乾脆讓牠們倆配一下,生下來的準是一匹千 衞學宇看了這情形, 有人笑聲道.. 心中愈感不安,驀聞 「奉勸少俠

衞擎字聽了又惱又氣,但他也明白了那位 話未說完,又是一片哈哈大笑

緩行。 笑,使他無法再呆下去,只得放緩絲鞭,策馬 那位騎青馬的銀裝少女。但是,兩街人衆的訓 他本待等一會兒再前進,怕的是再碰上了銀裝少女的青馬,正在「花信」期。

衞擎字心中一驚,再度將絲鞭,勒緊了一 一經放緩絲鞭、烏駐越走越疾。

烏騅馬的前籠頭。

,同時也出了鎮口。 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算把烏駐的情緒穩下來

里地。

亂。 喊,數百脚夫正在那裏叱喝裝船,情形十分混大貨船,貨物堆滿在岸邊,人羣擁擠,馬嘶人

少女還沒上船。 遊目察看,他這時最担心的是那位美麗的銀裝 衛擎宇不敢催馬奔下河邊, 先仔細謹慎的

便知那位銀裝少女不在碼頭上。而這時正有 便是在鎮口的客棧裹落了店。

因爲這時紅日已經偏西,最多個把時辰天

顆心頓時輕鬆下來,立即策馬向坡下的碼頭上 由於銀裝少女的不在碼頭上,衝擊字的

衞警宇早已計劃好了行程,他决定先過了 甚或半夜裏趕程

哈腰,似乎是在討錢,因而他看到一個拉馬老 四個土衣健壯青年,正不時向拉馬的客人點頭 前進中,他發現擁擠的車馬人羣中,有三

向着他目光一亮,立即滿面含笑的向他奔來。 衞擎字看得虎眉一蹙,正不知對方何意, 看看將到人羣前, 聽見一個土衣健壯青年

驀見健壯青年巳含笑朗聲道••「公子爺,渡船 渡一次僅要三分銀子 剛開,您老要是趕時間,可搭小的篷馬船,擺 說話之間,青年已奔至馬前,並伸手拉住

些。

只見一道大河,水流滾滾,寬度足足有一

那艘新蓆棚圍油布的就是小的的船

衞擊宇循着指向一看,果見一排大貨船中

蹇馬船停在「平安號」的旁邊,不過其中確有 有一艘船頭上漆着「平安」,但是,有好幾艘 聲道:「公子爺,你看,平安大貨船的旁邊, 健壯青年立即興奮的轉身一指西河邊,恭

剛離岸,因而毫不遲疑的問:「你的馬船在那

衞整字舉目一看,河寬一里多地,渡船才

艘大渡船離岸,如果銀裝少女沒有趕上那艘船 碼頭上的人馬雖多,但他只需察看一眼

說罷離鞍、立即縱下地來 立即興奮的說·「公子爺

就坐你的船!」

衞擎宇未待青年話完巳頷首道··「好吧,船寬大,人馬分開,坐位上都是新錦墊……」

打量間,又聽健壯青年急切的說:「小的

衞擎字聽得心中一驚,急忙循聲轉頭,只

的四十多歲,有的二十八九,有的戴毡帽,有 見數丈外的一夥人,正在那裏談得起勁兒 這夥人個個身穿勁衣,俱都携有兵器,有

巾,背上挿着單刀,一臉鬍渣子的中年人。 方才發話的那個,就是靠右邊頭上包着青

藏的 漢,却望着一個猴兒臉的年青小伙子,笑着問 「猴三兒,你小子說了半天,那位衞島主要 另一個黑面膛,腰纏亮銀索子鞭的健壯大 ,到底是誰嗎?」

?當然是『天坤帮』的美人帮主嘛。」 週一眼,有些膽怯的壓低聲音道··「還會有誰 猴兒臉的小伙子見問,立即機警的看了四

去你娘的,人家是一帮之主,怎麼會給衞島主 其他幾個人一聽,立即不信的低斥道。

急的央求道:「我的親娘祖奶奶,小聲點兒。 小聲點兒,這要是給『天坤帮』的高手聽見了 猴兒臉的小伙子一聽,面色立變,不由焦

子』的女兒成了親,她黃靖芬不當小老婆又當 沒有什麼好怕的,誰不知道黃帮主早已給衞島 們幾個在這兒胡扯,現在衞島主已和『鳳宮仙 主『穿』了?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又不是光咱 ,這是要腦袋的呀! 另一個瘦削漢子却滿不在乎的說。「這也

「這話也倒是真的 如此一說,其餘幾人立即領首附和着說。

恐怕還不知道,黃靖芬她現在不當小老婆也不 猴兒臉的小伙子突然正色低聲道••「你們

> 了新消息? 一聲,齊聲問。「猴三兒,怎麼?你又聽到其餘幾人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同時「噢」 被稱爲猴三兒的小伙子見問,立即神氣的

主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啦…… 一幌腦袋,十分得意的說。「告訴你們,黃帮 衞撆字一聽,頓時大怒,心頭倐泛殺機

子遙空劈去。 急忙暗運神功,揮掌就待向那個猴兒臉的小伙

眞萬確的事一 年齡較長的中年人,正色額首道。「這倒是千 但是,就在他運功提掌的同時,却見那個

衞擎宇心頭猛的一震·提起的右掌也頓時

但他在心裏却忍不住驚呼道: 「什麽?芬

姊姊竟然有了孩子?」 心念間,那幾個人也齊聲驚異的問。「眞

只見那個年紀較長的中年人,不答反帶詰的有這囘事兒?你們兩人是聽誰說的?」

問道··「你們最近可聽說黃帮主出巡她七十二

分舵的事? 首正色道··「不錯,是好久沒聽他們 那幾人聽得一楞,彼此對看一眼,同時領

』的人,談他們帮主出巡的事兒了

?萬一別人問起來,孩子他爹呢?」 小命,仍在那兒得意的一幌腦袋,同時兩手比 一個大肚子,道··「挑着個大肚子怎好出門 猴兒臉的小伙子尚不知方才差一點兒丢了

爲,他被那個「爹」字給震呆了 衞攀宇聽得心中一驚,神情同時一楞,因

將來那孩子出了世,他就是那孩子的爹! 「爹」字感到既新鮮又陌生,他當然也知道, 他自小就沒有喊過這個字,因而他對這個

手撫摸着自己的面頰,他心裏似乎有抑制住的是以,他楞楞的望着夕陽辭照的河攤,右

乘馬客人的專用渡船,這種船也大都在寬大河 船是專供那些暴躁劣馬,和怕水不敢上渡船的 馬所準備的,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急於趕路 衞擎宇坐這種篷馬船已是第三次了,這種 健壯青年會意,立即愉快的拉馬向西河邊 中,有車轎騾馬,有販夫走卒

衛擎宇一面跟在馬後前進,一面看一眼碼

當然也有不少身穿勁衣,佩帶刀劍的武林人物 梭在人羣中的吆喝小販。 。有的人高聲談笑,有的人默默等船,也有穿 只見人羣

衞擊宇聞聲回頭,發現果然到了那艘嶄新 到了。馬先上船-打量間,驀聞健壯青年謙恭的道。「公子

只見遙船四週圍着桐油布,船頭前的防雨

垂簾業巳掀開,一塊特製的寬大搭板由船頭直

健壯青年一聲吆喝,極熟練的拉着烏駐上 **衞擎宇也不怠慢,接着也舉步上船。**

有一條綿機,最多能坐六個人,這時左邊綿機 長衫,根據他們身上都有兵器,顯然都是武林 上已坐了一對中年男女,女的着勁衣,男的穿 他登上船頭,發現艙內並不寬大,兩邊各

面拉馬走進垂着大布簾的騾馬艙,一面笑着說 「公子爺,就差您一位啦,船馬上開……」 健壯青年見衞擎宇站在船頭上不下來,一

D84

一進艙中,神情一呆,衞擎字的左脚立時衞擊字讚和的笑笑,舉步走進艙內。話未說完,業已拉馬走進了後艙內。

別人在地上拉馬前進,但他僅揮了揮手並沒有衛擎字當然不會自己高高的坐在馬上,讓

小的拉馬前進,您老可以坐在上面!」

右邊綿構的一角,一臉寒霜的瞪着他。 竟這麼巧,那位美麗的銀裝少女,正坐在

出然 「咚咚」連聲,鐵蹄亂蹦,四五匹馬紛紛發 也就在衞擎宇神情一呆的同時,後艙內突

二虎兒,快拉出去,再踢幾下船漏了底…… 將黑馬給拉了出來。 肚青年,神情慌張,額角滲汗,急急忙忙的又 衞警宇心中一驚,急忙抬頭,發現那位健 接着是一個蒼勁的聲音,惶急大喝道。

立即忙不迭的愁眉苦臉說。「爺,您的馬脾氣 太大啦!」 健壯青年一見衞擎字還楞在艙口沒下來,

迭的說··「好好·請你拉出來吧-說罷後退,轉身向船下 正感懊惱,埋怨凑巧的衞擊宇一聽,也忙 走去。

銀裝少女,竟得意的望着他「噗哧」一聲,掩 但是,當他轉身之際,却看到那位美麗的

一連停着馬船四五艘,偏偏她就在這條船裏 衞擊字走下船來,越想越氣,竟然這麼巧

連連打躬作揖,一迭的對不起。 健壯青年將烏駐拉下來,雙手交給衞擎字

去 過馬來搖搖頭,逕向不遠處的另一艘馬船前走 衞擎宇無奈·誰叫人家姑娘先上船呢。接

的一夥圍在一塊兒高談闊論。 等候渡船的人愈來愈多了,到處三五成墓

你小子這麼說,那位衞島主不是艷福齊天了嗎 就在這時,無聞不遠處有人笑着說。「照

?娶了『鳳仙宮子』的絕美女兒,還在外面金

的則靑巾包頭,根據他們的衣着扮相,均非知

字••「爹?爹…爹?爹… 與奮和激動,因而,他不自覺的喃喃唸着那個

起一個興奮的聲音,恭聲問。「爺,您要過河 就在他痴呆自語之際,身後不遠處突然响

身邊已奔過來了一個濃眉大眼, **衞擎宇心中一驚,急定心神,** 皮膚黝黑的青 剛待回頭

只見那青年再度向他一哈腰,與奮的恭聲 您要過河嗎?小的船就還差您老一

爲他怕眼前的這位青年就是那條船上的人。 轉首去看方才銀裝少女先搭的那條篷馬船,因 轉首一看,就這一會兒的工夫,那艘嶄新 衞擊宇一聽就還差您老一位了

爺,小的船在這一邊! ,身邊的青年巳愉快的恭聲道。 的篷馬船早巳離岸了。

了一聲,順手把手中的韁繩交給了他。 舉手指着身後不遠的一艘大篷船,於是領首應 黝黑青年高興的將馬接過去,立即拉向船 衞擊字 回過頭來一看,發現身邊的青年正

話的武林人物,這時也嘻嘻哈哈的向渡口碼頭 **衞擊宇沒有及時跟去,轉首再看那幾個談**

多少有些失望,但繼而一想,這些人的話那裏 沒聽到最後他們又說些什麼,衞擊字心中

到達船前,青年巳將馬拉進了後艙。 心念及此,轉身向那艘大篷船前走去

果然已坐了四個人 上了船頭,定睛向艙內一看,兩邊的綿櫈上, 衞擎宇再不遲疑,沿着寬大搭板,急步登

,一個健壯老者,兩個青年書生

· 另一個是容貌端正 · 但却一望而知深具內功

衛擎宇微一頷首,不管對方理不理,邁步

的衣着,對他們的面貌,看得並不仔細,尤其 他都離開了一些距離。他僅本能的看到每個人 條綿構,衞擊字只好和中年婦人坐在一起,但 由於健壯老者和兩個青年書生已共坐了一

意,他當然也知道,同船的其他四人,必然正 是那位中年婦人。 他一坐下來便目光遲滯的望着艙口外的河 心裏仍想着方才那幾個武林人物談論的話

在向他打量。 一陣吆喝,搭在船頭上的搭踏板已被撤了

光,也由河堤移向了天空 下去,接着遙船也開始了向前移動,而他的目

的順夢君,而是曾經和他一度纏綿的黃嬌芬。 這時, 在他的幻想中看到的黄靖芬,就像他平常 一個浮現在他腦海裏的不是被刦走

不能出巡她的七十二分舵 看到的孕婦一樣,穿着寬大的羅衫,走路蹒跚 腹部又高又突出,在這樣的情形下,她當然

娘 男 樣明媚艷麗,學得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 是否白胖可愛,是女,長大了是否會像她 他幻想着孩子的誕生和是男抑或是女?是 想到高興處,他不自覺的啞然笑了

意 覺得船在航行,更不想到其他的人正在對他注 當然,這時他是在他自己的領域裏,不

時 他的神情又痴呆了。 但是,當他想到黃靖芬正在閉關苦練劍法

躍 因爲, 疾進旋退的去練劍? 一個懷了孕的女子,怎還能飛騰跳

有了這一想法,他頓時想到了那幾個武林 ,雖然男女纏綿會生

出他們的第二代,但,他不相信會真的那麼凑

他聯絡,她難道願意讓這個孩子一生下來就沒 再者,果眞黃靖芬懷了孕,她必會派人和

再度開始動搖了,他不自覺的喃喃自語道。• 「 她會的,她會的!」 繼而想到他當時離開她時的絕决,他的心

劍爲藉口才能獲得「齊南狂叟」「糊塗翁」等 種因懷孕而不能外出的掩飾之詞, 人的深信不疑。 現在,他已經斷定黃靖芬的練劍,只是一 她只有以練

芬懷了孕是絕對不會讓他衞擎宇知道的 那張旣無稱呼也不具名的紙條加以判斷,黃靖 有了這一發現,再根據黃靖芬派人送去的

道去一趟「天坤帮」的峴山總壇。 有聽從「金嫗」的話,在前來邙山之前,先繞 心念及此,內心既焦急又懊惱, 一想到峴山,立時使他想到了被人刦走的 他深悔沒

管歹人是男是女,他都要把對方的心揪出來, 看看他那顆心是否是血肉生成的。 ,憤怒,和殺機,這一次他會發下重誓,不一想到蘭夢君,他的心頭便立時充滿了懊

邙山來,而讓他前來邙山只是交出 **贖**人地點,他更是恨得雙拳緊握,發出了輕微 尤其,當他想到對方不可能把蘭夢君擄到 「玉心

到同船其他四人看得蹙眉不解,變顏變色了。 又聽一陣吆喝聲,接着船身一震動。 當然,在這種心情下,他自是不會再注意

及那個容貌端莊的中年婦人,俱已由綿櫈上站色已濃,同船的健壯老人,兩個青年書生,以色下濃,同船的健壯老人,兩個青年書生,以 起來,顯然正在準備下船。

> **葱蘸樹木中尚有房屋瓦面,間有燈光透出來。的暮色中,十數丈外卽是一道河岸,河岸上的** 爺。請先上岸,馬隨後下船。」 他急忙起身、翹首向艙外一看,果見濛濛 衞擊宇一聽·立即隨在那位中年婦女之後 打量間,已聽拉馬上船的青年恭聲道。

大。 遠,但不遠處有一條斜道可以直通岸上,根據 登上船頭、沿着踏板、逕向河灘上走去。 上就有人家,這座鎮甸迤邐向西,看來相當 走上河灘一看,這才發現距離渡口碼頭尚

很繁華,是以,他决定在這兒休息半夜, 起程,明天近午時分便可到達邙山了 衞擊字看了這情形,料定這座大鎭上一 衝擊字雖然是後上的船·但他的烏駐馬却 四更 定

對方一錠二兩重的銀子,略微一縱,飛身縱落 第一個先拉下船來。 於是,他由青年手裏接過馬來,順手丟給

馬上,一抖絲韁,直向河堤斜道上馳去。 「爺?爺… 馬後不停响着那個黝黑青年的驚異呼喊。 您給的銀子?

以够你活一辈子!」 嘁他幹什麽?他身上那一樣東西留下來,都可 但却聽到一個蒼勁聲音,冷冷的說:

便知道發話的人就是那個健壯老 **衞擊字已飛馬馳上河岸,他不需囘頭看**

身深灰土布勁衣,腰束黑布帶,有沒有携兵器 他沒有注意。 這時,他才恍惚記得那個健壯老人是穿一

那老人的面貌他已想不起來,但他深信如

她對眼神時,便斷定她的內功已有相當根基。 黛綠色,似乎徒手未携兵刄,早在他第一次和 至於那個中年婦人,一身細布褲褂,均爲果再碰上了他,一定認得出來。 這兩人雖然看不出他們的來歷,但也未必

知道他衞擊宇的底細 心懷惡意,同時,他也敢斷定,對方未必眞的

書人,用不着去費心思! 可由方才對岸幾個武林人物的談話得到證實。 消息,至少還得三五天後才能傳播到此地,這 有關那兩個青年書生,他認爲就是兩個讀 至於蘭夢君被刦,以及他沒能拜堂成親的

的將馬速慢下來。 輝煌的大街上,想是由於街上人多, 心念間,烏駐巴沿着一條斜街進入了燈火

衞擎字遊目一看,街上果然繁華,販夫車

店。 馬,人聲喧嘩,大都是剛剛下船,搶着落脚宿

前,也正以驚異惶急的目光望着他。 大的車馬大店,兩名店夥正愁眉苦臉的站在門 定神一看, 正打量間,突然發現胯下的烏駐不走了 他停身之處,就是一座規模很

担心他這位客人走掉呢。 來,至於兩個店夥的驚急神色,他以爲是店夥 衞擊字見是一座大店,本能的飛身躍下地

張的奔過來,滿面堆笑的急聲道: 「公子爺, 小店的上房都住滿了 **豈知,兩個店夥一見衞擎宇下馬,**

房沒關係, 衛擎宇虎眉一蹙,立即淡然道。「沒有上 普通客房也可以!

上,也不合適……」 •「普通客房也住滿了,再說,以公子爺您的 豈知,兩個店夥竟慌得急忙搖手,急擊道

衞擊字一聽,立即道。「那爲我選座獨院

已經進入了對方歹徒的勢力範圍,他認爲很可 衞擊字一聽,頓時大怒,同時他也聯想到 •-「爺,您一個睡那麼大的一個院子……」 話剛開口 ,其中一個店夥已愁眉苦臉的說

D86

能是對方的故意刁難。

話,銀子不用你付,要你心痛? 是以,未待對方話完,開口怒喝道。「廢

看一眼燈火明亮的櫃枱。 了汗,一個惶急的看向店外,一個焦急的囘頭 兩個店夥一看,頓時慌了,額角也同時見

看,發現身後不遠處就是街口 衞擎宇心知有異,循着店夥的目光回頭一

的烱烱目光,顯然均非泛泛人物。 和大樹後,數道人影,一閃而逝,根據那些人 而就在衞擊宇回頭的同時,街口的屋角下

都是一樣。 些人顯然對這座大鎭上的所有客棧俱都提出了 警告,這個客棧不敢收他,跑到任何一家客棧 衞擎宇看了這情形,愈覺判斷的不錯,那

快去請你們掌櫃的出來,你們這家店我是住定 於是,同過頭來瞪着店夥,怒聲說道。

的囘頭再看一眼燈火明亮的賬房。 兩個神情惶急的店夥一聽,不由同時焦急

頭採出來。 口已有一個頭戴瓜皮帽,鼻架老花鏡的老人將 也就在兩個店夥囘頭的同時,賬房的側門

「這位爺硬是在咱們還兒住定了 兩個店夥一見,如獲救星,趕緊齊聲道。

句話沒說,就把頭縮了進去。 字佩在腰間的巨型「霸劍」,僅揮了揮手, 在框鏡上向着衞擎宇瞄了瞄,又看了一眼衞擎 老人家想必是個能够當家主事的人,低頭

,愁眉苦臉的强自一笑,道。 另一個店夥則上前接過烏雕,拉着逕向車 兩個店夥一見,如逢大赦,趕緊向着衞懿 「爺,

馬大門前走去。 衞攀宇跟着店夥走進店內,遊目一看,前

> 滿了 店的普通客房大都亮着燈光,看情形的確都住

走去 於許多上房沒亮燈光,顯然還有許多空蒼! 是,在前引導的店夥却悶聲不吭的繼續向店後 衞擎字一看,知道店夥要把他帶到後店的

自是不便再改 獨院去住,想到方才已經說過了住獨院,這時

是一道月形圓門 根據裏面有花木小亭,斷定那必是一座花 舉目前看,只見最後兩棟上房的後面,即

圍獨院。 東面遠處驀然傳來一陣烈馬怒

嘶和蹄蹦,同時挾雜着吆喝聲 衞擎字聽得心中一驚,急忙上步,頓時呆

的坐騎 的嘶聲,也很像是在渡口對岸碰見的銀裝少女 的怒嘶中,就有他的烏駐馬在內,而另一匹馬 在當地,因爲,他聽得出東邊傳來的數聲烈馬

神情驚異的側耳靜聽,不由關切的恭聲問: ……您? 在前引導的店夥突見衞擎宇不走了

背上挿着寶劍的姑娘? 「你們店裏方才可是來了一位身穿銀色勁衣 衞擎宇急忙一定心神,立即望着店夥,問

店夥聽得神色一驚,瞪大了眼睛脫口說

寒毀桌椅飛,東西砸了一大堆,掌櫃的被官府 去打,上個月小店已經有一次了,結果是門破 道:「爺,小的求求您,要打架請您們到店外 店夥一聽,更是大驚失色,不由惶擊央求 衞擎宇急聲問・「她現在住在那兒?」

裏逮了去,挨了板子還繳了銀子 衞擎宇一聽,眞是啼笑不得,但想想自己

> 又敢說今晚兒上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的處境和方才在店外看到的那些閃躲人影。誰

但不去找她, 反而會躱她遠一點兒! 你放心,只要你告訴我她住在什麼地方,我不 店夥一聽,連聲讚好,急忙轉身一指花園 心念及此,立即放緩聲音說。「小二哥,

的一個獨院: 壓低聲音道••「爺,那位姑娘就住在花園中

道。「那你就給我選間乾淨的上房吧! 衞藝字一聽,未待店夥話完,也壓低聲音

看得心裏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解釋。 那位銀裝少女知道了出來打一場似的,衞擎字 脚步放得很輕,倒有幾分像做賊,好像唯恐讓 急忙向左側最後一棟上房急步走去,而且, 店夥一聽,質是求之不得, 連連額首稱好

聲,火光一亮,店夥巳打亮了火種。 上房門一推,一片漆黑,只聽「察」的一

得上簡雅潔淨 個清楚,兩明一暗,內爲臥房,陳設的確稱 衝擊字趁店夥燃上蠟燭之際,已把房內看

知灶上爲您準備! 低聲音問。•「爺,您老想吃點什麼,小的去通 店夥又進內室燃上油燭,才出來親切的壓

人,心裏又好笑又好氣,這時見他竭力討好巴 「出門在外,總以簡便爲宜,檢可口的送兩樣 覺得他們也實在可憐,因而淡然和聲道。 衞擎宇見店夥認定他是向銀裝少女尋仇的

酒也不敢問轉身走了出去。 店夥一聽·忙不迭的哈腰應好 ,連喝什麼

恐那位銀裝少女知道他衞攀字住進來似的 立即轉身將房門掩上,似乎唯

碰上了她,如今,又在同一個店裏落脚: ••竟這麼巧,在街上開了一陣笑話,在船上又 店夥一走,衞懿宇也覺得有些好笑,心想

爲什麽自動的停在這家店門前不走了呢?」 黑馬聞到了她那匹青馬留下的味道?不然,牠 自己的烏雞馬,因而不自覺的笑着說。「莫非 心念及此,恍然似有所悟,因爲他想到了

自語間,竟下意識的走至後應前,伸手將

舍獨院中,又有兩個院中亮着燈,只是不知那月華朦朧,景物尚看不十分清楚,但四五座精 位美麗的銀裝少女是住的那一棟。 他放下寫門,轉身踱步,他當然不會想到 **忽外就是那座花園,一輪明月剛剛升起,**

動監視,絕不會向他採取行動,因爲對方旣然 該跟在他馬後走 住店她都佔了先,如果銀裝少女是歹徒,她應 至於那些店外歹徒,他認爲只是對他的行

銀裝少女是店外那些歹徒的同路人。因爲搭船

達邙山,他們犯不着現在此地大打出手, 投。 約他前去邙山,必然在那邊設好了圈套讓他去 尤其,他假設今夜三更起程,明天中午即 他們犯不着現在此地大打出手,故作如果明天絕早上路,最遲傍晚就可到

是他們!

驚世駭俗之舉。 就在這時,房外驀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

聲

笑一笑,接着提個大菜籃走了進來。 果然,房門開處,那個店夥兒先探頭向內 衛擎字轉身止步, 知道是那店夥來了。

了一壺香茶,接着一哈腰,恭聲道:「爺!你 店夥一直滿面堆笑,擺好了飯菜,又取出

麵細餅,菜還熱氣蒸騰,知道剛出鍋不久 衞擊字早已坐在椅上,見是兩葷兩素,白

取筷挾菜,發現店夥仍站在一邊,裝着個笑臉 望着他。於是心中一動,道。「你去吧,我吃 拿起細餅吃了一口,覺得非常可口,剛待

飯喝壺茶,自會安歇-

麼我夜晚睡覺你也守在這兒? 衞鑿宇虎眉一蹙。「哦」了一聲道··「那店夥哈腰一笑道··「小的奉命伺候爺!」

您吃完,收了碗筷就走!」 店夥趕緊一笑道··「爺您說笑了,小的等

衛擎宇會意的點點頭,問· 「今天可是有

人警告你們,不准讓我住店?」 店夥一聽,趕緊正色搖手道··「沒有,沒

什麼不讓我進來?」 衞警宇立即不高興的問:「那你們方才爲

爺您不要多心

所謂 店夥尷尬的一笑道。「爺,您有所不知。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小店給嚇

鬼鬼祟祟的人?」 衞警宇立即問・「可是爲了街口上那幾個

店夥趕緊正色道•「爺,您算猜對了,正

衞鄭宇鰲異的「噢」了一聲問•「他們怎

麼樣,可是總在那裏搖頭幌腦盯着小店瞧。」 店夥既焦急又懊惱的說·「他們倒沒有怎 衞擊宇不禁有些生氣的問。「那你們怎知

道那些人是衝着我來的?」 店夥一聽,立卽愁眉苦臉的一指衝擊字的

總比爺們的脾氣小,再說,真的揮劍殺人的也 院的那位銀衣姑娘,不是也背着寶劍了嗎?」 衞攀宇一聽,更加不高興的說。「住在後 店夥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訥訥說。•「姑娘

賠上一口棺材花了錢不算,掌櫃的還挨了一頓 續說。「爺,您不知道,上次小店發生事情,

店夥又無可奈何的說。「爺您身上有兵器麽還讓我進來?」

小的們怎敢不讓您進來?

怎可拿來隨便殺人?:

衞擎字一廳,覺得又好笑又好氣,只得寬人割耳朶也是一樣的呀! 」 話未說完,店夥又緊張的正色說。「不殺

事的…… 慰的說:「你們放心好了, 今天晚上,不會出

腰恭聲說•「謝謝您爺,謝謝您爺…… 店夥聽得先是一呆,接着忙不迭的連連哈

盤,提着菜籃退出房去,仍沒忘了哈腰稱謝 激動和興奮,直到衞攀宇把飯吃完,收拾好碗店夥聽了衞攀宇的寬慰話,有抑制不住的

床上調息了一個週天,才和衣倒在床上。 店夥走後,衞擊宇立即門門熄燈,又盤坐

睡着了。 想了想到達邙山後的步驟,也就提着三分警覺 他楞楞的望着皎潔月光照射的後蔥,再度

中聽覺恍惚。 沒有動,因爲他要側耳聽一聽,是不是在睡夢

地 少女的怒叱聲。「好一掌大膽的賊子,連日來 一直暗中跟踪姑娘,今晚姑娘定要你們濺血此 也就在他側耳要聽的同時,再度傳來一個

衞擊宇立即不解的沉聲問··「那你們爲什

衛擎宇立即正色說·「兵器是爲防身之用

好像認定他就是今晚鬧事的正主兒了 衞擎宇看了不禁搖搖頭,看店夥的情形,

衞擎宇悚然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但他 不知過了多久, 驀然傳來一聲嬌叱!

且,那發話少女,很可能就是那位銀裝少女。他聽出來,發話的少女就在窻外的花園裏,而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驚,急忙起身,因爲,

心念間業已下床,急忙向後窗前走去。

顯然都是爲了向那個銀裝少女尋仇 馳過的武林人物,以爲傍晚在街口閃躲的人, 這時,他已明白了途中碰見的那幾個飛馬

管別人的事。 林禁忌,而且,自己要事在身,也不容再揷手 手又停止了,因爲,偸窺別人尋仇厮殺,乃武 就在他停手推憲之際,驀然又聽那少女怒 ,準備悄悄推開後窻的右

開了一綫窓縫,同時也泛起一絲殺機怒火! 五門的迷香盜竊刦人,算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簡直禽獸不如…… 衞擊宇一聽迷香刦人,心中一動,急忙推 「你們這些卑鄙無恥之徒,專門施展下

横劍站着的,正是日間碰見的那位銀裝美麗姑 只是她這時,柳眉飛剔,杏眼圓睜,銀牙 覷目向外一看,只見一片草地花圃中央,

青衣中年人 緊咬,媽屬鐵青,正橫劍怒目瞪着當前的兩個 而在她的左右身後一丈五尺之處,卓立圍

一驚,險些脫口呼出聲來,因爲,根據腰帶的 而他們腰間却有的繫藍腰帶,有的繫黑腰帶。着六名同着青色勁灰的漢子,八人一式用刀, **衞撆字一看那些人的衣着腰帶,頓時吃了**

着是一式淡灰月白色,這些人為何穿青色? 但是,他在「天坤帮」峴山總壇看到的衣 標誌,這些人應該都是「天坤帮」的人。

衣着各自不同不成? 繼而一想,莫非總壇以外的七十二分舵的

陪我們去一趟! 沉聲道。 「非常對不起,就請妳姑娘辛苦一下 心念間,已聽那個唯一繫着藍腰帶的漢子

看不見他的面目,但根據那人的背影,似乎有由於發話的藍帶漢子背向着這面,衞擎守

美麗姑娘,可能與他三位怪傑,三位奶奶有淵 在這一刹那,他突然驚覺到,當前的這位

郎」,次日又在殿前劍劈了「東海老魔」的三時楞了。數月前在「棲鳳宮」外力撕「粉蝶三

名門下的一幕·立時浮上了腦海。

師何人,是不是? 笑道••「問我姓什麼,叫什麼,仙鄉何處,恩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脫口問。「姑娘妳? 」話剛開口,銀裝少女已撤着小嘴冷冷一

爲什麼要告訴你? 銀裝少女立即哼了一聲,不屑的說。 衞擊宇一聽,忙不迭的說。「是是:

怒聲道。「今夜姑娘如不說出姓氏來歷,休想 衞擎宇一聽,俊面通紅,頓時大怒,不由

劍法上和我見個高低? 銀裝少女依然冰冷着面龐問••「可是要在

衞擎宇不由倔强的一點頭,斷然道··「不

銀裝少女冷哼一聲道:「我可以告訴你。

想勝我! 除非我質力枯竭,疲憊而死,你這一輩子也別

道她並沒有誇大其詞,但他却仍忍不住怒聲道 • 「我却不信!」 衞擊宇根據銀裝少女的詭異霸道劍法,知

銀裝少女看得神色一驚,但旋即又十分生光如電,巨型「霸劍」已撤出鞘外。 信字出口,橫肘撒劍, 「赠」的一聲,寒

劍,望着發楞的衞擎宇哼了一聲,展開輕功逕 要找的人兒在什麼地方!」方字出口,翻腕收 向鎭上馳去 盤問你心上人的這幾個部下吧,也許能知道你 沒有那份心情浪費寳貴時間,牽勸你好好盤問 氣的說。「你雖然有那份爭勝鬥狠之心,我却 3

「您爺身上有寶劍嘛

說此一頓,突然又面現難色,壓低聲音繼

些熟一

要姑娘去那裏? 轉念間已聽那位銀裝少女怒聲問。「你們

銀裝少女怒聲道。• 藍帶漢子沉聲道。 「我爲什麼要去你們分 「去一 趙我們分舵!

藍帶漢子傲然沉聲道。 「這是我們分舵主

銀裝少女毫不遲疑的怒擊道:「我用不着的命令,至於爲什麼,最好妳自己去問。」

銀裝少女蠣靨煞白,冷冷一笑道。「我倒妳不自動的去,就是抬大爺也得把妳抬去!」 問,我也不會隨你們這批無恥東西前去… 「丫頭片子告訴妳,妳可不要不識抬舉,今夜 話未說完,腰繫藍帶的漢子突然怒聲道。

要看看你們這些專以迷香刦持良家婦女的歹徒 ,如何把姑娘我抬走?」 只見藍帶壯漢向着其他七人,一揮手中雪

亮單刀・怒喝道・「上!」

爲何改穿了青衣服? 漢子正是這兩天途中不止一次照面的乘馬人物 漢業又側面向着這面,而他也恍然想起,這個 , 只是對方穿的是墨綠大褂黑長褲, 不知這時 衞擊字看得目光一亮,因為腰繫藍帶的壯怒喝聲中,身形一個側縱閃開了。

分由三方向銀裝少女砍去。 擊大喝,四個腰繫黑帶的壯漢,已各舉單刀, 也就在衞擎宇心念電轉的同時,

身形凌空而起,飛越幾個壯漢的頭上,直向那 但是,被困中央的銀裝少女却一聲嬌叱

個小型假山落去 「今夜姑奶奶要殺人,偏偏有人對店家打了保 飛身落在假山頂的銀裝少女冷冷一笑道。

票,哼,怕死的就不要來!」 愈一眼,身形再度凌空躍起,直向店外馳去 說罷轉頭・圓睜的杏目尚瞪了衞警宇的後

D88

個青衣壯漢又齊聲喝了聲「追」,紛紛向銀裝 少女追去

和眼神,那些話分明是對他說的一 這時一見八個青衣壯漢紛紛提刀追去,他 神情一呆的衞擎字,根據銀裝少女的話意

的 鎭外埋伏着還有人,銀裝少女一定會吃虧。 ,這時突然覺得銀裝少女人單勢孤,如果對方本來是抱着沿途絕不揷手管閑事的决心,但是 人,如果他們說的那位舵主就在鎭外,他還 其次,八個靑衣壯漢似乎都是「天坤帮」

其實,衞擊字這時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一走那個銀裝少女,他們究竟奉了誰的指示? 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們爲什麼要用迷香企圖却 **歹之徒,他還要替黃靖芬正視「天坤帮」的聲** 方面担心銀裝少女不敵,而又怕「天坤帮」的 人吃虧,而且,如果他查出這些人都是爲非作

靈智一動,立時恍然似有所悟 排花樹。衞攀字飛越矮牆花樹的一刹那,心中 愈外不足一丈就是花園矮牆,牆內即是一 心念間,他已推開了窓門飛身縱了出去

門和他上房的後窓 再看銀裝少女住宿的獨院,院門正對着園

園門時,便已發現了他由店外走進來,但却不 知道她爲什麼會那麼凑巧的正好看見。 現在他雖然明白了銀裝少女可能在他將到

向銀裝少女和八個壯漢馳去的方向追去。 外卽是一望無際的田野。 這時他已無心去細想這些了,展開身法直 越過數排民房,卽是鎭外的數行大樹,樹

擎字第一眼便看到在十丈外的一片荒地上, 手前的遊走! 光閃閃中佇立着八九道人影,有的巳開始作動 這時月正當頭,光華如練,十分皎潔,衞 寒

> 勢已來不及了。因爲,被圍在中間的銀裝少女 有可供隱身的地形地物,但是,他再想刹住身衛擊字前進數十丈,始發現那附近根本沒 以及八個壯漢中的二三人,業已用烱烱的目

一看這情形,衞擎字索性繼續向前飛馳,

光瞟了他一眼。

飛馳中,他已打好主意,確定在距鬥場七 做出一副决心揷手管這件事的明朗態度。 八丈處刹住身勢,那樣,他可以隨時出手救人 也可以隨時出手置人於死。

道。 洒•人影閃電騰躍中一連响起數聲悽厲慘叫 數聲大喝,接着一聲嬌叱,刀光連閃,人影飛 **衞擎宇心中大吃一驚,不自覺的脫口大喝** 也就在他心念方定之際,鬥場中突然暴起 「請住手!」

近前一看,也不禁驚呆了 大喝聲中,身如箭射,一閃已到了近前

飛天外,目瞪口呆,但兩條腿却沒忘了不停的 流!腰繫藍帶的壯漢和其餘三人,早已嚇得魂 血泊中,渾身仍不停的簌簌顫抖,鮮血激濺湧 已缺肩少頭,攔腰而斷,屍體兩片,俱都倒在 因爲,方才還提刀遊走的四個大漢,這時

輕蔑不屑的目光望着他。 的銀裝少女,鮮紅誘人的唇角哂着冷笑,正以 衞鄭宇急忙抬頭,發現傲然橫劍立在場中

他實在忍無可忍,不由怒聲道。「妳?

我是說妳的手法也未免太狠辣了些… 話剛開口 衞擎宇聽得心頭一震,但旋即怒聲道。「 ·殺了你心上人的屬下你心疼是不是? ,銀裝少女又冷冷的問··「我怎

蝶三郎』,劍劈『東海三醜』如何? 銀裝少女立即冷冷的問•「這比力撕『粉 脱口輕「啊」

衞擊字聽得大吃一驚,

空手道七段高手

,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邊緣劈沙包麻布,甚至劈木板,稱做「掌刀」日本的空手道,苦練手掌,經常用手掌的 在這裏,我想把幾件關於掌刀的故事寫下來

登陸到酒吧裏面因醉鬧事。 國官佐,負責巡視酒吧,看看有沒有美國水兵 吧,當時美鰮經常在香港灣泊,有些憲兵是美 有一件故事發生在香港高士打道的一間酒

迎接他們,用英語報告,因爲大堂裏面的顧客 當中有一個日本人喝醉,伏在一張圓桌上面 呼呼的入睡,不敢惹他,希望美國憲兵帮忙 有一晚,他們巡視到高士打道相當旺的一 中國人做經理,姓黃,忽然走出門口

臂之力,把他喚醒。

笑着答應,於是他們兩人跟隨着黃經理到該酒 兵經常到該酒吧巡視,跟黃經理有點交情,便 吧的大堂之內,伸手搖動那個不知姓名的日本 ,日本人是否喝醉,跟他們無關。 但因那個憲本來美國憲兵只是負責把喝醉的水兵帶走

枱,如果照樣定做,要多少錢呢?」 黃經理那邊,用英語發問:「我喜歡這一張木 害,他給人搖醒,怒目而視, 那個日本的顧客好像喝醉,不是醉得很厲 忽然把臉孔朝着

左右 黄經理不以爲意,說:「港幣一百五十元

展,又再把一百五十元港幣的鈔票放在另外一 那個日本人笑了笑,拿出銀包來,先行付

> 張枱上,然後說:「這張木枱屬於我的了。」 剛剛說完這句話,他就渾身氣勁集中在右

手,提高三尺,大喝一聲,一個掌刀劈下去。 片,裂紋有大有細,自動瀉落,還有些木屑飛 堅韌,給他的掌刀劈了一下,突然分裂做四五 那張枱是用柚木製成的,厚一英寸,

兩個美國憲兵坐下。 理論,但却隱約的感覺到,剛才他買了那張圓 得侮辱,故此那兩個美國憲兵沒有追出去跟他 碎了的木枱搬走,换過另外一張,然後招呼那 枱,然後用掌刀劈裂它,等於示威,不覺心上 了笑,便卽轉身走出戶外。他沒有開口,不算 一沉,至於黄經理,更加驚嚇,立刻叫人把打 他劈完那張枱,向兩個美國憲兵傲然的笑

潘彩表演的顧客,都是心裏吃驚的,後來他們 表面上沒有爭執,可是,在塲目擊這一項 屬於高級的教練。 谷子」,是空手道的七段,在日本東京領牌, 多方面的調查,然後知道那個日本人叫做「正

超過三段的人,就有資格向當局按月領取津貼 績,就可以報名参加比賽,而且由專家考驗 ,繼續苦練,如果到了空手道七段,就要領牌 因爲他的掌刀隨時劈死人 日本當局鼓勵空手道,凡是練習得有點成

練習拳脚,竟然要領牌,可謂天下奇聞。

大山劈斷牛角

一個掌刀劈下去,懲口的鐵枝有兩枝給他劈 日本的掌刀如此厲害, 山口剛玄是第十段

在不容易,比較劈爛四塊木板更難。

掌皮有兩分厚,等於一塊硬骨,故此劈磚也沒 他們四個人的手掌沒有損傷。看看那些掌邊, 木,整整一座房屋變成平地, 去。他們只是用掌刀橫劈直劈,先拆磚,後拆 怪的表演,那是「拆屋」。六個空手道聯結在 起,在四個鐘頭之內,把一座兩層的洋房拆 日本的空手道專家曾經在澳洲做過一項奇 磚瓦堆積如山

當中任何人能够去做同樣的表演。 事後都說出一種近似挑戰的口吻,希望美國人 「大山」公開表演,而且「大山」在事前以及 循界震驚的却是另外一次表演,由日本空手道 它拆骨,用的也是掌刀,可是,真正使美國拳 外一項驚人的表演,四個人劈爛一架汽車,把 日本人在美國的「西雅圖」 ,也曾做過另

劈斷,鮮血淋漓,那一頭黑牛登時倒斃。 壓住牛角的一邊,大喝一聲,右手以雙刀的姿個過來之際,稍爲閃側,雙手捉住牛角,右手 態劈在另外一邊的牛角之上,竟然把那邊牛角 至於大山的表演,却非如此,他在那一頭牛直 耗盡,然後用長劍向牛腦刺下去,把牠刺殺。 牛在草地上行走,然後激怒牠,使牠直衝過來 ,當然容易劈, 塊紅布,左閃右避,使黑牛亂衝一頓,氣力 那就不容易,大山表演之際,先讓一頭彎角 普通的鬥牛勇士也是如此表演的,但却需要 這一種表演就是「生劈牛角」。死了的牛 因爲牠已不能動彈。至於活牛

豈非天下無敵了嗎?因此美國人加倍佩服空手 專家已經有本領生劈牛角,如果到了六七段 的,故意說是四段,使人畏懼。四段的空手道 大山實在不是四段那麼低,他是較爲高級

過等小清,河洋寶為證,李小龍在長堤空手道 話雖這樣說,日本的空手道專家始終門不

厲害,就算上了年紀,仍然能够劈彎鐵枝, 到彎曲。他在年壯力强之際,掌刀的力度更加 的人懇求他表演掌刀,他點頭答應,走近窩口 剛玄到香港來,已經六十歲過外,練習空手道高手,他的掌風當然有過人之處。前幾年山口

貼在牆壁上面,變成那堵牆的一部份,就很難在兩張木椅上面,使中央留空。同樣厚的雲石 用掌刀打下去,那一络牆並非磚牆,它是建築 相信你也沒法打裂這樣厚的雲石,不是我輕視 面打裂三寸闊,給李小龍看看,然後說:「我 把它打裂,大江夫故意用空手道在雲石牆壁上 寸厚,做這種表演的時候,俱是把那塊雲石架 人能够用空手道向一塊雲石打下去,它有兩英 兩吋雲石那麼厚,實在不容易打裂它,如果有 之後用眞正的意大利雲石鋪在上面的,起碼有 來,給你看看。.」 ,因爲我發覺你的手掌邊緣,沒有變成骨頭 說完這句話 他就在那間酒家的牆壁上面

李小龍聽了,說:「我們還是回到武館再

好像劈牆一樣,那就難似登天了,至於我的掌劈在牆上,因爲那堵牆不會動,如果你想劈我 三幾個人在場,我不妨吐實,你的掌刀只能够 這種秘密說出來,免得所有人知道,現時僅有 武廳,李小龍然後說:「剛才在酒家我不便把 形吧了,閒話休提,請卽過招 道中國掌刀不必像日本掌刀那麼苦練到皮肉變 幾天就會痊癒,我只是借此有所表現,讓你知 掌就身受重傷,充其量只是微傷,躺在床上三 於死,我不會打死你的,甚至不想使你吃了一 勁,跟你們的掌刀不同,但却能够同樣的置人 不久,他們就回到李小龍的武館。進入演

說:「既然師傅有命,我就發招好了。」

我並非畏縮,不過,我跟你無冤無仇,實在 李小龍無法躱閃,真的有可能給他一個掌刀劈手都變成菜刀似的橫斬直劈,非常厲害,如果 斷幾條肋骨,不過,李小龍胸有成竹,總是不 慢步走近,突然以極快速的姿勢出擊,左右兩 他擺好了姿勢,跟李小龍相距八尺,然後

> 臂劈過去,同時轉身用左手的掌心向他背後一 起將劈未劈之際,忽然發招,把右手向他的右 肯接招,躱閃了幾下,便趁着大江夫把右手拉

在床上,先用熱茶灌飲,使他吃了一枚跌打丸,就此倒下來。李小龍急命門徒把他抱起,放 那麼沉重的打擊,你也受不起。」 覺得背後麻了一麻,渾身發軟,想打也辦不到 **碰他就收回,使他的掌刀落空,就在這時,他** 經提高的掌刀劈下來,怎料李小龍的右手碰了 我打在你背後的命門穴上面,故此不必用掌力 、你就没命, 斑畸我只用三分力而已,因爲然後說:「 我這一下拍打,如果用到八九分 大江夫突然覺得右手震了一震,立刻把已

料得到,他在當晚轉送醫院,休息了三天, **是**一切復元,五天後他就登門道歉,而且很虛 心的問李小龍何以沒有把手掌練到堅如鐵石也 大江夫無話可說,佩服不已,除了向他道 還把這件事擺在心上,正如李小龍預

則是人體兩個內腎的部位,那一處受到拍打 背後脊椎骨第十四節的一處,稱做命門穴,實 要害上面,不必堅實,也可以使對方受傷。 那一個人能够抵擋得住呢? 那就非練到十分堅硬不可,假如把它打在敵人 是直接打在那兩個腎上面,你自己想想吧, 李小龍說:「如果用手掌拍打磚瓦木石 在

江夫就此告辭,以後再也沒有在李小龍武舘學的中國功夫,李小龍十分堅決的婉詞謝絕。 大江夫聽了心悅誠服,他想學習更爲巧妙

在要害上面。並非看見什麼就劈什麼, ,日本空手道專家然後知道中國的掌刀用來打 經過這一次友誼比賽,透過大江夫的口中 能够生劈牛角,劈爛汽車,跟李小龍作戰, ,沒有一個人鬥得過他 空手道比賽獲得冠軍,日本的空手道選手雲集 比賽奪得錦標,後來又在紐約對開的長島萬邦 。何以那些空手道專家

就因爲李小龍擅於用脚,並非跟他們作貼

手的手掌邊緣極厚,知道他苦練掌刀起碼超過

何以他忽然敏弟子禮,如此恭敬呢?可

有一晚,李小龍偶然發覺到他的左右兩隻

茶點,或者吃晚飯。

龍笑着交談,有時還邀請李小龍到外邊吃下午 的學習踢脚,而且每天總是學習之後就跟李小恭恭敬敬,上門求學,不但交費之後循規蹈矩

會打輸呢?

習過踢沙包,踢木板的空手道專家,踢得更兇 心脚似的兜心一脚,這兩脚都是很要命的,練 下去,或者用較高的一種脚法,好像中國的穿 如果李小龍捱了一脚,恐怕會痛到倒在地上 李小龍的脚法跟空手道的脚法不同,空手 如果用較低的脚刀出擊,向小腿骨劑

是挑戰,不過爲了好奇心所鼓舞,然後登門求

大江夫聽了,很鄭重的說道:「我不敢說

,希望知道中國功夫與日本空手道的分別而

很坦白交談,問他是否有意登門挑戰。

他在吃完晚飯之後,就跟這位日本的學生

踢小腿骨或胸部,而是踢對方的隊蓋骨,因為成因為李小龍起脚向對方踢出去的時候,並非 小龍乘機踢出第二脚第三脚,連踢幾脚,對方 就無法站穩,搖搖幌幌,終於倒下來,到時李 高,容易踢中,如果膝蓋骨受到襲擊,那個人 膝蓋骨比較突出,而且比較小腿的脛骨位置較 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敗在李小龍的脚下

中國少林寺的脚法有許多種變化,並非只

術的人,不妨一知。 那是中國功夫勝過空手道的地方,研究拳

李小龍的掌刀

算,以贅限制,那時他只是收錢就数,絕不理把學費提高到每小時美金一百元,逐個鐘頭計到香港拍片,由於求學的人愈來愈多,他追於 何種國籍。 會到對方是否蓄意挑戰,更不理會那個學生是 李小龍在紐約教授拳脚,那時他還沒有回

D90

某天,有一個日本人叫做「大江夫」的

玩玩。」 真心誠意想知道中國功夫的妙用,就不妨下場 你的掌刀,因此上門學習脚法,如果你有這種 無法抵擋得住,又再想像到我可能用脚法擊破 這種身體,給你一個掌刀劈下去,立刻倒地身 已数 想法,不妨試一試,我可以保證兩人交手之際 亡,說不定肋骨有三四根折斷,故此你懷疑我 絕不起脚,自信能够壓倒你的掌刀,倘若你 照你想,你已苦練掌刀多年,恐怕像我

想表現他本人的威力,二則替日本空手道爭回 敢跟李師傅交手 面子,故此聽了這番話,臉露喜色,說:「不 大江夫正是想用掌刀打傷李小龍的,一則

傷,絕不追究,何以你忽然之間畏縮呢?」 大江夫聽了這句,想了想,說:「李師傳 李小龍說:「我已經說過,如果你把我打

個掌刀就使我無法活下去呢? 不想把你打死,故此不願意交手。 李小龍哈哈大笑,說:「你怎能够確定一

大江夫說:「我可以把掌刀的力度施展出

說吧!

大江夫的臉上擺出一副不以爲然的神氣,



新派俠義傳奇

智脫重圍 首(讀完

臥龍生

前文提要· 燈門掌燈人相 上回書至金

大師與四位執法與抗,只見當中一黑衣人 至一山坳,突有七黑衣幪面人攔路,非凡 其餘人等弄開手銹,但仍虛套手上,篷車 **刃,戴上手銬,乘坐非凡大師所備的篷車** 信武林盟總護法非凡大師的諾言,放下兵 黃娟說也不能過信她,要點她穴道 往一處地方,王俊等以未摸清黑衣人底細 俊等人被喝令下車,黑衣人說要帶他們前 長劍一揮,非凡大師等盡皆倒臥地上,王 不對,施展玄功把手銹自手中退出,並爲 ,不擬反抗,被點穴道,最後,黑衣人對 被押赴武當,途中,黃媚發覺事情有些

> 黑衣人點點頭,道·「金燈門中人很識時 」出手點了黃媚和蕭飛燕的穴道。

奔而至,接住了兩個人,送上篷車。 篷車立刻又向前行去。 未待居中的黑衣人吩咐,兩個黑衣人,疾

的說不出一句話。 王俊睁大了眼睛,望着黄娟、于重,呆呆

王俊身不能動,口不知 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却明 雙目

的很,耳朵也可以聽。 「直馳荷花潭。」 只聽篷車外面,傳來那黑衣人的聲音,道

不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了。 作主,要他們交出兵双,束手就縛,只怕也 悔恨盡管悔恨,但却無能爲力、索性閉上 王俊心中悔恨交集。暗暗忖道:我如不擅

頭一震,竟被人解開穴道,清醒了過來。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王俊突然覺得心

是黄媚。

「大哥,別出聲。」 一縷柔細的聲音,傳入了王俊的耳際,道

野請放心,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 眼,低聲道··「我· 王俊心中一盪。急急定下 心神,回顧了黃

哥,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你可以安心休陣之後,又囘過頭來,低聲對王俊說道。「大 **娟、言小秋口齒啓動,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黄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和言小秋談了一

緊接着一隻滑膩的小手,伸了過來,掩在

了王俊的口

時被黃媚堵住了嘴吧! 她的料斷沒錯,王俊正要張口大叫,却及

一陣處子幽香,撲入鼻中。

他們聽到一點聲息。」 ,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不能讓 黄媚搖搖頭,附在下俊的耳際,道:「大

以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什麼?只見黃

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別要人家瞧出來。 語聲一頓,接道。「記着,見到外人時仍

境很危險,隨時可能有變化,所以,我們必須 時推醒你,不過·你要記着·大哥·咱們的處 人哥,好好的睡一覺,下車的時候,我們會隨 • 伸出手去,輕輕握了王俊一下左手,道•• 黄媚又囘頭和言小秋、于重等商量了一陣

黄媚頷首一笑,閉上雙目 王俊點點頭,道。「我知道。」

從未經歷過的事情。 王俊那襄睡得着,這些事,都是他一生中

也只好閉上了眼睛,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但見黄媚,蕭飛燕等,一個個都閉目休息

事實上,他心中一片凌亂。

不動聲色。 但他表面上,還保持了相當的鎭靜,能够

用不着黃媚等招呼,王俊當先睜開了眼睛。 黃媚囘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哥,沉着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遙車突然停下來

進來,抓起一個人,拖了出去。 密垂的車門、突然間打開、兩隻手,伸了 王俊又點點頭

些,不要害怕。」

那是言小秋。緊接着是于重,方昭,齊子

人登上車去,把**她**們抬了下來 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兩個

之中。 王俊目光轉動,發覺停在一座廣大的庭院

氣派的大私院。 廳院中假山蓮池,亭閣俱全,是一座很有

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臉上蒙着黑巾

其他的人,都穿着青色的短衫的工人。

巾中兩道凌厲的目光,十分個人。 居中那位黑衣人,但却感覺到那黑衣人,由黑 王俊無法分辨出來,那黑衣人是否是剛才

現在要改變你們被點的穴道,讓你們腿能行 只聽那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我

回答,那黑衣人已然出手。 共在幾人身上各拍了一次,然後,又點了 沒有人囘答黑衣人的話,事實上,也不用

幾人雙臂上的穴道。 這都是王俊從未有見過的經歷,但人身的

穴道,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都有着相同的作

軟軟的垂了下來,連擺動也不能控制。 但說來很奇怪,除了手臂之外 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

D92

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

位、進入大廳之後、希望能够據實同答我們的 問話。」 黑衣人當先而行,一邊行一面說道。「諸

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但現在看來 黄媚笑一笑道·「你們是什麼人?江湖上

和敝上談的好,咱們之間,那就不會再有什麼 神秘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如是你們

黄媚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還不是首

的不聰明了。」 黑衣人道。「姑娘是聰明人,這句話就問

於勞動到敝上出馬。」 黑衣人道。「對付你們幾個,大概還不致 黃媚道:「怎麼說?」

談話之間,人巳到了大廳之外。 「原來如此。

黑衣人當先而行,步入大廳。 大廳門,敞開着。 一片靜, 靜的可以聽到幾人的脚步聲。

進了大廳,才發覺這大廳中, 于重等魚貫相隨,步入大廳。 佈置的很豪

紫袍的人。 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橋上,坐着身着

的面罩。 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紫色絨布作成的

那面罩之下。 除了露出兩隻眼睛之外,整個的頭臉都在

紫袍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青年,都

在二十左右的年紀。 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大廳中再無別的這四人,倒是未蒙面罩。

> 全部帶到。 黑衣人一躬身,道:「金燈門中人,已然 廳太大,人數不多,看起了有些空間。

紫袍人點點頭·說道··「你和他們談好了

有把話講的很清楚。」 黑衣人道••「談是談過了•不過•屬下沒

請坐吧! 紫袍人嗯了一聲·道·「好!你做的很好

黑衣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 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擺了四張錦墩, 黑衣人又是一躬身。道。 「屬下謝坐。

廳中還有四個是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其餘的 只有站着的份兒了。 這情形已很明顯,除了紫袍人之外,這大

却道•「替七位貴賓首座。 紫袍人兩道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身上。口中

緩步而出,每人手中,搬着一座錦墩,放在那 紫袍人的對面,大約有八尺的距離。 大廳一角處,人影閃動,七個青衣女婢,

女婢搬上了錦墩・羣豪也不客氣的坐落了

王俊看看于重,又看看黄娟,才緩緩說道 黑衣人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說 ,諸位據實囘答敝上的問話。

「那要看你問些什麼事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不論什麼事,你們都

六。 黃媚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你們問 黄媚答道: 「是!我在金燈門中,排行老 紫袍人點點頭,道:「妳叫黃媚?」 ·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 王俊一皺眉鎖,不知道如何囘答。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

還是先談私事?」

黄媚道··「公事談什麼呢?私事又談什麼

紫袍人道。「私事麼,談談黃姑娘的終身 黄媚笑一笑道接道:「私事呢? 紫袍人道··「公事說你們金燈門中事…

黄媚道。 「我還是不太明白,不過,咱們

先公後私。 紫袍人道··「好!長話短論,你們金燈門

位應該已經明白。」 煩,驚動了武林盟主,他派出總護法非凡大師 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但你們的人手太少 精英人物組成,實力相當的强大,這一點, • 來生擒你們 • 這老和尚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 ·組織不够龐大,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 人物,何况,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

紫袍人道。「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必 黄媚道•「我們經歷過了。

然會性命難保。」 黄娟接道:「他們就不講理麼?

你們上了武當山,就很難再活着下來。」 六張嘴,如何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口,老實說, 紫袍人道••「講理•但你們只有六個人•

黄媚道•「閣下的意思呢?」

黄媚道:「我們不上武當山,豈不是要被 紫袍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你們不能

武林盟主,下令通緝我們麼?」

紫袍人道:「不錯,所以,從此之後,金

燈門很難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紫袍人道· 黄媚道: 「我們應該如何呢?」 「在如此情形下 ,諸位!應該

先找一個靠山・」

黄媚道:「什麼靠山?」

們隱蔽起來。 紫袍人道··「我!我可以帮助你們,把你

秘,從此之後更爲神秘一些,只有藏在暗中的 紫袍人道:「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已够神 黄媚道··「如何隱蔽呢?

說的明白 人才能清楚各種景象。 黃媚歎息一聲,道:「閣下,你可不可以

物。 的組合,我們作的事,無日無之,但却從來沒 有一個人,會懷疑到我是這個組合中的首腦人 紫袍人道·「好吧!區區領導了一個很大

定要具有無比的才能才行 紫袍人道·「姑娘明白了麽? 黃媚道·「那眞是很難叫人相信的事·一

境的危險,也知道了把身份更隱密起來才安全 ,但我不太明白閣下的用心,是否還有別的用 黃媚搖了搖頭,說道:「我只知道我們處

意。

我領導的組合之中。 黃媚道:「是不是,把你領導的組合,也 紫袍人道:「有!把你們的人・全部倂入

了。」

「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金燈門這個組合 跟叫金燈門。」 紫袍人道:「不是,金燈門已經破散,從

黃媚道:「你是說,要我們參加你們的組

位的意下如何?還望諸位給我一個答覆。」 黄媚道: 「茲事體大,恕我無法回答你 紫袍人道:「同不同意區區的辦法?」 黄媚道:「要我們答覆什麽? 紫袍人接道·「在下正是此意·但不知諸

我們掌燈大哥决定。」 紫袍人道·「那一位是掌燈大哥?

柔。 **盖人答答的少女忸怩,看起來,似乎是不够淵** 紫袍人道:「我只有些懷疑,這像做夢一

我要說眞眞實實的事。 事,所以我年紀不大,但却不喜歡空中樓閣, 我在江湖上走的太久了,看到很多血淋淋的 黄媚道··「這不是做夢,而是很眞實的事

紫袍人輕輕了吁一口氣,道:「好!好!

至極,但他却强自忍下,沒有接言。 王俊目覩黃媚和紫袍人的交談,心中難過

談談? 一個媚笑,道:「我,能不能和我們幾個兄弟 黄媚舉手理一下髮邊的長鬢,送給紫袍人

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頭,大哥,小妹已决 黄媚目光轉往王俊的臉上,接道·「大哥

王俊冷冷笑道:「爲了那五種很優厚的聘

要死,咱們大家死,不能要妳一個人犧牲。」 王俊道:「咱們兄弟,姊妹,生死與共, 黄媚道··「自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絕,小妹平日得幾位兄長照顧,犧牲我一人,諭,但目下的情况不同,咱們不能讓這一門死 但那是在平常的時候,咱們都得聽從大哥的令 黄媚笑一笑道: 「金燈門的規戒很森殿,

讓他碰我一下。」 黄媚的聲音,道。「大哥,聽小妹的話,和二 們一起走,在外面等我,兵不厭詐,我不會 王俊正想反唇相激,耳際間,突然響起了

這幾句傳音之言,似乎是一顆定心丸,給

D94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王俊。」 王俊一抬頭,道:「我!」

燈門中所有的人,我必須和他們談談才行。」 王俊道:「在下能,不過,這件事關係金 紫袍人道:「你能回答區區的問話麼?」 紫袍人道··「只怕·你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黄娟嫣然一笑道··「閣下

怎麼不給一點時間,給我們商量,商量… 們借這個機會,再談談我們私人之間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不躭誤你的時間,我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妳要我直話

直說呢?還是曲折有緻一些? 黄媚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還是直話

紫袍人道·「好!姑娘如此說,區區就把

其實說與不說,他的眼神,已經告訴了黃

心 紫袍人道·· 黃媚道·「我洗耳恭聽 「區區對姑娘的美貌,十分傾

黄媚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我希望姑娘能答應區

的婚事! 紫袍人道··「自然,對妳這等美貌姑娘 黄媚道:「哦!

自然要準備一份好好的聘禮。」 黄媚道:「我可不可以先知道,什麽樣的紫袍人哈哈一笑,道:「相當優厚。」 黄媚道•「什麼樣的聘禮?」

黄媚道:「真的麽?」 紫袍人道。「一塊萬年溫玉珮。

> 黄媚道:「還有些什麼?」 類盆壽,是一件不算太壞的聘禮吧!」 紫袍人道。「七顆明珠,內中有一顆是夜

> > 傷害他們

他們又往何處躲避呢?

紫袍人道:「這一點很容易辦到,不過,

黄媚道:「放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不許

紫袍人道:「什麼條件?

黄媚道··「想來那幾顆明珠也是很名貴的

紫袍人道: 「不錯,任何一顆都在萬金以

誰也找不到他們了

條件不太苛刻。」

黄媚道·「我還有條件。

紫袍人笑一笑道··「好吧!

·你們多年胞澤

要他們散了金燈門,找一處隱密的地方一住,

黄媚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存身,只

黄媚道・「我聽的已經有些震動了!」 紫袍人道·「還有兩件。」 紫袍人道: 黄媚道:「哦,還有什麽?」 紫袍人道· 黄媚道:「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呢? 紫袍人道··「另外兩件·也會讓你姑娘滿 黄媚道:「够了・够了。」 紫袍人道·「一點也不會錯。」 「一株千年人參。 「還有呢・ 年人参・當眞麽?

紫袍人道:「還有什麽?」

黄媚道··「放了他們之後,我還要知道他 紫袍人道:「說下去,一口氣說完吧。」

黄媚道··「沒有了·那麽優厚的聘禮,什

麼人・却會聽得動心。」

紫袍人道·「就這樣决定了,是麽?」

的感覺。」 冰天雪地中,只要身披此物,也不會有着寒冰 紫袍人道。「一件海龍皮的披風,縱然在 黄媚道··「我在很用心的聽。」

黃媚點頭道:「好!放了他們離開,再收

紫袍人道:「區區可以立刻下

黄媚點點頭。

譜。 紫袍人笑一笑,道:「還有一件是天風刀 黄媚道··

黄媚道·「要我立刻答應麼?」 姑娘答應一聲,在下立刻奉上這五件聘禮。」 紫袍人道··「是!在下希望姑娘能作一個 紫袍人道。「五件聘禮,價值不菲,只要 黄媚道:「這些都給我?

除了那五件聘禮外,我還有別的條件。 黄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答應,不過,

老夫倒有些不放心了。」

黄媚道··「我在江湖上跑慣了缺少那一種

紫袍人道。「黄媚,妳答應的如此爽快,

「當眞件件珍貴! 黄媚道:「嗯!你說吧!」 妳還不清楚,我想先說明白。 你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我就可以答應了你的 之境,就算是年齡大一些,也不要緊的。」 黄媚道:「你一身武功,巳到了爐火純青 紫袍人道··「黄媚姑娘,有一件事,只怕 紫袍人道·「我已經六十多了。 黄媚道··「我看得出來。 紫袍人道·「我的年紀很大。」

兄,有話盡管請問。 于重道:「成!我也還要對大哥說明,齊

個充滿着智略,變化萬千的組合,老朽算是個齊子川道:「金燈門人數不多,但却是一 老朽算是佩

高,金燈門數次遇上了凶險,都憑仗她的才智 ,眞是全身解數,叫人難測高深。」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機智絕倫,武功又

在那裏,實叫人心中難安。」 王俊歎口氣道: 「二弟,把六妹一個人留

只怕很難破圍而出。」 廳外,又佈下重重埋伏,咱們如是鬧翻動手 咱們在那座大庭之中,手中沒有兵刄,廳中

們的人,我在前面開道。」

被一種强大的力量托着,脚不着地,有如騰雲

王俊從沒有這樣的經歷,只覺整個身軀,

但王俊還有眼可以看,發覺于重等行經之

安靜的地方,談談六妹的事。」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咱們先找一個

語聲一頓,接道・「三弟,四弟,快扶着

瞧不出任何徵候了。 言小秋道:「大哥不是江湖中人,自然是

妹却一個人留在那裏。 J 王俊道: 「現在,咱 「現在,咱們脫圍而出了,但六

言小秋道:「大哥,休息一下,咱們再商

量帮助六妹的辦法。」

等她三天,三天之內,她一定囘來,咱們再想不用去援救六妹,她告訴我了,要我們在這裏 蕭飛燕提着一壺熱水行了過來,接道:

蕭飛燕道:「大哥放心,

放下茶壺,緩步行到了王俊的身側,低墜

於大喜,五姊我應該在身邊照顧你才是。」 來。蕭飛燕突然接道。「六妹,嫁人之事,屬 黄媚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多照顧一下 王俊激動的心情,似乎是忽然間平復了下 下車了,咱們的瓤把子,一向是言而有信,諸馳車人打開了鑑布,說道:「諸位,可以 次要開口,都被蕭飛燕以手阻止。 這一段行程中,沒有一個人說話,王俊幾

哥交給你們了,小妹…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二哥,大

位下車之後,最好能走的遠遠的,藏的好好的

別要被人武林盟中人搜查出來。」

這個作師兄的人,也不便反對了。」 黄媚道··「那很好,二師兄是明白事理 于重肅然接道:「六妹已經决定的事,我 小妹不少口舌。」

道··「二弟,咱們真的就這樣不管六妹的死活

望着那遠去的篷車,王俊輕輕數息一聲, 放下了王俊等人,一轉車頭,揚鞭而去。

黄媚點頭,目光又囘到那紫袍人的身邊 于重道。「如是能够現在走,我便立刻告 黄媚道•「這個我去問問他。」 于重道·「我們幾時動身?」

上的穴道,道:「門外有篷車相候,你可以走說放就放,立刻下令,拍活了于重等人身紫袍人道:「放他們走。」 道:•「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黃媚道:「你作何打算?」 紫袍人道·「聽到了。」

于重道·「就這樣簡單麼?」

下來。

崖,一面小溪。

獨斷獨行,區區很欣賞她的爽朗。」 紫袍人道:「黄娟看法深入,一切都有她

已然到了紫袍人的身側,背身而立,給了王俊 去。方昭,言小秋,魚貫相隨,出了廳門。 王俊出了廳門之後,轉頭看去,只見黃媚 蕭飛燕扶着王俊,走在最後。 「六妹保重。 」當先舉步,向外

舍。蕭飛燕理一下飄浮的散髮,緩緩說道:「「

大哥,你坐一下,我去燒一點開水。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回二哥的

一個背影。 果然,大門外停了一輛篷車。

話,

不見追踪之人。」

們可以放膽談談。」

齊子川冷冷一笑道:「于老二,現在,咱

厚 很厚,坐在車中, 像來時乘坐的一樣,車週四面的篷布,很 難見四外景物

拂髯一笑,接道。「尤其是那位黄媚姑娘

于重道:「大哥,不知江湖中凶險,剛才

王俊哦道。「哦!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

這一陣快走急奔,將近一個時辰,才停了路,都是草叢,麥田,連小徑也棄之不走。

似的,但却沒有人留住的痕跡。 茅舍中很寬大,而且,也沒有荒凉的感覺 這是一座茅舍,隱藏在雜林之中,一面斷

法子替她報仇 王俊道。「三天,那豈不和紫袍人成了親

有人能吃得住她: 六妹精的很,沒

道··「大哥,六妹要我轉告你幾句話·」 王俊道:「轉告什麽?

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蕭飛燕道:「六妹說,要你安心睡覺,三

王俊道:「她眞的說了?」

敢騙你。」 蕭飛燕道··「掌燈大哥,小妹有幾個膽子 王俊道。「但願她能够在三天內,囘到此

蕭飛燕道··「大哥,你不瞭解六妹,她是

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她無往不利。」 那身武功,是怎樣學的?似乎是無所不能。」 位遇强更强的人,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 于重笑道。「六妹不但天份過人,而且, 齊子川道。「一丁老二、你們那位六姑娘,

臨突有變,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意最多,論事說來,都由小弟出主意,但如事 言小秋接道:「平常之日,我言老四的主 齊子川道:「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想

于重道·「齊兄請說!」

齊子川道:「你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似

招式叢談

失傳的絕招

的拳脚出擊,務求一招取勝,那是很合理 後進攻,他們認爲出手就打,盡量用沉重 脱對方束縛,並非發招抓住敵人的手,然 式,但有一種差別,跟中國的拳術不同,同時有紮馬站樁以及打沙包之類的鍛練方 被敵人執住的時候才把自己的手扭轉,擺 抓,推,送等動作。空手道則不然,只有 中國任何一派拳術都有接手,擋格兼且扭 點,空手道也有一套拳法,從頭打到尾 研究日本空手道的人,總會知道這

再者,打擊敵人的穴道,不管使用鳳

國拳術容易傳授,是它值得稱讚的地方

他苦練出來的絕招,也無法傳到下一代。 門派的武林高手務求用毒招去殺一個强敵 ,顧得發招就無法保護自己,忽然喪生 中國的拳術往往失傳,就因爲每一個

故事,談及神拳金光祖的拳脚,天下無變 光祖臉色變黑,向後倒退幾步,隨即倒下兩人纒在一起,突然聽到噗噗的兩聲,金 悟出蛇鶴相鬥的原理,變成白鶴拳,把它 當胸打出,何以羅大鶴的翻天印能够打中 登時喪生,這一場决門就是一個例,事實 印,至於羅大鶴額角給金光祖一拳打碎 四川找神拳金光祖决門,門了半個時辰, 傳授給大俠羅大鶴,羅大鶴奉了師命前往 拳打碎羅大鶴的額角,可見他的拳脚認置 見的翻天印那種打法 呢?可見那一招有些變化,並非目前所看 神拳金光祖胸部正中之處,震裂他的心臟 招是由高處用掛捶的手法向下打落,不是 招現時有許多人知道如何施展,不過這 上確有許多拳師苦練多年然後登門尋仇的 ,口吐鮮血,因爲胸部中了白鶴拳的翻天 結果就同歸於盡,白鶴拳的翻天印這 言永福給他打敗,躲在荒山苦心研究,

乎不是同出一人門下 于重道:-「我們根本就不是同出一門。」

完全不同門戶的人,組成這一個門戶了。 于重莊嚴的說道:「金燈門中人,不論出 齊子川道:「哦!這麼說來,你們根本就

于重道:「俠膽仁心,替天行道,仰俯不 齊子川道:「什麼事?

慚天地· 」 于重笑一笑道:「所以,金燈門中做事, 齊子川道:「很高的要求。

齊子川道•「一個仁俠的本份,理當如此向不計毀譽,但求心之所安。」 不過,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

林盟所誤會,那麼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也就是了,但你們這等仁俠之事,都完全被武 齊子川道:「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

做事,但却不知道如何作人,而且,我們太忙 于重苦笑一下道··「我們在求眞眞正正的

于重道:「此話怎講?」

有擒拿手這一招,更加沒有絲纏手,總之招式反攻,弄巧反拙,因此日本空手道沒招式反攻,弄巧反拙,因此日本空手道沒的,假如用手纏住對方手腕,或者扭曲對 有半年的成就,教教的師父也有他的練習一個月有一個月的成就,練習半 些步驟,循序漸進,學者容易得到實益 起來,自成一格,因爲這種拳脚比較上有 林拳的根基,又再配合泰國脚法然後組織 ,日本空手道的拳理是把西洋加上中國少 也有他的一套

> 長,應受保護。」 不懂武功,却捲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目下,我們這一位掌燈大哥,更爲辛苦,他 王俊道。「在下慚愧。」

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 齊子川道:「如何改變呢?

門中從未有過的事,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于重道:「掌燈大哥不會武功,這是金燈王俊道:「怎麽說?」

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 王俊道:「他用心何在?」

定呢,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 個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爲什麼他不能決 王俊道。「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也是整

來修正這個金燈門中的規矩。

以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已經死去了,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所以,他 門大哥,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多 忙的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什麼· 目光一掠王俊,接道•「最苦的是我們掌

爲什麼掌燈大哥最易傷亡,依照常情,一門之 齊子川道:「于老二,老朽想不通,你們

大哥必需面對和人談是論非,別人對金燈門的 門人少事繁,我可以隱身在暗中行事,但掌門 于重道:「我們這情形不同,因爲,金燈

的,也成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恨,仇,全都對他而發,就這樣,他成衆矢之 于重道··「大哥,不要這樣,上一代掌門

有用心的,我和四弟商量過了,我們應該改變 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我想,就可能別

用心,不言可喻了。 燈之位傳給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有些什麼 于重道··「上一代的掌燈人,把這一代掌

于重道••「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

于重道··「在他之前,很多位掌門人,都

有一個人犧牲,身爲老大的,自然是應該首當 王俊道:「如若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

好好的研商一下,看看怎麼樣,修正一下這個 于重歎口氣,道:•「等六妹囘來,我們要

的感覺。只聽齊子川說道:「于兄,老朽有 提起了黃媚,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惘惘若失

心中十分感動,想以風燭殘年,加入你們金燈們這些人,爲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壯大, 點請求,不知貴門中可否答允。」 于重道:「什麼事?」 齊子川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 看到你

議了。」 這份心意,只有等我們六妹囘來之後,再作計必需要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決定,齊老 門,不知意下如何?」 不過,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重要的事, 于重道。「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

入金燈門,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你 齊子川說道:「行,不論你們是否我准加

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 我們很歡迎,

頭休息。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 等你們討論過之後,老夫再作决定了。」 齊子川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天色晚了下來,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

而去·片刻之後,蕭飛燕行了進來 王俊正想安歇,蕭飛燕却啓門而入。不禁

但言小秋在房中停留了片刻之後,却起身

睡·」 **皺**眉頭,道·「五妹,這樣晚了,你還沒有

蕭飛燕道: 「我奉命來保護大哥 王俊道:「四弟呢?

所有的作事方法 蕭飛燕道:「所有的方面,包括金燈門中

點,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是太過激烈了一些行道,我們心存仁俠,但我們也有個很大的缺 而且,只講求效果的迅速,不太兼顧到法理 王俊點點頭,接道。「不錯,我們是替天

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蕭飛燕道。「所以,我們寄望大哥,改革

你說,六妹真的能安全脫險歸來麽?」 也要兼顧情理。」語聲一頓, 王俊點點頭道:「對,我們要替天行道 接道: 「五妹,

講話,但一旦遇到眞正的麻煩事,那就會看出 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而且,也很少 她能耐和智慧了 蕭飛燕道:「你放心・小妹可以保證,平

蕭飛燕道··「大哥,你要關心六妹,難道 王俊道。「但願如此,希望她無恙歸來。」

就不怕我

蕭飛燕道:「不怕我吃醋。 王俊呆了一呆,接道:「你怎麼樣?

是什麼人,遇上了危險,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 說道: 王俊的臉紅了,紅的像鮮血一樣,笑一笑 「五妹,我們對你們都很關心, 不論

之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我們金燈門,要一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六妹囘來,你可別生氣,這裏很清靜,你可以好好的想 作些什麼事?應該如何作?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我在開玩笑

,擬定一個計劃,再提出來給你們商量。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

王俊疲累已極,但死亡的威脅,使他一直在不退了。」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使得 ,。」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 使得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安歇吧, 小妹告

_

空手道不能够勝過中國拳術的一種原因。 不過兩人交手未必沒有機會抓住對方的脚 不能够因此就抹煞擒拿手的效用,那是 依照原定的方式去做,無論如何比較中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因爲 方,但却有可能使對方乘虛而入,自己也 眼捶抑或擦陰腿,當時全身氣勁集中在某 身受重傷,那就同歸於盡 點,如果那一招打了出去,能够傷害對

逐漸也增加經驗,然後一步一步的變成武

本身並不重視拳術的絕招,事實

套,只有練習得時間較長,氣力增加,

展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够把它看做一招就使人喪生,打鬥的時候是否把它施

上南拳北腿,都有些絕招是特別厲害的

些地方比較突出,空手道未能追得上。 無足輕重的,從這方面看,中國拳術確有

派,如果那種絕招礦是由許多年代傳下來

說到中國拳術的絕招,不管那一個門

定跟穴道有關,換句話說,那種絕招

空手道太過科學化,伸拳踢脚,全是那麼

是金光祖自己創造出來呢?能够跟白鶴派 有勁,究竟神拳從那一派發展而成?抑或 打個平手,同歸於盡,可見他也有些獨特

針灸能够找到人體的穴道落手,那麼, 幾個穴,確是一針之下,起死回生,旣然 深入研究,中國針灸循,獲悉人體有三百 後傾全力向那地方下手,經過幾百年來的 並非隨意出擊,必須針對人體的穴道,然

國功夫當然也有些獨特之處是向穴道出鑿

所差異者只是這一點,針灸穴道爲了

些休息了。 王俊道。「五妹,這幾天你也很累,該早 「巡邏去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如若我是六

算是六妹,也不能深夜還留在此地,徘徊不去 王俊臉一熱,道:「五妹,說笑話了,就妹,你也會攆我出去麼?」

太重視這個 究是男女授受不親,不過,咱們武林兒女, ,五妹… 蕭飛燕道··「我知道,大哥是讀書人,講

地坦白,不太理會世俗之見。」 蕭飛燕道··「小妹的意思是咱們只講求心 王俊一怔,接道: 「五妹的意思是-

哥,有很多的地方,要向你們學了。」 王俊道。「原來如此,看來,我這個作大

妹不便出口。」 還有一句話,要我轉告於你,當時人太多, 的規矩了。」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六妹 既然擠身到武林之中,也應該學習一下武林中

句話。」 ,上一代大哥臨死之前,暗中交代過她一 蕭飛燕幽幽地道:「六妹說,要你好好的 王俊哦了一聲,道:「什麼話?」

蕭飛燕道:「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他 王俊道:「交代什麼?」

至力支持你,保護你。 」要找一個讀書人,掌理金燈門的門戶,要六妹 缺點,必須要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而且, 缺點,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很難改正這些 蕭飛燕道:「六妹告訴我,我們有很多的 王俊道:「爲什麼要這樣呢?

王俊道。「五妹,是指那一方面?」是個飽學之士,對事情有他獨自的看法。

究,任何一個穴道都以密集掌拳保護不容 能够打赢的,假如對方在武功方面素有研 更重的是如何能够在兩人交手之際設法使 體穴道,而且要知道用怎樣的方式攻擊,

隙可以進攻,並非懂得穴道,苦練多年就 對方的拳掌發出之後還未收回來,有些空 使他身受重傷。

想打得特別出色,不止是苦心研究人

活人,出擊的穴道則研究如何打擊對方,

自覺中提聚着精神。

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 這放心一睡,直睡了六七個時辰。 此刻,死亡的威脅已然消失,王俊也在不

王俊急急挺身坐起,道。「四弟,什麼時 只見言小秋坐在一側,面上帶着微笑。 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過午的時分。

王俊道:「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咱們 言小秋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王俊道:「六妹回來了麼?」 言小秋道··「剛過午時。」

還無消息,我們會全力以赴。」 王俊不便再說什麼,話題一轉,道:「五 言小秋道:「再等兩天吧!三日後,如若 要不要去接迎她一下。」

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 着大哥的垂詢,金燈門人手太少,作的事情太 言小秋道。「是!二哥,三哥,都在等家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全力試試。」

疾裝勁服,雲集在茅舍的廳中 歸來。王俊强忍下心中的激動,未再多言,但 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已經改換了 這兩天內,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準備了兵 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仍不見黃媚

沒有一個人開口,更沉默,使整座茅舍中 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嚴肅。

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但却强

于重像彈琴一樣,一字一句的說道・・「要,道・・「第三天了,黄姑娘,還未囘來。」 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輕輕够了一

過了今夜子時,才算三天。

的智謀、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 們如能早一天去,也許能帮帮黃姑娘的忙,她 出人物,但她太過孤單了,强煞了,也只是她 齊子川搖搖頭,道:「于兄,事實上,你

不會爲私人報仇·

齊子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們不

相不顧安危, 不過是你們幾個合成的一個組織,但你們竟互 仇,我們留下性命,作一點更有意義的事。」 點悲悼,金燈門從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 出來,如是她已經死了 齊子川道。「這算是什麼規矩,金燈門只 我們只能對她表示

若有這個規矩,這規矩太不合理,我們一定要 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金燈門如

怎能算是私事,她不幸死去了,我們替她報仇 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王俊輕吁一口氣,道。 ,又怎能算是去報私仇。」 「二弟,我們情同兄弟,要患難與共,安危相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但却 ,救我們身陷危境,

仇。」 于重道。「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不洩

姊妹是否怎麼死的?」 戒規,不爲死者復仇,爲什麼不問問那兄弟、

于重道··「如是六妹還活着, 于重道:「金燈門有金燈門的規矩,我們 我們會救她

他暗下毒手處决了。」 非分之想,要不然,咱們一上囚車,就會被

老謀深算的人,一决定下了連環計, 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而且 ,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告了狀,他是個

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但這些不合理的戒規,非

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道:「我可以不幹

于重道·「大哥說的是。」

哥的主張,才能修正。」

但見人影一閃,黃媚飄身而入,笑一笑。

有蕭飛燕臉上有着一扶淡淡的笑意。

黄媚道··「小妹特地回來覆命·我替諸位

我不少的事。

王俊道:「以後呢?」

們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兄長帶囘來了原有的兵刄,而且,也查出了咱 于重哦了一聲,道:「是怎麼囘事,六妹

黄媚道··「事情雖然很曲折,但如一下子

說穿了,也就沒有什麼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位大首腦,就

料之外,所以,他們原準備在府中計劃對咱們 事,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贓的大盜 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百年,他表面做盡了 ,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賣,所以 手計劃,也有了改變。 把咱們引上門來,但咱們的武功,出了他意 他决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利用了血手七醜 王俊道:「好可怕呵!」

于重道·「這麽說來,那些找上咱們報仇

人,也是他的安排了。

黄媚道··「是!他把咱們查得很清楚,很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只有大

都有些意外。只

出了一陣子神,王俊才緩緩說道。「六妹

黄媚笑一笑,接道·「幸好,他對小妹動

命之恩,被我用面子拘住,沒有辦法,只好認 念我,我就趕了回來。」 後的事,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怕你們掛 毒,借洞房花燭之夜,制服了老賊張百年, 了,放我離開,不過,他要我們三個月之內, 齊子川道:「怎麼,那老和尚,不追究你 黃媚道:「老和尚很固執,但他受了我救 黃媚道·「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

主,要囘來向諸位兄長請敎了。 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向武林盟主說明,還說 他一力擔保咱們,不過,這件事, 黄媚道·「自然,還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惡 王俊道:「六妹,就這樣簡單麽?」

凡大師等及時趕到,制服了張百年。」 門,張百年武功不弱,和我力鬥百合,幸好非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這三日

沒有完,我們有很多的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下 ,難得大哥也有這種想法。」 之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事情 黄媚道:「這件事過去了,但金燈門的事

(本節完,請看金燈盟故事之二:



小姐 精心傑作

淡愁

環球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電話:H 488261(十線)

「難道非凡大師,都被他們買

用了不算,還被藥物所毒,下入地下囚牢之中 明了不是,只是那老和尚太過相信人,被人利 黄媚道:「原本我也是這樣想,但我已查

言小秋道:-「老和尚不講理,不知好歹,

也該讓他吃點苦頭。」 黄媚道:「幸好,他吃了那麽多苦,省了

